

雪月梅

前言

《雪月梅》一名《孝义雪月梅传》，又名《第一才女》，十卷五十回，清乾隆间陈朗著。朗字苍明，号晓山，别号镜湖逸叟，自署古钧阳人。按其号镜湖逸叟，镜湖有二，一在安徽芜湖，一在浙江绍兴，陈朗所居，当为二者之一。

《雪月梅》以明嘉靖年间倭寇入侵东南地区为背景，主要叙述南京应天府秀才岑秀奉母避仇山东沂水，寄寓其舅父好友蒋士奇家三年，结交了寻求父柩还乡的江西刘电，并与死而复生的雪姐订亲。返回江南后应试时因才华超群，故虽在试卷中误犯“圣讳”，却仍被主考官送呈御览裁定，竟得钦赐内阁中书，其间又在湖村巧遇表妹小梅成亲。后上平倭十二策并保举蒋士奇、刘电，奉旨平定江、浙倭乱。最后岑秀歼倭功成，与雪姐及小梅义姐月娥完婚。本书书名取法《金瓶梅》，即各取雪姐、月娥、小梅名中一字合成。《雪月梅》除以岑秀作为主线外，还写了小梅、雪姐、殷勇、王翼、华秀英等众多的人物及其遭遇事迹，内容丰富曲折，反映了较广的生活面。

《雪月梅》虽属言情小说一类，但它关于岑秀与雪姐等的爱情描写极少，并无私订终身、金榜题名等俗套。岑秀与雪姐、月娥、小梅的婚配主要是作为全书的贯穿线索，使众多的人物和情节得以组织起来。如通过小梅引出了王翼开仓赈粮、玉虚夫人助岑秀平倭和华秋英脱难逢殷勇等一系列情节；通过雪姐引出了盗匪江七一伙歹人以及侠义之士殷勇和刘电等人物；通过月娥引出了侯子杰父子害人害己的下场等。

较为难得的是《雪月梅》正面描写了明代中期倭寇侵扰及抗倭斗争。如倭寇劫掠崇明，海盗汪直、徐海、毛海峰勾结侯寇等情节和人物，都是历史上确有其事确有其人。又如明官府对侯寇的抵御不力，官僚之间的倾轧，在书中亦有所反映。书中所述岑秀最后平定倭寇的大捷，似以嘉靖三十四年（一五五五）的王江泾大捷为蓝本而写的。王江泾大捷的经过是：专总督军务讨贼的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张经经过一年的选将练兵，并调集了永顺、保靖的苗兵。这时恰逢倭寇自巢穴柘林侵犯嘉兴，张经派参将卢镗督苗兵及土司兵分水陆两路进攻，大败倭寇于石塘湾。倭寇北走平望，张经又令俞大猷邀击。在王江泾，永顺宣慰使彭翼南攻其前，保靖宣慰司彭荇臣蹶其后，首尾夹击，斩敌首二千余，溺水死者无算。残存倭寇逃窜回柘林，自焚巢穴，驾舟出海而逃。自倭患以来，王江泾大捷“为战功第一”。但《雪月梅》毕竟是一部小说，除袭用讲史小说对战争传统的写法，如两将交战，枪挑刀砍外，书中还出现神魔小说中的“斗法”手段，如金钟道人的摄人魂魄、呼风唤雨、纸人豆马等，与真实

的抗倭斗争有较大的距离。

根据陈朗《自序》及董孟汾的评语，陈朗曾任地方官府的幕僚，生平曾“北历燕、齐，南涉闽、粤”，抑郁不得志。后闲居乡里，著书自娱，至乾隆四十年乙未（一七七五）著《雪月梅》时，年已过“杖乡”（六十岁）。他一生既不利于场屋，又久居人檐下，为人幕僚，不平之气，一发为言，遂幻想出岑秀那样一位十全十美的理想人物，不由科第而官至极品，更娶了三个美貌多才的妻子，可以说是极人间的富贵荣华。毫无疑义，陈朗是用岑秀这个现实生活中不存在的人物寄托自己的向往。这种封建时代不得志读书人的幻想，和比陈朗早几十年的《野叟曝言》的作者夏敬渠如出一辙。陈朗笔下的岑秀即是夏敬渠笔下的文素臣，不过就其人物形象的塑造来说，陈朗要比夏敬渠逊色一些。

《雪月梅》用流畅生动的白话描绘了当时某些社会现象。特别是书中雪姐被骗卖的过程写得具体而细微，孙媒婆、郎赛花、曹伟如等人物被描绘得栩栩如生，而雪姐半信半疑、无可如何的心情也跃然纸上。书中对婚丧礼俗的叙述比较富有生活气息和时代特征。凡此都表现了作者对世事的洞察和对语言的驾驭能力。

《雪月梅》成书于乾隆四十年（一七七五），当时就由德华堂刊行，卷前署“镜湖逸叟陈朗晓山编辑，介山居士董孟汾月岩评释，颍上散人邵松年鹤巢校定”。道光时聚锦堂重刊，光绪时琅环仙馆又校定石印。这次校点系以德华堂本作底本，其明显误刻之处据前后文迳改；凡在前后文中找不到依据的误刻处，亦参校聚锦堂本及琅环仙馆本酌予改正，均不另行出校。书末附录陈朗《自序》、董寄绵跋及原书《读法》，以供研究者参考。

自序

昔太史公游历名山大川，而胸次眼界豁开异境。《史记》一篇，疏荡洒落，足以凌轹百代。乃知古人文章，皆从阅历中出。予也，自渐孤陋，见闻不广。及长，北历燕、齐，南涉闽、粤，游历所经，悉入编记，觉与未出井闾时，少有差别。今已年过杖乡，精力渐减，犹幸麓中敝裘可以御寒，囿中脱粟可以疗饥。日常无事，曳杖山乡，与村童圃叟，或垂钓溪边，或清谈树下，午间归来，麦饭菜羹，与山妻稚子欣然一饱，便觉愈于食禄千种者矣！惟念立言居不朽之一，生平才识短浅，未得窥古人堂奥，然秋虫春鸟亦各应时而鸣，予虽不克如名贤著述，亦乌能尸居澄观噤不发一语乎？因欲手辑一书，作劝惩之道。以故风窗雨夕，与古人数辈作缘，心有所得，拈笔记之，陆续成篇，虽非角胜争奇，亦自是一丘一壑。龙门之笔，邈乎尚矣！兹不过与稗官野史，聊供把玩。良友过读，复为校正，付之剞劂，以公同好。既云自娱，亦可以娱人云尔。

。乾隆乙未仲春花朝，镜湖逸叟自序于古钧阳之松月山房
董跋

人生天地，电光石火，瞬息间耳。此身既不能常存，即当思所以寿世而不朽者。顾其道何居？希圣希贤，接往古，开来学，此一道也；医卜星相，各臻绝诣，指示迷途，又一道也；童妇歌谣，单词片语，可作千秋佳话而留传者，亦一道也。但古今事业我何由考之？以读古人之书而后知之。若是乎，书之不可不作也。但作书亦甚难矣！圣贤经传尚皆述古人成事，况稗官小说凭空结撰，何能尽善？是虽不可以不作，又何可以竟作也。如一人读之曰善，人人读之而尽善，斯可以寿世而不朽矣！文章之妙，实非一道，必如僧繇点睛，破壁飞去，虎头画水，夜半潮音，维摩说法，天女散花，弥衡操鼓，渊渊有金石声，始可称极妙矣！予向之论著书如此。乙未春，晓山陈子偶出是编以示予，予读之而冷然、洒然，恍如列子御风，身在处阁间。叹曰：如陈子此传，真所谓破壁飞去时也，夜半潮音时也，可使天女散花，渊渊有金石声也。技至此，技至矣；观至此，观止矣！《雪月梅》传，晓山亦因之以并传。是为跋。

乾隆四十年岁次乙未，孟春望后一日，古定阳董寄绵谨跋
读法

太史公云：《诗》三百，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作也。经传且然，何况稗官野史？作此书者，想其胸中别有许多经济，勃不可遏，定要发泄出来。

凡小说，俱有习套。是书却脱尽小说习套，又文雅，又雄浑，不可不知。

凡作书者，必有缘故。《雪月梅》却无缘故，细细看去，是他心闲无事，适遇笔精墨良，信手拈出古人一二事，缀成一部奇书，故绝无关系语。

《雪月梅》是有缘故者：见人不信神佛，便说许多报应；见人不信鬼怪，便说许多奇异。真是一片救世婆心，不可不知。

此书看他写豪杰，是豪杰身份；写道学，是道学身份；写儒生，是儒生身份；写强盗，是强盗身份：各极其妙。作书者胸中苟无成竹，顺笔写去，必无好文字出来。是书不知经几筹画而后成。读者走马看花读去，便是罪过。

作书者胸中要有成竹。若必要打算筹画而后成，苦莫甚焉，又何乐乎为书？《雪月梅》却是顺笔写去，而中间结构处，人自不可及。

不通世务人，做不得书。此书看他于大头段、不关目处，纯是阅历中得来，真是第一通人！

是书随便送一礼、设一席，家常事务细微处，无不周到，纯是细心。粗浮人何处着想？

《雪月梅》有大学问：诸子百家、九流三教，无不供其驱使。

《雪月梅》写诸女子，无不各极其妙：雪姐纯是温柔，月娥便有大家风味，小梅纯是一派仙气，华秋英英雄，苏玉馨娇媚。有许多写法，不知何处得来？

岑秀是第一人物，文武全才，智勇兼备，如桂林一枝、荆山片玉，又朴实，又阔大，又忠厚，又儒雅。精灵细腻，真是绝世无双。

蒋士奇是第一人物，武勇绝伦，自不必说；亲情友谊，寻不出一丝破绽。

刘电是第一人物，纯是一片真心待人，又有大家气象，子美诗：“将军不好武”，便是他一幅好画像。

殷勇便是中上人物，作者亦是极力写出。不知何故？看来总不如刘蒋诸公。

华秋英是第一人物，历观诸书，有能诗赋者，有能武艺者，有绝色者，有胆智者，而华秋英则容貌、才华、胆量、武勇无不臻于绝顶，当是古今第一女子。

有说《雪月梅》好者，有说《雪月梅》不好者，都不足与论。究竟他不知怎的是好、怎的是歹，不过在门外说瞎话耳！

有一等真正天资高、学问足而评此书之好歹者，有两种亦不必与论。何也？一是目空四海，他说好歹，是偏执己见、睥睨不屑之意；一是漫然阅过，却摸不着当时作者苦心。此两种人都不可令读《雪月梅》。

有一种假道学村究，谓用精神于无用之地，何必作此等闲书？试看其制艺诗赋有不及《雪月梅》万分之一者，真可付之一噓。

《雪月梅》有实事在内，细细读去，则知不是荒唐。

《雪月梅》文法是别开生面，别有蹊径。间有与前人同者，如造化生物，偶尔相似，不得为《雪月梅》病。

《雪月梅》有庄生之逸放、史迁之郁结、《离骚》之忧愤、《大玄》之奇诡，真是第一奇文。

乾隆乙未仲春上浣，月岩氏谨识于许昌之松风草堂

引子

诗曰：

纷纷明季乱离过，正见天心洽太和。

盛世雍熙崇礼乐，万方字谥戢干戈。

妇勤纺绩桑麻遍，男习诗书孝友多。

野老清闲无个事，拈毫编出太平歌。

词曰：

世事浑如棋局，此中黑白纷争。只需一着错经营，便觉满盘输尽。祸福惟

人自召，祸淫福寿分明。劝君切莫使欺心，暗有鬼神鉴证。

第一回岑秀才奉母避冤仇何公子遇仙偕伉俪

却说为人在世，荷天地之覆载，食君国之水土，赖父母之养育，受师父之教诲，所以这天、地、君、亲、师的大恩，自当焚顶朝夕，必须刻刻存心，思所报答。凡为臣尽忠，为子尽孝，恤孤怜寡，济困扶危，一切善言善行，皆可少报天、地、君、亲师的大德，庶几不愧此生，若见义不为，悠悠忽忽，随波逐流，混俗和光，岂不将此生虚度？况现在的富贵利达，皆是祖父的遗泽。若自身再加培植，则子孙之流泽更远；若妄作非为，损人利己，不但上剥祖父之元气，下削子孙之荫庇，则自身之灾祸亦所难保。故太上云：“祸福无门，惟人自召。”佛经云：“要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要知后世因，今生作者是。”此乃必然之理。即圣贤的经传，亦无非教人以教、悌、忠、信之事，然此中愚夫愚妇，难以介究。惟有因果之说，言者津津，听者有味，无论贤、愚、贵、贱，妇人、女子俱能通晓，可以感发善心，戒除恶念。今有一段奇文，于中千奇百怪，到头天理昭彰，报应丝毫不爽，一一说来，可以少助劝人为善之道，又见得天地之大，无奇不有；况情真事实，非此荒唐。请静听始末：不但可以清闲排闷，且于身心大有裨益，即作一因果观之，亦无可。

却说这段故事出在明朝嘉靖年间。有一秀士姓岑名秀，字玉峰，祖贯金陵建康人氏。祖父岑源道官至九江太守。父亲岑如嵩中过一榜，因病早亡。寡母何氏，抚育成人。这岑公子年方弱冠，生得天姿俊雅、禀性温良，事母至孝，且笃行好学，十六岁上即游泮水，甚慰母心，更喜驰马试剑，熟习韬略。尝自谓曰：“大丈夫当文武兼备，岂可只效寻章摘句而已！”因此论文之暇便以击剑骑射为乐。家中薄有田产，只老仆岑忠夫妇二人，相依度日。

祖父任九江太守时，一清如水，宦囊萧条。彼时有一所属县令候子杰，因贪赃枉法、诬良为盗招解到府，被岑公审出实情，据实将该县详参。不料这候子杰恃有内援，且与上台有情，反揭岑公得赃枉断。上司欲从中袒护，又恐难违公论，只得将那人重罪减轻，含糊结案。岑公见仕途危险，且禀性不合时宜，遂告病致仕。因此，候子杰记仇甚深，及岑公致仕后又夤缘权要，不及二年，行取进京，历迁部郎，数年之间出为江南巡按。因忆旧仇，于未到任之先即暗差心腹来察探岑家动情，及闻岑公已故、公子早亡，只有公孙在庠，孤儿寡妇，视同几肉，计图泄恨。及到任后，屡在各官面前诬说岑公当日勒他代赔官项银八百两，现有借券未偿，指望属官希其旨意起衅中伤。各官中有知其底里者，惟含糊答应而已。内有一府学教授徐元启，是岑秀的老师，平素最是相得，闻知此事即暗地通信与岑生，令其早为防备莫至临时失措，并教他告游学远出以避其锋。

这岑公子亦常听母亲说及此事，不料如今正在他治下，又有代偿官项之言，势必借此起祸。孤儿寡妇，何以支持、因与母亲商量：不如依老师之言，暂离乡井远避凶锋，此为上策。思量惟有母舅何式玉家居山东沂水县之尚义村，可以往就，欲奉母亲一同前往。岑夫人道：“自你父亲去世，你还幼小无知，你母舅又多年不通音信，近日不知作何光景，倘若事出意外，他乡外省何处存身？”岑秀道：“母亲不须远虑，儿已计及：即母舅处或有他故，囊中尚可支持，暂为赁寓他方，亦无不可。况这巡按官限期一满就要离任，待他去后，便可回乡。母亲但请放心。”老仆岑忠亦道：“大相公所说甚是，况他是一个炎炎赫赫的巡按，要来寻起我们的事来，如何了得？太老爷在日，执法无私，不徇情面，相交甚少。虽有几个同年故旧，已冷淡多年，不相关切。倘有不虞之事，谁来照应？还是避他的为妙。”岑夫人道：“既如此，便依你们前往。自从你外祖父母去世，我也时常记念你母舅，几番要打发你前去探望，因你年幼；今趁此前往，得与你母舅一会，也慰了我夙愿。”

当下商量停妥，即递了一张告游学的呈子。一面将家中一切托与岑忠照管。母子收细软，带了老仆妇梅氏，即日雇就船只。岑秀只有一个亲姑娘，嫁与本地郑巡厅为妻，姑夫已故，单生一子，名叫郑璞，已入黉门，为人朴实，却有些憨耍，惟与岑秀两表弟兄最相友爱。当日晚间，前往一别，次日五鼓即开船前往山东进发。

且说这岑秀的母舅何式玉，也是世家旧族。父亲由两榜做了一任刑厅，在江西任上，遂与岑家联姻：后来致仕回家，不幸与夫人相继去世。家业虽然不大，尚可温饱度日。这何式玉为人潇洒，疏放不羁，且生平好奇，素有胆气。年已二十有七，名列黉官，因连丁两艰，尚未婚娶。每念胞姐远嫁金陵，姐夫已故，几欲往探，因家下无人，迁延不果。又见仕途倾险遂无进取之念，寻常惟民几个好友往还，无非以诗酒琴剑为乐。

这一日，从平日最相知的通家世弟兄蒋士奇家赴席回来，时已薄暮。到得书斋，已觉微醉，呼小僮烹茶来吃了一杯，随宽衣解带欲就安寝。忽觉背后似有行动之声，即回头看时，却见一素袂女郎在后，手掠鬓鸦，嫣然微笑。何生蓦然看见，大吃一惊，及细看时，生得美丽动人，光艳夺目。何生素有胆识，自思此女非狐即鬼，因定一定神，问道：“你是精是鬼？请实说无妨。”女郎笑道：“请问郎君，妾如是鬼，郎君可畏惧否？”何生道：“人鬼虽殊，其情则一。倘情有所钟，生死以之，何惧之有？且请问小娘子姓名来历。”女郎笑道：“妾实告君，我非狐鬼，乃谪仙也。只因有过，暂谪尘凡，与郎君有夙世之缘，故不避嫌疑俯就；若不见弃，且与郎君有益。”何生大喜道：“小娘子真神仙中人，今自屈来此，只恐我无福消受。总然是鬼，亦当相恋，何况仙

乎！”当时情兴勃然，随携手并肩，与之宽衣，只觉肌香肤滑，情荡神迷，互抱上床，极尽缱绻。何生从未入此温柔乡，而今真个销魂矣！因搂颈问其住居眷属。女郎道：“仙凡交接，大凡要有夙缘方能会合，若使无缘，断难相强。至于住居虽有，君亦难到，问欲何为？”何生道：“闻得亦有狐属之类假托仙名与人为祟者，是何缘故？”女郎道：“凡属精灵变幻惑人，亦常有之事，不足为怪，大抵缘至而合，缘尽而散。即或其人有夭折伤亡之处，原是其人命尽禄绝，并非若辈之祟；再或其人凶狂淫乱，故使若辈促其丧亡。如武三思辈，亦是数所使然。倘有人无故伤残若辈，自然也有报复之道；否则与人交接，有益于人处甚多。若其人根基本来深固，福禄绵厚，则若辈更可益以厚福；若其福德浅薄，即与之因缘会合，亦不能强而益之。”何生道：“据仙姊说来，与小生固属有缘，但恐我无福以当。将来究竟何以结局？”女郎沉吟未答，似有歔歔叹息之意，良久乃言：“郎君此时，情意虽好，其中修短有数，不能预定。所虑郎君福禄浅薄，恐有中变，然此时尚早，不必过计。”何生亦不复问。两个枕上欢娱，绸缪备至。

初则宵来昼去，继而终日不离。僮仆辈亦无嫌避，皆以仙娘称之。后来，朋友辈知道，凡请见者，惊心夺目，无不以为神仙中人，亦有固请一见而终不与见者，何生亦不能强。惟世交蒋士奇到来，便十分敬重，教何生款待尽礼，常说他是端人正士，后来功名富贵未可限量。至于操作井臼、女红中馈之事，无不尽美。真同伉俪，恩爱异常。两月之间，腹已有好，年余即产一女。何生甚喜，遂无他娶之念。仙姊亦云：“郎君若能矢志不移，尚当为郎图一后嗣。”何生亦喜而唯唯。

大凡人生在世，富贵穷通、寿夭鳏孤，俱有定数，非人可能逆料。假若何生矢志不移，与这仙姊始终偕好，生子续嗣，岂不完美、总因少年情性，初时得此丽人，便如获至宝；迨后习以为常，便觉司空见惯；又兼有三朋四友口舌啾啾——有的道：“你是个名门旧属，岂可不选门当户对正经婚娶，乃与一妖异为偶，岂不被人笑话？”有的说：“他虽然美好，终不知他来历，日后恐难保始终。”有的说：“总然与你生育子女，到头来，人知道是妖异所生，谁肯与你联姻婚配？”——似此众口啾啾、言三语四，把一个何生弄得没了主意。这日因与心腹世交蒋士奇商及此事，要他定个主见。这蒋士奇是个豪迈之士，见他问及，便道：“情之所钟，固不能忘。但夫妇为人伦之始，原不可苛如，今当正娶一房为嫡。他果是仙流，必不见妬，如此则情义两尽。”何生听了，只是点头，自此遂有另娶之念。这仙姊亦早知其意，只做不知，听其动作而已。

却说何生有一族叔何成，年将望六，一生不务正业，惟以嫖赌为事，以致

家业荡然，目前又无儿女，只夫妻两口度日。何生的父亲在日，亦常常周济与他，无如到手即空，难填欲壑。及到何生手里，虽不能如光人看顾，斗米束薪，亦屡屡照拂。自何生有了仙姊，他从不能一见，心中愧恨。如今知道何生有人劝他婚娶，这日走来，说起：城中黄员外家有一女儿，生得如花似玉，年才二九，女工针黹无一不精，又是独养女儿，妆奁甚是丰厚；这头亲事，我知详细，不可错过。何生因知他是个荒唐的人，难以凭信，因随口应道：“承叔父好意，但婚姻大事，尚容打听明白，再烦叔父为媒。”当日就留何成酒饭而去。

次日，何生因往相好处探访这头婚事，果与何成所说不差，因思：若即请他作媒，恐又生出别故，不若竟烦蒋兄为媒，万无一失。当时主意已定，即央请蒋士奇作伐。那黄员外与蒋士奇又是相好，知何生是世族人家，且人物风雅，便已应许。选日行聘、择吉婚娶，诸事已备。

直到行聘前一日，何生归家，对着仙姊欲言不语，自觉抱惭；欲待不说，事已成就；欲待说出，又恐见怪。正是：

只因自不坚情意，莫怪人多说是非。

究竟不知何生如何说出来？仙姊果否允从？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回拆姻缘仙姊失仙踪病膏肓家人弄家鬼

却说何生将复娶的事婉曲告诉仙姊，备言不得已的缘故。仙姊笑道：“这事我已尽知。从前原曾说过，‘数皆天定，不可预期’。今郎既已另娶，正宜燕尔新婚。我若在此，恐新人疑忌，难以相安。”因将怀中女儿乳哺一饱，递与何生，道：“这是你一点骨血，转嘱新人善为抚育，便如妾在一般。”言毕，抽身便走。何生一把拉住道：“仙姊意欲何往？”仙姊道：“‘缘至而聚，缘尽而散’。我早已言过，何必再问！”遂绝裾而去。转瞬间，形迹已杳。

何生怀抱此女，若失魂魄，半晌方能移步。回到房中，看见遗簪剩珥，芳腻犹存，倍增惨切。但事已至此，悔亦无及。因着家僮即雇觅乳母，抚育此女。况明日又是行聘吉期，诸事匆冗。幸有蒋生常在这边，事事照料。这何成因为不要他做媒，心中大不快活，因想日常还要仰赖些柴米度日，不敢使气，只得前来帮忙。

到了次日，行聘过去，那边也有回盘礼数，不必细说。择定第三日迎娶，到第二日，女家即发妆奁过门。到了迎娶这日，自有许多亲友邻里到来贺喜。午间亲迎花轿到门，拜堂合卺已毕，款待亲邻。席散之后，回房细看新人，虽不及仙姊的容光美丽，亦有几分姿色动人。一宵佳景不表。

这黄小姐亦知有奇遇之事，因向何生问其始末。何生一一细述：“……如今现生一女，已有三周，取名小梅。”随呼奶娘抱来观看，却生得粉妆玉琢

，酷肖其母。黄氏虽抚养了一回，心中暗想：这终究是个怪种，大来谅无好处。随递与奶娘，略不经意。

这何生自娶黄氏之后，看其形容动止不及仙姊远甚，又见他不亲爱小梅，未免心中郁郁；且常常思想仙姊的风流蕴藉、动止随心，便象出神的一般。黄昏初时不大理会，后来见他光景，知他想念仙姊，因将言语盘诘，何生未免把衷曲吐露。黄氏大不快意，道：“你既如此贪恋妖妇，又何必另娶我来？不如找寻着他，同他一处去了的好。”何生虽不回言，心中更觉不悦。这黄氏每日“妖精长”、“妖精短”的聒噪，小梅抱在面前也全不采觑。

一日晚间，夫妻两个正在房中絮聒，黄氏道：“我从不曾听见有仙人肯与凡人成亲的。他不过是个妖孽，你却念念不忘。幸亏他去得早，若在身边，只怕连性命也要送在他手里了。如今留下这个妖种，恐怕大来还是个祸根哩！”何生尚未回答，只听得黄氏“哎呀”一声，几乎跌倒在地，端的是被人脸上打了一掌。分明听得有人说道：“我奉娘娘法旨在此察听，你这贱婢甚是不贤！我娘娘与你并无嫌隙，你何故屡屡恶言伤犯？小姐虽非你养，也是何郎一点骨血，你视同膜外，全无一些恩义，情实可恶。以后好好照管我小姐便罢，倘生歹心，教你性命不保！”黄氏明明听得对面说话，眼中却不见形影。何生亦大骇异，正欲动问，已觉杳然。黄氏脸上被这一掌打得红肿了半边，吓得魂魄俱失。半晌不能言语。何生过意不去，将她搂在怀中，再三抚慰。自此以后，黄氏再不敢提起“妖精”两字，女儿虽不十分看顾，亦不敢以阴毒相加。

荏苒流光，不觉又过了数载。谁知何生命中无子，黄氏也竟无喜信。小梅已是九岁，聪慧过人，四五岁上，父亲教他读书写字，过目了然。女工针黹之类，一看即会，有如夙习。何生珍爱，过于掌珠。更有一桩奇异：凡与何生往来亲友，一见面就知他的贤愚贵贱、寿夭穷通，屡屡向父亲指说某人可以亲近、某人只宜疏远。且常愁父亲寿数不永，并乏后嗣，母亲又不得见面，时时暗中零涕不已。

却说人生修短，自有定数。这何生到了三十六岁上，忽然抱病，日渐沉重。延医服药，总不见效。这小梅天性孝顺，十来岁的女儿竟与大人无异，见父亲病重，日夜服侍，衣不解带。黄员外夫妇也来看望，朋友中惟蒋士奇无日不至，请来各处名医调治，吃下药去，如石投水，毫无功效。淹缠枕席，两月有余，惟小梅日夜饮泣，不离左右。何生恹恹一息，自知病入膏肓，谅难医治，思想：此身不曾做得一些事业，又与仙姊半途分拆，未能接续宗嗣；只有胞姊一人，又远绝音耗，族中又无可托之人，黄氏少年无出，谅不能守，女儿伶仃孤苦，依傍无人。想到此处，肝肠寸断，一手捏住小梅，哽咽不能出声，半晌说得一句：“苦了我儿了！”长叹一声，便淹然而逝。小梅哭得昏晕在地

，黄氏也号哭了一场，便收泪料理衣衾等事。

此时何成因见侄子病重，也日日在此相帮照料。幸喜棺木是蒋士奇早已为他备就，不致临时慌促。这何成早有凯觎之心，今见侄子已死，黄氏年少，家中无主，他就乔当家起来，事事专主而行。黄员外夫妇自女婿病时常来看望，后来见病势沉重，黄媪就在此住下，帮女儿照管。今见女婿已死，家中无人，又见这何成事事专主，素知他是个无行之人，谅来没有出豁，暗与女儿商量：“你青春年少，又无子息，守亦无益，不如早为之计。”黄氏亦早怀别抱琵琶的念头，听了母亲的说话，恨不得即时改嫁，只为生人耳目难掩，且挨过断七再作理会，因暗得细软之物陆续运回。小梅总然眼见，亦不敢作声。这何成已看在眼里，肚内寻思：我的老婆儿又是个病废之人，不能前来照管，倘黄家母女将财物细软席卷去了，我又无稽查，岂不成了“糟鼻子不吃酒”——枉担着虚名了！此时正在热丧，难以开口，又不能捉他破绽。只得隐忍不言。

挨到首七，就便开吊。素常往来的亲朋邻里都来吊唁，少不得做些佛事，并款待亲邻。过了三七，就择日出殡，葬在祖莹，诸事草草完结。惟小梅日夜哭泣，甚是狼狈。孑然孤弱，痛痒谁关？

时光迅速，已至断七。这日黄员外备了桌席到来烧纸，何成就将他留下。坐谈间，何成就开口道：“我侄儿不幸身亡，又无子息，侄妇正在青春，相守亦非常计。如今遗下这个女儿，到大来虽是别家之人，也还要与他留个地步。不知亲家意下如何？”黄员外未及回答，这黄媪早从里边出来，说道：“亲家说得甚是有理。我女儿年少，又不曾生育，总要守节，亦无倚靠的人。方才你老人家所说，要与你孙女留个地步，倒象我们有甚么欺心的意思。但是我家陪嫁妆奁，仍当取去，其余是何家的物件，一些不动。你老人家点收明白，好与你孙女作地步。你两老口，也好相依过日，岂不两便？”何成道：“这话虽如此说，但里边的箱笼物件，不是我老拙多心，需要检点个明白。是你们陪嫁之物，听凭取去。其余丝毫不得拿动，俱要留与这侄孙女过活的。”黄媪笑道：“说得极是，如今就请进去检点检点，大家释疑。”

当下何成进去点看，也知细软早已运去，却没有对证稽查，难以争执。看来不过剩得些寻常首饰、散碎银两并衣穿等件。看罢只说得一声：“我家侄儿难道只留下这点东西不成？”黄氏便接声道：“你侄儿本无遗积，自从病起至今，这请医服药、衣衾棺槨、开表发殡、待人请客，也不知用去了多少银钱！这都是你老人家亲眼看见，难道是假的？”黄媪又接口道：“你老人家不信，连我女儿的箱子都打开来看一看，省得疑心！”何成明知看亦无益，便随口道：“这也不必。”此时在何成的意思，不若教他今日就搬了出去，省得另日又多一番周折。这黄员外亦有此意，却一时不好出口。倒是黄媪说道：“今日

既已说明，省得你另日又要过目，不如就搬了出去，倒觉两便。”何成听说，正中心怀，便道：“亲母说得甚是爽利，倒是这般的好！”当下就吩咐黄宅带来的家人将应搬之物，尽行搬去。

晚间，叫了两乘小轿到来。黄氏不免向灵前号哭了几声，又在头上拔下两根簪子递与小梅，做个纪念。此时小梅如天打雷惊一般，哑口无言，只是悲泣。黄氏遂拜辞何成，同黄媪上轿去了。黄员外亦作别归家。这黄氏后来再酸了个浮浪子弟，把妆奁所有，弄得罄尽，呕气而亡。自不必说。

却说这何成自黄氏搬去，就如拔了眼中钉，甚是快活。次日就把他病老婆搬来同住，将房中所有尽行搜括在身边，把些言语哄骗小梅。这小梅虽然年幼，心中却十分明白，但事势如此，亦无可如何，常对镜看见自己目前气色不利，暗自悲泣而已。

这何成手头有了些东西，旧时毛病复发，不是去续旧娼，便是去寻熟赌。你想，这有限的东西如何禁得他挥洒？及银钱用尽，便将首饰衣服变卖。后来连家伙什物也渐渐变卖尽了，就思量要变卖地土。原来何氏所遗地土下及两顷，先将契券质银嫖赌，后来就找卖与人。本来值十两一亩的地，不过卖得个六折。银钱到手，仍在赌场、妓馆中撒漫而去。

日往月来，不觉又是三个年头，将家中所有弄了个罄尽。此时小梅年已十三，看见这般光景，虽在何成面前劝过多次，犹如耳边风，全不理帐。又不及半年，把房屋也变卖了，另租了一间小屋，搬去居住。这病老婆又死了，买棺盛殓之外，一无所有。再过两个月，看看弄得衣食不周，就思量到小梅身上来了。正是：

饱暖不禁淫念起，饥寒便觉盗心萌。

不知何成如何结果？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回小女郎生骗别家乡老杀才冥报填沟壑

却说这小梅见何成这般光景，忍气吞声，苦楚万状。何成见小梅哭泣，自己觉得渐愧，因思：不如把与人家做了养媳，离了眼睛，到也清静。又想：富户人家是不要养媳的，若把与穷人小家，又无些指望，不若卖与大户人家做了婢妾，倒还有些道路。主意已定，就托人打听。

适逢其会，有一个浙江王孝廉进京会试，中了进士回来，打从山东经过，因家中有个女儿，留心要买一个伶俐丫鬟服侍。这沂水县知县是他举人同年至交，因便道来拜，就留在宾馆中住下。因主人有了买丫头的口风，他跟随的家人都已知道。这王进士意中以为山东地方虽有卖的丫头，但恐没有清秀人物，欲往苏、扬州去买，以此不十分在意。这日往县中赴席回馆，天已傍晚。他老家人禀说：“有个姓何的，他有个侄孙女，因不能度日，情愿将他出卖，说

道人物生得甚好。”王进士道：“明日且叫他来，我看一看再说。”家人答应，就与何成说知。

这何成于路就想了个诡计，到家哄骗小梅，说道：“过两日就是清明节了，你该收拾收拾，到你父亲坟上烧张纸，也是你一点孝心。明日又是观音庵妇女们胜会，我与你顺便同去随喜随喜，那里都有素斋款待的，你早些起来梳洗。”小梅道：“爹爹坟上理应去烧纸，观音会上我是不去的。”何成道：“你不知这观音庵菩萨最灵，又且好个去处！烧香的妇女们不知有多少，哪一个不去？祈祷真真有求必应！你也去祈祷祈祷，自身消灾延寿也好。”小梅只是不应，一宿无话。

当晚，何成已想到：这妮子一去，必然相中，拼着出脱一乘轿钱，抬了他去，省得叫他走路作难。算计定了，次日一早就去叫了一乘小轿到来，逼着小梅梳洗，又叫他穿件青布衣服，罩了旧孝衫。只说先到坟上烧纸，骗得小梅上轿。这轿夫已是何成与他说明白的，一直竟抬到宾馆前歇下。何成便去与那老家人说知，进去通报。

正值王进士在厅前闲步，见说是领了头来相看的，就吩咐：“着他进来。”家人传出，这何成就叫小梅出轿。小梅看时，并不是什么观音庵，倒像个大户人家的宅第，又见何成与那管家模样的人在那里鬼头贼脑的说话，心中早已知道不好，便对何成道：“这是甚么去处？叫我到来作甚么？”何成此际谅难再瞒，只得实说道：“这是王老爷的客馆。他家有个小姐，要你去做个陪伴的人，一生吃着不尽，省得在家忍饥受饿。不是我忍心相弃，实是过活不来，恐怕苦坏了你，故此寻这个好去处安顿你，是我一片好心。”一面说着，一面就拉他进去。这小梅到此，竟气得面色蜡黄，牙缝里半个字也进不出来。

到得厅前，王进士一见，心中甚喜，遂吩咐家人：“问他要多少身份？”何成就对他老家人道：“我也是名器人家，只因穷苦难度，不得已将他出卖。只要老爷另眼抬举，就是他的造化，小老也得放心。烦你老人家在老爷面前帮衬帮衬。若得五十两银子，也就够我的结果了。”老家人替他回了这话，王进士笑道：“这十来岁的女子哪里就值这许多银子？念他是个穷苦之人，给他二十两银子，多了不要。”这何成又再三诉苦求添，方应许了三十两银子。原来何成已预先约下官媒，写就了身契，当时只填了银数，押了花押，人价两相交割。此时小梅知是骗他出来卖身，已经成交，又恼又苦，放声大哭，昏晕在地。那何成已是得了银子，开发媒人、轿夫，一直去了。

王进士见小梅哭倒在地，即叫老家人王朴慢慢扶他起来。王朴道：“你如今落了好处，不要啼哭了。我家老爷、夫人、小姐做人都是最好的。你到府中决不难为你，包管受用不尽，省得跟着他忍饥受饿的过日子。”王进士也见他

不像个小家模样，因问道：“你家中还有何人？祖父在日，作何生理？”小梅见问，带哭说道：“我的祖父也是作官的，父亲是个秀才。”遂将家事一一诉说了一遍。王进士道：“据你说来，也是个旧家子女，我自然另眼看待你。你那叔祖既是个无行之人，跟着他终无好处。幸喜卖在我家，倘把你卖到个不尴尬的去处，又当如何？你从此放心，再不要啼哭了。”小梅听了这番言语，又看见王进士面貌是个仁厚的人，才住了哭声。王进士又吩咐老家人与他做些衣服添换。不日，辞了沂水县令，就安顿小梅坐在行李车上，起身回家。

原来这王进士讳翼，表字云翔，祖贯浙江湖州府德清县人。家在碧浪湖村居住，离府不远，是个极清幽的去处。夫人华氏原是江南旧家，因父亲任湖郡别驾时，与王家对下这门亲事。夫妻同庚，四十只生一女，小字月娥，年方十四，生得姿容秀媚，聪慧过人，夫妻甚是钟爱。家中虽非巨富，却也丰实有余。此番中了进士回来，却是富贵两全的了。这且按下。

却说何成得了这宗身价，回到家中，觉得孤栖冷落，不免再到赌场中热闹热闹，谁知赌运不好，又输去了几两，心中懊恨。这日还家已是一更时分，开锁进门，到得里边，上床就睡。转侧间，见一青衣人手持铁索喝道：“娘娘叫拿你去回话！”不由分说，锁住项颈牵了就走。脚不点地，来到一个去处。但见松杉交翠，水绕山环，当中一条石子嵌成的道路。过了一座白石小桥，望见一所巍峨甲第高耸云表。到得门首，只见一个长髯使者喝叫：“带住！”即转身进去通报。不一时，只听得里面有人传呼着：“将何成带进！”这何成心惊胆颤，不知是何所在，被几个青衣人揪到丹墀下跪着，偷眼望见殿上挂着一颗斗大明珠，光耀如昼。有十数个侍女，宫妆打扮，簇拥着当中一位金冠霞帔的女仙，不知是何山圣。只听得那女仙喝道：“你这厮一生贪花爱赌，作孽多端，鬼蜮居心，全无人气！你那兄嫂、侄儿待你的情意不薄，你怎么趁你侄子一死，骨肉未寒，就逼侄妇改嫁？将他所遗产业资财花费罄尽，又将他伶仃孤女骗卖与人为婢。似你这等人面兽心，说来令人发指！我已深知，不必更问！”喝令青衣人：“将这厮捆翻，先打一百背花！”下面一声答应，将何成衣服剥去，绑缚手脚。两个青衣人各执一条虎筋鞭，从背上对打将下来，痛彻心骨。何成已知这女仙就是小梅的母亲，无可强辩，只是喊叫：“娘娘饶了狗命。”直打至三十鞭，上面喝叫：“放起！”女仙道：“鞭背不足以蔽辜，可与我将这厮叉落油锅里去！”须臾，见阶下油鼎沸腾，四个青衣人各执着托天叉，将他叉起，往油锅里一丢。这何成大叫一声，忽然惊觉，正是三更时分，便觉浑身发烧，脊背上红肿起来，疼痛异常，叫号之声不绝。

及至天明，原来背脊上生出一个大背疽来，又无人看觑。左邻有个莫老者听得叫号，过意不去，走来看视，见他合卧在床，背上赤肿如盘，料是背疽

，因说道：“你怎么就生出这个大毒来？须请个医生来看治才好。”何成自知性命难保，亦不回答，将手在头边摸出那包赌剩的身价来，尚有二十来两，递与这莫老，只说得一声：“求你替我买口棺材埋葬了，便感恩不尽！”莫老人接了银包，明晓得是卖小梅的身价，估量买棺盛殓以及埋葬尚还有余，不若请个医生来与他看治看治。倘苦医得好时，也是一桩好事，便道：“你且放心，我先去与你请个医生来治一治。倘有不测，这棺衾殡葬的事，都是我与你料理便了。”何成点了点头。

这莫老人果然去请了个外科先生，跟着一个背药箱的到来，一看便道：“这是个背疽，须先用围药把四周围住使毒气不致散漫，内用攻托之药调治，但急切不能见效。”莫老道：“就烦先生一治，该多少药资，即当奉上。”这先生应允，便开了药箱，取出围药道：“须用鸡子清调和，敷在四周。”又撮了一服煎药交与莫老[道]：“如法煎服，我明日再来看视。”说毕作辞而去，莫老先送了他二百文开箱钱。遂与他如法调治，先将围药敷好，又煎药与他吃了，这何成只是哀呼狂喊不止。到晚来与他带上门，回家去叫了个小厮过来，在外面打个地铺，与他看门。

谁知这何成已是命断禄绝，号叫到半夜里，已呜呼哀哉了。那小厮睡到天亮起来，不听声响，走进里边一看，却见直挺挺死在床上，慌忙跑回去通知了莫老人。幸亏这莫老人是个忠厚长者，知他亲族无人，因会同街坊邻佑，一力与他买棺盛殓，抬在义冢地上埋了；还谢了医生五钱银子。所余下多，又与他做了个羹饭，买些纸镞烧了，就请同事邻佑吃了一钟方散。此事若遇了个没良心的人，就将银子藏下，弄条草席卷去埋了也是有的。这就是恋赌念嫖不成材的结果。此话叙过不提。

如今且说这岑公子自那日奉了母亲，水陆行程，将及半月有余。这日到了沂水县地方，就问到尚义村来。正是：

那堪狭路逢仇敌，难得他乡遇故知。

不知岑夫人母子到来作何着落？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回失胞亲访旧遇贤东重世谊留宾报故友

却说这尚义村共有二三百户人家。凡有名目者，一问便知。岑公子车辆到了村口，便下车来向一老年人揖问道：“这村中何宅在哪里居住？乞为指示。”那老者道：“这村中有两三家姓何的，不知你问的是哪一家？”岑公子道：“是何式玉家。”旁边有一少年冷笑了一声，道：“这何式玉家已断根了，你问他怎的？”岑秀听得，吃了一惊，正要动问这少年是何缘故，这老者便道：“你这相公声音好像江南人，这何式玉想是令亲了？”岑秀道：“正是家母舅，但不知如今怎样光景？”老者叹口气道：“你令母舅去世了好几年，如

今家中没有人了！”岑秀听得，惊问道：“如今他住宅在哪里？”老者道：“他宅子久已属别人了。”这何氏夫人在车中分明听得此话，不觉泪落如雨。岑秀又问道：“但不知这里还有他家亲族么？”老者道：“他家别无亲戚，只有一个族中叔子，去年也死了。你要知他家的细底，只有前面那高大墙门有旗竿的蒋宅，是与你令亲最相知的，只去问他家，就知始末。”

岑秀谢过老者，即向车边来禀知母亲。岑夫人带泪道：“我已听得了，如今在这途路中，又无个栖身之处。我却知道你外祖父在日与这本村中蒋公是垂发相交，自幼同进学，后来都出去做官。他公子与你母舅又是同窗弟兄。我们小时节，都是通家往来的。他公子的面貌，我还记得。方才那老人家所说蒋姓，莫非就是他家？你可再去问声，他家可是做过淮安二府的么？”岑秀复去问那老者，果然就是这蒋家。岑夫人道：“既是他家，如今我们在这客途，进退两难，不如竟去投他，或者有个栖身之处，再作商量。”

岑秀遵命，就随车辆步行进得村来。到了蒋家门首停住车辆，岑秀整整衣冠走进墙门。只见一个老儿在门凳上打盹。岑秀上前拍了他一下，这老儿醒来，看着道：“你这小相公是哪里来的？”岑公子道：“从江南来的，你家少爷可在家么？”那老儿道：“我家只有一个大爷，没甚么少爷。”岑秀笑道：“就是大爷，可在家么？”老儿道：“我家大爷今早约了一班朋友去打猎去了，不知到多咱才回来。你问他怎么？”岑秀听说，心中想道：如此不凑巧！又问道：“你大爷既不在，家中还有何人？”老儿道：“还有个老奶奶、大娘子在家。”岑秀道：“可有小相公么？”老儿道：“有个小相公，在学堂里读书。”又问：“有几岁了？”老儿道：“有八九岁了。”

岑秀听了，到车边一一说与母亲知道。岑夫人道：“他家老奶奶，我自小相随大的，做人极是要好。你竟去叫他通报：我们姓岑，从江南来探亲的，就是了。”岑公子依命，去与那老儿说知，那老儿见有女眷在车中，就依言往里去通报。

不一时，看见里面走出一个仆妇同一个大丫头来，问道：“老奶奶问说：‘可是这里何式玉大爷的姊姊么？’”岑公子道：“正是。”那丫头即转身进去。没多时，只见里面走出一位六十上下的老婆婆来，一手扶着丫头，背后一位中年妇人、一个十六七岁的齐整女子跟着出来，口中只叫：“有请。”岑公子即到门外，同梅姬搀扶母亲下车。

进得门来，这老婆婆已迎到仪门口了。岑夫人一见，认得正是蒋家婶子，多年不见，鬓发斑白。岑夫人道：“婶婶可还认得我么？”老婆婆道：“哟，怎么不认得？我记得送你出门时，你只得二十来岁，你如今已是半老的人了。”一面说着话，就拉了岑夫人的手，同到厅上。岑夫人问道：“这两位想

就是大娘子母女了。”老婆婆道：“这个是媳妇。这个是老身内侄的女儿，因他十来岁上没了父母，就在我身边过活的。”岑夫人道：“原来是苏家的姑娘。”因指着岑秀道：“这是你老人家的侄孙儿了。”老婆婆道：“好个小相公。”当下岑夫人就请老婆婆坐了拜见。老婆婆道：“哟，我又弯不倒腰，不能回礼，只行常礼罢。”岑夫人不肯，一定要磕下头去，老婆婆叫媳妇搀住，只受了两礼。然后与大娘子平磕了头，随叫岑公子过来拜见，因自己将老婆婆搀住，叫岑公子叩了四叩，起来又与蒋大婶叩见，蒋大娘子要还礼，岑夫人一把搀住，也受了两礼。老婆婆叫内侄孙女与岑夫人磕头，岑夫人也还了两礼，又与岑公子平见了礼。然后，梅姬与仆妇、丫头们彼此叩见过了。婆媳二人让岑夫人坐下。岑公子侍立母侧。蒋婆婆道：“小相公，你且去把车上行李检点明白，叫小厮元儿先搬卸在东厢房内。”又吩咐老家人：“叫车夫在耳房里歇息，管待酒饭，牲口牵在后槽喂养，明日打发他起身。”一面吩咐丫头看茶，端正便饭，就请岑夫人到里边上房相叙。

岑夫人看见老婆婆还是当年一般亲热，心中才得放怀，遂一同到内室来坐下。老婆婆便道：“你多年没有音信，老身时常记念。自你父母亡后，你兄弟虽娶过两个弟妇，只生得一个女儿，又不在了。不想他少年夭折，说来真是可伤。你可惜来迟了几年，不得相见了！”岑夫人满眼垂泪道：“总因天南地北，不幸良人早逝，遗此一子，年纪幼小，不能前来探望，以致多年不通音信。不料我兄弟遭此不幸，不知何故，竟致家产尽绝？”说到此处，泪落如雨。老婆婆道：“你且免愁烦。但是你母子此番到来，一定别有事故？”岑夫人就将避仇原委说了一遍：“……如今身在客途，进退两难，因想这咱只有婶婶与母亲一般，自小相随的，故一竟到来，看望婶婶，又好问兄弟家中的事故。”老婆婆道：“说来话长，且慢慢的讲。”

此时日已西坠，只见一个小学生从外边进来，蒋大娘子道：“这是小儿放学回来。”叫过来与岑大姆磕头。岑夫人看这小学生生得十分清秀，因问：“你今年几岁了？”答道：“我今年九岁了，是属龙的。”岑夫人笑道：“好个伶俐的学生，我明日送你两件东西顽耍。”这边丫头已端上饭来，蒋大娘子就叫儿子：“去外边请你岑家大哥进来一同吃饭。”这小学生往外就跑，不一刻，早把岑公子拉到后边。蒋婆婆对岑夫人道：“今日你大兄弟不在，慌促中便饭，不要见怪。”岑夫人道：“婶婶说哪里话，只是倒来搅扰。”婆媳二人就陪他母子用过了饭，一同坐下叙谈。

此时正是上灯时候，只见外边报着：“大爷回来了。”岑夫人正站起身来，只听得外边一直大笑进来，道：“何家大姐姐想是从云端里送将下来了！”及一见面，彼此俱惊容颜非昔。蒋士奇已长了长须，若不说明，一时尚难

识认——原来蒋士奇与何家姊弟自小至长通家往来，时时见面的，如今隔了二十多年，自然面颜非昔。当时一一见了礼。蒋士奇道：“大姊同令郎不远千里而来，定有事故！”岑夫人就将避仇探亲的原委又备细说了一遍，因道：“若不是有老婶婶贤母子，这里真是举目无亲了。”蒋士奇道：“大姊放心，这是梦想不到你们来的！我母亲时常记念你，只因我家下无人，不能远出探望。可惜何家兄弟壮年夭折，实出意外。其中情节甚多，一言难尽。料得途路辛苦，且歇息几天，慢慢再说。”又看着岑秀道：“我看世侄青年俊秀，便历练长途，将来定能克绍书香。”岑夫人道：“他今年十六岁，已经进过学了。”蒋士奇道：“可喜！可喜！将来云程万里，正未可量。”岑夫人道：“他年幼无知，还要尊长教诲才是，不要如此说。”蒋士奇道：“这也是实话。我这东边书房颇觉清静，大姊是知道的。如今里边又添盖了三间，若不嫌简褻，大姊与贤侄就可在此居住，里边书籍颇多，又不妨大侄的诵读。后边侧门贴近这上房，清茶淡饭，俱可在此同餐。若大姊嫌不便，就着丫头送过去用亦可。”

原来蒋士奇也有个胞姊，比岑夫人小一岁，若在时已有四十二岁了。幼时与岑夫人同学针黹，如亲姊妹一般，极相亲爱。自岑夫人出嫁后，不及一年，得病而死。岑夫人却是知道的。如今这老婆婆见了岑夫人如见女儿一般，十分亲热，便道：“你大姊且在我房里安歇几时，我要与他叙叙旧话。小相公在东书房恐怕冷静，可叫元儿在那里伺候，要茶要水，俱可到里边来取。”

蒋士奇听母亲说了，当时就叫小厮家人将行李俱搬在东书房后间，又叫小厮丫头们在那里安排床帐。收拾被铺完备，遂叫元儿打着灯笼先同岑公子过书房来观看，果然见里边图书满架，庭前花木扶疏。后面隔着一个大园子另是三间住屋，甚是清雅，床帐桌椅件件齐备，侧边有一小门，即通着上房院子。岑秀感激不尽道：“途路难人蒙老叔大人骨肉之爱，不知将来何以为报！”蒋士奇道：“我与你母舅三世通家，情同至戚，今日到来，实是难得，以后再莫说这客话。贤侄可安心在此读书，等仇人离任，便可回乡，以图青紫。”坐谈之间，岑秀又问起母舅家的事故。蒋士奇遂将何生遇仙姊起，及生小梅，又另娶黄氏，以至病亡，遭何成败坏缘由，细细说了一遍：“……后来因我有事往省城去了。月余回来，谁知他竟将你表妹骗出去卖与了个浙江过路的新科进士，闻说姓王，得了他三十两银子回来，次日就生了个大背疽，叫号了一日一夜，被毒气攻心死了，也算是日前的报应！”岑秀听了始末甚是伤惨，又问：“我这表妹，叔爷自然是见过的，不知有几岁了？”蒋士奇道：“你表妹虽只得十一二岁，聪慧过人，能识人贤愚贵贱，且生得十分秀丽，可惜如今不知下落！”

说话之间，蒋老夫人婆媳同了岑夫人从后边转到书房中来观看。岑夫人道

：“我记得从前没有这三间内室的。”蒋士奇道：“正是。皆因上房边邻着空园不大谨慎，因此添盖了这三间。”岑夫人见房中事事齐备，感谢不尽。又坐谈了半晌，蒋士奇道：“贤母子途路辛苦，请早些安息。”吩咐元儿在书房小心伺候，又吩咐丫头掌灯，叫大娘子送岑夫人到老母房中去了——这老婆婆原与内侄孙女同房，有两张床铺，如今岑夫人来了，却好一房居住。

蒋士奇前后照料已毕，然后自己回房歇息。次日清晨起来，便问岑公子所雇车价。岑公子正要自己给发，蒋士奇道：“不必如此计较，我如数给发他去便了。”当日内外设席与他母子接风洗尘都不必细说。岑夫人夜来已听蒋婆婆细说何家始末根由，甚是伤感不已。自此，岑夫人母子在蒋家居住，如同至亲一般，并无半点客气相待。岑公子朝夕诵读，甚是适意。这小学生却与岑公子有缘，偏要在书房里与岑公子同睡，岑公子早晚教他读书写字，甚是聪明，自放学回来便在书房一刻不离。蒋大娘子亦甚欢喜。里面苏小姐因自小没了母亲，又拜岑夫人做了干娘，十分亲爱。

原来这蒋士奇，父亲做过一任淮安司马，虽是书香世家，他却中了武举，生得八尺五六身材，熊腰虎背，阔面长须，河目海口，两臂有千钧之力，精通武艺，晓畅兵机。只为老母年高、家务难卸，因此不思进取，日逐飞苍走黄、驰射击剑为乐。接待亲朋，极重肝胆义气。后来知岑公子也能骑射击剑，气味相投，常常讲究些兵机战策，叔侄十分敬爱。这正是：

此日习成文武艺，他年货与帝王家。

毕竟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回携娇娃外室庆生辰遇奸徒长江遭陷害

话分两头，不提岑公子母子安居蒋家。且说江南六合县荻浦地方是个临江去处。有一老秀才姓许名绣，字俊卿，原是书香旧家，妻房金氏已经病故，年已五十有六，并无子嗣，只生一女。因生他前一夜夫妻梦见下了一庭香雪，因此取名“雪姐”，年方十五，生得轻盈窈窕，美慧异常。父亲开馆训蒙，他也自小随学，一经诵读，过目不忘。许俊卿因中年丧偶，家业淡薄，也就不思再娶，只望招个女婿养老终身。原有个老家人殷勤，却是祖父手里的人，到俊卿时已是三辈，帮家料理，历练老成，因此当做亲人看待，已经病故。留下老妇林氏，就是女儿乳母，自金氏亡后，就像母女一般相伴过日。他有一子名叫殷勇，自小膂力过人，且生得魁梧，状貌刚猛非常，却是欺强扶弱、惯抱不平。俊卿因自己无子，原有意要承继他为子，也曾在他母子面前说过，却因林媪现在称呼不便，是以蹉跎未就。雪姐自小就与他兄妹相称。及到了十四五岁上，俊卿一来为家计淡薄，二来看他不象个念书本的样子，惟恐他在家惹事，因他有个胞叔殷俭向在京口开张杂货生意，因此就叫跟他叔子在外边学习生理

，将来好为度日之计。这殷勇虽然猛烈异常，却天性至孝，一年也五七次回家，带些东西来看望母亲、雪妹。

这许俊卿岳家就在观音门外居住，只隔二十来里江面，若遇顺风，片时可到。岳父金公已故，只有岳母并妻舅金振玉夫妻两口。这金振玉也是旧族人家。他有一堂叔金璫，是个一榜知县，却在城里居住。金振玉家只靠几亩祖父留下的田产过日。

其时是岳母的七十整寿，许俊卿备了几样寿礼，预先一日留下林嫂看家，他同了女儿雇船渡江来与岳母拜寿。船到了岸，俊卿携了寿礼同女儿缓步行来，不上半里路就到了金家。

金振玉正在门首，看见姐夫同甥女到来心中甚喜，遂迎上前来，一同到家，直进内室。这金婆婆见了女婿同着外孙女来与他拜寿，欢喜之至。父女先见过了常礼，然后把寿礼呈上。金振玉道：“姊夫来了就是，何必又费礼物！”俊卿道：“岳母古稀大寿，不过聊表孝敬之意，自己至亲，谅不嫌褻。”当下收过了礼，就摆上现成酒肴款待。俊卿就借花献佛，满斟一杯，请岳母上坐，先磕头暖寿。金婆婆不肯坐，一手接了酒杯，雪姐在旁边搀扶住了，金振玉陪着姊夫叩了四叩起来，郎舅们又见过了礼。然后，雪姐与外祖母叩了寿，又与母舅、舅母叩过方才就坐。这金大娘子见过礼，就往里面料理会了。

这里至亲相聚，饮酒中间不过叙些家常事物。金振玉道：“明日未免有些亲友邻里来拜寿，姊夫正好与我陪待陪待。”当下郎舅二人先吃了饭，就同到外面来商办明日之事。这里边金大娘子就出来陪雪姐吃饭，对雪姐笑道：“外甥女几时不见，竟长成了好象个美人儿，明朝须要选个才貌双全的郎君才配得过。”把个雪姐羞的要不得。老婆婆道：“正是呢！须要寻个书香旧族，有才貌，又要有品行的才好。我这个外孙女儿是不肯轻许人的。”大家说说笑笑，容易到晚。又吃过了晚酒，俊卿就在外边套间安歇，雪姐与外祖母同睡。一宿无话。

次日，大家一早起来，就有厨司进门。盥洗毕，堂前烧香点烛，家中先拜了寿，就料理待客酒席。当日也有好些拜寿的亲友邻里，俊卿一一代为收发礼帖，接送陪待。整整忙了一日，直到起更时才得散席。里边也有几位拜寿的女眷们，见了雪姐无不称赞，也到晚间才散。他叔子金璫因不在家，差老家人送了一分大干礼来，也留他酒饭赏使，早打发去了。又过了一宵，次日俊卿因家中无人，用过早饭就进来与女儿说：“外婆、舅母谅来不肯放你就回去的，你且在这里住下，我先回去，过几日再来领你。”老婆婆还要留女婿再住一天，俊卿道：“家中只有那老妈子在家，诸事不便；况且教了这几个学生，不便长放馆的。”当下作辞起身。金振玉也款留不住，就送到江边。适遇便船，俊

卿作辞上船，正值顺风，不及半时，已到家了。

转眼间不觉又过了十余日。这日，许俊卿记挂女儿，因自己有事，不得过江，打发林嫂去接女儿回来。这林妈妈是时常往来的，就搭着便船前往金家，金家婆媳又留住了两天。这日金振玉原要自己送甥女过江，适因他叔子打发家人来请去说话，他一者原叫家中再留甥女住几天，二者知林嫂是时常往来的，因此不以为事。谁想金振玉去了，雪姐恐父亲独自在家挂念，连早饭也等不得吃，只吃了几个点心，同林妈一定要拜辞起身回家。婆媳再留他不住，只得一同送出门外来。老婆婆道：“若没有便船，就可转来。”雪姐与林嫂一边答应，已是去了。婆媳两个着他转了弯才转身，心中甚是怏怏不舍。

这雪姐与林妈，千不合万不合要回来，也是冤家相遇，数莫能逃；

却说这江边有一船户姓江名涛，排行第七，绰号混江鳅，生得黑瘦长身，两臂有数百觔膂力，又且伶牙俐齿专会骗人。现在弟兄五个。江大、江三已死。那江二绰号分水牛，更是凶勇；江四叫做穿山甲；江五绰号就地滚，娶妻郎氏赛花，与江七和娘一同居住，这郎赛花原是枪棒教师的女儿，颇有几分姿色，且有一身出色的武艺；那江六叫做青草蛇：俱非良善之辈，常与盗贼合伙，且暗吃海俸，作倭寇线索，原是中洋村人。这对江仪真口有个财主，姓曹名壮，字伟如，年方四十，家私巨富，是个二府前程。娶妻尤氏，悍妒非常，成亲二十年来并不曾生育，又不许男人娶妾，略有看得过的婢女亦不许容留近身。这曹伟如亦无可奈何；其时因选了直隶广平府同知，原不要带家眷赴任，以便署中娶妾。这尤氏却比他更滑，早已猜着他心事，偏要一同赴任。曹伟如曾暗托一个表兄龚监生在外边相看人家女子，冀图带往任所，又恐不合己意，必要亲自过目。因此，常有媒婆载着人家女子到龚家来相看，也曾坐过这江七的船只，故江七知道曹家娶妾之事；无如看过几个，总不合式。

这日适值林嫂同着雪姐到江头搭船，江七一眼觑定雪姐好个标致人物，因想：曹二府若看见这个女子，再无相不中的。心中计较，便迎上前来道：“妈妈是要雇船的么？”这林妈看这船户似觉有些面善，好像是熟识的，因答道：“正是，要到荻浦去的。”江七道：“恰好我的船正要到荻浦去，载客是顺便的。请先上船，我到市上去买壶茶就来开船。”林妈看见船中无人，又是个便船，心下甚喜，便道：“你要多少船钱？”江七道：“这是顺便的船，不拘你老人家给几十文钱就是了，时常往来，再不计较。”林妈道：“如此甚好，竟与你五十文钱就是了，但不许再搭别人。你去买了茶就来开船。”江七口中答应，就往船中取了一把瓦茶壶，又往舱板下摸了一个包儿，上岸去了。

原来这金家住居离江头不远，只转一个湾，却是个小去处，不比得大码头人多眼众，况且天色甚早，岸边并无一人。当时林妈同雪姐先下了船，坐不多

时，见船家一手提着茶壶，一手拿着一个荷叶包儿托着十几个热馒头下船来，道：“老妈妈与这位小姐起身得早，到荻浦有二十来里路，恐一时风水不便到得迟了，因买几个馒头来，肚里饿了，好当点心。”林妈道：“这倒算得是，我们若吃了，还你钱就是了。”江七道：“妈妈莫说还钱，这两个点心我还请得起。这壶茶是现泡的松萝茶，舱板上有茶钟，可趁热喝一杯。”一边说话，一边解缆，慢慢的把船荡开，两眼睨着舱中问道：“你老人家尊姓？我一时却忘记了，好像时常在这里往来的。”林妈道：“便是我姓殷，这个是荻浦许相公的姑娘，这里金家是他娘舅，因来与外祖母拜寿，住了好几天，今朝才回去的。”江七随口答道：“原来是许相公的姑娘，这里金相公我都熟识，时常坐我的船往来的。”一面说话，这林妈见馒头尚是热的，且早起所吃点心不多，见有热茶，就取茶钟筛了一钟与雪姐道：“你趁热，点心再吃两个，省得停会肚饥，冷了不好吃。”雪姐道：“干娘也吃两个，一般还他钱就是了。”当下不合两人各吃了三个馒头、两钟热茶，不及片时，便都头旋眼眩，齐齐倒在舱里。

这江七瞧见倒了，便把船头掉转，一直往上流头摇了去。原来江七看见他两个来雇船时就起不良，他船中藏有迷人之药，方才进舱取茶壶时，就将此药拿去暗放入茶壶内。将他两个放翻，就要摇回家去，因此用力往上流头摇到黄天荡里来，却是个茫茫荡荡、四周望不见崖岸的去处。心下想道：这注买卖是他自己寻上门的，若留了这老婆人便有妨碍，不若结果了他，这小女子不怕他不跟我上路。算计已定，遂进舱来，将林媪轻轻提起，四顾无人，往江心里一抛，“扑通”一声，已无影响，便将船一直摇往中洋村家里来，已离荻浦有百十里远近。正是：

阳间失却娇娃伴，地下新添冤鬼魂。

但人心虽如此险恶，天理未必相容。毕竟不知雪姐性命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六回毒中毒强盗弄机关诈里诈浪妇排圈套

却说那雪姐昏晕了两三个时辰，渐渐苏醒，开眼看时，不见干母，身知却倒在舱内，大吃一惊，挣起身来，见船尚在江心摇着，急问道：“我的干娘往哪里去了？”江七且不答应，把船摇到幽僻去处，停住橹道：“你还说你干娘？险些儿大家的性命都出脱了，你还不知！”雪姐急问道：“为着何来？”江七道：“方才起了大风暴，你那干娘扶住船舷咳嗽，不想一个失手，已翻落江里去了！风狂浪大，连我的性命也难保，哪里还捞救得他来？如今把船直打到这里，离荻浦已远，今朝谅不能到，幸亏离我家不远，今日且摇到我家里去暂过一夜，明日送你回家便了。”雪姐听说吓得目瞪口呆，半晌作声不得，眼泪

如线条一般挂下。心中思想：方才吃了两个馒头如何便昏睡倒了？我曾看见书上有蒙汗药迷人之事，必定是了。我看这船家一定是个凶徒，明明把我干娘谋害了。如今我是个孤身女子，况在这叫天不应的所在，与他争执，不但枉然，还恐也遭他毒手。我如今拚着一死，看他如何做作？因叫道：“驾长哥，如今天色尚早，若从下水放船，还好到得荻浦。你送我家，自然重重谢你。”江七道：“这船被大风暴打过黄天荡来，不翻船便是天大的造化，这里离荻浦已有百十多里，今日哪里还到得？日头已是平西，不到一二十里路，就要晚了，那时弄得前不巴村、后不着店，倘发起风暴来，越发不好了。这里离我家不远，前面就是，我家还有老娘、嫂子在家，你放心！暂过一夜，明日一早送你回家就是了。”雪姐听得，暗忖道：谅来强他不过，他既是这等说，且到他家看是如何光景？因说道：“只是打搅你家不便。”江七道：“怠慢莫怪。”一面说话，一面加力摇船。

约有十多里的光景，看看到了一个小村落，天已傍晚。这江七把船湾在个小港汊幽僻去处，说道：“你略坐坐，我到家里叫我老娘来接你。”说着竟是去了。这雪姐坐在船中如同天打雷惊一般，想起今早外婆再三留住，原不该执意回来，就是要回，也该等我舅舅同来才是，如何这般托大？可怜我干娘，不知如何丧命？父亲在家不知如何盼望？我此身，看来是多凶少吉。想到此处，不觉放声大哭，且腹中饥饿，竟昏晕在船。

却说这江七，因常干此不良之事，故在这冷僻去处居住。家中还有个娘和第五哥子就地滚江澜夫妇两口同住。那江二、江四、江六，又各自住开。这就地滚的妻子郎赛花却有一身好本事，惯使连珠铁弹弓，百发百中，又使得好双刀，舞弄起来数十人近他不得，专会帮着汉子做这没本钱的生意，又生得一张好嘴，骗人家妇女们的财物如探囊取物；却有一样好处，虽然作恶，却立誓不害妇女，不犯淫戒，管得汉子颇紧。

这江七一到家里，便将这谋骗的勾当一一与他娘并哥嫂说明。大家商量，须要如此如此，方出脱得干净。计议已定，这江澜便同他老婆一直来到船边。看见雪姐哭倒在舱，郎氏即便下舱扶他起来，道：“许姑娘不要哭了，你不曾翻船，逃得性命便是天大造化。我家小叔拼命送你到这里，如今使脱了力，困在床上动弹不得。你快些同到我家，吃些东西，谅来肚里也饥饿了。”江澜也道：“姑娘到我家中权过一夜，明早就送你回家，再不要啼哭了。”这雪姐看见有个女人同来，且听得他们一口一声说“明早送回家去”，心下少安，只得勉强起身开口道：“只是打搅你们不当。”郎氏道：“说哪里话？这大江中起了风暴常常打坏船只，死的人也不少，像姑娘在难中逃得性命，后来还要享大福哩！”口中说着，便搀扶了雪姐上岸，细看时，果然好个模样，因搀

扶着慢慢行来。

不及里许，便看见一带草房，此时已是黄昏时候。到得草房，见一个老婆子立在门口，道：“好个有福的姑娘，今日受了惊了。”雪姐进得门来，只得与他婆媳万福，道：“倒来打觉。”那老婆子道：“这大江中遭风失浪是常有的事。我的儿子想是靠姑娘的福，不曾翻船只，算是姑娘救了我儿子的一般，只可惜了那位老妈妈了！”因道：“只是这荒村中没有什么东西敬客，只好将就用些家常茶饭充饥，姑娘不要见怪。”一边说着话，不多时，点上灯，见郎氏从内取出几碟蔬菜、一壶酒摆在桌上，请雪姐吃。雪姐见他婆媳两个如此相待，且腹中甚是饥饿，只得坐下，欲待吃时，又想起吃馒头的光景，不敢就吃。这老婆子看见了，就自己也斟了一钟，道：“这是村中淡酒，虽不中吃，姑娘少饮一杯几何妨？”说着，自己先吃请了。雪姐看见，方才吃了一杯。那郎氏又端出一瓦盆热饭来，雪姐道：“酒是不能吃竟，扰饭罢。”郎氏就盛过一碗饭来与雪姐，道：“姑娘想必肚里饥了。”雪姐接过来，只吃了一碗，就不用了。老婆子就叫媳妇收过家什道：“谅来姑娘吃不惯这粗饭。”雪姐道：“好吃。”当下老婆子就扯了雪姐到他卧房里来，只听得隔壁呻吟之声不绝。老婆子道：“我儿子因是使伤了力，在那里叫唤哩！”少刻见郎氏拿进一壶茶来，婆媳两个又问了雪姐些来去根由的话，已是起更时分。郎氏道：“姑娘今日辛苦，早些睡罢！”叫声“安置”，就出去了。

这婆子就关上了门，叫雪姐安寝。雪姐只得在婆子床上和衣而睡，心中想起他干娘，暗暗哭泣不止，哪里睡得着？将到了五更时分，倒反睡熟去了。及至醒来，日已大高，连忙起来。想起夜间，并无一些动静，心中半信半疑：莫不果是遭了风暴？看他们却不像有甚么歹意，……又见他婆媳进来叫洗面梳头：“……请吃过早饭，好送姑娘回家。”雪姐此时才觉有些放怀，只是想起干娘心头便如小鹿儿乱撞。当下草草梳洗毕，见郎氏端出饭来，到放心吃了一餐。这老婆子道：“我见姑娘独自一个不放心，就叫我媳妇送你回家。他顺便去探望一个亲戚，却是一举两便。”雪姐听说甚喜，反谢了又谢。

这郎氏就扶了雪姐出门，叫他汉子一同到江边来下船，那老婆子送了几步就转去了。郎氏道：“我家小叔昨日使伤了力，这时节还爬不起来哩！”雪姐道：“直是有累他了。”说话时，已到了湾船处所。郎氏扶雪姐下舱坐定，见江五就解缆把船开出江来从下流头放去，心中甚喜。行了有二三十里光景，望见一个村落。江五把船往这村落里摇来，到了个幽僻去处把船系住，便对雪姐道：“我有个姨娘在这村里住，顺便来望他一望。他前日有信，说要我送他到仪真去望亲戚，不知他去不去？若是去时，倒是顺路，又好作伴。”一面说着，就上岸去了。郎氏道：“快去望他一望，只说我陪姑娘在这里不得同去，转

来时去望他。他若要往仪真，就催他快些下船，好赶早些到。”江五一边答应，就大踏步去了。

雪姐虽听见他们的说话，却见这湾船之处冷僻无人，望那村落人家尚远，心下狐疑，便问郎氏道：“你们亲眷离这里有多少路？”郎氏指着道：“就在望得见的这村里住，多不过二三里路就来的。”两个说着话，约莫等了有个把时辰，远远望见江五同了一个妇人到来。将近时，看那妇人还过三十以上、四十以下年纪，且是生得娇模娇样。

你道这妇人是何等样人？当时有几个风月子弟造一个小曲儿，单说他的伎俩道：

年还未老，带着多船俏。少年风月不饶人，金莲夜夜颠而倒。使机谋，人莫料；弄口舌，如簧巧。能为撮合山，惯作马泊六。腰边有货不愁贫，甜酸滋味都尝到。

原来这妇人姓孙，绰号叫蜜罐儿，少年时也算得一个出色的粉头，到了三十以外就做了卖花婆，专一在大户人家走动，骗得妇女们个个欢喜，做媒做保，大注赚钱。与那些风月子弟牵线，“带马着紧时”还与他应急。他与江五弟兄原有相交，凡弄来不明不白的财物，大半花在她身上。这仪真曹二府、龚监生俱是他走熟的门户，少年时都是有首尾的。因此，江五勾他来同干这桩买卖，已是串通明白，假认他做姨娘。下得船来，先与郎氏假叙了几句寒温道：“怎么不上来走走？”郎氏道：“我们原要送了这姑娘回家，转来再到姨娘家的。”孙氏便向雪姐道：“方才我外甥说起姑娘遭风的话，幸喜保全性命，只可惜了你那干娘。”雪姐听了，又流下泪来。孙氏道：“姑娘不要伤悲，方才我外甥说起你娘舅全家，与我的亲戚家也是干亲戚，时常往来的。这里到仪真不远，我们到了那里，不妨烦我亲戚就近仍送你到母舅家去，也脱了我外甥的干系；再叫你母舅送你回家去也是一般。”雪姐道：“我父亲在家悬望，今朝一定要赶回家，何必再到母舅家去？”一面说话，船已早开。

将到未牌时候，已至仪真，进了口子。这船湾湾曲曲，摇到一个冷静汉子里来，不知是何去处？正是：

才逢肆恶行凶辈，又遇怀奸蓄诈人。

毕竟不知雪姐如何结局？且听下回分解。

第七回施巧计蠢金夫着魔设暗局俏佳人受骗

却说江五把船湾湾曲曲摇到冷静去处有一家临水后门，孙氏叫把船湾定，说道：“不知我亲家在家不在家？你们略等一等，恐怕他还要接你们上去会会哩！”郎氏道：“我们是不好上去的，姨娘进去与我们说声问候。若是留姨娘住下，我们就好开船，等回来时再接你罢！”孙氏道：“莫说这话，况且许

姑娘说起来都是有亲道的，难得到了这里，岂有不会一会就肯放你们去的？”一边说话，就推开后门进去了。

原来这家就是龚监生家后门，是孙氏走熟的路，他家男女大小都是认识的。有个大丫头巧儿见了孙氏，便笑嘻嘻道：“你来得正好，那曹二府正在前头骂你哩！他说这几日就要起身，你不与他上紧寻个好女子，猴急得紧，你先去应他的急罢！”孙氏笑道：“怪浪货！不要油嘴，明日我与你寻一个大家伙的，包管你受用不尽。”两个正在斗嘴，见龚大娘子出来，看见孙氏便道：“孙嫂儿，今日想是又寻了个人来了？”孙氏道：“正是。今朝与他寻了个上得画儿的人来，只是价儿大，不知成不成？”龚大娘子道：“他今日到这里来坐了好些时了，你快去见他去！”孙氏道：“我为他这事来回走了个不耐烦，今朝却来得凑巧，想必有些成意了。”一边说着，就往前边书房里来。

原来这日曹伟如正来与龚监生商量娶妾赴任之事，欲邀龚监生同往任所。龚监生辞以“家务所绊，不能偕往”。正在商议，看见孙氏到来，曹伟如道：“好人儿，只顾自己松爽受用，全不管人着急，四五天不见个影儿，我如今起身不远，你到底寻的人怎么了？”孙氏笑道：“这番不用着急，包管你今朝一箭就上垛。只是你有了新的，就要忘记了旧的了。”龚临生笑道：“照你这说，有了人，连你也带了去罢！”孙氏瞅了一眼，笑道：“老嚼蛆，不要油嘴，且说正话。如今这个女子，是他寡居的晚娘要将他出脱，想赚一注大银子。这好的美貌是不必说，只是有些执性。如今骗他出来，只说是探望亲戚，并不敢提起卖他的话，恐他寻死觅活弄出事来。如今只要骗他上来，相中了，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立张卖身文契，叫他娘打个花押便两下撒开，却迟缓不得。那时节，只要你安顿得好，尽着你受用，只不要惹老尤的醋罐子甩出来就造化了。”曹伟如未及回答，龚监生接口道：“媒婆口，婊子嘴，说便说得好听，只怕你那两片皮翻腾鼓捣，不大老实，须见了面才信得过。”孙氏又瞅了他一眼，道：“呆花子，老娘的话不信还信谁的？”曹伟如笑道：“如今在哪里？”孙氏道：“他娘儿两个现在船中，如今只要先骗他女儿上来。他有个嫡亲娘舅，住在观音门外，叫做甚么金振玉，只说你这里与金家也是亲戚，才好骗他上来。须先与龚大娘说明缘由，管待着他。待你看中了，便须如此如此，将他灌醉，随即与他娘讲定身价。买倒割绝后，我与他娘开船去了，便是你家的人，怕他飞上天去？”龚监生道：“且看了人再作商量。”当时就往里边来，与他娘子说明缘故，吩咐巧儿到船上去请姑娘上来。

去了一回，巧儿转来说道：“他只催着要开船，不肯上来。”孙氏听了，便同巧儿一同再到船上，对雪姐说道：“这是你母舅家亲戚，做人最好，方才说起你，他家大娘子一定要会会，日后也好往来。况且天色尚早，会一会也

不多耽搁的。”郎氏道：“姨娘领了上去会一会，就下来开船。”孙氏道：“只怕还要请你上去哩！”郎氏道：“我是不好上去的。”孙氏说着话，就同巧儿扶了雪姐上坡。

进了后门，早有龚监生娘子接着道：“果然好一位姑娘，一定是有福气的。”一面就领进一座门来。雪姐看时，却是一个花园，里边花木扶疏，亭台幽静，打从一座小楼经过，微听得上面似有人言语，却打从楼后转出园来，又是一个院落，几间书室。再进了一重门，就是内室。当下龚娘子就让雪姐到上房明间内来。雪姐看见是个体面人家，也就放心。当时与龚大娘子见过了礼，丫头就送上茶来吃了。雪姐一心只想回家，也不暇问长问短，就要作辞起身。龚娘子道：“你金家母舅与我们这里是至好的亲家。今日姑娘是难得到来的，若空去了，明日见你母舅，一定要说我们的不是。”孙氏接口道：“况且天已过午，早间吃了饭，这回也肚饥了，就在这里吃了便饭起身也不迟。明日见了你母舅，面上也好看，若真正赶不及，姑娘就在这里住下，明日烦这里就近送你到母舅家也是。”一般说话时，龚娘子就吩咐丫头快些收拾便饭。雪姐看见如此相待，又听说是母舅的亲家，正好告诉他这遭风的情节，况腹内又饥，便道：“只是搅扰不当。”龚娘子道：“将来正要往来，姑娘莫怪简慢。”

叙话之间，雪姐正待将前后情节告诉出来，也是事不当败，却见巧儿进来对龚大娘子道：“相公请娘子说话。”龚娘子对孙氏道：“与我暂陪一陪，我去去就来。”说着就去了。这里孙氏陪着雪姐，说了些龚大娘子做人最要好、最亲热的闲话。不多一时，龚娘子进来。此时龚监生已将曹二府十分相中，便叫如何相待的情由说知了。只见巧儿来说道：“饭已待熟，恐姑娘们肚饥，先请吃起酒来罢！”龚娘子道：“也好，竟搬到这里来吃罢。”当下让雪姐坐了客位，孙氏对面，大娘子主位相陪。巧儿、仆妇端上酒菜来，大娘子道：“匆匆便饭，待慢莫怪。”雪姐道：“甚是搅扰，只恐船上久等不便。”大娘子道：“请他们不肯来，已另送饭到船上去了。”当下就亲递过一杯酒来。雪姐起身接过，也就回奉了一杯，然后坐下饮酒。凡是两边开口说话，都是孙氏接口支吾开了，只是殷勤劝酒。大娘子与孙氏也陪着饮了两杯。原来这酒叫做千日醉，到口香甜，入腹易醉。雪姐不知，只道是好意，又当不过两人再三相劝，已是饮了四五杯。大娘子嫌酒冷，随叫换上热酒来。当不过孙氏又强劝了两杯，便有些头重脚轻。大娘子见雪姐已醉，便道：“寡酒不好再劝。”叫丫头盛饭来吃。雪姐此时已觉支持不住，勉强吃不到几口饭就放下碗，连身子倒在椅上，早已动弹不得了。孙氏与大娘子丢个眼色，一同搀他进房里来。说道：“姑娘想是空心酒，容易醉，且在我床上略睡一睡就醒了。”当下将他搀在床上。雪姐已是昏沉沉的睡去了。

原来这孙氏与龚、曹两人预先定计，叫二人先藏在花园楼上，这楼四面都有纱窗，故领雪姐从楼下周转一遭，已被他二人看了个仔细。这曹伟如见雪姐果然美貌异常，满心欢喜，只不知要多少身价。因孙氏说是瞒着他卖身的，故不来冲破。及雪姐进去后，他两个也就从侧门转到前边书房去了。

却说这孙氏见雪姐睡倒，就急急往前书房来，对曹伟如说道：“看得如何？”曹伟如道：“人物去得，不知他娘要多少身价？”孙氏道：“他娘原要把她骗到苏州去卖与大财主，口里要想卖五百两银子哩！我再三劝他说：‘你往苏州去，人生路不熟，那个去处，且莫说房钱、饭钱、盘费是贵的，还有哪一种托空驾桥讹人局骗、扎火囤强占夺的人，见你是个外来寡妇，只怕连你拐骗了去还不知道哩！不如在这里，我与你寻一个好主儿出脱了，又省了盘费，岂不便宜？’如今事不宜迟，你既看中了，还他个数目，让我好去对他娘说，省得这女子醒来又多费一番口舌！”曹伟如已是心里爱极，又见他说得爽利，一口就还了二百五十两银子。孙氏摇头道：“这一半的数，难与他开口。”龚监生道：“据你说，该与他多少？”孙氏道：“至少得与他四百两银子才妥。”曹伟如道：“你想要在这里面分他一半的意思了？”孙氏道：“一分行货一分钱，这样一个出色的女子，到苏州去，遇着个心爱的大老官，怕不卖他千两银子？”曹伟如道：“不要浪嘴，银子是现成的，只要你说妥了，当时成交，我还要谢你个不亦乐乎！”

这孙氏笑着就往船里来，与江五夫妇说明：订定了二百五十两银子，若多做出来是我的媒钱。”江五道：“我们只得三百两，其余做出来的，都算你的谢礼也罢。”孙氏道：“我也不知费了多少口舌，才骗得他吃酒、吃饭，如今已醉倒了。趁此时成交了，大家就好撒开。只是你们得了三百两，太吃亏了我。”江五笑道：“我权做了你半日外甥，难道你还不便宜？”孙氏笑着，复回来与曹伟如道：“他娘执意要五百两，我再三讲到四百两上，是断不肯少的了。你若应允，可即兑起银子来，立刻同到船中去写契成交，一割两断岂不剪截？”曹伟如道：“恐怕他家还有人出来说话，又恐他妇道家过后懊悔起来便怎么？”孙氏啐了一声道：“他家并没有一个人，只有这个晚娘，同他素不相合，决意骗他出脱了，还要去另寻头路哩！成交后面也不敢再见的了，还有甚么懊悔？就是我也要离了他的眼睛。我再教你个法儿，这里断留他住不得，如今成交了，趁他未醒，窝他到你自已船里，且慢回去，可能他安插在个僻静处，不叫他见人，到你起程时带了他走岂不全美？免得他在这里醒来吃惊吃怪，连累龚娘子淘气。”这一席话说得曹伟如满心奇痒，笑道：“我的乖乖，看你不出，倒有这许多贼智。”孙氏笑道：“听了老娘，万无一失，你放快些，不要耽搁了！”曹伟如即唤跟来的老家人曹旺，道：“你速往自己银号内取

兑端正的银子四百两，另封二十两，即速取来应用。”老家人答应去了。——原来这龚、曹两家，相去不过二里多地，后门俱通水路，故可朝夕往来。凡有商谋，俱在龚家落脚。

当下曹伟如挽龚监生带了纸笔，同孙氏俱到船上来。这郎氏知是到来成交，假作愁泣之状，问道：“不知哪一位是曹老爷？”孙氏指道：“此位就是。如今话已讲明了，须要你立个卖女文契。”郎氏对曹伟如道：“妾身因孤贫难度，不得已将女儿出卖，虽不是亲生，也是我抚养了一场，只要老爷另眼相看，便是他造化了。我一个女流，又不识字，悉凭老爷怎样立个文契就是了。”龚监生道：“如此说，我与你代写一契，你亲手画了约也是一般。”郎氏应允。龚监生就问郎氏姓名，孙氏代答道：“他是许门张氏，六合县人，是个寡居，家中并无亲族。女儿是前娘生的，叫做“雪姐”，今年十五岁了。”龚监生听着，就顷刻写成了一张文契，念与郎氏听了一遍。郎氏道：“有累官人，写得甚好。”孙氏道：“他也是一位财主官人，不要你一个钱谢礼，你亲手画了花押就是了。”郎氏假作羞涩道：“我不会拿笔，一发请官人代画了罢！”龚监生道：“这却使不得，你只在名氏下画上一画，直上一直就是了。”郎氏只得依着画了个十字。孙氏是媒人，也在名氏下画了个十字，将契与曹伟如收了。恰好老家人已将银子取到，当面一封一封交付清白，共是八大封。曹伟如道：“这银子天平都是兑准足的，不消看得。格外二十两一封，是谢媒人的。”孙氏又对郎氏道：“这船驾掌难为他送你来，你也要谢他两数银子。今日天色尚早，我就送你回家去，省得你独自一个在船上不放心。”郎氏道：“多谢你费心，到家还要另谢你。”孙氏笑对曹伟如道：“这样成交连中人的酒水不曾费你老人家一文，也太便宜了。我方才听说的话须要趁早安顿，不要等他醒来，吃惊打怪，连累他大娘子淘气。”曹伟如点着头就与龚监生转身去了。

这孙氏便催江五开船，重到孙氏住处，把银子分了两大封与他。还与他送到家里。江五趁此，两个还叙了一叙旧，才转来与老婆载了这三百两银子回家。此事且按下不表。

却说曹伟如转身与龚监生商量道：“这女子醒来知他晚娘把他卖了，定然要哭吵起来，岂不带累嫂子淘气，多有不便，当如何计较？”这龚监生不慌不忙说出这个计较来。正是：

欲为惜玉怜香事，须避争风吃醋人。

不知雪姐如何中计？且听下回分解。

第八回许雪姐侥幸全弱质曹伟如得意逞豪华

却说这龚监生对曹伟如道：“那女子醒来时，吵闹却还是小事，万一你令

正晓得了，说这件事都是我挑唆你做的，吵到我这里来，到是一桩大费气的事。方才蜜罐所说的话甚是有理。不若趁他未醒，将他移往东庄上去安顿了。那去处且是僻静，叫那老管家婆媳妇，如此如此、鲜衣美食哄骗他，一个小女子有什么见识？待他到欢喜的时节，慢慢把真话与他说了，只要你温存婉款，晚间用些柔软功夫，一上手便停妥了。况你后日起程时，跟随人等有几号大船，将他安放在家人媳妇船上。到起岸时，也带在家人媳妇车上。在路上觑便时慢慢与令正婉曲说明，他见事已成就，在途路中也便不好发作。你不过在两下里受些委曲，也说不得了。若如今就带了他回家去，令正决有一场大吵闹，这女子也不即乐从，徒然费气。况上任吉期，吵吵闹闹，未免不雅。你道如何？”曹伟如道：“此着甚好。我这曹旺是最得力知心腹的，他儿子、媳妇都要跟我到任上去的。如今且叫曹旺将他送到东庄上去暂住两日。那里却无人搅扰，只有他婆媳并一个小孩居住着看守。待我起身的那日，着他儿媳同他从小船送到大船上来。如今断不可与贱内知道，且到路上看景生情，再作道理。”龚监生道：“这算计是极妥当的了。”当时就叫过老家人来吩咐了许多哄骗他的话。他自己的一只小坐船原在后门停泊，把被褥凉席安放停当。

此时雪姐正在龚娘子房里沉沉睡熟，龚监生吩咐家中仆妇丫头轻轻将他抱到船上，用被褥衬盖好了。老家人慢慢的开船，摇往东庄去了。曹伟如亦再三作谢，正要托故往东庄上来，却见家中一个小厮跑来，说奶奶立等说话。曹伟如不敢停留，只得作辞回家去了。

且说这雪姐一来是嫩花嫩蕊，二来是受怕耽惊，又兼昨日一夜未曾安睡，今朝被孙氏强灌了那几盅酒，以致醉得人事不知。原来这东庄相去不过三四里水路，不及一时，这船早摇到东庄门口。看雪姐时正昏睡不醒，那老人家先上来，与他老婆儿、媳妇备细说明白了，只怕主儿今晚还要到这里来过夜，因叫他婆媳两个先到书房将铺盖整理停当，然后同到船上，仍将雪姐轻轻抬了进来。这里面书房原是曹伟如往来居住的，每日打扫洁净，床帐被褥件件现成，遂将雪姐安放睡下。老家人叫先泡一壶浓茶，待他醒来好吃。这老婆子笑对他媳妇说道：“可惜这样一个花朵般的女儿，今夜怎了？”他媳妇道：“这也是他命犯所遭。”

却说雪姐一觉直睡到交二更时分才醒转来，尚是头旋目眩，睁眼看见房中点着灯火，自身睡在床上，一时又挣扎不起来。只见一个有年纪的妇人在灯下补缀，因问道：“这是哪里？我为何睡在此间？你是何人？”老婆子道：“姑娘且放心安睡，因你放在龚大娘子房里不便，故送你到这里来的。”当下他媳妇就送进一杯热茶来抚雪姐吃了。雪姐道：“我怎么竟醉得如此昏沉？真真误事不浅！”又问：“那孙妈妈在哪里？”老婆子随口答应道：“他早已睡去了

。”雪姐此时恍恍惚惚，如同做梦一般，心中还道：是在龚家？却又不见他家娘子并那丫头、仆妇。问了几次，他婆媳只是含糊答应，只推夜深了，请安睡，明日再说。劝他宽衣，只是不肯，仍复和衣睡下。老婆子与他放下帐子，叫声“安置”，同他媳妇拿了灯火出来，将门带上去了。

雪姐此际虽然疑疑惑惑，却看见都是些老实妇女相伴，并无男人形迹，心下少安。想道：我吃得几杯酒怎么就如此不省人事？难道又是吃馒头的样子？因思身上无事，又想他家是体面人家，谅无歹意。左思右想了一回，觉得头目眩晕，身子十分疲乏，便朦朦的又睡去了。直到次日早晨醒来，他媳妇早送进洗脸水并一付齐整的梳妆放在桌上。雪姐慌忙起来，一面梳洗，就问：“孙妈妈为何不来？那个船累他等了一夜，烦你们领我去辞了大娘就好开船。”只见那老婆子领个小孩子，笑着进来道：“姑娘不必性急，那孙妈子同你娘有要紧的事，一时等你不醒，他们昨日就开船去了，说这里是至亲，与自己家里一般，叫你暂住一日，明日他们就转来接你回去。他们去时还说，若等不来，请姑娘在这里住两日，就叫我们这里着人送你回家也是一般，叫你不要心焦。

”雪姐听说，吃一大惊，呆了半晌道：“我并没有什么娘同来，只有个船家嫂子送我回家。路上顺便搭了这个孙妈来，是船家的姨娘，说到这里来望亲戚，怎么他们竟去了？岂不奇怪！我今朝一定要回家的，岂肯住在这里？”那老婆子见雪姐的话语不对，知道是被人拐骗出来的，也就含糊答应道：“我说的是龚大娘，因姑娘睡着不好惊动，那孙妈有要紧事因先打发她走了，好留姑娘再住两日。如今他们已是去了，这里一时没有人送你，且宽心住两日。他们不来，我叫我老头儿送你回家也可，且不要心焦。”雪姐道：“你家大娘娘怎么也不见来？”老婆子道：“我家大娘娘这两日要起身，忙得紧，没功夫到这里来，只叫我们在这里伺候，你不见他去罢。”雪姐又问道：“你方才分明说什么‘同你娘有要紧事’这是怎么说？”老婆子道：“我说的正是龚大娘，他有要紧事顾不得来。那孙妈也有要紧事，只得先去了，并无别故。”这雪姐问来问去，总不得个明白。因看见只有他婆媳两个伺候，并无男人往来，想道：或者那孙妈子有要紧事，坐了他的船去了，转来再到这里送我回去也未可知。思想了一回，他媳妇又送进茶、点心来，少刻又是早饭，收拾得甚是清洁。

吃过了饭，老婆子领随四处观玩，见房屋甚是幽雅，也有花园亭榭、曲径迴廊，花木阴森，假山重叠，却并无人居住，心下展转狐疑：莫非这是他家别院？或者他大娘子懒得接待，或因内房不便故送我到这里来暂住，也是好意，不然为何如此十分好待？只是他家既有甚要事，何不即叫人送我回家，岂不两便？如今我已在外三日，父亲在家不知如何悬望？我干娘又不知死活如何？想到此处不由的心中发急，眼中落泪。他婆媳两个只是好言劝慰。

不觉一住三日，此时雪姐已将拜寿遭风情由头说出。她婆媳暗地哑舌，与他叫苦，方知是被人拐骗来的，一发不敢吐露实情，只是含糊到底。

这一日，雪姐一早起来，问他婆媳道：“那船既不来，你大娘又有事，你原说叫你老人家送我回去，如何只管捱着？我住在这里如坐针毡，一刻也是难过。今日一定要烦你老人家送我回去的。”说话间，只见一个老头儿进来道：“恭喜姑娘！今日叫我媳妇送你上大船上起身了。”雪姐只道是送他回家，又听说叫他媳妇送去，心中甚喜。原来这媳妇是曹旺的儿子曹义的老婆，是要同他汉子跟随主人上任去的，行李物件早已收拾搬上船了。看见他阿公来接，随请雪姐一同下船。

雪姐辞了老婆子，又托他上覆龚大娘子不及当面拜辞道谢，老婆子笑着答应了。他媳妇领了他儿子保儿，扶雪姐一同出门来，下了一只小船。老头儿把船摇出港汊到了大河，约有十余里光景，到了个大船边停住。老头儿叫他媳妇道：“你扶姑娘上了大船好走，这小船不大稳当。”说话时，那大船里也走出两个妇人来，一同搀扶着雪姐上了大船。到得船内，见有两三个妇人、丫鬟在内，还有两个五六岁的小孩子。雪姐对他媳妇道：“我回去何必要坐这样的大船？”那些妇女也都是老家人予先关会的，见雪姐上船来，都道：“果然好一位姑娘。”因说：“我们这船还有事情要往别处转一转，才得送你回家哩！”雪姐道：“呵呀！我是要立刻回家的，你们要往哪里去？如何随得你们？”媳妇们道：“不远，总是顺路，请姑娘放心！不过是一二日就好到家了。”雪姐再问时，总是含糊答应，一面送茶来吃了，就端出早饭来让雪姐在官舱自用。吃饭之间，船上鸣金开船，雪姐此时满腹疑心，却是身不由主。

原来这曹二府自买了雪姐，巴不得就要到东庄上来取乐一番。不料这尤氏知道他有娶妾之意，防范甚严，哪里肯放他在外边歇宿？又兼两三日内就要起程赴任，亲友送行饯别，忙不开交，因此倒保全了雪姐无事。这日起程共有数号坐船，好不热闹！码头上诸亲友送行祖饯的，纷纷不一，把曹二府灌得大醉才放开船。这家人媳妇的船直在后面尾着官船同走，雪姐毫不知觉。这曹二府的意中，原欲于路觑尤氏喜欢的时节取便把这件事说知，求他应允。不料尤氏如今要装出做夫人的身段来，一发厉颜厉色，呼大喝小。曹伟如哪里还敢开口？

这雪姐在船上被这班丫头、媳妇窝盘住了，也有推说风水不便的，也有说船大难行的，七张八嘴，只是奉承雪姐。雪姐亦无可如何。幸喜船上有了雪姐，这些家人小厮一个不许上船，都是些妇女作伴。雪姐昏昏闷闷不觉过了几日，每日只听鸣金开船，此时已疑到有几分不尴尬，欲待变脸发作，又想在这船中有何益处？且见他们个个殷勤伺候，及再四盘问，无非说不过迟早些总要送

姑娘回家的话。雪姐真是无可奈何，似此早捱过了十来日。

这日却到了台庄地方，便要弃船登陆。雇齐车辆轿马，各船上就要搬动行李。雪姐的船去官船不过一箭之遥，看见有人下船搬动物件，且见这些妇女们丢眉挤眼，雪姐十分忍耐不过，道：“你们这些人到底是甚么缘故哄骗我到这里来？说明白了，送我回去便罢，不然就同你们拼命也说不得了！”那些妇女都不作声，又恐雪姐吵嚷起来被官船上知道，甚是着急；又想到了这里要起船坐车，哪里再支吾得去？那曹义媳妇道：“姑娘且不必焦躁，待我们到晚来慢慢说与你听。”雪姐发急道：“有话便快些说来，何用到晚！”正是：

人情变幻真难测，祸福须臾那得知？

毕竟不知这媳妇说出甚么话来？且听下回分解。

第九回无情棒妒妇肆凶威送命缘娇姿瘞荒冢

却说雪姐当下逼着这媳妇要他说个明白，媳妇道：“这时人多忙乱，哪得功夫？多的日子过了，那在这半日！”雪姐再四问他，总是不说。只见众妇女忙忙乱乱收拾物件，几个人三番五次下船搬取上岸。雪姐看这光景，十分诧异，心如火发，哪里等得到晚？三催四促，要这媳妇说话。这曹义媳妇恐怕日里人多，说出缘由，吵嚷起来大为不便，却迟迟延延挨到了黄昏时候。端上晚酒来，雪姐着恼，用手一推，几乎把盘碗倾泼，因道：“谁耐烦吃酒！你快些说，端的是何缘故？”这媳妇一面陪笑斟酒劝着雪姐，口中欲说不能说，半吞不吐。雪姐喝道：“你快些说来，不然就先与你拼了这命！”这媳妇自忖这件事终不然瞒得过世，少不得明朝要知道的，不若与他明白了。他一个十五六岁的小女子，只要待得他好，有甚么不从？因不合将孙媒婆说与我家老爷做小夫人的话，一五一十告诉出来，又道：“我家老爷现任知府，此番上任去，你就是二夫人了。如今老爷身边还没有公子，倘若你日后生了公子，这凤冠霞帔怕不是你的？呼奴使婢，受用不尽，我们哪一个不是伺候你的？”这雪姐不听便罢，听了时，一句话也说不出，道：“原来如此！”气塞胸膛，一交跌翻在船舱里，半晌才还过气来，放声大哭。几番要跳入河心，被众妇女再四劝住。此时已是定更时分。

却说这官船上尤氏听得有女子哭声，便叫随身的丫头查问。这些丫头知道此事，都与他捏把冷汗。此时曹伟如却在亲友船上说话，听得哭声，十分着急。这尤氏看见这般情形，一发动疑，便叫那曹义过来问道：“这是哪里的女子啼哭？你快去查来。”曹义答道：“想是别家船上吵闹。”尤氏道：“胡说！这声音分明像我们船上，你快去与我查来，若有欺瞒，叫你这奴才先死！”这曹义吓得不敢作声，退出船头，要过船来报与主人知道，谁知曹伟如早已听见，吓得没了主意。有几个同上任的亲友也无法可处。又听得尤氏打发丫

头出来，叫曹义媳妇过船来说话。一霎时，满船碌乱起来。

少刻，曹义媳妇到来，尤氏便大声喝问道：“你船上甚么女子在哪里啼哭？快对我说！”这媳妇哪里敢隐瞒，只得将始末缘由从直说出。尤氏听了，登时把那一张搽脂抹粉的娇容变作夜叉模样，道：“罢了，罢了！这天杀的瞒我做得好事，你们竟敢通同作弊！”说着，把曹义媳妇脸上一个大巴掌几乎跌倒，道：“你这贱人！怎么不早告诉我？你汉子还敢说是别家船上吵闹，叫他明朝不要慌！”喝叫丫头、仆妇：“快去与我揪那小贱人过来！”曹伟如在隔船听见，只叫得苦。

这曹义媳妇挨了这一掌，见势头不好，转身就走出舱来，从小船渡过自家船上，见雪姐正在那里跌交打滚的哭。这媳妇上前扶起道：“不要哭了，累我吃了一掌好的。如今大奶奶叫你过船去说话哩！”这雪姐哪里理他？只是哭个不住。这些妇女都来劝道：“丑媳妇少不得要见公婆面，你去见了大奶奶，将你的苦楚细细告诉他一遍。我家老爷是怕奶奶的，或者大奶奶听了，竟肯送你回去也未可知。”雪姐听了这话才住了哭，想道：如今已落了他们的圈套，或者苦求得他送我回去也不可定，不然，挤着一死罢了！当时只得勉强拭泪，随着那媳妇从跳板上盘过官船上来，头发已是散乱了。到得官舱，灯下看那个妇人搽着一脸脂粉，坐在官舱当中好像夜叉罗刹一般。两边站着三四个蠢大丫头，手里都拿着棍棒。雪姐又不晓得这磕头的礼数，且鬃头散发，涕泪交流。未及开口，这尤氏却早看见是个齐整女子，心中一发大怒，便喝道：“我这上任的官船，谁许你在此撒泼？且问你与那杀才偷过几次了？”这雪姐不知头脑，便道：“都是你们局骗我来，还问我做甚么？”这尤氏听了大怒道：“这小贱人好生无礼！谁局骗你来？敢在我面前顶嘴！”喝令丫头们：“与我着实打这小贱人！”这几个蠢丫头是伺候惯的，吩咐叫打，不敢不从，便一齐上来，把雪姐揪翻，浑身乱打。这尤氏还怕打得不着实，自己夺了一根短棒，在雪姐身上打了有十几下。可怜这雪姐娇姿嫩质，怎当得起这无情毒棒？况且是气寒胸膛，早已不能动弹了。这尤氏看见不响动了方才住手，还咬着牙齿恨恨的叫丫头：“与我把那天杀的叫来！”

这曹伟如在隔船听见，哪里敢出口气儿？只好暗地跌脚替雪姐叫苦。后来听见打得不像样了，只得叫他内侄过船来解劝。他内侄过来，也遭尤氏大骂了一顿，道：“小畜生！连你也瞒得我幕不通风。”他内侄道：“其实连我也不知，今晚吵起来方才知。如今是姑爹的上任喜事，况且这里也是邻近境界，如此吵闹，邻船听见也不雅相。”又看这雪姐倒在舱中不动，便道：“倘或这女子死了，又是一桩不吉利的事。姑娘既不容他，明日打发他去了，也算行了一件好事，何必自己如此动气？气坏了身子倒了当不得。”尤氏听了这话

，方才叫丫头：“与我把这小贱人快拉出去！”这三四个丫头并曹义媳妇方敢来搀扶雪姐，见雪姐喉咙内哽哽咽咽了两声，吐出一口痰沫，才苏醒过来。尤氏道：“这小贱人倒会装死。”拿起棍子，还想要打他几下，幸被他内侄劝住。这三四个妇女早把雪姐扛出舱来，同曹义帮着抱落小船。送过原船上来，已是恹恹一息。将他睡下用被盖好，又冲了一碗姜汤来慢慢灌下，渐渐听得声息，喉咙内哽咽不已。妇女们又劝了一回，此时已是二更将尽，大家各自安歇，明日一早还要上车。当夜，这曹二府也不敢过船，就在这亲友船上歇了。尤氏被内侄再三相劝，方才安息。

却说这雪姐到了半夜浑身疼痛难禁，转侧不得。睁眼看时，只见一盏残灯半明半灭，妇女们都酣酣睡熟，邻舟亦悄寂无声，心中思想：父母生我，爱如珍宝，谁知我今日受此惨毒？我干娘也是为我被这奸贼子害死无疑，此种冤仇，何日得报？可怜父亲与外婆家哪里知道我遭此陷害，此时不知如何找寻？想到伤心，连哭也哭不出来。哽哽咽咽了一会，又想：这恶妇断不饶我，若不被他打死，必有他变。他费了一大宗银子，岂肯白白干休？倘要将我转卖到个不尴不尬的去处，或是将我配与下人，那时就求死不得了。不如趁早寻个自尽，倒不辱没了父母的身体。主意定了，不如投水的乾净！正欲转动，只听得曹义媳妇醒了，叫道：“姑娘你还没睡着么？可要茶水吃么？”雪姐道：“难为你挂心，我不要甚么汤水，只是浑身疼痛动弹不得，烦你扶我便一便才好。”这媳妇起来服侍雪姐便了，又与他浑身轻轻抚摩了一回。此时，也有两个媳妇醒来，大家唧唧啾啾的又劝解了一番，已是四更时候。再过一回，听得隔船渐渐有人说话，到得打过五更，大家都已醒来，只听曹义在隔船说道：“大家早些起来，梳洗梳洗，今日有一百二十里大路才到宿头，须要早些起身！”众妇女听说，就都起来，叫后面梢婆烧水，大家净面梳头、收拾被铺。惟雪姐不能动弹，亏曹义媳妇与他把头发挽好，衣裳原未曾脱，同一个媳妇轻轻抱他在一个褥子上卧下。

这里大家收拾停当，东方渐白，就有家人们来搬取铺盖上岸装车，人声嘈杂，乱了一回。原来曹二府与尤氏都坐的是四人大轿，家丁引马先发。这尤氏起身时，还吩咐叫把雪姐撇下，不许带去。又是他内侄解劝说：“到了衙门打发他未迟，如今已是打得半死的人，丢在这里如何使得！”尤氏虽然依允，还是恨恨未消。这里家人们车辆、牲口随后进发。雪姐亏这些媳妇们和褥子抱他在车后靠着，与他铺垫好了。曹义媳妇是主人暗着曹义吩咐，叫他一路小心服侍。可怜雪姐从未坐过这车辆，又兼天气炎热，一路上颠得头晕眼花，浑身痛不可忍。这一日只吃了两口粥汤。

到晚住了沂州地方，看了两座大客车。这晚曹伟如还不敢与尤氏见面，恐

怕他吵嚷起来失了官体。这雪姐是媳妇们抱他下车，进了店房睡下，上是呻吟不已，连话也没力气说了。曹义媳妇再三劝他，只吃了一碗稀粥。这曹二府暗令曹义买了一剂止痛活血的药，交与他媳妇煎好，用甜酒调和与他吃。这雪姐想道：这莫非是那恶妇害我的毒药，吃了倒好。竟侧起头来，一饮而尽。众妇女们又安慰了他一回，各人才睡。这雪姐吃下药去不见动静，想道：我又不想活了，吃这药做甚么？当夜，因曹义媳妇在房同睡，不得其便。

次日清晨，又起身前进。这日住了沂水县地方。哪知雪姐早已怀着自尽的念头？是晚到了店内，勉强吃了两杯酒、一碗稀饭。媳妇们都在跟前未睡：有的劝他道：“姑娘既到了这里也由不得自己的性儿。明日到了衙门，与大奶奶陪个小心，奉承得他喜欢，他也不好再难为你了。这叫做在他矮檐下，怎敢不低头？”有的道：“我家老爷做人是好的，只要他疼你，你就受些儿委屈气也罢了。”有的道：“总然到明朝大奶奶十分不肯容留，少不得老爷要寻个好处安顿你。你有这样人才，怕你不得好处哩！”曹义媳妇道：“明朝等他们劝得大奶奶依了，姑娘只要小心些，诸事顺从着他，他也不好难为你。但愿你与老爷生得一个公子，那时谁不奉承你？莫说穿不尽吃不尽的受用，这风冠霞帔还是你穿十八的了。”七张八咀，劝了个不已。雪姐强笑道：“难得你们好意，这般看顾我，日后当图报答。昨日我吃了药，今日身子觉得好些，你们大家连日幸苦，都请早些安歇了罢。”众妇女见他如此说，便都放心，各自安歇去了。

原来这客店上房却是里外两间，那曹义媳妇就在外间歇了，雪姐亦假作安睡。挨到三更时分，见桌上一点残灯，光小如豆，雪姐挨着疼痛轻轻起来，把灯剔了一剔，听众人时俱酣酣睡熟。他悲悲切切哽咽了一会，将一方乌绫首帕，把青丝包住，裤带、裙腰、衣衫钮扣一拴束停当。原来他进房时早已留心，看那住房屋梁亦不甚高，就解下身上一条丝绦，接了一条汗巾，轻轻端过一张木椅，挨着疼痛勉强挣上椅子，将绦儿丢过梁去，两头接好，打了一个牛膝箍儿，安放好了，呜呜咽咽叫声：“我的亲娘，孩儿来与你作伴儿了！”又叫声：“我的爹爹，孩儿今日长别你了！”又叫：“我的干娘，想你阴灵不远，仍好与你做一处了。”当下遂用手分开圈儿，将头套入，把身子往半边一侧，早离了木椅，两脚登空。可怜一个俊俏佳人，顷刻魂归地下。正是：

鬼即是人人即鬼，阴阳人鬼本无殊。

不知雪姐可能救得？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回戏娇姿众狂鬼欺孤怜弱质老封君认女

却说这曹义媳妇却紧贴雪姐外间安歇，终比别人留心。睡了一觉醒来，便叫道：“姑娘睡熟了么？”叫了两声不应，想是睡熟，不去惊动。又睡了一回

，已交五鼓时分，总不听得房里声响，往门缝里看时，里面灯已灭了，不放心，因起来披了衣服，套上鞋子，推开门摸进房来。口中轻轻叫着：“姑娘”，摸到他床上来，谁知黑暗中被木椅绊了一跌，爬起来却摸着雪姐的两只小脚儿悬空挂着，吓了一跳，喊叫起来，惊得两厢众妇女一齐都醒。只听得曹义媳妇口里乱叫：“不不不——好了！姑，姑姑——娘，娘吊死了！快，快拿灯来。”众媳妇听得姑娘吊死，都害怕，不敢起来。

里面曹义媳妇着急，磕磕蹦蹦摸到外间，摸着了门，连忙开了，口里乱喊：“你们快，快些拿，拿灯来！”那众妇人也有在床上帮着喊的，一片声响。那外边曹义等惊醒，听得内里吵嚷，急忙起来拿着灯火入内，问道：“你们吵甚么？”众妇女在两厢房，见曹义拿灯进来，才敢从被窝里伸出头来。只见他媳妇倚着门框儿在那里发抖，口里打达达儿道：“姑，姑娘，吊，吊死，了！”曹义听得着了急，连忙走进房去看时，见雪姐悬梁高吊，口里只叫得：“怎了！怎了！”忙叫他媳妇进来相帮解救。他媳妇只是抖，不敢进来。曹义着急，只得踏上椅子，拔出身边小刀，一手抱住雪姐，一手将绦子割断，双手抱将下来放在床上，将项上绦子解下，已是直挺挺的浑身冰冷，断气久矣！此时众妇女已走进来，乱穿衣服，慌做一团：也有害怕发抖的，也有怜他落泪的，也有咒骂尤氏的。

这回闹得隔壁官店内俱已知道。大家起来，听说已是不能救了。曹二府只是跌脚叹气，吩咐不许声张。那尤氏听得雪姐死了，甚是爽快，道：“死了一百个，只当五十双。买条芦席卷去埋了就是了！何必这般大惊小怪？”此时天将黎明，曹二府与众亲友商量，就叫曹义同店主人买了一口现成棺木，又与了店主人几两银子叫他扫除房屋，留下曹义叫他收拾盛殓，抬在北门外义冢地上择高阜处埋葬，事毕随后赶来。因留下十多两银子与曹义使用，又留下一付名帖，惟恐地方有生事之人，即往本县禀究。

这店主、街坊知他是个现任分府，且又得了他银子，落得做人情，谁来管他闲事？这曹二府已先自起程前进。这曹义就央了店主人家妇女到来与雪姐整理头发，穿着衣服。原来曹二府买了雪姐，就叫了几个裁缝与他连夜做了几件衣裙，到任时好穿，俱交与曹义媳妇，如今都将来与他穿在身上，就将他所有被褥装裹停当。这些来看的妇女们见雪姐面色如生，都说：“好一个齐整姑娘，可怜如此死了！”多有与他陪眼泪的。及装钉好了，曹义又买了些金银纸镞，雇人抬出北关外义冢地上，检了个高阜处，与一高冢相近，埋葬停妥。这曹义到做了个送丧之人，陪了许多眼泪。事毕已是晌午时分，随谢别了店主人等，飞马去赶前车。这事叙过不表。

却说那许俊卿自从打发林媪过江去接女儿，第二日却值殷勇回来看望他母

亲。又等到第三日，还不见回来，想必是金家留住，正想明日打发殷勇过江去接，到第四日却见金振玉一早到来谢寿，即说：“昨日甥女早饭也没吃，只吃了两个点心，执意要回来，连外婆也留他不住。因为我有事，不曾亲送他回来。”许俊卿吃惊道：“他何曾回来？我今朝正要叫勇儿去接，怎么说昨日就回来了？”金振玉失惊道：“他昨日一早同他干娘回来的，这却奇怪了！”因想道：昨日江上平风静浪谅无他虞，却是何缘故？”许俊卿着急道：“事出意外，不宜迟延，我与大舅快些吃了便饭，大家沿江分头去找寻，必定有个来踪去迹。”金振玉呆着想道：这沿江一带又无亲戚去处，总有相留之处，岂有不先寄个信息回来的？这事看来定然多凶少吉。许俊卿道：“我只有这个女儿，倘有不测，我这老命也休了！”金振玉道：“姊夫且免愁烦，但愿无事。我们吃了饭作速去找寻要紧。”

说话之间，殷勇却从外回来，与金振玉拜了揖，因说起这事，殷勇跌脚道：“舅舅不知，如今这长江里歹人甚多，倘有不测，如何是好？”许俊卿道：“他们只是两个空身妇女，难道青天白日怕强盗打却了他不成？”金振玉道：“殷嫂虽可保无事，只怕外甥女身上多有不利。”许俊卿听了，一发着急。当下大家同吃了早饭，即分路去找寻：殷勇当时却从上水一路找寻去了；这里郎舅，一往下水，一往沿江村落、码头去找寻不题。

且说这阴阳神鬼之道，人所共知。其中幻化莫测之事虽云罕见，亦何地无之？圣人不肯语怪语神，是惟恐世人相惑，然并不曾说个没有，故云：“鬼神之为德，其盛矣乎，又云：“敬鬼神而远之”，是明明说有鬼神，不可褻媚。如先贤邵康节祭祀不废冥资，程伊川坐卧不对塑像，他如丽娘再世、倩女还魂，田三叟活唐宫人于百年，郑婉娥配生夫妇于隔世：确鉴之事，不可枚举。昔人作无鬼论，却白日与鬼坐谈而不知，此乃拗癖迂儒，徒为鬼所笑耳！但鬼之一道，却有差别，不可概论。其中因忠义节烈而死者，化而为神；狂蛊横逆而死者，化而为厉；至抱屈含冤无辜而死者，往往显形著迹，不可胜数。至于罪恶深重，如忤逆不孝、谋反叛逆、十恶不赦之徒，其魂必为鬼拘神责。地狱之设，正为此辈。若寿数已尽、安然而死者，其魂魄无所拘束，飘飘荡荡犹如梦寐一般，故昔人有云：“黄泉若遇旧相识，只当飘流在异乡”，此言切实至理。凡为人在世，劝大众多结些良缘，多行些好事，切不可轻易与人为仇；不但生时见面为难，即死后遇着也是个皱眉之事。要晓得，这阴间阳世、人鬼相聚总是一般。

且说这雪姐不合理的于义冢，这所在原都是些无主孤魂，五方杂处，贤愚不等。这雪姐一点贞魂不散，随至其处，却见也是一个村庄一般有许多人家。那房屋也有草舍瓦房，参差不等；那男女也有老少强弱，往来不一。看见雪姐到

来，俱各欢喜，聚集拢来，动问来历。内中有那善良男妇，为之感叹；却就有几个狂且不端之徒，看见雪姐生得美貌，又且是异乡孤弱，以为可欺，遂把言语勾挑、戏谑。雪姐见此光景，忍气吞声，闭门不理。谁知夜间这班恶少敲门打户，也有秽言褻语的，也有恃强逞横的，竟无宁息。雪姐杜门忍气，想道：“我直如此命苦，生前遭此惨毒，尚作完人，死后又遭此辈欺凌，如何防御？闻得阴司有阎罗管辖，难道这里竟无冥官职掌，听凭这些凶徒欺凌良懦？”正在恐惧之际，忽闻喔喔鸡声，此辈才纷纷散去。

这日正在愁苦，忽见一位仪容端丽的娘子到来，雪姐甚喜，即请上坐，就下拜，动问姓氏住居。那娘子笑而不答。雪姐又将自身孤苦，被这些恶少欺凌的事泣涕告诉。这娘子道：“你且放心，这紧间壁有一刘封君是个诚厚长者，系众所钦敬之人。前日他往慈云庵听点石禅石讲经，不日就回。待他回来，你可投他告诉，自然保你安居清静。况你阳寿未终，皆因你前世与那尤氏有夙冤相报，故遭此惨亡。那曹二府前生有欠江七、江五等之债未还，故今生受其局骗。今填还此报，冤结已解。那江七将你干娘谋害，到头自有报应。日后你父女相逢，福禄未艾。但得终身持诵大悲神咒，便永无灾厄相侵。”雪姐听言，知是菩萨降临，即跪求教诵。这娘子即口授数遍，雪姐已是了然，遂拜倒在地道：“不知娘娘是何仙圣？弟子情愿常侍左右，以领慈训。”娘子微笑道：“我住居甚远，你安得相从？将来你与我女儿同堂共室，便知端的。”因向袖中取出一粒丸丹道：“这是我在南海求来的。”令雪姐吞下道：“此可去你周身痛苦，又可保你房舍不坏。”说毕飘然而去。

雪姐正欲挽留，只见一道金光，倏然不见，心下又惊又喜：感得菩萨降临，指点我的言语一一记得，但不知这刘封君却是何人？说他不日就回，谅有下落。且吞丹之后这周身痛苦忽然而愈，因望空拜谢。从此一意虔诚记诵大悲神咒，便觉暗室生光。以前那几个恶少，远远看见，似有畏惧之状。雪姐心下甚喜。到夜分时，有那邻近妇女来邀他同去观看道场，享受些馨香斋供，雪姐口中不住持诵神咒，这些同行妇女都觉幽暗之中忽生光彩，因问：“雪姑娘所诵是何经典，有些灵骗？”雪姐道：“此是观音菩萨大悲神咒，虔诚叩诵，永无灾厄。”众妇女都要拜求传授。雪姐道：“这是大善功德。你们若能虔诚拜诵便可出此幽途，超生善果。”因向众妇女逐句教道，众妇女欢喜无量。自此雪姐却为众所钦敬，且不时受她们的供养，却也欢喜。

这一日正与众妇女一处持诵，忽见众人向西指道：“刘公公回来了。”雪姐抬头一看，见一位老者须发苍白、高巾阔眼，曳杖而来。到得跟前，看见雪姐便问道：“这位可是许家雪姑娘么？”雪姐见问倒吃了一惊，应道：“正是。不敢启问公公可是刘老封君么？”老者笑道：“我与你正是紧邻，且请到寓

中叙话。”雪姐就跟着老者回来，却就在自己隔壁几间房屋，虽不宏壮，却也洁净。家中原有一个老仆伺候。进到中堂，雪姐就下拜道：“幸得依傍公公，望乞垂慈覆庇，庶不致为匪人欺侮。”说着流下泪来。老者连忙扶起，道：“我昨日在慈云庵中遇一仙姥，说起小姐始末，都已尽知；并说老夫流寓无几，不日有三小儿到来搬取回里，小姐亦可再生，一同回到寒家；说你与他甥儿有婚姻之好，直待到辛壬相交，才了你终身大事。这是仙姆之言，日后必有下落。目前嘱我看顾，但你是一个孤子女子，恐往来多有不便。”雪姐道：“公公若不嫌异乡孤弱，情愿拜为义父，朝夕侍奉。”刘公公大喜道：“如此甚好！”雪姐就请刘公端坐，从复恭恭敬敬拜了八拜，刘公公受了四礼，从此即以父女相称。雪姐亦将前日遇一仙姥到来指示的话说了一遍。刘公道：“如此说，我在慈云庵遇见的就是这位仙姥了。我与汝同回之期不远，且宜静待。”

原来阴间与阳世一般亦可雇觅仆婢伺候。当时刘公吩咐老仆，雇一使女服侍小姐。这刘公只有三子，并无女儿，今得雪姐为女，亲爱过于所生。雪姐亦尽心孝敬，甚是相安；只是时时想念生身之父与他干娘，暗自悲泣。因记仙姆之言说与父亲有重逢之日，又与他外甥有姻缘之分，正不知在于何时？谅仙圣之言决无虚谬，想到此处，又不自觉暗自欢喜。刘公又常与他说及自己家世并寄寓此间的原委，因此雪姐尽知刘公家中一切备细。无事之时便焚香诵咒，以消晨夕。这邻近人家男妇知刘公认义雪姐做了女儿，都来道喜称贺，免不得也要设杯酬答，总与人世一般，这都不在话下。

原来这刘公名芳，字德远，祖贯江西吉安府吉水县人氏，年已望六。妻子叶氏，同庚，贤德，生有三子。只因这年同他次子的丈人陆公合伙前往山东贩卖茧绸，不想到了沂水地方染患时疫而卒。陆公与他备办衣衾棺木，原欲搬移回里，只因那年江浙一带倭寇作乱，道路难行，因此只得将棺木暂瘞于北门义冢，插留标木为记，又恐有人损坏，复于棺上留一砖块，上勒“吉水刘公之柩”，以便识认。原俟置货回里通知刘家，再同来搬柩。不料其时倭寇猖獗，江浙一带道路梗塞、商旅不通，直挨至次年春间方得回里，随往报知刘家，将所置货物，除去棺衾等费，开单照股分晰明白。——原来这刘公未出门之先一年，长子刘云，字宇章，已领乡荐。次年进京会试又中了第三十六名进士，分发吏部学习观政，到八月内选授了山西平阳府曲沃县知县。正逢圣上诞生皇子覃恩，凡内外大小文武官员俱得申请封诰。刘云因在京为父母援请了诰命，一面差人责送诰命回家报信，一面即由京领凭赴任。原欲到任后再着人搬接家眷，哪知刘公已歿？虽不能受享于生前，亦得荣被于泉壤，以此地下俱称他为刘老封君。次子刘霖字润苍，是个诚谨之人，只经营生理、照料家务；三子刘电

字汉昭，年方十九，生得堂堂一表，胆勇过人，慷慨仗义，即于是年入了武学，轮枪击剑，技艺绝伦：俱在家奉母；惟刘电尚未婚娶。谁知到得次年二月间陆公回家报此凶信，刘孺人与两子伤心悲恸。挂孝招魂，是不必说。一面专差前往山西送信，一面到本县报明丁艰，请详移咨晋省。

这刘电急欲往搬父柩，随与二兄相商措置盘费，仍邀陆公同往山东。不料陆公因途路辛苦，又为倭寇作乱受了惊恐，回家得病，日重一日，至五月中身故，以致耽延时日。刘电前已问明陆公，知道瘞棺处所，外有标木，内有泐砖记认，遂不避炎暑，拜辞老母、兄嫂，单身雇船由水路顺流而下，前往山东进发。

不止一日，过了鄱阳湖，出湖口，走长江。这日行船到了一个临江大村镇，正待上岸买些食物，只见那市梢头沙滩上有许多人围绕在那里，又听得哭声如雷。刘电即叫停舟，上岸看时，只见众人围着一个年老妇人尸首，内有一人号啕痛哭。刘电近前看时，见这人生得七尺以上身材，二十上下年纪，熊腰虎背，燕颌豹头，一貌堂堂。虽然布草衣冠，却是鸡鹤立。刘电详看此人，知是个豪杰，又见他哭得伤恸，遂上前拱手相问。正是：

天涯一面成知己，岂是悠悠行路心？

不知刘生所见这人端的是谁？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一回遇萍踪英雄双结义报凶信郎舅两伤心

却说当日刘电见那恸哭的大汉状貌非常，遂分开众人，问道：“老兄尊姓大名？这死者却是何人，如此悲恸？”那人见问，住了哭，看见刘电气宇轩昂、丰神雄伟，便叉手答道：“在下姓殷名勇，家住荻浦。这是我老母，数日前同小妹渡江探亲未回，及至从亲戚家回来，竟不知去向，因此分头寻找，不意遭此惨变。如今小妹尚无下落，谅来必无生理！”一边说着，又大哭起来。刘电道：“可伤！可伤！这也是大数难逃。如今幸得寻着令堂尊尸，急须买棺盛殓，免得暴露；然后再去找寻令妹下落。”殷勇道：“正是。只因去家尚远，所带盘费不多，只好权为掩盖，到家备办棺衾前来盛殓。苦不能分身看守。”说毕，流泪不已。刘电道：“且免伤悲，此事容易商量，且同到小舟少叙。”因挽了殷勇的手同下船来。

殷勇便问：“客长尊姓大名？家乡何处？今欲何往？”刘电道：“小弟姓刘名电，字汉昭，祖籍江西吉水人氏。亦与老兄同病相怜，只因上年老父往山东贸易，病故在沂水地方，今特前往搬取灵柩，所带盘费虽不多，尚可少为分赠，以助棺木之费。老兄幸勿嫌褻。”殷勇道：“且住，在下虽在穷途遭此惨变，去家不远，尚可竭力措办，即不能分身看守母尸，尚可雇人自代。客长千里往返，正须多带盘费以备不敷，岂可分赠与我？断不敢领。”刘电道：“弟

自有处，老兄不必为我过虑。”因向包裹里取出白金十五两递与殷勇，道：“因在客途，不过少为相助，幸勿见怪。”殷勇见他慷慨仗义出于至诚，料他是个少年豪杰，不是寻常之辈，因不好推却，便接受道：“萍水相逢，极承高谊，当图后报。今为老母之事，敢不拜谢？”就倒身叩拜。刘电即搀住道：“些微小事，何足挂齿？我看老兄堂堂一表，凛凛一躯，必非风尘久困之辈。不知现今作何事也？”殷勇道：“在下孤穷一身，依傍叔父在京口西门桥做些小本经营，不过为糊口之计。倘日后少有生机，定当图报大德！”刘电道：“小事不劳在意。只是这小本经营岂是吾兄安身之计？”现今江浙两省制寇，为倭寇时常出没海滨肆行屠毒，沿海州郡多被劫掠，已经奏闻，请招募勇壮以备倭患。现今奉旨准行。老兄何不前往投充，借此以图上进之阶？”殷勇道：“在下久有此意，只因老母在堂，不敢远离。如今遭此变故，孑然一身，归去即当禀明叔父前往投充。”刘电执着殷勇的手道：“此正壮士立功之秋，不可错过机会。弟今日欲与老兄结为异姓弟兄，日后甘苦相共，不知老兄意下如何？”殷勇道：“在下寒微，怎敢相扳？”刘电道：“我辈结交，岂肯落世情俗套？一言为定，生死不移，何必谦让！”殷勇道：“既蒙不弃，即当从命。”刘电大喜，各叙年庚，刘电却长殷勇三月，合当为兄。两人就在船中对天八拜，各矢丹诚：“倘若负心，有如此日！”拜毕起来，殷勇复与刘电拜了四拜。刘电受了两拜，当下即以兄弟相称，便道：“贤弟，此时天色尚未晌午，可作速上岸备办棺衾之事，倘有不敷，兄当一力完备。”因取一条单被，令殷勇将老母尸首盖住〔道〕：“愚兄在此看守，今日且不开船，与吾弟相聚一宵，明日早行。”殷勇应诺，即上岸到镇市上来。

原来此地是个临江大镇，水陆码头，各色货物俱备。殷勇就尽其所有，买了一口漆端正的现成棺木并棉布、衣裙、被褥、首帕等件，又买了一付三牲等物到来，交与船家整治，又赁了些芦蓆、杪杆，雇人搭了个小小棚厂以以蔽天日。这些岸上人家都知此事，见这过客如此仗义，也都前来相帮动作。不一时，将棚厂搭就，把棺木抬入其中。殷勇即将母尸抱放棺盖之上，又雇了两个老婆子来，将母尸湿衣尽行更换，整理头发将首帕包好，先将棺内铺垫完好，自将母尸抱入，止不住又放声大哭了一场，然后盖棺钉好。

这沿江里许却有一座古圆觉寺，旁边空地甚多。这岸边居住的人都道：“这寺傍空地多有棺木寄放。我们同去对住持说声，就好在那里拣个高阜些的所在寄放，日后好来搬取。”殷勇道：“多承列位指教。”因即同众人来向住持说明，随即将棺木抬往，拣了一块高阜之地，下面用砖搁起，然后把棺木安放稳当。回到船上取了三牲酒饭并金银纸锭，到棺前祭奠，又不禁大哭一场。刘电亦同往拜奠毕，焚化了冥镪，然后拜谢了众人，即将三牲送与众人拿去

。一同归舟，已是傍晚时分。

刘电已先叫船家买了些酒肴在船，对殷勇道：“今日本不当劝吾弟饮酒食肉，但大丈夫处世须知反经从权，保重此身，以为日后大用。倘有进步自可光及九泉，不必拘此小节。今日我弟兄幸聚，且共饮此杯少解愁苦。”原来这日殷勇竟不曾吃得午饭，此时事毕方觉腹中饥饿，便道：“兄长之情，生死感激。”当下两人对饮，各诉心胸，十分敬爱，直谈到半夜后才各就寝，俱和衣而睡。殷勇因说起：“这江中近日多有歹人出没，且闻有沿江盗贼之徒暗通倭线，以此来往客商甚是耽险。兄长本领固然不惧，还须小心提防才是。”刘电口中答应，已觉酒多，便渐渐睡熟。这殷勇因常在江湖上行走，诸事留心，翻来复去，竟不敢睡着。看看挨至东方渐白，正值顺风，船家起来，即欲开船。此时刘电已醒，起来对殷勇道：“愚兄所言之事，贤弟急须进步，不可失此机会。倘有好音，务寄一信与我，以免天涯悬念。”因各说明住居。殷勇又嘱咐道：“哥哥此去，孤身作客，于路千万留心保重！我计算哥哥往返程途，不过两月，便可搬取伯父灵柩。回来必由水路，弟至期当在仪真口专候哥哥。”刘电道：“兄弟不必，你只去干你的正务，倘有意料不及之事，可到吉水来相就。不必全此小信有误大事。”因又取了十来两银子与殷勇道：“此可与老母暂作一砖椁，以免风雨之侵。”殷勇含泪拜受。当下两人洒泪而别。

且不说刘电挂帆前进，却说殷勇立在沙滩上，直到望不见刘电的船只方才转步。心中自想：我何幸结识得这个英雄兄长，也不枉为人在世，从此当努力自图以报知己。当日就在镇上买了砖瓦石灰，雇匠人做了一个砖屋。又过了一天，次日星飞回来，渡过对江，到荻浦报与许公得知。——原来这许俊卿自从那日三人分头找寻，只不知殷勇去向。他郎舅两人一连寻了数日，并无一些影响，无可如何。这许俊卿回到家中，孤单独自，连学也不教了，只是哭不住声，几欲自寻死路。亏得紧邻周老人再三相劝道：“这事凶吉未定，还须往各处贴招字寻访，自有下落。若你先自轻生，日后寻了姑娘回来，岂不大误？”许俊卿听了，才息了此念。这金振玉亦恐姊夫独居怨苦，生出别的事来，因母子相商，将许俊卿接到家中同住。这金婆婆想他外孙女儿，亦昼夜啼哭不止。却不知殷勇已寻着他母亲尸首的缘故。

这日殷勇急忙赶回荻浦来报信，却见家中大门锁着，即问邻居，方知往金家去了，因即渡江往金家来报信。这日郎舅二人正在纳闷，忽见殷勇回来，便问：“可有消息？”殷勇便将在某处寻着母尸，又怎的遇着刘兄助棺权厝的事，从头说了一遍：“……只不知妹子下落，看来定是凶多少吉了。”许俊卿听说，便捶胸大哭道：“这倒是我父女带累你母亲遭此惨亡了！”金振玉也懊恨不已，里边婆媳俱各悲伤。殷勇道：“大家且不必啼哭，我想妹子未必便死。

”许公道：“这是何故？”殷勇道：“如今只寻着我母亲的尸首，不见妹子踪迹，看来必是被歹人拐骗，将我母亲谋害。这事须在沿江两县递一报呈，求官出差踩缉。总然不济，倘日后事发也有一个底案，可以报仇。”许公道：“你这话说得极是。”当下就做了两张报呈，即叫殷勇往六合、上元两县投递，却都准了状词出差严缉，才回来说与他郎舅二人知道。

当时许公对殷勇说道：“不料你母亲遭此惨变，我女儿又无踪迹，我已是孤苦一身，只有你自小相随，就如亲人一般。不可因你母亲不在了，就不来看觑我。”殷勇见说，甚是伤感，道：“说哪里话？我自小赖你老人家抚养成人，就如父母一般，自当终身奉养，岂敢负心？”金振玉就接口道：“我看你人材胆气，必当发达，何不今日竟拜认了父子，也不断了数十年的恩义。”许公道：“我已是孤穷一老，虽久有此意，只恐他不肯。”殷勇便道：“我只恐你老人家嫌我粗卤，若如此说，情愿拜在膝下。”许公道：“但只是你父母只生你一人，并无兄弟。你的叔父也只得一子，又难过继。如今你既肯认我为父，得慰我日前晚景，也就好了，却不必改姓，使你父母泉下不安。”殷勇应诺，当下就请许公上坐，口称父亲，四双八拜。许公却立受了。十分欣慰。这时金婆婆俱在面前，殷勇一一拜过，即改口以外婆、甥舅相称，尽皆欢喜。金婆婆对许俊卿道：“你承继了这个儿子，老来也有了靠傍，日后还要享他的厚福哩！”当下殷勇又说起刘电劝他从戎的话，明日即要禀辞前往。许公道：“你有此人材、胆量，岂可埋没？将来若博得一官半职，也与先人急气，不枉了今日一番父子之情。”当日金振玉就收拾了一桌酒席，一来是贺他父子之喜，二来就当与殷勇饯行。此日大家都把愁肠暂放，父子甥舅同席叙话了半夜才睡。

次日，殷勇即拜辞了父亲、母舅，又进内拜辞了金婆婆媳。他郎舅二人早已设凑了十数两银子，与他为衣装之用，当时同送他到江边，搭船往京口去了。这边两县准了状词，出差严缉，反赔了些差钱酒饭，究竟没有下落，却成了一宗疑案。

这许俊卿住在金家不及两月，却值金振玉的堂叔金必显选授了江西南安府大庾县知县，家中只有一个十来岁的公子，要去赴任一切无人料理，特来接侄子一家中往，并请许姑爷到任所教儿子读书兼理书扎等件。他郎舅二人因失女之后合家愁闷，求签问卜，四路寻访，终无影响，已无计可施。今见叔父来接，郎舅相商，不若趁此机会，一来好沿途寻访女儿消息，二来免得在家纳闷，因此大家备办起程。金振玉将家事托与他内侄朱英管理。许俊卿亦将自己房屋托与紧邻周老人居住管理，将可带之物收拾带去，其余粗家夯伙，一概留下。两家相随金必显择日起程，赴大庾县上任去了。

且说刘电自与殷勇别后，一路无话，兼程赶赴沂水县来。这时正值七月中元时候，于路见家家祭扫，不禁触目伤心，垂泪不已。当日就在北关旅店住下，即与店主人说知搬柩情由，烦他预觅了几个村汉，各备锹锄，到明日往义冢处起柩。正是：

旅夜悲伤难入梦，异乡飘泊为何人！

不知明日如何启棺？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二回金兰谊拜两姓先莹儿女情托三桩后事

且不说刘电这边雇觅人夫起柩之事，且说岑公子与母亲安居蒋宅甚是相得。不觉寒暑又更，其时却值七月中元。沂水风俗，到此时家家都要扫松祭祀。岑夫人因与蒋君说知，要往祖莹祭扫。蒋士奇道：“大姊不说，我已早为预备。况我两家坟莹相去不远，明日中元之节，已吩咐备办两付祭礼，便可一同前往。”岑夫人又梯已备了两付祭礼，香烛冥资，俱预为齐备。

先一日，蒋士奇即着家人前往打扫祠堂庄院。到十五日早晨，大家吃过了早饭。蒋老夫人与岑夫人同坐了一辆车子，带着仆妇。蒋大娘子与小相公、苏小姐坐一辆车子，带着丫头。蒋士奇与岑公子俱骑牲口随车而行。原来两家坟莹相去不远，离村不过十余里之遥，顺路先到了何氏坟莹。岑夫人们下了车子，认得是自己的祖坟，因对蒋君道：“怎不先到佳塋上去？”蒋士奇道：“这是顺路，总是一般。”岑夫人叫公子将自备祭礼摆上，蒋士奇道：“我已备了两付祭礼。既然如此，竟各用一付，彼此都尽了心了。”岑夫人道：“是。”蒋士奇遂指着这何生的新冢道：“这里我已着人添过几回土了。”岑夫人止不住流泪道谢，因将祭品列在当中祭台石上，点起香烛。岑公子随着母亲先拜禀过了，蒋老夫人要来行礼，岑夫人再三搀住，只行了个常礼。蒋士奇夫妇先后展拜，岑夫人母子俱在旁边回拜。然后，小相公表姊弟一同拜毕，焚化纸钱。岑夫人大哭了一场，随将祭过桌席收拾，先抬往庄院里去整治。大家一同上车，又往蒋氏坟莹里来，一般祭奠，话休絮烦。

祭毕，一同步行往庄院里来。却离坟莹不远，就是一座祠堂，旁边便是庄院。四周都是蒋家的田地，每到收割庄稼之时，蒋士奇就在庄院内居住照料。这庄院里客厅、书房、内室、花园，俱收拾得甚是幽雅。床帐、厨灶等，无不齐备。当时大家进了庄院，处处游玩。蒋士奇吩咐厨下整理两席。里边，蒋老夫人婆媳、苏小姐，陪岑夫人一席；外边，蒋士奇父子与岑公子一席。又留下一整席作回盘祭祀，其余散与家人、佃户同用。及上下用过午饭收拾完毕，日色渐已过西。此时七月中旬，虽已立秋，尚在伏内。这日天气十分炎热，且喜庄院四围俱有桑榆槐柳，清荫交加。蒋士奇就要在庄院内住下，因吩咐整理车辆送了内眷们、小相公回家，自己留岑公子同在庄院住下。

当时吩咐家人烧汤洗澡后，看日色已将西坠。两人又在花园中饮了一大壶凉酒，出到庄前，四围闲玩。但见苍烟暮霭，鸦雀投林，牧唱樵歌，相和归去。散步之间，东方早已涌出一轮皓月，此时微风习习，暑气全消。蒋士奇与岑公子一边闲话，信步而行，看见前面不远有一座极茂盛的松林，就缓步到来，不觉已走了三四里路。到得林间，就依松靠石坐定。蒋士奇已微有醉意，便觉胸中有一段英雄之气勃不可遏，因对岑公子道：“大丈夫处世，也须要轰轰烈烈做一场事业，庶不虚此一生。若依靠了先人遗下的这几亩田园老死牖下，岂不是与草木同朽。我虽然中了这个武举，年已望四，况如今重文轻武，那九边将帅不知费了多少汗血辛勤，当不得一毫闪失便为那科道言官交章论劾，把从前功业一笔都勾，还要回籍听勘，若朝内无援，便至身家不保。因此，我不思进步，又兼母老子幼，量也干不出什么事业，但不甘作此田舍翁终身耳！贤侄经济学问，将来定要做一番惊天动地之事，不但与先人争气，在我辈亦有荣施。日后得志，不可遐弃了故人。”岑秀道：“老叔何出此言？小侄母子若无老叔大人垂庇便要流离道路，莫说小侄母子铭感五中，即两家先人亦感激于地下。只恐小侄菲劣陋质，不能仰副老叔的期望；倘邀福庇，得有寸进，生死不敢有忘大德。如今老叔正在强壮之年，叔祖母精神矍铄，小兄弟气宇不凡，老叔正可努力前程，岂可作此退闲之想？后年正是会试之期，老叔当图进取，小侄至期当专听佳捷。”蒋士奇道：“贤侄不知，如今分宜父子当国，又兼有鄢、赵辈为爪牙，是非颠倒，曲直不分，夏、曾、杨、沈之流，徒溅碧血，真堪发竖！必得一盖世伟人方能扫除奸佞，整顿朝纲，与普天下忠良吐此一口怨气！”岑秀道：“物极则反，将来自然有肩当大任的人出来补天浴日。不过在迟早间耳！”

两人说话之间，那一轮明月已飞上碧霄，照得大地如银，流光若水。二人又谈论了半晌，只觉得身体有些困倦。朦胧恍惚间，见一老苍头从树林中出来上前道：“家主请两位爷叙话。”蒋士奇道：“你家主是谁？住在何处？”老苍头道：“就在前面不远，有要紧事相商，特着老奴奉邀，即请挪步。”蒋士奇亦不复问，就与岑公子不知不觉随着这老苍头信步而往。约莫行了有一二里之遥，看见前面是一个大村落，树林中微微有几点灯光射出。进得村来，四下俱有房屋，茅檐草舍尽多。那苍头引着二人转了两个弯儿，到了一座庄门，见门外立着一个老者，须发苍白，幅巾道袍，手执着一根竹杖，生得面目清奇。见蒋、岑二人到来，遂迎上前道：“僻居蜗处有屈高贤降临，真是春生幽谷。”一面说话，就拱揖二人进门。到得草堂，见高烧银烛。施礼坐下，蒋士奇便问：“老丈尊姓高名？住居咫尺，竟有失瞻拜。”老者道：“老夫姓刘名芳，字德远，原籍江西吉水县人氏。侨寓此地已有年余。今值此良夜，知二位颇

饶清兴，且抱负不凡，鄙人闻之，实深钦仰。老夫曾遇异人，少知玄理，知二位皆梁栋之材，必为廊庙之用。老夫幽独之质，不揣冒昧，敢预托葭莩之好，将来佇着高贤作苍生霖雨，则老朽亦叨光被多多矣！”蒋士奇拱手道：“末辈不过蓬茅下士，幸忝微名，安望腾达？承老丈过誉，实切惶愧！”老者道：“不然，迩年东南半壁遭倭寇蹂躏，人民受其涂毒。将来正待高贤为东南屏障，尊安百万生灵，幸努力前进，勿生退步，老夫当拭目待之。”叔侄二人连称不敢。蒋士奇因问：“老丈侨居此地，不知府上还有何人？”刘公道：“家中尚有老妻。长子刘云，忝登两榜，除授晋省曲沃县令。次子刘霖，拙守家园。三子刘电，弱冠未婚，颇具胆略。明日见时，尚冀青睐。将来俱在二位高贤樾荫之下，念老朽预期拜托，幸勿遐弃。因明日三小儿到来搬取老夫旋里，南北迢遥，相逢难再，今屈高贤降临，尚有三事奉托，未知肯府诺否？”叔侄二人齐声答应道：“承老丈不弃，凡有见教，敢不竭力奉命？”刘公欠身道：“固知高贤千金一诺，与寻常行路之心不啻霄壤。”因拱手道：“老朽寄寓此间，曾螟蛉一女，并将及笄，才德工容，颇称全备。明日小儿前来搬取老夫，此女亦当同返。但道途差别，不得不预托高贤以释疑惑。”因目视岑公子对蒋公道：“百年之好，固已前定，但刻下未敢便言。因将来尚有他待，小女亦不宜顶占此筹，有妨亲疏之道，尚须待字数年，到姻缘会合之时，还祈台驾作一月老，不但成百年之好，且成一千秋佳话也。再如台驾有一令表侄女年亦及笄，与老夫第三子当有夙缘，幸祈勿弃，结此朱陈，则老朽与台翁又成至戚，更沐荣施。再者，小儿到此尚在迷途，务恳二位同相指示，庶不使他茫然无措。小女本当明日相见，将来总成姻眷，不妨先叫出来拜识尊颜。”当下吩咐使女：“请小姐出来！”

不一时，只见里面两个使女拥着一位未及笄的女郎蹁跹而出。蒋士奇立起身来看时，果然好一位小姐，美丽轻盈，容光四射，因说道：“不敢起动，只以常礼相见。”这岑公子却在蒋公后面定睛观看，真是一个绝色佳人，见他轻移莲步走到下边。刘公道：“且遵命，只行常礼。”那女郎便望上深深福了四福，蒋公叔侄还了礼，便请尊便。那女郎复向岑公子回眸一视，微哂而入。此时蒋士奇与岑秀恍恍惚惚，虽听了刘公这一片言语，究竟茫然无着，因道：“老丈之言自当从命，但恐有不到之处，幸勿见罪。”刘公道：“适才都是老朽肺腑之言，且事有定缘，明日即见。只望台翁重此然诺，勿虚老朽今夕之言！”当下又叫老苍头移开桌席，摆出果饵数盘、清酒一壶。刘公执杯在手，道：“尘土之物，不敢奉劝。此从净土得来，聊敬一樽，庶不虚此良晤！”蒋公与岑公子谦让就坐，刘公亲自各奉一杯，然后自斟一杯相陪。二人饮之，觉芳香清冽，色味俱佳，与家醪迥异。数杯之后，似觉微醺。蒋公遂与岑

公子起身谢别。刘公道：“卑栖斗室，亦不敢久屈台光。”因扶杖送出门外，即将所执之杖插于门傍，与蒋岑二人道：“此即老朽住处，以杖为记。明日幸祈台驾过此，小儿到来即乞指示。小女千金重托，幸勿相讶。”蒋、岑二人应诺，遂相揖而别。

转瞬之间，不见老者，房屋村落俱无，惟有几株疏柳，一片荆榛在星光月影之下，肌粟寒生，共相惊讶。蒋士奇道：“我们莫非是梦？”岑公子道：“分明与老叔在此，何曾是梦？”蒋公定睛审视，依稀认得此处是从葬之所，且见冢旁有一枝野竹因风飘动，因对岑公子道：“你看这枝野竹岂不是那老者所植之杖？”岑秀道：“果然，大是奇事！难道我们竟在幽室中与鬼坐谈了半夜不成？”蒋公道：“阴阳人鬼，自来有之，原不足为怪。只是这老者如此灵异，所说之事，再三嘱托，必非无因。况他分明说是江西籍贯，侨寓在此，必定是客死于此，这是他埋葬之所。又说他三子刘电明日到来搬他回籍，要我们与他指点处所。这是分分明明说话，来朝必有下落。我们明日必须到此看个动静。方才所饮之酒尚觉芳香满口，难道地下也有此美酝？”岑公子道：“那老者说是从净土得来，必非尘垢之物可知。我们且回到庄上，再作理会。”因此两人又将此地认了一回。蒋士奇犹恐有错，又扳了一条大柳枝插于地上，然后看着方向取路回庄。

此时已是参横月落，夜色沉沉。正走间，只见前面有人声灯火远远而来，却不知是何缘故？正是：

大抵乾坤皆梦幻，莫惊人世隔阴阳。

不知那来者又是何人？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三回 践冥约三姓喜奇逢 返香魂千秋称异事

却说蒋公与岑公子见前面有人声灯火吆喝而来，蒋士奇道：“这一定是来寻找我们的了。”当下喝问了一声，果见那些灯火队里回应了一声，迎将上来。却是家人同佃户等到二更天气不见主人回来，四下找寻不见，因此又叫了两三个佃户，执着灯火棍棒，大家商量只有这北郭是一条野路，常有迷失之人，因此就从这里找来。听得吆喝之声，恰好迎着，因道：“夜静更深，怎么大爷同大相公从这条僻路里走来？”蒋公随口答道：“贪看月色，信步到此，正要回来，却好你们寻到。”众人道：“这条路荒僻得紧，若遇阴雨时人就不敢行走，往往有见神见鬼，迷失道路的。”蒋公笑道：“这还是人胆小之故。”当下大家一同回庄。约有五七里远近，到得庄中，吩咐家人：“取一大壶酒并几碟果品小菜到书房中来！我与大相公再饮一杯，你们也取几壶酒，吃了好睡，不必伺候。”家人取了酒果到书房摆下，然后大家各去饮酒安歇不题。

蒋公与岑公子一边饮酒，因说：“那老者形容言语，历历分明，那个女子

说是他螟蛉义女，意中已深属于你，却又不肯明言，说要待数年之后，嘱我为媒，方成百年之好。若果与贤侄有姻缘之分，则此女必当再世还魂。现今阴阳相隔，此话实不可解。怎么又知道我有个表侄女与他第三子有姻缘之分？若说是假，言犹在耳；若说是真，尚无影响。究竟不知是真是幻！”岑公子道：“且莫管是真是幻，我同老叔明日竟到那个所在去探看动静，拚着一日功夫，或者果有其人到来搬柩，亦未可知。况那老者容貌端方，言词诚实，必非虚幻。且说他长子刘云现任曲沃知县，一发凿凿有据，明日一查，便知真假。又说那女郎明日必当相见，这是还魂无疑。若是果真，倒是一件创古奇事。这老者虽然是鬼，如此灵异，却也不是寻常之鬼了。但所说老叔与小侄日后功名之事，在老叔，固无可限量；至于小侄，却断不敢作此妄想。此真所谓听说鬼话耳！”蒋公笑道：“不然，且到明日，若果无影响，只此一事，尽成梦中幻境。若果有下落，又何尝不可凭信？”两人说话之间，酒已用尽，此时夜气清凉，遂备就寝。

这岑公子因暗想：“那所见女郎真是绝色佳人，若果是此佳偶，也不枉为人在世。只可惜是镜花水月，恐终成梦幻。”想了一回，方才睡着。

且说这蒋士奇睡去，朦朦胧胧，似梦非梦，见他父亲拄杖而来，吩咐道：“那刘丈与我往来甚厚，对你所言并无虚谬。玉馨得配刘生，可称佳偶，姻缘前定，无可改移，不可当面错过。切记，切记！”说毕扶杖而去。蒋士奇正欲上前拉住父亲问话，忽被地下一滑跌了一交。醒来却是一梦，大自惊异。正欲起来说与岑公子得知，却见他睡熟，不好惊动，因想：这事果然奇怪，父亲所说，又与刘老所言相符，不料阴阳间隔，竟有如此灵异！因想：玉馨侄女，我原有意与岑公子结婚，因为现在一处，未便开口，欲待其归时议及。不料他却另有这段姻缘，幸我未曾出口。可见事皆前定，非人力可为，但不知这刘电是怎样人物？谅明日必有下落。左思右想，不能成寐，到了交五鼓时，才沉沉睡去。

且不说二人安睡，却说那刘封君自送岑、蒋二人去后，回身与雪姐道：“我已将汝兄妹两人之事尽托蒋公周旋。他是人中英杰，一诺千金，必不负我所托。况我日前又与他令尊相会，也曾谆托了他，事已万妥。那岑公子汝已见过，才貌双全，日后功名显达，真堪与你为配。况赤绳系足，总然远隔天涯亦无变易，但迟早自有定数，难以相强。归与汝母言之，静待闺中，不必他议。明日你三兄到来，正是你回阳之日。见你三兄，不须回避，将我继汝之事一一与他说知，且有蒋、岑二位的见，他无不相信。汝今可往己室等候，明日必当先发汝家。”雪姐含泪道：“蒙恩父慈庇，真是白骨再生，只是从此阴阳间隔，不能再侍膝下，心实难舍。”刘公笑道：“汝他日恩荣济美之时，夫妻同

至墓前浇奠一杯，为父欣慰不浅！”雪姐听说，垂泪叩别，尚依依不舍。忽闻鸡鸣喔喔，刘公催促再三，雪姐才含泪而归。从此父女二人已是阴阳相隔。

再说蒋士奇与岑公子安睡书房，此时初秋天气，日长夜短，及一觉醒来，天已大亮。叔侄一同起来，盥洗毕，蒋士奇道：“我昨夜又得一奇梦，正要与你说知，因见你睡熟不好惊动。”岑公子道：“不知老叔又得何奇梦？”蒋士奇道：“说来真是奇怪。”因将先人梦中吩咐的话说了一遍：“……你道奇也不奇？”岑公子道：“既叔祖如此显灵，又与刘公所言符合，这件事便真实无疑了。今日小侄与老叔吃了早饭即往彼处一探动静，不可迟误。”蒋士奇道：“天气炎热，何不先着人往彼处探看，倘果有消息即回来通报，然后我们再去如何？”岑公子道：“老叔所说虽是，若依小侄愚见，还是先去等候为是。若果有斯人到来，便可与他指示，说明原委。一来信我们果有此一段幽显奇逢；二来也见我们这一番真实情意。况午前天气尚不至十分酷热，且好往树林中乘凉歇息。老叔以为何如？”蒋公大喜道：“不差，我们吃过早饭就去，只带一个家人，携一壶好茶解渴，倘有动静便可着他回来叫人助力。”当下吩咐快些收拾早饭，并着预备一桌盛饭，省得临时备办不及。

叙话之间，饭已端正。叔侄用毕，随带了一个家人，携了一壶泡茶，缓步从丛葬处去。寻到了昨夜所经之处，果见一枝野竹在上下两冢相傍之间，所插柳枝亦在，审视不差。但看两冢相去不远，却不知哪一冢是刘公之冢。正在议论，见日色甚大，此处虽有几株野树，却不能遮阴。蒋公指道：“我们且到那边树林中去暂憩。”二人因同到林间，席地而坐，吃茶闲话。

看看等到巳牌时分，只见远远从南道上来了一行五七人，手中各荷锹锄等物，却从乱葬处而来。原来这丛葬处周围约有三十余亩宽大，其间坟冢累累，高低不一。却见那一行人正从这去处来。蒋士奇喜道：“这不是来了？”大家站起来观看，只见那些人左盘右旋，周围寻觅。他叔侄二人所憩树林相离不远，看得分明。蒋公对岑公子道：“你看那素衣冠的魁梧少年，一定是刘公之子。”岑公子道：“是他无疑。我们须上前相见，与他指引。”遂一同迎将上来。远观未尽，近睹分明：见这少年生得面如满月，唇若涂朱，两道修眉若聚山川秀气，一双河目似分秋水澄清，七尺以下身材，二十以来年纪，缟素衣巾，手执杆棒，腰挂七星，声音清越，气宇轩昂。蒋士奇暗喜道：“果然好一表人物！”见他率领一行五六人正在那里各处审视，蒋士奇止不住上前拱手道：“尊驾莫非是吉水刘三兄，来此搬取令先尊灵柩的么？”那少年也正见二人来得有意，方欲动问，听见叫出自己姓氏来历，倒吃了一惊，连忙迎上前来深深打了一恭道：“尊台何以预知晚生姓氏来历？”蒋士奇回了礼，便道：“此事说来话长，且又奇异，但此处非长谈之所，且请完了正事屈到敝庄慢慢相叙

。”刘电看二人时，一个豪雄出众，天表亭亭；一个潇洒不凡，丰姿濯濯。因又与岑公子对揖毕，便拱手请问：“二位上姓高名？称呼名分？先严之冢，想二位必知所在？”蒋公道：“弟姓蒋名英，字士奇，就在此村居住。”又指岑公子道：“这是世侄，姓岑名秀，字玉峰，祖贯金陵，客游于此。所说令先尊的坟冢，我两人昨夜方才知，今日特地到此相候，果见尊驾到来。”刘电惊讶道：“这一发奇了，先父寄葬于此，已是两个年头，何以老丈昨夜才知？怎么又知晚生今日到来？更是奇怪，望乞明示。”蒋士奇道：“且慢，我与兄且到那里观看，还有个斟酌之处。”因携着刘电一同到这野竹处来。

蒋公指道：“此处便是，但这两冢相连，却不知哪一处是令先尊之冢？”刘电一发不知，因道：“去年老父同舍亲陆公在贵乡作客，老父因病而亡，舍亲即将老父之柩寄葬于此。后来舍亲回家，又为倭寇所阻，耽迟道途，直到今春才到舍下通知。原说外有木标为记，内有砖块泐名。晚生原欲俟舍亲同来，不料舍亲回家不久亦得病而亡，因此晚生只得独自前来搬柩。谁知竟寻不着木标形迹？今日得遇老丈、岑兄，实出万幸。但老丈既有所知，还祈老丈与岑兄斟酌的是。”蒋公与岑公子道：“总在这两冢之间，却如何分别？”岑公子道：“依小侄愚见，只怕昨夜所见女郎，莫非亦是此处！如今不妨将两冢俱发，即有差讹，则此处俱系无主之冢，有何妨碍？”蒋公笑道：“此言甚善。”因对刘电道：“此竹与下冢转近，且土色又比上冢更新，令先尊瘞此不久，谅必就是此冢，且试发不妨。”

刘电又听得岑秀说出甚么所见女郎，真是摸头不着，此时亦无可如何，只得叫这几个雇来的土工一齐动手，先将下冢起发。不到四尺来深，早见棺木，遂将四围黄土掀开，见棺木尚鲜明完好。刘电四下寻觅，并无泐名砖块，心下怀疑着急，因对蒋公道：“从前舍亲原说有标木名砖为记，今既无标木又无名砖，难以凭信，却当如何？”蒋士奇未及回答，这些土工内有两个有年纪的道：“这个义冢地内常有他亲人到来启棺，只要认得方向，就没有了记认，便依着方向乱掘起来。上春头也是一个外路客人到这里来起他叔子的棺材，起了五六冢才得起着。这起动了的，仍然与他掩好，做个羹饭，烧些纸镲，就无妨了。”蒋公道：“如此说，且将此棺与他掩盖，那上面的冢必是无疑了。”

众人正欲掀土掩盖，只听得棺内呻吟之声，叫道：“你们不须掩盖，快些开了棺盖放我出来！”众人听见，惊得个个缩头吐舌，满身毛孔都直竖起来。惟岑公子不禁笑逐颜开，便对蒋公道：“老叔，这是所见女郎无疑了！快些开棺，便见分晓。”刘电不知其中缘故，只是作声不得。蒋公笑道：“这棺中却是令妹再生，不必惊怪。开了此棺，令先尊之棺自见。”当即吩咐众人：“你们可将这棺木四周轻轻撬开，不可大惊小怪。”刘电所说，愈增惊愕。这众人

见蒋公说话有因，都怀着个好奇喜异的心肠，且要看看这棺里面的光景，都道：“总然是个活鬼，青天白日有许多人在这里，怕他做甚么？”遂一齐动手将棺盖起松，掀起盖来，却见里边一个女郎侧身而卧，面色如生。转瞬之间，已掉过身来，慢慢坐起。秋波开视，看见蒋公，便开口道：“昨宵已拜识尊颜。”又看看刘电道：“这必是刘家三哥了。”

当时刘电与众人俱大为骇异，惟蒋公与岑公子欢喜无已，因对刘电道：“三兄不须惊讶，此事一言难尽，少刻便知。”随即吩咐同来家人即速回庄，备两辆太平车来应用，又吩咐如此如此，不可有误。家人答应，如飞而去。正是：

莫惊千里成奇遇，须信三生有定缘。

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四回回阳世义妹胜同胞遇异乡贤东成至戚

却说蒋士奇当下吩咐家人：“即速回庄备大平车二辆：一辆内铺垫坐褥、凉席，即着一庄家妇女到来，陪侍小姐；一辆搬刘公灵柩。”家人答应去了。因对众人道：“你们不须惊怪，这再世还魂的事从古甚多，不足为怪。”此时雪姐已慢慢扶出棺来，先与蒋公道：“此处不敢为礼，且到老叔府上再为叩谢。”又对刘电道：“三哥不必惊讶，小妹代兄侍奉父亲，阴间阳世总是一般。父亲盼望三哥，已知今日必到。再世相逢，亦是定数。这上边就是父亲坟冢，便可速起。其中缘故，三哥只请问蒋老叔与岑公子便知。”刘电见事出非常，又茫然不解，只得漫为答应。

蒋士奇已吩咐土工将上冢起发，不到四尺余深，便见一具漆棺。掀开傍土，果见头边有一块方砖，刷土看时，上泐“吉水刘公之柩”六字。刘电此时，惊喜交集。喜者，已得父亲棺木；惊者，不知这女郎还魂来历。又见蒋公与岑生十分欣喜，料其中必有原委，因向雪姐道：“小姐称我为兄，谅必有故。”雪姐道：“小妹在地下，侍奉父亲，一如人世。即三哥家事，我已悉知，岂得无故？”刘电听了，复问蒋公道：“老丈既知其详，请先言大概。”蒋公道：“不必性急，待到敝庄，慢慢再叙。”此时已将棺木起出土来，刘电不禁抚棺大恸，蒋公再三劝止。刘电看棺木时，却还坚固，尚无伤损。此时众人七张八嘴的道：“我们只耳闻说古来有还魂的事，哪得眼见？不想今日竟眼见这样的奇事，真真是千载难逢！”又说：“这个姑娘，且是生得齐整，日后只怕还要享大福哩！我们听得当初有个甚么杜丽娘还魂的故事，想来也与今日一般。”大家互相谈论不已。刘电又细看这女郎，日中有影，毫无所异，且举止幽闲、容质端丽、声音娇朗、语语有源，谅无怪异，只不知是何来历。

当时日色将午颇觉炎热，蒋士奇正欲让雪姐、刘电同往树林中少息，却远

远望见两辆车子如飞而来。蒋士奇对刘电道：“此去小庄不远，屈到那里慢慢再叙。”因向这几个土工道：“你们工钱可到我庄上去取。”刘电道：“他们六人已言定，每人工钱三百，昨已给发过一千，尚该找钱八百。叫他们同我到下处去取便了。”蒋公道：“不必，尊寓谅在北关旅店，想只身到此，未必多带行李，只要说知店主姓名，即叫小价前往搬取，必无跌失，不必台兄自往。我们便可同往小庄叙话。”又对众土工道：“这具空棺尚无伤损，你们辛苦一场，即与了你们拿去变价均分，内中被褥等物一并相送。该找工钱八百，即到我庄上去取。”众人听说甚喜，都道：“费得这半日功夫，各人到赚了数百文钱钞，这口棺木极少也卖他五七两银子均分。”俱各欢喜。蒋公吩咐即将刘公灵柩抬在一辆车上，安放停稳，又叫这庄户妇人扶小姐上车，吩咐：“同灵车慢慢而行，不许颠动。”刘电见蒋公为人豪迈、作事敏捷，十分钦敬感激，且急欲问知缘故，无暇到寓，因道：“承老丈高谊，敬当从命，但恐灵柩无处安放。”蒋公道：“已有措置，不劳费心。”刘电因说知店家姓名，并交出锁房钥匙，道：“此微行李俱在客房，一宿房金，所该无几，并众工人的找钱，下处俱有，即烦尊价到彼给发他们，众人亦不必同往贵庄了。”蒋士奇道：“甚好。”当下这些土工就将原带来的绳索把空棺捆好，四个人抬着，跟随蒋宅家人回到北关搬取刘生行李，找钱去了。

蒋公与岑生相邀刘电一同步行往庄上来。到得庄前，见妇女们已扶雪姐下了车子，同入庄里去了。灵车在庄前停着，蒋士奇吩咐庄户们：“在祠堂东房内设两条大板凳，将灵柩抬在居中。”又吩咐家人：“叫妇女们先与小姐饮姜汤开胃。”当下刘电先在庄前倒身拜谢，蒋公扶起，与岑公子相让，同进庄来。到了厅上，刘电重复与蒋公、岑生相叙礼毕，因向蒋公道：“晚生到此，实是茫然。若无老丈与岑兄指引，竟至束手无策。敢问老丈何以预知其详？乞即见教。”蒋士奇笑道：“姻缘姻缘，事非偶然。此事说来却是一桩创古罕闻的奇事。昨日因中元扫墓，即同岑贤侄住此纳凉。晚间闲步郊原，贪看月色，到一茂林中少坐。忽见一苍头出来传说：‘主人相邀叙话’，我二人却不知不觉随着前往。到了一个所在，村庄屋宇宛然，见一苍颜老者，年约六旬，状貌清奇，长髯苍白，邀入一室烧灯叙话，也与人世无异。及动问姓氏，云是江西吉水人氏，姓刘名芳，字德远，侨寓于此已有年余，并道及二位令兄名字。因说尊驾明日到来搬取回里，恐不识认住居，托为指引，并呼令妹出见，说时过继之女，明日亦当同归，‘恐道路差别，预为相托照料’——此话听时未解其意，今日想来，正应着令妹回生，幽明异路之说了。并另有商托之事，却一半明白，一半含糊。彼时我二人竟不觉有阴阳之隔！又承留饮美酒，可见地下风光，不减人世。及相送出门时，将手中竹杖植于门傍，说以此为记。转眼之间

，我二人却在星光月露之下，人迹房屋俱无，恍惚若梦。审视其处，却是丛葬之所，那所植之杖，便是那枝野竹。及回到庄来，已是三鼓时分。因此不敢负约，今早即到彼处相候，果遇三兄到来，所言一一相符：岂非创古奇闻，一大快事？”刘电听说这番情节，神情飞越，大力悲感，道：“老丈为先严所敬仰，不以阴阳之隔，谆谆重托，此亲亲之谊更加百倍。我与岑兄同辈，若不嫌鄙劣，从此敬当以叔侄相称，老叔想不见弃。”蒋公道：“只恐不当。”

正叙间，雪姐却从后面梳洗毕，出到厅前来向蒋公拜谢，又谢过岑公子，然后与刘电以兄妹之礼相见毕。蒋士奇正要动问地下缘由，即让坐到刘电下首。雪姐衿衽道：“自分幽埋尘土，不料重睹天光，此皆老叔大人恩及九泉，老父感激不尽，从此存歿均当戴德不朽。”蒋士奇道：“此皆令尊公灵显，因以成事，何德之有？请问小姐家居姓氏，当时如何埋玉在此？”雪姐垂泪道：“此事言之伤心。”因将住居姓氏并如何随父往外家拜寿；如何同干娘回家；如何遭船户用迷药将干娘谋害；如何勾连媒婆卖至曹府；如何哄骗上船赴任；如何至起岸时吐露真情；如何被恶妇得知毒施捶楚；如何至此处旅店中捐躯自尽；又如何至地下为匪鬼欺凌；如何得遇仙姥指点援药，保全身体，并教相投老父——“因蒙父亲不弃，收留为女，朝夕侍奉，并将家中母亲与二位兄妹一一与我说知。父亲在地下已受了字章大哥诰命之荣，因此众皆钦敬，都称为刘老封君。预知三哥今日到来搬取，恐无处寻觅，故昨宵相邀老叔与岑公子拜托指示。还有拜托之事，老叔尽知，不须再说。”——把这前后缘由，细细说了一遍。大家方知有这许多缘故在内，共相惊叹不已。

刘电道：“如此说，真是我义妹了。且请问妹子的干娘是何姓氏？”雪姐道：“姓殷，娘家林氏。”刘电惊喜道：“这干娘的儿子可叫殷勇么？”雪姐惊问道：“正是，三哥如何得知？”刘电道：“这又是一桩奇事。”蒋公道：“却是为何？”刘电道：“小侄因搬柩前来，沿江顺而下。这日到了一个临江大镇，遇见一人姓殷名勇，说他母亲同一小妹探亲不回，分头寻找，却在彼处寻着母尸，号天大恸。那日小侄上岸问知缘由，却与妹子所说一般。小侄见他路途莫措，遂分赠棺资，权厝江寺。又看他仪表非俗，即与他结为异姓骨肉。如此说，这死者是妹子干娘无疑了！”雪姐听了，伤心堕泪道：“我干娘果被贼人害了性命，此仇何日得报？家中生父又不知为我如何痛苦？”想到此处，不禁放声大哭起来。刘电劝道：“这是大数，妹子且免伤悲。即如今日，妹子死而复生已是定数，岂人力可为？明日愚兄顺道送妹子回南，便可与老伯相会。这凶徒既有姓氏来历，便可禀官拿获以报此仇。”蒋公道：“此乃小姐不幸中之大幸，且免伤悲。”雪姐拭泪道：“三哥所遇的殷勇，正是我干娘的亲子，自幼我父亲因无子息，原欲过继他承祧宗祀。只因干娘现在称呼不便，因

此未曾举行。小妹自幼与他兄妹相称，为人极孝，最重义气，惯抱不平。父亲见家计淡薄，因叫他在叔父处习学生理，不想又遇见三哥结为兄弟，实是难得。只可怜我干娘，反是我累他死得好苦！”说毕，悲泣不胜。刘电道：“殷家兄弟堂堂一表，胆勇过人。愚兄再四劝他投充武勇，从戎效力，他已允从，将来必然发达，未可限量。”

大家叙话之间，家人已将刘生行李搬到，除去找给房钱、工值之外，所余之物，点视不差。刘电道：“却是有劳，再当相谢。”家人又禀道：“如今北关厢都知道有这件奇事，明朝只怕有许多妇女们要来看小姐哩！”蒋公笑道：“这原是一件奇事，妇女们来看看何妨？”

此时日已正午，家人禀说饭已完备。蒋公道：“今日已预备粗饭一桌，先与尊公权力祭奠，然后同享祭余。”刘电不胜感激，道：“老叔云天高谊，存歿均沾。”蒋公道：“小事何烦挂齿。”当即吩咐家人、庄户将祭桌抬往刘公柩前，摆供端正，点上香烛，一同前往祠堂。先是蒋公与岑公子上下肩一同拜奠，刘电兄妹在旁涕泣叩谢。然后兄妹拜奠毕，不禁痛哭了一场，焚化冥资。刘电遂与雪姐另拈香一住，同到蒋公祠堂中来叩拜。蒋公阻之不住，遂陪他兄妹行礼毕，然后一同回庄上来。

蒋士奇对刘电道：“令尊棺木虽无伤损，但水陆长途，常须启动，倘于路有失，反为不美。依愚见，意在这里用坚固木料做一少薄外椁，则途中便万无一失。”刘电道：“老叔所见极是，只是又要累老叔费心。”蒋公道：“这却不费甚事。”当下雪姐自有妇女接往里边陪侍。这外面客位，安放桌席，让刘电在左，岑秀对面，蒋公主位相陪，家人斟上酒来。刘电举杯谢道：“天涯萍迹，何幸得遇老叔，如此周备？即骨肉至亲，亦不过此。不知他日何以为报？”蒋公道：“论今日之事，果是一段奇闻、千秋佳话，然将来与二位老贤侄亲亲之谊，正未有艾。今日幸聚，大事已完，且须宽饮一杯以解道途劳苦。明日屈到舍下安息几时，正好细谈衷曲，且尚有正事相商。”刘电道：“小侄因搬父柩星夜前来，老母在家日夜悬望，因不敢久停。今蒙老叔如此恩谊，小侄亦不忍遽别，只是明日先要恳烦老叔宽一作椁材料，并恳老叔即雇匠人一做。”蒋士奇道：“此事甚易，材料现有，明日即可动工。老侄总欲急归，亦须屈留十天半月，一来尚有相商事情，二来亦可少尽地主情谊。”刘电道：“明日自当同小妹登堂拜谢。请问尊府还有甚人？离此多远？”蒋公道：“不过十余里地面，舍下还有老母、拙妇，一个小儿尚在幼龄。”又问：“岑公子府居金陵，在城，在乡？几时到此？”岑公子亦将住居并同老母避仇到此缘由，说了一遍。刘电道：“原来老伯母也在此间，明日一并瞻拜。”大家一边叙话饮酒，彼此情意相投，各带微醺。

用饭毕，蒋公即邀到花园内，在一座亭子上纳凉。这亭前山石玲珑，四周丛篁交翠。大家倚阑坐下，家人送茶来吃过。刘电对岑秀道：“弟从江南一路来，闻得人说那侯巡按狼戾自用，声名甚是不好。但明岁乡场兄亦当回南应试。”岑秀道：“正是只为此人未去，尚在踌躇未定。”刘电道：“此是进取之阶，岂可错过？总然此人为仇，他亦不能禁止入场之事。一登黄榜，他其奈我何？”蒋公道：“我也正如此劝他。”因问刘电道：“老贤侄青春几何？英伟卓立，将来必当大任。”刘电道：“小侄年才十九，虽侥幸武学，技艺荒疏，正要求老叔指教。”蒋公笑道：“功名之念，颇不置怀，但见猎心喜，闲时不过借此消遣，改日正要看贤侄妙技。”因问：“字章令兄此时谅已丁艰回里了。”刘电道：“小侄出门时，本地文书已是早发，况得信后即先专差前去，讷闻谅已早到。但知县衙门钱谷交代，恐一时不能动身，正不知归与未归？”此时三人各叙家常，谈文论武亶亶不倦。岑秀看刘电胸襟磊落，是个英雄豪侠；刘电见岑秀言论恢宏，是个俊逸儒流；二人交相敬羨。蒋公见他们情投意合，气谊甚殷，因道：“我看二位贤侄青年卓犖，一文一武，将来万里云程，不可限量。予何幸得此！你们既如此敬爱，亦不必效世俗常情，只要肝胆相照，从此竟结为兄弟何如？”两人一齐起身拱手道：“老叔大人即是主盟，日后倘有负心，即如此日！”当下叙齿，刘电长岑秀一年，应当为兄。自此二人即以弟兄相称，倍加敬爱。蒋公大喜，犹如取了得意门生一般，复命取酒在竹亭小酌。

此时日已沉西，月光早上。三人畅叙，直到夜凉人静才回房安歇。蒋士奇当下吩咐家人，明日一早，如此如此，不可有误。正是：

今番幸会，增添无限情怀；他日重逢，做出许多事业。

不知蒋公吩咐家人，是何说话？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五回试铁弓叔侄显英雄解玉环刘苏结秦晋

却说蒋士奇叫家人来吩咐道：“你明日五鼓即骑牲口回去，先禀知老太太，随即将轿车备好，着大丫头到来，好陪侍小姐回去。可多取几件衣饰来，与小姐更换。并着厨下明日备两桌酒席伺候，再多备一牲口来骑坐。不可有误！”家人答应，自去理会。又吩咐佃户将所存大桐木一株，明早即去叫匠人来解开作椁。因对刘电道：“此木性坚质轻，便于道路。但用漆恐不能即干，只可权用桐油灰补，到府后再为整理。”刘电称谢不尽。此时已觉夜凉露重，家人收拾杯盘，三人就在花园竹月轩安寝。雪姐自有庄妇相陪，在内室安歇。一宿无话。

次日，叔侄们早起盥洗毕，同出前厅。见两个匠人到来解板，蒋公吩咐：“依着棺木式样做一外椁，有二寸净板便好，须留着正头做成抽屉缝道，将

棺木推入，然后合榫。”匠人道：“这不须吩咐，我们知道。”刘电见蒋公如此用心，感激不已。

当日才吃过早饭，家中已将车马备到。那大丫头碧莲听得说这还魂的事，巴不得要先来看一看，下了车捧着个衣包急急忙忙到后边来，见了雪姐，暗道：好个齐整姑娘！只说我家苏姑娘齐整，原来还有一般齐整如他的。因对雪姐道：“恭喜姑娘！我家老奶奶、大娘娘先叫上福姑娘，说趁上半日早凉，请姑娘就起身。”把带来的衣包打开道：“请姑娘拣称体的更换了。”又动手与雪姐将几件首饰插戴好。雪姐道：“有劳你。”因问：“你家老奶奶今年多大年纪了？”碧莲道：“我记得老奶奶大前年做六十岁，如今想是六十三岁了。还有个娘娘，与大爷是同年的，有三十八九岁了。还有个苏姑娘，是大爷的表侄女，同姑娘倒像姐妹一般的齐整。如今还有一位岑夫人，是去年来的，说是老奶奶的干女儿。”雪姐笑道：“还有何人？”碧莲道：“还有一个八九岁的小相公儿。”当下雪姐更换了衣服。当不得这丫头催促得紧，因谢别了庄户家妇女。碧莲扶着雪姐，妇女们一同送出厅来。蒋公道：“小姐请上车先走一步，我们随后回来。”雪姐道：“到了府上，再叩谢老叔。”当时妇女们扶着雪姐，同了头上车先走。

这里蒋公吩咐管庄家人监看木匠造椁：“后日我们同来观看，该多少工钱就给发与他，一做完就去叫油漆匠来灰补。”又对匠人道：“只要用心，做得好格外有酒资相谢。”匠人道：“不消大爷费心，包管如意。”

蒋公料理毕，就与刘、岑弟兄一同骑牲口回来。沿路见男妇们往来络绎：有那在车上看过了雪姐就转来的，也有不曾看见跟着往村里来的。原来这件事不但尚义村闹动，即乡关妇女，来看者纷纷不断。只等雪姐车子一到，这些妇女们便揭起车帘，拥挤观看。及雪姐下了车，早有内眷出来相接。那些远近妇女们也一齐拥进来观看，如何拦挡得住？都道：“好个标致姑娘。”雪姐到了后堂，先与蒋老夫人拜见过，又拜见了岑夫人、蒋大娘子，又与苏小姐表姊弟见过了礼，同众妇女万福了，大家相让坐下。蒋老夫人就问：“姑娘今年十几岁了？”雪姐道：“今年十六岁了。”此时大家都要问雪姐的始末根由并地下的光景、还魂的情节。雪姐因见人多，只好将大概对答。这时来看的妇女一队去了，一队进来，七张八嘴，问长问短，没一个不称赞叹息，都道：“真是一件稀奇罕有的事！”外边蒋公与刘、岑弟兄早已到家。刘电重与蒋公叩谢，当下原要进内堂来拜见，因为这些妇女们打搅不了，队进队出，几乎把客位都挤满，因此大家只得在前书房暂待。

被他们整整聒噪了半日才渐渐散去，已是晌午时分了。蒋士奇因先进内堂来，把刘公冥中相托之事并刘公子启柩、雪姐再生几段情节一一禀知老母。老

婆婆道：“这是千载奇逢的事，既然是他令尊显灵相托，必然与玉儿是前定姻缘，自当应许，只不知这刘相公人品如何？”蒋士奇道：“一表非凡，如今已与儿叔侄相称，又与岑家大侄结为兄弟，便都是子侄辈。少刻进来拜见，大家都不须回避。”说毕，就起身出来，雪姐还要拜谢蒋公，老婆婆道：“已经见过，再不消了。”

当下蒋士奇才出外面，刘电就要进来拜见，岑公子遂相陪一同进来。到了内堂，那时只有苏小姐要避去，原来雪姐有意正要使他俩人一见，就一把拉住道：“这是我三哥，姊姊见见不妨。”蒋士奇便对老母道：“这是刘家三公子，与岑家大侄同辈，都是亲谊，见礼不妨。”老夫人道：“如此说，只行常礼罢。”刘电不肯，叫岑公子扶住了，倒身拜了四拜。蒋士奇搀起，因对岑夫人道：“大姊与弟妇竟一同见了礼罢！”因此，刘电口称“伯母”、“婶娘”，望上总拜了四拜，岑夫人与蒋大娘子俱受了两礼。然后，与苏小姐表姊弟二人深深四揖。行毕礼，刘电对老夫人道：“再侄兄妹们承老叔大德垂庇，又在府上搅扰，不但举家戴德，即先人亦当于地下感激不浅。”老婆婆道：“将来就是亲戚，凡有简慢处不要见怪。”刘电连称不敢，一面遂告辞出来，老太太见刘电人品轩昂，心下甚喜。

时已过午，酒席早已齐备。里面内眷们陪雪姐同坐一席。外边让刘电坐了客位，岑秀对席，小相公即坐在岑公子肩下，蒋公主位相陪。正是“酒逢知己，话不嫌频”。大家直叙到日色将西方才散席，就同到内书房来散坐。刘电见四壁琳琅，图书满架，果是世家体统。又见架上有良弓数张，内有一张描金细画的铁胎弓，上着虎筋弦，未曾解放，刘电道：“这弓自然是老叔长开的了？”蒋士奇恐刘电力不能胜，故意道：“功夫久荒，难以开动。”刘电因问：“不知有多少力？”蒋公道：“约有八九石力。”刘电终是少年豪气，便道：“老叔既有此弓，岂有不能开动之理？”随将弓取下道：“小侄八石之弓也曾试过，恐此不止八石。若试不开，老叔莫笑。”蒋公道：“贤侄且试一试。”当下刘电将弓弦兜住，略扯了一扯，然后使出那三尖六靠的身法，两臂运力，将弓扯得如满月一般。蒋士奇大喜道：“不知贤侄有如此神力，可敬！可敬！”刘电将弓双手送与蒋公道：“小侄粗疏，还求老叔指教。”蒋士奇接过弓来，道：“贤侄功夫已到，何必过谦？”便也把弓拉了个满，刘电亦深敬服。蒋公对刘电道：“尚有一张硬弓，比此更多几力，已拿去修整，明日取来，再请一试。”

岑公子接口道：“三哥神力，非老叔则无双矣！”因对蒋公道：“老叔何不把这正事与三哥说明了？”刘电急问：“何事？”蒋公道：“此事本欲烦岑贤侄转致，今既提起，亦不妨面言。方才贤侄进内所见与令妹并肩的系表侄

女，本姓苏氏，年才十八，自小在老母身边抚养成人，论其德容，与令妹可相伯仲。愚意欲与贤侄结朱陈之好，就烦岑家贤侄为媒，贤侄谅不推却。”刘电欠身道：“承老叔大人不弃寒微，小侄敢不从命？只是现在多有未便。”蒋公道：“为何？”刘电道：“现有孝服在身，不忍议及婚事，一也；未禀老母，不敢擅专，二也；身在客途，毫无聘物，三也。还求老叔见谅。”蒋公道：“贤侄所言虽是，但此时只要一言订定，又不即偕花烛，与孝道何碍？即明日令尊堂知道，谅亦乐从。至于聘物，更为小事。大丈夫处世，一言九鼎，何必计此？”岑公子便道：“三哥却不知这婚事也是老伯显灵再三淳恳老叔成全的，只问令妹，便知端的，三哥岂可不遵？”刘电听说，便不敢再推，即将腰带所系羊脂玉带环二枚取下一枚，双手奉与蒋公道：“客中并无他物，聊以此环为聘。小侄回家禀过老母，俟服满当来亲迎。”蒋公大喜，接过玉环道：“此即千金之重了。”刘电又向岑秀深深一揖道：“月下冰间，即借重贤弟。”岑秀道：“敬当如命。”刘电又问道：“前日老叔所言先严所托，一半明言，一半含隐，不知又是何故？”蒋公笑道：“此事也当说明了，前者令尊所找三事：其一是与贤侄指引处所。其二即为贤侄婚姻。这第三事却是说令妹与岑家贤侄亦有姻缘之分，但其中话语含隐，却象个尚须耽待目前不宜预定的意思，正不知是何缘故？但既有定缘，终当成就，况令妹年才十六，即耽待两年，亦不为迟。贤侄回南见了许丈，当为一言订定，取了庚贴，便无改移了。令堂面前亦当禀明，不必更为他议。”刘电道：“此一事老叔不言，小侄亦有此意。”因对岑公子道：“愚兄见过许丈，那当成全报命。况愚兄服满后必先到贤弟处，那时自当与吾弟完成美事。”蒋公道：“所言极是。你二人却为郎舅，又互作冰人，更加亲热了。”因起身道：“我当进内与老母说知。”遂一直到内室来。

此时里边席已早散，都在上房叙话。蒋士奇因对老母将结婚之事一一禀知。老夫人道：“方才许姑娘已在这里说起，只是路途遥远我一时如何割舍？须要说过，先当赘在此间，过一两年再作归计。”蒋士奇道：“这事易为商量。”因将玉环一枚交与老母，道：“这是他的聘物。”又对岑夫人道：“许小姐与大侄的这段婚事刘公子已一力承当，他去见过许丈订定后，即有书来通知，谅无不成之理。”岑夫人道：“此事虽是刘公淳托大弟，终有阴阳之隔，且不知许公允与不允？况如今又有刘老夫人在堂，亦可作主，事难预定，且待三公书来才得定局。若果是姻缘，却迟一两年亦有何妨？”蒋公道：“大姊所见极是。”说毕，就出外边来，将老母所言与刘电说知。刘电道：“小侄自当禀知老母，谅来无不从命。”

且说这里都知道苏姑娘与刘公子结了姻，这些丫头、仆妇都到上房来，与

老太太们叩过了喜，又来与苏小姐道喜，都说：“这刘公子好个标品，真真是一位出色的新郎。”你一言，我一语，说得苏小姐脸上红了白，白了红，十分羞涩；然两小都已见面，心中却是暗喜。原来雪姐与苏小姐身材不差上下，这更换的衣服都是苏小姐的。那碧莲丫头看着雪姐笑道：“许姑娘同我家姑娘身材齐整都是一般，这衣服鞋脚竟好合穿得的。”雪姐对玉馨道：“这衣饰想都是姐姐的，与小妹身材却是一般。”苏小姐道：“只是粗衣饰，不中姐姐穿戴。”岑夫人道：“你们两个真像姐妹，如今又成了至亲。这许姑娘小你两岁，以后竟以妹子相称，却不要客气了。”碧莲又指着岑夫人，插嘴对雪姐道：“我们姑娘是他老人家的干闺女，如今你们做了姊妹，少不得也是他老人家的干女儿了。”雪姐道：“这个自然。”蒋大娘子笑道：“你这丫头偏会多嘴。”老夫人道：“虽是多嘴，却也有意思。”

时已黄昏，当晚用过晚酒，刘电就在书房后间另设一榻，与岑公子同房。里边雪姐就在老婆婆房中与苏小姐同榻。岑夫人见雪姐娇美温柔，一口一声叫着“娘”，心中欢爱不尽。雪姐又与苏小姐取笑道：“你如今是我的姐姐，他日又要改叫嫂嫂了。”苏小姐也笑道：“你如今是我小姑，日后还是我的弟媳了。”大家说说笑笑，直到三鼓才睡。正是：

乐对新知嫌夜短，细谈往事喜更长。

毕竟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六回扣禅关菩提三指觉施武勇英杰两倾心

却说次日，蒋士奇又备聚亲酒席内外欢聚了一天。晚间，刘电对蒋公道：“明日外椽凉可做就，还请老叔岳同往一看。”蒋公道：“明日趁早凉就去，我们就在庄上多住几天，比家中凉爽。”刘电道：“小侄恐家中老母悬望，归心如箭，能够早起身一天更好。”蒋公道：“二贤侄孝思甚切，我亦不敢久留。只等外椽灰布干燥，即以此为期便了。”是夜一宿无话。

次日早起，蒋士奇与老母说知，叫家人唤几个裁缝来与刘电兄妹制备衣服行李，开出一个清单，吩咐家人蒋贵置买赶办。料理已毕，早过早饭，遂同刘、岑两弟兄骑牲口，带了小使元儿往庄上来。这日匠人正值完工，大家同到祠堂看时，见做得甚好，遂叫家人给发匠人工钱，格外给与酒资去讷。恰好油漆匠已来，就吩咐用整布周围灰布，多用油料，不许草率。仍着家人监管，说毕同到庄院。

蒋士奇见天色正早，因对二人道：“离此不远有一慈云庵，庵中有一位点石禅师，道高德重，年愈九旬，往往知道过去未来之事。因一句无暇，久不往访。今日趁此闲暇，同二位贤侄前去一访，消此长日，何如？”二人欢喜道：“如此道德高僧正当往访！”蒋士奇道：“此去不过十来里远近，一路都有

松杉蔽日，尽可缓步，只带小使同去，却不累赘。再封一香金送他，就那里扰了他的素斋，尽此一日之长，省得回来吃午饭。”弟兄二人齐道：“最好。”

当下叔侄三人带了小子元儿，缓步望慈云庵路上来。此时已是巳牌时分，日色虽大，一路却有松竹布翠、古树交阴，不觉炎热。约走了五六里路，见前面却是从远山拖下来的一带高冈，满冈都是合抱不交的大树，冈下一带清流环绕。下得冈来，过了一座小桥，远远见一座翠森森的茂林。蒋士奇指道：“那林间便是慈云庵了。”

大家一路缓步闲谈，觉微风习习，炎气全消。蒋公道：“闻得宋时此地却是一片戎马纷争之地。今际此升平盛世，只见牧唱樵歌。古今虽异，山水依然。倘得于此优游终老，颇亦不恶。”岑公子道：“圣明在上，老叔正当进取功名，以图报效。且俟功成名就，然后归来遂此林泉之乐未迟。”刘电亦道：“老叔岳如此英雄胆略，自当建立功各，岂可埋没？小侄不才，尚思进步，何况老叔岳建翻已修，一举即可云程万里。”蒋公笑道：“我期望二位贤侄，正复如是。”说话之间，不觉已至谷口。

进得谷来，两下松篁密荫，日色全遮。一带石子砌成的曲径，径侧溪流清澈，直引到庵门首来，却是一座小小山门，上有“慈云庵”三字匾额。进得山门，便是弥勒佛像。转过背面、却是韦驮尊者，穿出来，却是一座小桥，桥下水声漱玉，是从前溪转过来的。过得小桥，一条莓苔石径，两下松柏交加。早有一个知客僧出来相接，见了蒋公道：“老檀越有好些时不到此了。”蒋公道：“正是，只因俗冗，少来瞻仰。”知客就让三人先到正殿上来。却见上面只供一尊古佛，四下幡盖缤纷，沉檀香霭。礼佛毕，引入内客堂里来。知客便问蒋公：“这二位居士贵姓高名？从哪里来？好像是江南声口。”蒋公道：“正是。”因指刘电、[岑秀]道：“这是江西刘三公子，这是江南岑大公子，都是舍亲，特来随喜的。”知客道：“原来都是远方贵客。”遂送过茶来。岑公子见四壁有五十三参画像，并莲池大师的诗偈。大家看了一回，用过茶，只见一个小侍者来请道：“禅师请三位到方丈叙话。”三人就起身，随着侍者到方丈里来。

这点石禅师扶着一根龙头藤杖在门着仁迎。他弟兄二人看这禅师生得骨格清癯，形容苍古，雪发盈头，霜眉覆目，不须问偈谈禅，已识道高德重。三人进了方丈，合掌施礼毕，叙次而坐。侍者送过一道松子茶来用过，禅师微笑道：“今日何幸，得三位大善知识到来？”蒋公便道：“这是弟子两个舍亲，”——都代通了各籍，“因慕老禅师道行，特来参谒，要求指示迷途。”那禅师闭目凝神了一回，道：“二位前程远大，分内所有。可喜者，却得同事一方。只是岑居士有小人为祟，尚费一番周折，亦不过青蝇之玷，无甚妨碍。

”刘电恭身问道：“弟子扶先严灵柩回里，沿途可有障碍？家兄自山西解任奔丧，目下可否平安到家？求老禅师指示。”禅师道：“刘居士纯孝感格，一路自有吉神拥护，不须过虑。令兄归途虽有一大惊恐，幸遇救星，亦无妨事。

”蒋士奇道：“弟子不思仕进，得傍禅师发明心要，于愿足矣。”禅师摇头道：“老檀越根蒂虽深，却非闲散之人，时来相逼，不由自主。”又向蒋公合掌道：“刘封君所托三事老檀越已成其二，这一事虽迟时日，必竟要待老檀越完成。不负异途之托，可敬！可敬！”三人闻言，惊讶道：“老禅师竟是活佛了。”禅师笑道：“阴阳一理，不足为怪，此是老僧饶舌耳！”刘、岑二人又问：“弟子们寿缘、结局如何，尚求指示。”禅师道：“如日之升，不必计此。但存一好生之心，何愁不享大寿？数年后，三位与老僧尚有一会之缘，彼时自然明白也。”说毕，垂眉闭目，寂然不言。三人亦不敢再问。

少刻，知客来说：“聊备粗斋，请到客堂过午。”禅师道：“素面一餐，莫嫌简褻，恕老僧不得奉陪。”蒋士奇道：“正要领此清芬，请老禅师自便。”当下就同到客堂，饱餐了一顿素面。知客又引往各处散食游玩，但见：“碧阴径绕苔痕满，清韵林和鸟语多。”大家拣一松阴石上清茶闲话。到此境界，真觉五内清凉，尘襟尽涤。直到日色渐西，遂与知客送了香金，同到方丈谢别禅师。这禅师拄杖只送出方丈门首，便道：“不得远送了。”三人合掌作辞。那知客直送出山门而别。

大家于路说，这禅师竟是一尊罗汉临凡，可惜不得常求指示。岑公子道：“说我们数年后尚有一会之缘，那时这老禅师却是百岁以外之人了。”蒋公道：“他既知过去、未来，必非虚语。”此时趁着晚凉，一路说笑。

回到庄来已是月光满野。蒋公吩咐烧汤，沐浴后仍将酒果摆在竹亭看月。酒至微醺，蒋公问刘电道：“贤侄诸般武艺，谅俱精妙。”刘电道：“虽从师习学，恐只可演样，难以临阵。”蒋公道：“我这里兵器俱有，不知贤侄精于哪一件？”刘电道：“俱曾习过，但短兵相接，莫过于剑；临阵交锋，莫过于枪。其余兵器，总不外乎此。”蒋公喜道：“真是惯家，必定精专！于此我正欲观贤侄妙技。”刘电道：“正要求老叔岳指点，只是长者面前，不敢放肆。”蒋公道：“这是分内应当操习之事，何妨一演？”因叫家人将兵器架抬放在箭厅前。

原来蒋公有一口双股剑，却是镔铁炼成，松纹灿烂，光射日月。其余刀槊，俱是平常演习的，件件精工。这刘电原有带来防身的一口宝剑，却是祖上遗留旧物，真是斫坚截铁，锋利异常，当下一齐取出。此时万里无云，月光如昼，遂一同下竹亭到比箭厅来。却是一座小小厅，面前一块平地，约有数亩宽阔。这时庄客、佃户聚集许多人到来观看。蒋士奇遂将双股剑递与刘电看，道

：“此剑如何？”刘电接过，抽出鞘来，寒光凛凛，月下看来，分外精彩，赞道：“真好剑！”蒋公亦将刘电的剑抽出看时，见刃长二尺四寸，按二十四气盘列八卦，背嵌七点金星，上有“古定”二字，光华夺目。蒋公道：“此乃古剑，系干将、莫邪之俦，就请一试。”刘电再三谦让：“先请老叔岳赐教。”蒋公不肯占先，一定要看刘电剑法。岑公子亦道：“老叔吩咐，兄长不必过谦。”

刘电只得告过罪，将衣幅撩起，右手捧剑，放开脚步。先演几个解数，慢慢使开身法，把平生剑术施展出来。只见一片寒光罩体，无半点渗漏。蒋士奇看到神妙处，不禁鼓掌大笑道：“真得剑家秘术！”刘电舞罢，因对蒋公道：“还求指教。”蒋公道：“予亦尝留心于此，也曾见过几人剑法，不外婺休一派，总不及贤侄高妙，我当远退三舍。”刘电道：“老叔岳过于谦抑，还求赐教。”

蒋公因将双股剑掣出鞘来，道：“只恐多时不试，未免荒疏。”因将双剑望空一掷，使身法用双手接个住，展开上三、下四、左五、右六的解数，使得如星飞电掣，两道寒光射得众人眼花撩乱。刘电亦看得出神，称赞不迭。蒋士奇击罢笑道：“贤侄休笑。”刘电道：“老叔岳神术，小侄万不及一。”

当下蒋公对岑公子道：“贤侄亦可试击一番。”刘电道：“原来贤弟亦精于此。”岑秀道：“虽承老叔指教，然班门弄斧，殊觉可丑。”蒋士奇因对刘电道：“岑贤侄从前所学却是浙新一派，近日改学少林，已是精熟。即试一击何妨？”岑秀道：“破绽颇多，未免见笑。”说毕，遂在架上另取一剑撩衣起舞，尽平生所学，进退疾徐，颇得其妙。舞到分际，如一道白虹环绕身体，当时若无蒋、刘在前，却也可称独步。岑秀舞罢道：“真是雷门布鼓。”刘电道：“有文字者必有武备，如吾弟可称文武全才矣！”

蒋公又问刘电道：“贤侄枪法是哪一派传授？”刘电道：“虽说是少林一派，恐未必得其真秘，老叔岳谅必尽其神妙。”蒋公道：“只恐未必，但所习总是一派，如今同贤侄试演几路何如？”刘电道：“实欲请教，恐不敢与老叔丈交手。”蒋公道：“操演武艺，这有何妨？”因在架上取下两枝铁心攒竹的蛇矛来，将锋刃用毡片裹住，各执一杆在手。刘电道：“凡疏漏处，求老叔岳不吝教诲。”蒋公道：“彼此较正才是。”当下两人走离有百步远近，使开解数，如两条银龙翻江搅海一般。众人不敢相近，都拥到厅上来观看，真如“满空乱舞梨花，遍体纷飞瑞雪”，看得众人噤口吞声，觉得害怕起来。当时两下交手有一二十合，蒋公止住道：“已尽知贤侄妙艺，不必更试了。”岑公子虽不知其中神妙，然看到此处，想那临阵交锋亦不过如此。众人俱伸嘴咂舌道：“我们也曾见过大爷与人比过几回枪，却从没有今日这般利害！”蒋士奇执

着刘电的手道：“贤侄技勇如此，取功名如拾芥矣！”又道：“武当一派，称为内家，然终不及少林外家之妙。况张三峰之后，其艺传于东南，如今已渐失其秘。”刘电道：“如今婺休中尚有得其真传者。”因向岑秀道：“贤弟想亦善于此。”岑秀摇头道：“从未习学。”

蒋士奇因见月色倍明，便道：“我们何不较射饮酒，不中者饮一巨觥。”岑秀对刘电道：“老叔妙技，弟常得领教，却未见兄长妙手，一发请教。”蒋公因道：“岑贤侄亦颇善射。”刘电道：“定是神妙了。”此时家人见说，早已将箭靶安放那把子上，两边挂着两盏小小红灯。搬出几张弓来，轻重不等，随意取用。当下厅上已摆下酒果，三人各取了一张弓、三枝箭。刘电再三不肯占先。蒋士奇因趑步离把有六七十步远近，搭箭开弓，扯得如满月一般，喝声“着”，只听呼的一声，正中红心，大家齐声喝彩。一边三箭，并无落空。刘电亦射了三箭，俱贯红心，无不喝彩。原来岑公子本精骑射，又经蒋公指点，虽不能开张硬弓，却颇精射法，因对刘电道：“小弟竟饮三觥，免得出丑。”刘电道：“何必过谦？”蒋士奇道：“这礼乐射御原是文人应习之事，射以观德，何必定以贯革力强？岑贤侄弓力稍轻，不能射远。”因叫家人将箭靶移近二十余步。岑公子说声：“见笑。”搭上箭，扯满弓，觑得亲切，呼的一箭，亦中红心。蒋公与刘电齐道声“好”，复发两箭，亦无虚发。岑公子道：“偶尔中的，真是见笑大方。”刘电道：“贤弟亦精于射矣！”当下又各射了数箭，总不落空，旁边众人都道：“若是这般射法，射到天明也没有酒吃了。”蒋士奇大笑道：“却说得是！”因吩咐将兵器、弓箭都收拾了，仍取酒到竹亭上来共饮。原来叔侄三人酒量俱宏，彼此谈论武艺，讲究兵法，不觉饮到月转亭西，露凉风冷，才回书房安歇。正是：

不辞相对连宵话，因惜将归千里怀。

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七回洒别泪征途重气谊叙情肠绣阁惜分离

却说蒋士奇次日起来，同刘、岑二人到祠堂中，看匠人灰布才完，不得干燥，未上桐油。叔侄们在庄中无非演武谈文，以消永昼。不觉又过了数日，油气渐干。蒋士奇因见刘电归心甚急，到二十六日一同归家商议起身之事。蒋士奇计算：必须雇两辆大车，一辆装放灵柩，一辆与他兄妹坐；但长途之间，虽然兄妹无嫌，必得一妇女相伴才好。刘电意中亦想及此事：虽为兄妹，水陆长途，非一朝半日可到，毕竟得一老年妇人作伴才妥。却不知蒋公早已踌躇此事，这日进内与老母相商，蒋大娘子道：“不如叫大丫头送去。”老婆婆道：“碧莲粗蠢，途中服侍尽可去得，但都是个闺女，终究不便，必得有年纪的陪伴才好。”岑夫人道：“我这老仆妇闲住在此，不过叫他送了雪姑娘回去

，就近先叫他回家倒好。”蒋士奇道：“此论甚好。且到大姊回时，我这里另着人服侍。”当下计议已定，出来与刘电说知。刘电道：“最好，我送了妹子回去，就烦许伯转送这梅嫂回家是极便的了。”

此时家中已叫裁工与雪姐做了一套上盖衣裙，又做了两套途中更换布素衣服，又与了梅氏一套绸子裙袄，又与刘电做了一套布素衣服并两付被褥。行囊俱已齐备，车已雇就，择定八月初一日起程。里面内眷俱有梯已送雪姐的衣饰并赏梅氏的物件。岑夫人梯已与了雪姐一枝凤钗、两个金戒指，又吩咐梅氏：“到家时，将我们离家后光景备细写一字雇人寄来，免我悬望。”苏小姐亦送了雪姐几样衣饰并鞋脚等件。姐妹们依依不舍，整夜说话，说到分离就哭泣起来，连岑夫人也陪了许多别泪。

这七月却是个小尽。到了二十八日，刘电自备了两付祭礼前往祠堂，拜祭蒋氏宗亲并父亲灵柩，将祭物都给了庄户家眷。二十九日早，蒋士奇即吩咐将一辆车子打到祠堂，将灵柩装载停当，到初一日黑早从西门外穿到南关，与家眷车取齐起身。这日内外俱有饯行酒席，说不尽许多留连惜别的情况。席散后，蒋士奇取出白银三十两送刘电，以为路途费用，格外十两一封，以为奠敬。刘电道：“舟车之费，小侄自备，但长者之赐，实不敢辞。”岑公子亦送奠敬十两，刘电俱拜受了，因向岑秀道：“贤弟功名大事不可错过。此人明年秋间亦当限满去任，不足介意。愚兄服满后即到贤弟家中相访。”蒋士奇再三嘱托：“见过许公，即与我一信。”刘电应诺。此时诸事齐备，蒋士奇道：“今先着家人送二位贤侄竟到庄上住宿，明日凌晨即送灵车由西门外转到南关，我在家料理内眷车子起身，在南关取齐，庶不两边耽误。”刘电道：“老叔丈见得极是，小侄亦是这般想，省得两下照料不便。”此时日已过西，刘电先在厅前洒泪叩谢蒋公道：“老叔丈如天恩谊，不知何日得报万一？”蒋公道：“已成至戚，何必挂齿！”又与岑公子叩谢后，就同到内堂叩辞了内眷出来。蒋士奇遂吩咐家人同骑牲口送二位相公到庄院过宿，预将灵车收拾稳当，只等鸡鸣时就要起程。家人答应，骑牲口跟随刘、岑二位竟投庄上来。

这夜他弟兄二人竟叙了一夜的话，不曾安寝。到得鸡声再唱，就料理起程。刘公子赏了家人、佃户两个封子。将及黎明，秋风瑟瑟，衣袂凉生，弟兄二人同家人各骑牲口，跟着灵车取路往南关来。

且说这边蒋士奇家中，将一切行李物件料理周到，都安放在一处，又吩咐蒋贵先到南关，连夜备连桌便饭伺候。这夜，里边内眷们陪着雪姐叙话。雪姐对蒋老婆婆道：“可怜再世之人得蒙老婆婆与娘们待如骨肉，此恩此德生死不忘！今日拜别后，不知何日再得会面，想起来怎不伤感？”说着泪如贯珠而下。蒋夫人婆媳都道：“难得你如此多情依恋，定是有缘，自然日后还得聚会。

”蒋大娘子道：“雪姑娘日后荣贵了，不要忘记我们，须要当至亲往来才好。”雪姐垂泪道：“婶婶说哪里话？这番恩德，生死难忘，总然天南地北，也要到来探望，再不敢上刻忘怀的。”岑夫人见雪姐如此依恋情深，想起膝前并无女儿亲热，也是流泪不止，因想：那刘封君的话若果灵验，得他做了媳妇，也不枉了此番恩义。这雪姐也是一般的心事，见岑夫人如此悲戚，因道：“儿自幼失母，若得在娘身边侍奉，也不枉再世为人。”岑夫人道：“若得你这样一个媳妇，老身也心满意足，只不知日后缘分如何？即或不能遂愿，但得做一亲戚往来也好。”雪姐道：“娘请放心，想地下恩父所言必有应验，总然海角天涯，十年廿载，儿已矢志不移。回去禀知生父，也再无不允之理。”说毕流泪不止。岑夫人听了，道：“但愿如此。”这一夜，大家说一回，哭一回，竟不曾安歇。

及听得鸡声再唱，大家又用了些点心。将及黎明，车辆俱已装载停当。雪姐含泪一一拜辞，又请蒋公拜谢。梅氏也都磕头谢过了。原来苏小姐同小相公一定要送雪姐到关，因备了一辆轿车儿，姊妹们好同坐。此时因小相公睡熟，不去唤他，只碧莲服侍同去。这时蒋老婆婆同内眷并这些丫头仆妇跟随直送出大门外来。梅氏先坐上了大车，看雪姐洒泪与苏小姐上了轿车，碧莲相随，跟着大车缓缓出村去了。老婆婆们直到看不见了车辆，方才转身对岑夫人道：“好个有情意的姑娘！又齐整，又温柔，又伶俐，与我这玉馨儿正是一对。这几日到叫我老人家陪了他们许多眼泪。”岑夫人道：“古人说人生最苦是离别，真个不差。听他姐妹两个说话，倒叫人心酸。”蒋大娘子道：“倘若日后再得聚会，真是一场大快乐的事。我看他两姐妹你恩我爱，一刻不离，就是同胞姐妹也没这般亲热。”岑夫人道：“真是难得，大婶子还不知他们两个已哭了好两夜了，今朝送去，一家还要哭一场才得分手。”蒋老婆婆道：“看来总是前世有缘，日后还得聚会，也不可不知。”

且不说内眷们一番叙话，却说蒋士奇自料理车辆起身后就骑牲口一路照管，往南关来。到了一座大客店门首，蒋贵接着，将车辆打进。原来这关厢妇女们因昨晚蒋贵到店备饭传言开去，都知道来的就是这还魂的女子，等得车辆进门，都来观看。左邻右舍闹动了多少妇女，拥挤不开。因看见却是两位姑娘一般齐整，及至开口才知道这江南语音的就是。不说众妇女问长问短，且说蒋公即着家人至关口探着，灵车到来且在路口暂停一时，请二位相公到店用饭。家人去不多时，引着刘、岑弟兄到店，此时饭已端正，蒋士奇道：“贤侄水陆长途，诸凡谨慎，我不能远送，只此间祖道一杯，以壮行色。”刘电道：“老叔丈无微不至，小侄载德实深，不敢言谢。当下，蒋公与岑公子各送了三杯酒。须臾，用饭毕，蒋公吩咐先请小姐上车。原来里边许多妇女们簇拥着观看，姊

妹两个连话也不能说一句，惟有含泪相对。苏小姐与梅嫂劝雪姐略用了些酒饭，听得外边饭毕来请起身，只得含泪一同出来。苏小姐拉着雪姐的手道：“妹妹途中保重，到了家，务必寄个信来要紧。”雪姐道：“姐姐不须伤悲，日后得相会。回家拜上老婆婆并两位娘，说我生死不忘大德。”说着，两个泪落如雨。苏小姐必要看梅嫂与丫头扶雪姐上了大车，又叫丫头搀扶梅嫂上了车，然后无奈同碧莲上了轿车，一同出店。这些妇女们看车辆出了门，才分头散去。

这边蒋公与岑公子同刘电步行出关，家人拉着牲口同行，到得关外，见那灵车已在大路等候。叔侄三人又同行数箭远近，来到个三岔去处，便须分路。刘电叫住车辆，便在大路旁扑翻身拜谢，请蒋公与岑公子上牲口，自己才跨上车辕，洒泪而别。

蒋公看着车已去远，才吩咐蒋贵去算还店费，自与岑公子同着苏小姐轿车回家。这边刘电护送灵车就道，免不得黄昏宿店，鸡唱登程。

话分两头。却说那殷勇，自从在金家拜辞继父、金舅，起身回至京口，便要辞别叔婶前去投充武勇。到得门口，看见婶娘方氏独坐在铺面内，见殷勇回来身上穿着孝服，吃了一惊，便问：“侄儿为何穿着孝服？”殷勇流泪道：“我母亲不在了。”方氏大惊道：“是几时没的？为何竟不通知我们一信？”殷勇便将母亲于某日同雪妹渡江，怎么不回家，怎么分头找寻，寻到某处怎么只寻见母亲身尸，雪姐尚无着落，又怎么买棺权厝某处，后来到金家报信，又怎么拜继了的话，从头说了一遍，不禁泪如泉涌。方氏听说，呆了半晌，便哭道：“姆姆年纪比我大得几岁？不想遭此惨变，可怜！可怜！怪不得你去了这好几日。你叔叔自你去的第二日就生起病来，如今卧床不起，望得你好苦。你兄弟才去取药去了，连铺面也没人照管。”殷勇听说，急问：“叔叔是何病症？请谁人医治？还不妨事么？”方氏道：“请的是何先生医治，吃了几天药，总不见转头，因盼望得你紧，不想你又遭此大变。”殷勇道：“叔父现有病在身，我母亲亡故的话婶娘切不要提起，且待叔叔病好再说不迟。我且到楼上看看叔父再处。”说毕，进内换了一件青布海青，便上楼来。

原来这殷俭开的是个杂货铺面，年过半百只有一个儿子，名叫殷富，年才十七，却是个少年朴实的人，虽读过几年书，不能通达，笔下只会写写帐目，到十五岁上就辞了学堂，帮着父亲照管店中生理。这外边买卖发货，许多帐目，都是殷勇经手。他两老口又都是老实人，把殷勇待如亲生一般。当下殷勇上楼来看叔父，正值殷俭睡醒，翻转身来，见了殷勇便道：“你怎么去了这些时？叫我好生盼望。”殷勇道：“只为那边有事，因多耽搁了几天，不知叔叔因何得病？”殷俭道：“我不知何故，胸口胀闷，头目眩晕，吃药也不见效

，浑身疼痛，连床也起不来。外边有几处要紧的帐目正等你来好去讨要讨要。”殷勇道：“正是，叔叔且放心，这几处帐目都是容易讨的。待叔叔病好了，侄儿们便好出门。”殷俭又问：“你母亲康健么？”殷勇忍泪点头道：“健。”因坐在床边说了一回话，道：“叔叔且安心调养，诸事不要挂怀，侄儿去取药来。”说毕便下楼来，却见婶娘两泪汪汪与兄弟正在厨房说他母亲身故的事。殷富见了殷勇道：“怪不得哥哥去了好些时，可怜姆姆死了我们一些也不知，却又死得苦恼。”方氏听了儿子这话，待要哭出声来，殷勇急止住道：“婶婶且莫悲伤，叔叔现在病中，若听见了一定烦恼，倘再加起病来反为不美。婶娘、兄弟千万不要提起，且待叔叔好了再说未迟。”方氏见侄子如此说，只得忍住不哭道：“像姆姆这样的好人偏死得这等苦恼，叫人想起，怎不伤心？”因将药煎好，殷勇便送上楼来。

这殷俭见侄子回来，便放了心，吃下药去就安然睡着。自此日渐轻松，母子兄弟俱各放怀，惟殷勇有事在心，这投武勇的话又不敢一时提起。弟兄二人，每日只是小心服侍。过了几天，便可起床行走。这一日，殷勇不在楼上，方氏不合将姆姆溺水身死缘由一口说出，这殷俭听了号叫一声，忽然晕倒。正是：

乌鸦喜鹊同鸣，吉兆凶音未保。

不知殷俭性命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八回 乍施威强徒齐授首 重聚义昆季共衔杯

却说这殷俭是久病才好的人，身体虚弱，听得说嫂子溺水身死，号哭了一声，不觉晕倒在地。方氏着急，连叫：“殷勇，你快些上来！”这殷勇在楼下听得上面喊叫，又听楼板上一声震响，吃了一惊，叫：“兄弟管着店面！”连忙跑上楼来，见叔子跌倒在楼板上，殷勇惊问：“怎么会得跌倒？”方氏哭道：“只为说了你母亲的话，哭了一声，就晕倒了。”

殷勇着急，连忙将叔子轻轻扶起，口中叫唤，半晌才听得喉咙口哽咽转来，哭道：“我的可怜的嫂嫂！你辛苦了一生，也不曾安享得一日。我先前原要接他回家，他只为有雪姑娘在彼，不舍得抛撇，不想如今遭这样惨变，连雪姑娘也不知死活存亡。”说罢又哭。殷勇只得含泪解劝，因慢慢扶着叔子仍然睡下。殷俭又问：“如今棺木停放何处？怎么不回家来商量？”殷勇因将遇刘电，结义赠金、买棺权厝在临江寺侧的话，细说了一遍。殷俭道：“难得这个人如此仗义，日后当图报答。”殷勇道：“侄儿原不肯受他的，因见他义气深重，出于至诚，因此受了他厚赠。看他却是个豪杰，将来必当发达。今番往山东搬他父亲的灵柩，往返不过月余，仍须由水路回来。侄儿原欲往仪真口去等候，再会他一会，他又再三阻我，又劝侄儿去投充勇壮，挣个功名，正要与叔父

说知。”殷俭道：“论你的替力汉仗，尽可去得，若做得一番事业出来，也与祖宗争气。只是我已衰迈，你兄弟年轻，不能顶立，外边帐目都是你经手，将来等我略健些，叫兄弟同你出去，把各处帐目清算清算，过后便好叫你兄弟前去取讨。”殷勇道：“叔父所说极是。近日听得沿海地方倭寇又来乘间劫掠，江浙两省制抚操江已经会同奏闻，现今奉旨招募勇壮，民间有材技者具许投充考试，合用者即注册报部，分派地方防守。有功之日，即行升赏，比兵丁不同。侄儿侍奉叔父好了，先与兄弟往各处算清了帐目便去，借此图个出身。若得见用，分在沿江一带防守，再讨得一个附近地方，便可常通信息。倘或侥幸得个微名，也不枉了此生。”方氏听了道：“听说那倭寇利害得紧，这一刀一枪的事也不要轻看了。侄儿虽然壮健，我两老口终是放心不下，况你爹娘只生得你一个，岂可冒险做事？不如还是做生意的安稳。”殷勇看见婶娘如此，就不敢再说。殷俭道：“且待我病好了再做商量。如今这棺木暂寄江边也非常事，择日搬到坟莹，做个佛事，好与他两老口合葬。”殷勇道：“侄儿也是这般主意，且待叔父康健了再理会。”

光阴迅速，又过了十来日，殷俭病已痊好。殷勇计算：回家已将一月，若与兄弟出门讨帐，往来也得半月，且喜正在沿江一带，去仪真不远，却与刘家兄长归期相近，不若禀知叔父前往，倘得相会，岂不一举两便？算计已定，即将这事禀明叔父。殷俭道：“那刘公子的归期却是算不定的。只是同你兄弟出去讨帐，也是一件要紧的事，算明白了即便回来，还要到苏州去置货，却不可在外耽搁，免得我悬望。”殷勇应诺。次日早起，带了帐目、随身盘费、应用之物，同兄弟禀辞出门。先渡江到青山一带村镇店家来算帐。大概路远的一日只到得一处，路近的一日便可到两三处。凡算清了帐，便与店家三面对明，叫兄弟认识，以便下次到来取讨。内中也有清还的，也有还一半的，也有未还的，各处不等。话休絮烦。

却说这日到了凉山地方，却是个临江大村镇，交易的店家甚多。他弟兄二人就在一个常往来的周家住下。到次日，就近往各店去算帐，当晚回到周家，主人管待晚酒后，弟兄一处安歇。

这晚，殷勇翻来复去再睡不着。到了二更时分，腹中作痛，要出去登厕。原来这周家后门临着江汉，这些客船到晚都湾在套汉内过夜，这夜也有十来号大船湾住。殷勇弟兄宿处就在后边，原是走熟的路。这夜月色甚明，殷勇出后门去登了厕，正要转身，只见那边有十数个火把吹风唢哨而来，到一只大船边，霎时间呼号呐喊，只听得喝道：“那一个敢出来的，先叫他吃刀！”殷勇知是强盗打劫，因想近日听说沿江盗贼甚多，却不料竟如此猖獗。倘把他得了手，将来这客船谁敢在这里停泊？不坏了这镇上的买卖？又想起母亲、妹子身死

不明，正好拿住这厮们出气。主意定了，急回身到床头边取了一条防身八棱水磨浑铁铜。殷富醒来问道：“哥哥做甚么？”殷勇道：“兄弟莫响，我去去就来。”说毕要走，殷富一把拉住道：“哥哥，半夜三更往哪里去？”殷勇道：“兄弟莫声张，江边有强盗打劫客船，我去救他一救。若拿住几个强盗，好与你姆姆出气！”殷富道：“强盗人多，哥哥莫要去管别人的事。”殷勇道：“兄弟你只关了后门等候，不要声响，谅这几个鼠贼也不在我心上。”一边说着，就将衣服拴扎停当，大踏步出后门，竟奔向那火把丛里去。这边殷富无奈，起来穿好衣服，走到后门首一望，见那边一大丛火把，人声喧嚷，唬得站在后门边只是发抖。

且说殷勇一直抢来大声喝道：“甚么鼠贼，敢在这里行动！”这一声就如雷吼一般，说时迟，那时快，原来这伙强盗有四五个上船劫夺，着两个在船头接物，七八个在岸上助威，都是大刀阔斧，兰布缠头，青红涂面。不防殷勇飞身一纵，竟上船头，手起一铜早把一个连肩夹脊打下水去，飞起右脚，又是一个倒栽葱落水。岸上那一伙见势头凶狠不敢上前，却要招呼船内的出来，又被殷勇拦舱门截住，喝道：“该死的贼，放下东西，饶你狗命！”这舱内有一个身长力大的少年强盗手执钢刀抢出来抵敌，恰好殷勇左脚飞起将刀踢落，照头一铜盖将下来，那贼一闪，却将左膀打折，“呵呀”一声倒在舱内。那两个见势头不好正要往后梢逃走，又被殷勇钻进舱来，将一个照背脊上一铜，口喷鲜血，打倒在舱。那一个从后梢跳上岸来，招呼众盗弃了物件，吹灭火把，都逃散了。

殷勇看时，见舱内三个人赤条条像馄饨一般捆着，官舱底下一个躲在被内发抖，舱中箱笼俱已打开，衣服物件抖得纷乱。那个折臂的强盗正待挣起，却被殷勇一脚踹住，随将那三个捆住的人解放，即将解下的绳子把这两个打倒的强盗捆住。官舱内那客官已是唬得动弹不得，及看见拿住了强盗，才渐渐住了抖，开口道：“多感壮士搭救。”那三个解放的人忙将衣服递与了主人，然后各寻衣服穿上，对着殷勇磕头道谢。这时梢工、水手才敢钻出头来。殷勇即吩咐：“外面还有两个打下水去的，一发拿住，不要被他逃走了！”这些水手听说，才大了胆，出来看时，正在一个才待爬上岸来，却被水手一起动手将篙钩扎住衣服，拖到船边拿住，那一个却不知死活去向。这时家人们见岸上强盗抛弃的物件，却上岸去拾回。

那些邻邦客船初时见强盗打劫，谁敢出头？这时见强盗已散，大家都出来看问，知道拿住了三个强盗，都道：“这位客官真是英雄好汉！不但救了这船客人，连我们众船上都得保全，感激不尽。”这时连岸上人家一齐惊起，殷富同了周家店主也都到来，内中就有保正乡地道：“多感这位客人拿住了这三个

强盗，替我们除了地方大害。不然，这里被劫了客船，连累我们干系不小。明日送到当官，少不得连那些逃走的都要招出来，客人还有官赏重谢。”殷勇道：“我也是一时路见不平，谁想什么酬谢？”众人道：“客官不知，这是官府大张告示：凡有拿获江洋大盗一名，官给赏银一百两；拿住积贼一名，官给赏银五十两。这是奉上司明文，准开销的。客人若是不肯受赏，岂不便宜了别人？况与我们地方上除了这个大害，受恩不浅，我们还要纠公分重谢。”殷勇道：“不必，你们明日解这强盗到官，只说是你们地方上拿获的便了。”众人道：“客人莫说笑话。这事谁人不知？况现有强盗对质，冒功请赏，我们吃罪不起。”只见舱内这位客官出来道：“这是兄台慷慨，却断然使不得。且莫说官长一定要见兄台，就是弟亦不肯放兄去了。”因问：“你们众位谁是本地方当官的人？”办中保正、乡约、地方、总甲齐应道：“我们就是。”那客官道：“这三个大盗交付与你们，我着一个家人执我名贴同众位连夜解往本县，好究出他伙党即刻往拿，倘若迟了，恐四下逃散。我同这位客长明早一同到县就是了。”这时众人才知这船内是个丁艰回籍的官府，都道：“只求老爷留住这位客人，我们连夜就去，明早在县前伺候。”

当下这客官取了一个名帖着一个家人同众连夜前往。殷勇又吩咐：“把三个强盗各加一条绳索绑缚牢固。你们多去几人，各带防身器械，以防路上劫夺。”众人道：“客官见得极是。”殷勇又问那折臂的强盗：“你这厮叫甚么名字？”那盗道：“小的姓张，排行第三，人都叫我小张三。那一个叫半头牛孙二，这落水的叫水老鼠毛八。我们都是被人引诱来的，只求老爷们在官府面前开恩超释。”殷勇笑道：“谅你这班鼠贼，如何敢大胆行劫！”当时岸上已约齐了二三十人，各执器械，同着家人簇拥着这三个大盗，连夜解往江浦县去。此时殷富已知哥哥被官船留住，便放心随众散回安歇。

这客官发付众人已散，随请殷勇同进舱来，倒身叩谢，动问姓名。殷勇见这客官是江西口音，又是丁艰的官府，且与刘电面貌相似，因一手搀住道：“在下姓殷名勇，就在这京口居住。今为讨帐到此，适遇强徒，一时相救，不劳致谢。且请问尊驾可是吉水刘字章，从曲沃丁艰回籍的么？”刘云听得叫出自己的姓名，大惊道：“兄台何以得知小弟姓名来历？”殷勇大笑道：“事非偶然，我此来虽为取讨帐目，却原要在沿江等候三哥相会，不想先遇着尊驾。”刘云道：“原来三弟也与兄台相识。”殷勇道：“不但相识，且承他不弃，结为异姓弟兄，今往山东搬取老伯灵柩，计算此时必当过此。”刘云道：“不知兄台与三弟在哪里相会？如何结义？请道其详。”殷勇遂将几时在某处相逢、结拜的缘由细说了一遍。刘云大喜道：“惺惺惜惺惺好汉识好汉。我三弟果有眼力，如今我与你也是生死弟兄，岂可如此称道？”殷勇道：“恐

兄长贵介，不屑下交。”刘云道：“贤弟以我为何如人？且莫说与我三弟结义在前，即今日之事，若非贤弟，几至性命不保。这也是天遣相逢，不然，海角天涯，何以偏遇着贤弟搭救？”当下即吩咐家人：“这是四爷，不是外客。”

都叫过来重磕了头，即命：“将现成酒菜取来，我与四爷且畅饮一杯。”殷勇道：“最好。”这些家人、水手没一个不衷心感激，俱勤谨伺候。

殷勇见刘云如此相待，亦甚欢喜，因问：“大兄在任几时闻信？如何此时才到？”这里刘云因将交待迟延的缘故说知：“……只不知三弟曾否过去？”殷勇道：“弟算来，七月初与三哥相会，如今已是月余，只恐已经过去。况现在又有了此事，多分不能相会了。”刘云灯下看殷勇相貌堂堂，威风凛凛，心下甚喜，因道：“我看贤弟如此英雄，屈在商贾，岂不可惜？何不图取功名？如今倭寇作乱，江浙两省奉旨招募勇壮。以贤弟英雄状貌，若往应募，定当首推。明日我同你去见了这里县尊，不怕他不申文举荐，不但保全了他地方责任，又叫他得了荐贤名望，他也受惠不小。”殷勇道：“前日三哥也是这般劝我，固为叔婶年高，只有一个兄弟年才十六，此番与他同出来，交清了帐目，便欲禀辞前去，惟恐叔婶不允，正在踟蹰。”刘云道：“大丈夫当显亲扬名，不宜错过机会。”二人饮酒谈心，已觉东方渐白。正是：

吉凶遭遇皆天定，名利相催岂偶然？

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九回廉县令因公留壮士贤操江为国举英才

却说刘云见殷勇豪杰气概，心中甚喜，一力劝他图取功名，两人杯酒谈心，情投意合，正是“欢娱夜短”，不觉鸡声三唱，天渐黎明。刘云即着家人在镇上雇两乘小轿，好同往县中。殷勇道：“我须去与兄弟说一声再走。”刘云道：“何不就请到船上来？”殷勇道：“他初次出门，年轻未谙，且叫他在店家暂住。”说毕，上岸回到周家，见殷富正要上船来接。殷勇道：“兄弟不知，原来这船上的客官却是我结义哥哥刘电的胞兄，他从任上丁艰回家，不想在这里遇着，兄弟且在此暂住两日，我同他到县里走一遭就回来的。”殷富道：“哥哥去去就回，省得父亲在家盼望。”这时周店主也来说道：“恭喜殷大哥！干了这桩大事，我们合镇的人无不感激，还要公分相谢。”殷勇道：“烦周大哥转致众位不必费心，我不过偶然相救，岂望酬谢？不想如今到绊住了身子，兄弟在此还要打搅一天，明日一并相谢。”周主人道：“正要奉酬，怎说‘打搅’二字？”

当下殷勇别了店主来到船上，轿已雇就。刘云取了一套一衣与殷勇更换，道：“贤弟见了县尊，只说我与你是两姨表弟兄就是了。”殷勇笑诺，就一同起身赴县。船中留一个家人看守，一个雇牲口跟随同往。行到半路，早见一

个公差迎来，到得轿前看见刘云模样，便问：“轿中可是刘老爷？”跟随的家人答道：“正是。”那人连忙走到轿前打一跪，赍帖禀道：“本官差役请老爷到署说话。”刘云伸手道：“起来，有劳你远走一程。我们正要去见你老爷。”因吩咐轿夫缓缓而行，便于问话。这来役道：“小的已见过老爷，还要去邀那拿盗的客人到县，本官要见面问话，并留他暂住，候详明上司，支库银旌赏。”刘云道：“如此说，你不须远去，后面轿内就是拿盗之人。”来役道：“却是造化小的，省走了许多路。”刘云因问：“你老爷贵姓？在哪里人？这事如何处理？”来役答道：“本官〔姓成〕，是浙江杭州府仁和县人，两榜出身，清廉正直。这地方盗贼，是本官第一严紧的。昨夜五鼓听得通报，即刻坐堂审了口供，将三个强盗收监，即差四班头役分头去拿伙党，因差小的来请老爷。”刘云道：“难得你老爷如此用心。”来役道：“不瞒老爷说，如今这沿江地方盗贼甚多，邻县也曾有人拿获了贼盗的，及解到衙门，多被官府冒了功去，因此人心不服。小的本官却不是那样人，是最秉公的。”一路说着话，已进了县城。

将到衙前，这来役先跑去通禀。进得头门，仪门早开。轿子才进仪门，早听得里边点响。这成县尊已迎出堂来，两人即便下轿。成公见他二人一般素服，遂一同打恭让进内衙。刘云先与成公叙过同寅礼，即指着殷勇道：“这是舍表弟，因契阔多年，骤难认知，及叙起方知，不料在此处相逢，又救了弟一场大祸。”成公道：“昨夜乡地等来报，只说是一位过路客商，不想却是令表弟，一发难得。”随施礼就坐。成公道：“殷兄才勇过人，自然是武库名贤了。”刘云道：“舍表弟以家计之累，随叔贸易，未能进取功名。”成公道：“殷兄豪杰之士，岂可久屈商贾？此时正是用人之际，以如此胆勇，何愁不见功立业？今与弟境内除此大害，自当一边保举。只恐殷兄不屑小就，但建功立业也须由卑而升。”因对刘云道：“小弟昨夜接着尊刺，即刻问供，已将同伙招出，尚有逃者十名，内有几名籍隶邻封。据那小张三供招，系是邻境甚么青草蛇江六纠合来的。因连夜备了移文，差役即刻前往知会协同拿捉，限两日内回话。在本境的限今日午堂带到，倘不能齐获，当先将现在盗犯定拟招解。今欲先具一通禀，声明事主并拿盗之人不能久候缘由，然后由府招解上去。此是立结之犯，十天内便可先结。敢屈二位在本署相叙数天，俟招解转时，方可尊便。不然上台若要见二位时，弟亦不敢擅主。”刘云道：“老寅翁所见周详，敢不从命？舍表弟倘蒙荐举，自当报效。”三人茶罢，就请到书房。早饭毕，彼此谈论江晋两省的民风土俗。

叙话间，见外边传梆来报：“昨夜被打落水身死不知姓名盗犯一名，首现今飘起。”成公即细问殷勇昨夜如何拿捉情形，明日好叙亲供附卷。殷勇道

：“是夜闻声往救，见船上、岸上共有十数个强盗明火执仗，因纵身上船，铜打脚踢两盗下水，当就水中拿住一个，这一个不知死活。只须押着一盗前去看验，他自然认识。”成公道：“是。”即刻委了典史带同捕快，押着小张三前去看验明白回话。

当日将及午时，又拿到逸盗四名：洪三、马大、李标、刁积四名。少刻，典史回来禀明，验得该盗肩脊打折，落水身死。据小张三认识，系是青草蛇江六。当下成公即刻坐堂审问，四盗招供画一，着牢固监禁，随取具岸邻证见、乡地人等，实系强盗勾结，只等邻封人犯拿到即便招解；又吩咐地方将江六尸首掩埋乱冢，发放毕，退堂与刘云叙述。刘云见成公办事英决，甚为钦敬，午饭后即欲告辞回船等候。成公执意不肯，道：“天各一方，幸得相叙，正要借此领教数天，岂可言别？且有事相商往返亦觉不便。”刘云见成公如此用心，因吩咐昨夜来的这个家人回船看守，并吩咐送食物到店中去与二相公用，家人领命而去。

此时，成公即取出禀稿请刘云观看：上面先叙获盗情由，后面极叙殷勇人品胆勇，并仰体各宪爱惜人材至意，不敢不叙功保举，并声明事主不能等候，因取亲供附卷代质，俟拿获邻境逸盗即日招解缘由备细叙述。刘云看罢道：“简切详明，不能增减一字。舍表弟承老寅翁抬爱，倘得进步，不但身受者终身感戴，即弟亦拜惠不浅。”成公道：“这也是因公起见，非弟私意。”是夜宾主三人饮酒谈心，情甚相洽。

次日一早，将各宪禀帖先发。是晚，差往邻封人役俱回，带有回文。成公拆看，却是：“移覆盗犯江六系是孤身，并无妻小，又无一定住居，现今在逃。其余逸盗因江六未获，不知姓名住址，无从查拿。俟拿获江六到案，即严刑究出同伙，拿获另解”云云。——原来这江六就是谋害殷勇母亲的混江鳅江七的哥子。他弟兄几个都是盗贼，先防事发株连，故四散分居，踪迹莫定，且又勾连倭寇赵天王，暗吃海俸，作内地奸细，一发肆恶无忌。却不道天理难容，这江六已先表在殷勇铁铜之下。那江二、江四早已去投奔汪直做了头目。他娘已死。这江五、江七知道江六事发，恐有连累，带了郎氏，三人扮作洋客，连夜投奔倭首赴天王去了。这是后话慢提。当时成公看回文对刘云道：“眼见江六已死，无从追究。”刘云道：“死了江六，却是那几个的造化。”当晚成公吩咐刑书照供叙稿，以上船者为首、在岸者为从，首盗江六已死勿论。又与刘、殷二人各叙了一纸亲供务卷，连夜备成文案。次日早堂，遴选干役二十名，委典史押解这七名大盗赴应天府来。

原来由县到省水陆只有数十里，半日便到。且不说这边成公款待刘、殷二位，且说该典史押解这干盗犯到府，当晚收监。这府尊已见过通禀，备知细底

，即于次日早堂复审各盗口供，与原详画一，当即备文转解按察司衙门，并一面申报巡道。

且说这南直操江察院原与总制同驻应天省城，其时因倭寇肆扰太仓、苏、松一带地方，制宪请旨，移驻苏城经理，省城只有操江驻节。这操江察院姓程双名宏达，原籍河南，系现任东阁大学士程公子，为官风厉，品望非常。这日看了江浦县的通禀，因想这一人能擒数盗，必有非常技勇，因即令金牌行县飭知：“事主既系丁艰职官，取有亲供，不必到案。该员表亲殷勇，着即日送辕验看，毋违。”

这日成公接着宪牌，知是大宪美意，不敢怠慢，随着家人送殷勇到省。其时正值本府转解到司，遂先在司前听候。这日臬司晚堂审理此案，先叫一干邻证乡地保等问过情形，即传殷勇看问。这桌宪见了殷勇一表人材心下甚喜，因问了这获道始末情由，笑道：“原来你就是本省人，如何与刘知县又是表亲？”殷勇回说：“原是两姨弟兄，只因隔了省分，虽知道他在山西做官，却多年不会，一时不能认识，及至说起才知。”臬宪道：“这也难得。”因奖赏了几句道：“此番送你到院，必有遭际。”殷勇谢了出来，随带各盗逐一问供，俱与原详无异，发下收监。

次日，由司解院。这是钦差衙门，非同小可，三通吹打，放炮开门。官吏人等整肃伺候，听得里边排衙点鼓升座，巡捕官传出，先带邻证地保等，问了出来，随传殷勇进去。程公在座看殷勇时，生得七尺以上身材，二十上下年纪，豹头燕颌，一貌堂堂，心中大喜。暗想：若非此人，那得力获数盗？因和颜霁色细细问了一番。殷勇声如洪钟，朗朗答应。程公道：“你虽与刘知县是姨表弟兄，但你籍隶丹徒，本院如今保举你做一个把总，俟有功之日再行升赏，你意下如何？”殷勇叩谢道：“这是大老爷恩典栽培，怎敢有违？”程公道：“你且在此暂候，待本院移会制宪公同录用。”殷勇因禀道：“蒙大老爷宏恩，即当在此伺候。只为家中有老年叔婶不知此事，求大老爷给假半月，回家禀明，即到辕伺候。”程公道：“这却应当，准你半月，不可过限。”又道：“你且等候，本院给你一角牌文带回江浦县，在该县库中取给官赏银三百两，准予公项报销。”殷勇禀道：“已蒙大老爷洪恩超拔，不敢再领赏银。乞留县库，另赏有功。”程公道：“这是你分内应得，正好拿去办理军装，不必推却。”殷勇叩谢了出来，只听里边雷声一般喝带首盗。小张三，马大等逐一推问，悉照原供无异，即日发回臬司，仍飭各县镇密缉盗五名，务获解报，一面关移总制不提。

且说这殷勇出来，地邻人等都来道喜。少刻，这些传宣、巡捕、听事，旗牌等官都来认识殷勇，各各道喜，甚是热闹。过了一回，只见内巡捕赉了一角

公文出来，交给殷勇带回江浦县当堂开拆。殷勇谢过差官，领了牌文，随同一行地邻人等回江浦县来。此时成公的家人早已赶回县衙通报一切。

次日辰牌时分，殷勇到了县前，人役即忙通报。成公一直接出堂来，十分欢喜，携手而进。正是：

一朝龙虎风云会，方显英雄志量高。

不知殷勇如何回家？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回殷壮士立功辞叔婶程察院破格重英雄

却说成公接进殷勇，到书房与刘云相见。殷勇遂拜谢成公举荐，成公道：“以兄的本领，谁不青眼？昨日家人回来，知大宪深加奖赏。将来万里云程从此发轫，但愿得与兄共事一方，弟亦叨庇不浅。”因着家人取出元宝八锭，对殷勇道：“此三百金是官项。这百金是弟少申薄敬，望乞笑纳。”殷勇道：“大宪虽然要践前言，实非治晚本意，恳将此项留赏有功。这盛情亦断不敢领。”成公笑道：“这是官给开报之项，并非私物，若殷兄不受，难道叫弟干没入己不成？殷兄竟不须推让。这百金原不足言酬，不过少表微意，若是见却，弟反增惭愧了。”刘云见他二人彼此推让，因对殷通道：“闻吾弟领有宪檄，若果系官给，成寅翁亦决不肯存留，吾弟竟从直收下。”因对成公道：“老寅翁的盛情，舍表弟自然断不敢领的了。”殷勇因在怀中取出察院公文递与成公观看。成公道：“弟已早知，不必再看，明日即当照牌申覆。”殷勇见如此说，只得将银收下，成公不由分说，将自己的两锭一并交与刘云家人收去。殷勇见情不可却，只得拜领。成公大喜道：“兄台既有限期，不敢久留。今日草酌，尽此一日之欢，又当送行。明日起程回府，数日后再图相聚。”当日三人谈心畅饮，情意交孚。成公道：“我三人籍隶三省，又都连界。你二位虽是至亲却多年不会，一朝相聚，缘分不小。将来或得与二位同事一方，亦不可定。今日我三人当效桃园故事结一患难之交，以为如何？”刘云道：“弟实有此意，恐老寅翁有所不屑，今既承不弃，实获我心。”因各叙年齿。成公三十有八，大刘云四岁，做了长兄，殷勇不必说是三弟了。成公道：“我们结义，赤心如一，不必效世俗的献祝，明晨对天八拜，倘有负心，神人共殛。”刘、殷二人大喜，道：“兄长所极是。”当日共饮至二更后方散。

次日凌晨起来，盥洗毕，在庭前设案，焚起一炉沉檀，三人对天结拜毕，就如亲弟兄一般，再无半点客套。殷勇对成公道：“弟有一事，今当禀知大哥。”成公道：“贤弟有何事故？”殷勇遂将母、妹被溺情由说知：“现今小妹尚无下落，已在六合、上元两县具呈恳缉，至今并无踪迹，务恳大哥于拿获盗贼之中留心查问，倘得凶徒下落，死生衔感不尽。”成公道：“原来吾弟有这件伤心之事，只是当时不知船户姓名，若是遭风被溺，令妹岂有竟无下落之

理？其中必有缘故。愚兄当随时察访，倘有消息，即当通知。”

当日早饭后，殷勇即拜别起身。成公道：“我却不留贤弟，你须速去速来，不要过限，有负上台好意，我留住二弟在此候你到来，送你见了上台，有了着落地方，好叫他放心回去。”刘云见说，也就不忍言别，因对殷勇道：“吾弟速回，倘得早到几天更好。”殷勇道：“上台虽准假半月，我计程不出十天便可到此。但有一小事，尚须兄长为我措办。”成公道：“何事？”殷勇道：“明日去见大院，不便如此装束，必得制几件合式的衣服。”小弟家间一时不能措办，须得兄长这里与我一做。成公笑对刘云道：“早是我两个已计算及此，如今现叫裁工制作，五七日内便好齐全。贤弟只顾放心，来时包管合式。”殷勇道：“二位兄长真是无微不至。”当时家人过来回说：“牲口都已齐备了。”刘云即叫家人将行李取出，殷勇对成公道：“兄长与我留下一半，打换碎银，以便将来衙门一切使用，弟只带一半便了。”当下别了成、刘二兄，家人跟随上马。

不及一个时辰，到了凉山周店，与兄弟殷富说了备细，大家欢喜，就要作辞店主起身回家。这周店主还要邀镇上人家酬谢饯行，殷勇道：“极承盛情，我已心领。如今系是官身，立有期限，不敢迟误。将来我兄弟到府时，诸凡仰仗照管，就感激不尽了。”店主道：“这个不消吩咐，明朝老兄若恭喜到这里来做官，我们俱叨庇不浅。”当下弟兄收拾行李，店主人必要留住午饭并管待成公家人。殷勇赏了他一两银子，又雇了一人，拉着这匹空马，跟送家丁回县不提。

他弟兄二人辞谢了周店主，叫了一个便船，迅速赶行。至次日午前，已到京口。回家同拜见了叔婶。此时殷俭亦已强壮，看见他弟兄回来，两老口欢喜道：“你们怎么就去了这好几日？”殷勇即将前事一一禀说。”殷俭大喜道：“我们这里前日也听得传言有这件事，却说是个过路客人拿住了强盗解官请赏，原来就是你！你从前原说要去投充勇壮立取功名，如今却不用投充，已遂了你的志愿。将来若再有个升迁，也与你父母争气不小。”殷勇在行囊内取出四个元宝交与叔婶收用，又将帐目一一指对清楚。殷俭道：“你如今在本省做了官，又与那县里大爷结拜了弟兄，你兄弟出去再没有人敢欺侮他了。但是这宗银子你还要到衙门去使用，还得做几件本等服色，如何不带了去反留在家里搁着？如今你也正婚娶的时候，我虽一向留心，总不曾寻着一个门当户对的。这番你去，有了地方便寄信回来。我一面与你打听一头好亲事，好送到任上去与你完姻。”殷勇道：“衙门使用，侄儿自有。衣冠等件，已承两位义兄与我制办。婚姻事叔叔且慢料理。不必性急。还不知将来是何光景，且待侄儿有了地方再作理会。只是此时不能耽待，明日就要拜别起身。母亲棺木暂厝江寺

，不能前去祭奠，虽然没有风雨浸淋，还得叔叔或兄弟常去照料照料。”殷俭道：“这个不须你记念，你去后我就亲自去代你祷告祷告，也叫你母亲在地下欢喜。”当时亲丁四口欢天喜地叙了半日的话，吃了半夜的酒，才各安歇。

次日早晨，一家儿起来收拾，吃了早饭，殷勇拜别叔婶就要起身。方式千叮万嘱：“侄儿有了地方，即速寄个信来，免得我两老口悬念。”殷勇应诺。当下雇人挑了行李，殷富随送到大码头，雇了一个便船。殷勇又吩咐了兄弟些家常要紧的话，分手而别。

不说殷富回家。且说殷勇开船，却值风色不顺，又是上水，当晚歇了青山。次日傍晚，才到浦江口，上岸投了客店过宿。次早，雇牲口驮了行李，取路投江浦县来。

这日到得县中，已是傍午时候。值堂吏住宅门传报，里边开了暖阁请进，却是成公的堂侄成友德迎到书房中，因说：“家叔奉委，与六合县会同踏勘地界去了。刘二叔亦于昨晚回舟照料，说今日午间必到。家叔吩咐小侄说，殷叔到来，诸凡俱已齐备，已派定家人成信跟随上省，待殷叔恭喜了地方，才着他回来报信，不必等待家叔回来。殷叔今日见过刘二叔，明日便好上省。”殷勇道：“最好，只是要你叔父过于费心了。”成友德道：“冠服等件，俱已制就。”因叫家人搬出，“请试一试身材，不知可合式么？”当下殷勇看见各色冠服袍带俱系新制，身材亦甚合式，心下甚喜，因说：“不知用了多少价值？老侄谅必知道，就与我在存银内扣除。”成友德笑道：“家叔说过，殷叔所存银两俱换成一两一锭的，并有些碎银，好另外使用，到时一并交付。这袍服家叔没有开帐，只说到日后再说。”当时即将银两一并交明，殷勇却不好再说扣除的话了，遂将物件逐一收拾停当。

到了午饭后刘云才到，见了殷勇道：“贤弟果然来得恁快。”殷勇道：“幸喜叔婶无恙，因得早来。”刘云道：“昨天大哥已说过不必等候，贤弟明日就到省。待你有了着落地方，我也就好放心起身了。”当日成友德备了一桌齐整酒席，晚间与殷叔钱行，弟兄叔侄同饮至二更后才罢。刘云仍与殷勇在书房安歇。刘云道：“兄弟初入官场，诸凡须要谨慎，此去若分防在个要紧去处，须昼夜提防，不可不懈。那倭奴肆横已极，官兵多有畏怯。且闻内地有奸细暗通线索，此事深为可虑。兄弟到那里，当审时度势，千万不可恃勇轻率。亲随伴当也要察他邪正，恩威并用才是。武官虽无牧民之责，但朝廷设兵原以卫民，贤弟须要文武和衷，戢兵保民为要。”殷勇一一领诺。刘云又道：“此去分发地方，尚不知繁简远近。一应用度，不比州县官有人公应，必须自己部署。若是得功保题，还要一切使用。我已留下几两银子在成大哥处，要时只顾到这里来取，倘或不敷，成大哥自能设凑。”殷勇道：“哥哥也太为兄弟用心

了。前程之事，正如黑漆，不知将来是何光景，只据这个微末前程，要得多少用度？况兄弟又无家小，一人一口，有这二百金亦尽可过日。兄长亦有限的宦囊，我曾听三哥说，家中伯母已逾六旬，又无多余的田产，尽数带回以供甘旨才是。况如今兄长回去又非往时可比，外边应酬须增数倍，正恐用度不给，何必为弟踌躇到此？”刘云道：“兄弟所言虽是，但愚兄素常省俭，不滥交接。此番回去，除开吊行殓，事毕即闭门谢客，甘旨之供，尽足有余。若说这点宦囊，若无贤弟，莫说罄尽无存，连性命亦难存保。今日我与你既成骨肉弟兄，也不说这样报德不报德的话，但也要叫为兄的心上过得去才好。况我所分无多，只有三百金存此，以备日后升迁之用。倘有不敷，成大哥自能凑办。他日兄弟有余，为兄的多用你些也何妨。”殷勇听了，也不敢再辞，因道：“三哥此时谅已过去了，兄长回去代弟与伯母请安，并与三哥说知不能等候的缘故。”

二人叙话直到五鼓，略睡了片时，已是黎明。殷勇才待起身，成友德已推门进来，道：“二位老叔，昨夜说到几时才睡？我如今来催殷叔起身了。”殷勇笑道：“昨夜睡时已交五鼓了。”当时二人一齐起来。盥洗后早饭已齐，饭毕，成友德道：“牲口船只俱已备齐，成信跟随三叔到省伺候，恭喜得了地方着他即速回来通报，好送刘叔起身。”殷勇道：“承贤叔侄十分相爱，我也不敢套谢。令叔回来时，与我致意不及面辞了。”成友德又道：“刘二叔有三百金在此，殷叔带去不带去？”殷勇道：“存留在此，要用时来取。”当下辞谢了成友德，又与刘云拜别，只为义重情深，不禁英雄泪落。当下俱从宅门送出大堂，看着殷勇上了马，家人成信牵马搭上行李，跟随去了。

按下刘、成叔侄这边。且说殷勇这日傍晚，赶进了省城，成信即引到成公素常所寓的公馆住下。次日一早，换了冠服，备了手本履历，选往两司付总衙门禀到，后即赴察院。此时二鼓已过，殷勇到巡捕厅来与值日巡捕官施礼毕，即烦传禀。原来程公早已吩咐该巡捕，如殷勇到时，不拘早晚随时传禀，因此那官儿不敢迟慢，即刻传梆通报。少刻，里面吩咐出来，院爷着他进见。殷勇即进了宅门，与堂官施礼毕，跟随缓步进来。过了一带穿堂，就是二堂，左侧东角门内便是书厅。那堂官领殷勇进了东角门，早见程公在书厅门口站立，见了殷勇，满面堆下笑来，殷勇趋进厅门即行参叩，程公受了两叩后即用手扶起，道：“这是私见，不必如此。限你半个月，为何十天就到？”殷勇禀道：“大老爷格外鸿恩，敢不仰体？因家中叔婶无恙，禀过后即来复命。”程公道：“前日江浦县申文到来，说三百两官银已全给你了么？”殷勇道：“这是大老爷恩施，本县已照数全给，格外又送了百金盘费。”程公笑道：“他是个清廉县令，竟有百金赠你，也算破格。但是他地方有此江洋大盗拿获不着，参

罚也就不小了。前日我将你移会了制宪，回文转来，要讨你去差遣委用。你随处俱可立功，明日我与你一角公文，内中另有书函荐你。你去投见，必有重用。但你初历仕途，诸凡必须谨慎，不可自恃勇力，临事急躁，须知彼知己，计出万全。这制宪性情最急，御下最严，应对之间须要检点，作事须要三思，切记不可任性。”殷勇叩谢道：“大老爷天高地厚之恩，训诲之言，当铭心版。”程公吩咐堂官陪他酒饭，又道：“今日有了公文你即速前往，不必再来禀辞。”这是程公格外的恩宠。这堂官见上面如此看待，也就与殷勇诸事周旋，陪待酒饭后，代禀谢了。

殷勇即辞谢堂官出来，到了官厅内。这些辕门上的官儿也都分外恭敬。不及一个时辰，里面值堂官赉着一角公文出来，外火票一张，交与殷勇道：“大老爷吩咐，叫你即日起身。这火票是恐你于路迟谈，因给你在本汛支应塘马二匹，逐汛更替，计四日可到苏城，叫你不必再禀辞了。”殷勇接了文票，不敢迟延，即谢别了众官回到寓所，一面着成信赉了火票到坐汛守府处挂号，支领营马，一面收拾行李，俟马匹一到，即刻起身，无分星夜，兼程而进。正是：

欲将忠义酬恩宪，宁忍蒸黎遭逆倭。

不知殷勇如何去见总制？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一回识英雄海疆当险要遇弟妹湖畔诉衷情

却说殷勇感程公知遇之恩，不敢迟延，昼夜兼程，逐塘更换马匹，有了操江火票，并无阻滞，第三日傍晚即到了苏省，就在制宪衙门左近觅一寓所住下，整顿冠服。此时因未曾受职，只以武士装束。收拾一切停当，只等次日投文参见。

且说这总制黄公讳炯，表字宪南，北直顺天府人氏。为人端直，不喜阿谀，只是性情刚愎、御下极严，未免多招尤怨。由都御史总制江南，与操江程公寅好甚笃，惟兄侯巡按行止乖张大不快意，几番欲动弹章，却是程公再三劝阻，说他恃有内援，况限满即去且不必与他计较，因此黄总制只得忍耐。那侯子杰也知道黄公气色不足于己，遂托故往庐凤、淮扬一带巡视去了。后因倭奴作乱，黄、程两公商议连名具疏，请将总制移驻苏城弹压，并请招募民间勇壮，计功升赏等情奏闻。奉旨交阁部会议，后蒙议覆，大概云：倭寇连年肆扰各处，沿海地方不能宁谧，必得非常之人歼除此寇。恐民间有智勇足备者，僻居草野，不能上达，实为可惜。自古立贤无方，可否着山东、江、浙、闽、粤沿海各省督抚、操江衙门，准其招募勇壮，另立一营交与各该督抚总操管理，果有英材，计功优叙。并请颁给总督、总制衙门空头扎付各五十道，自守备以下等弁，许便宜补用：凡巡抚操江衙门招募者，仍移送总督、总制衙门验实给扎，分发委用；如无督制兼理者，许该巡抚、操江按名造册，报部给扎委用，俱

不得滥行填补。倘有冒功徇私等弊察出，将各该管官照彻庇律革职。如此则抱负者不致沉埋，滥冒者亦可杜绝，庶真才迭出，积寇歼除，伏乞圣恩俯准云云。奉旨依议。这却大半是内阁程公之力。凡沿海各省督抚制操衙门俱照例遵行，内中虽也遴选了几个真实本领的人，却也便宜了许多纨绔子弟。这操江是分节巡狩衙门，因许一例招募，凡有投充之人，验看的实，填了姓名、籍贯、年貌清册，仍移会制宪复验，然后给扎分发委用。这殷勇是程公心上最得意的人，原要自己委用，不意黄总制为倭奴猖獗巴不得要招几个胆勇出众的人，以收指臂之效。今看见程公移文书扎上说得殷勇胆量十分出众，如何不喜？因必欲向程公讨来亲验委用。程公亦为么事起见不好推辞，只得将殷勇送去，又吩咐他许多要话，还恐制台不肯重委，又写一封切实书函保举。你想一个白身人得大宪垂青，又兼自己本领出众，那怕不成就了功业？这闲话慢表。

且说殷勇到了次日早晨，整顿衣冠，赍了察院公文，竟到辕门上来。此时尚未二鼓，见有许多文武官员伺候禀见。殷勇寻着了巡捕官，施礼叙了来历。那巡捕见是操江衙门到来投文的，不敢轻慢，道：“兄台且在这里少坐，待各官禀见后，与你投文。这忙乱之际，恐有差误。”殷勇道谢了，就在巡捕厅内坐候。

少刻，只听三通鼓乐已毕，放炮开门。大小文武官员照例禀见。先是司道大员到后堂会话出来。然后府厅州县副参游守等官禀见。此时因倭寇肆扰军务倥偬，也有传进说话的，也有不见的，纷纷不一。直到已牌以后，各官才散。殷勇即将公文烦巡捕官递进。未及片时，只听得里面吩咐值堂官：“着来差进见！”殷勇即跟着内巡捕打从角门进去。对得二堂，只见上面虎皮交椅上坐着黄总制，生得面如满月，一部长髯，猩袍玉带，甚是威严。殷勇上前参叩毕，起来躬身站在一旁。黄总制见了殷勇这表人物先自欢喜，且又有程公保举之书，已有心重用，因问了一遍当日获盗的情节。殷勇不慌不忙，朗朗的对答。原来制宪自招募以来投充者不少，大约其中有一半是情分荐举的，不过射得几枝箭，使得几路刀棍，不是人材不限便是膂力平常，并无出色人物。今日见了殷勇真才实学，如何不喜？暗想，若非此人，如何能力敌众盗？胆量勇力，不问可知，因道：“这里现今沿海一带地方倭寇出没无常，肆行劫掠。本院招募日久，并无一个捍御之材。如今都宪举荐你有十分本领，现在有一个最紧要的去处委你去把守，你敢去么？”殷勇跪禀道：“大老爷不弃鄙劣施恩委用，愿图竭力报效，岂敢有违钧旨？”黄总制大喜道：“有材技者，必有胆量。”随令值堂官吏取一道空头扎付当案填了殷勇姓名、籍贯、年貌，给与殷勇，道：“本院如今且填你做一个把总，却委你去署留河守备的事，这是太仓、崇明等处最要紧的海口，那倭寇时常出没的去处，你须用心守。若有功劳，即行升

赏。”又拿库内取出一副盔甲赏他。殷勇一并叩谢了。才侧身出来，未及数步，黄总制又叫上去吩咐道：“那个海口非同小可，从前往往失事。你去须要不分昼夜上紧提防。你本管游击驻扎太仓，也是个要地。恐仓卒有事一时救应不及，我与你令箭一枝，倘有紧急，一面飞报本院，一面许你在本营各汛调兵接应。倘有疏虞，不但你自身军法不贷，且辜负都宪与本字重委之意。你须刻刻在心，勉图上进。我看你汉仗膂力胆勇俱有，但你初登仕版，这弓马武艺未必精熟。若只恃勇力，便非为将之道。你须上紧演习武艺、讲究战阵，不可一刻苟安！”殷勇叩谢道：“大老爷恩训，当刻刻在心。”黄公随取给令箭一枝，着即刻起身赴留河防守，替回那防地备别有差委：“待平静之日，再去见你本游击不迟。”殷勇领了令箭即叩辞出来。所赐盔甲已有人搬送寓所，因复到巡捕厅来辞谢。这些辕门上都守、千把等官都来道喜。不一时，值堂官赉出一张委牌带封套交与殷勇，系委署留河守备印务，着即刻起身无误。众官道：“这是大老爷格外的恩典，老寅兄不要轻看了。”殷勇谢别众官回到寓所，当下就有同寅官荐来伺候的人，殷勇俱各留下，见上台如此垂青，又闻留河地方紧要，不敢少怠，当即吩咐成信道：“我这边的事你已尽知，可即日回县报与两位老爷知道，我也不及写书。”因取了四锭小银与他作盘费，成信当下叩谢去了。殷勇就着从人收拾衣甲头盔行李，有了制宪令箭便即日驰汛前往留河署事不提。

且说成公自公出回署，知殷勇已经上省，因与刘云道：“三弟此去，不日即有好音到来。”至第二日，却得了总制要去的信息，又闻给塘马星夜前往，二人计议：此必因倭寇紧急之故，到时即有差委，只不知是何去处，算来总不出十天即有定局。原来成信也是星夜赶回，到第九日午后已回到县，进书房来禀了前后的话。二人大喜，刘云又赏了他二两银子，因与成公道：“三弟蒙两位上台刮目，将来未可限量。只不知那留河地方如何？”成公道：“若说那留河地方却是一个最险要的去处，从前胡只有一把总防守，后来因两番失事，才改了守备，添兵弹压。以三弟的本领镇守，定当从此立功显达。”刘云道：“若论他的胆勇，实人所不及，所虑者是少年恃勇，急躁从事。兄长须随时打听，频寄音书，免弟挂念。弟明日就拜辞起身。”成公道：“贤弟为先人大事，已经耽搁有日，愚兄亦不敢再留。明日早饭后即送贤弟起身。三弟那边我自理会，倘有要事当专差相闻。”当晚，弟兄二人直叙饮到更余，一同安寝。成公又吩咐家人连夜备席。

次日凌晨，起来盥洗后即摆上席来，成公叔侄各敬了刘云三杯。又共饮过数巡，刘云道：“此番别过兄长，后会未知何日，彼此须常通信息，以慰相思。”成公道：“这不消说。若有要务，便当专差，寻常信息只用官封递到吉水

县署转寄与贤弟，但髯贤弟在本县关会他一声。”当下匆匆席毕。刘云已封了四两银子赏了书房伺候的家人，格外二两赏了厨役。成公却命侄子赍出二十四两一封奠仪来，道：“我也不送贤弟的程仪，这是代我与老伯灵前一觞之敬。”刘云不敢推辞，叩谢领了。外边职事人役俱已吩咐齐备，成公必要亲送到船，刘云阻辞不住，别了友德，一同上轿起身。已牌时已到凉山，成公到船上又坐谈了一回，道：“贤弟途中保重，到家后即与我一音。”刘云应诺，只为情深，不禁洒泪分手。

刘云随送成公上了轿，看着导从去远才转身进舱，就吩咐鸣金开船，一路无话。不止一日，到了九江府，进得鄱是湖口。这日适遇大风骤起，白浪掀天，大小客船何止数十号，都收在套汊内避风。这风自辰牌时候发起，直到未未申初才渐渐矧下来，已是开船不得。

原来这日刘电的灵柩船亦在其内，你道为何如此凑巧？原来刘电自八月初一日在尚义村起程，中秋前两日到扬州，雇了一只大船，中舱安放灵柩，后面官舱留与雪姐、梅嫂，刘电自在前舱安歇。因要送雪姐回家，故不走仪真，意出荻浦。这日来到，把船泊在码头，刘电上岸来访问到许公家里，见大门上锁，因问看间壁周老人。这老者把许俊卿如何没了姑娘几次要寻短见，后来他舅子如何接了他回去同住，不多几时因他舅子的叔父选了江西大庚县的知县，举家同到任上去的话，与刘电说了一遍。刘电听了，暗想：如此不凑巧！今既不得相分许么，也就不提送雪姐回家的事，遂别了周老人回舟，一一与雪姐说知。雪姐闻言，十分伤感，因道：“父亲与母舅都挈家而去，无处可住，从前恩父原与我说，当同三哥回家，今日果然验。”刘电道：“如今妹子且安心同我回去，到家后即当专人送书往大庚县去通知许伯，便可相会。只是从此回家路途尚远，还得梅嫂作伴同去才好，且到岑贤弟家再作计较。”梅氏道：“我到家与老头儿说一声，自然要送姑娘同去的。”刘电道：“甚好。”当下就叫开船，放到观音门来，访问到岑公子家。到得门前，见大门上封皮封锁吃了一惊，往问邻居说：“自岑公子与老夫人去后不多时，被侯巡按说他祖父做官时有欠他官银八百两未瑋，把他老家人岑忠逐出，将房屋官封变卖，到如今虽没人敢买，已是无人居住了。”又问岑忠下落，这邻人说：“他搬了家什箱笼出来，气出一场大病，亏得他兄弟来，搬他回湖州碧浪湖村家里养病去了。”刘电听了这个信息，见两处俱无着落，心下好生动气，待要寄信往山东这途中又无可托之人，看这邻居又是少年人，难以相托，若不寄信又恐蒋公与岑弟悬望。左右思维，固想那个周老人是许公重托他的，却是个至诚长者，不若托他寄信，谅无差误。主意定了，即辞别邻居回到船中，把这事说与梅嫂、雪姐得知。梅氏听了十分气苦，因想：如今在途路之中，若回湖州路途又远，况这

雪姑娘是老夫人再三托我陪伴的，岂有半途抛撇之理？因道：“三相公也不用心焦，如今只要寄封信到山东去免得那里记挂。我情愿陪伴姑娘到吉水。待日后姑娘恭喜了，我再陪送姑娘回来，岂不是好？”刘电听说大喜，道：“梅嫂说得极是。”当下即在舟中将两家情事备细写了一封书，封固停当，叫把船仍放顺荻浦来。幸喜相去只有二十来里江面，一时便到。刘电遂称了二两银子和书函包好，一直竟到周老人家里来。周老人一见便问：“客人为何去而复返？”刘电道：“为有一件要紧事特地来拜烦。”因将书函取出道：“这是一封紧要书信，外有盘费银二两，烦老丈觅一的当妥人寄往山东沂水县地方，封面上居址姓氏逐一写明，寄收到日再谢酒二两。那边与贵邻居许公有些瓜葛，因知许公与老丈又是紧邻至好，故敢奉托，千万不要迟误，日后小生还要到来奉谢。”周老人道：“一封空信，有了这些盘费何愁不得寄到？只是老汉与许先生相好多年，并不知他山东有甚么亲友。”刘电道：“只烦老丈把书函寄到，日后自然知道。”周老人看了信面写得分明，因道：“刘客人放心，这封书包与你寄到。若有回书，我存在这里候你就是了。”刘电打恭称谢，又再三叮嘱而别。彼此才放下了这条心。回到舟中与雪姐说知，当即开船前进，于路无话。这一日恰恰船到湖口，遇了风暴，也在套汊内避风。

及至风定，已是申牌时公，秋江易晚，不及开船。刘电吃毕饭上岸来闲步，见前面一只大船，桅上扯着“曲沃县正堂”的旗号，心中惊喜道：“莫不是哥哥也在此？”因走到船边。却值老家人刘用走出舱来，一见刘电即叫道：“那不是三相公来了！”刘云听得，急走出舱来。兄弟突然见面，悲喜交集。这刘电遂进舱来拜见了哥哥。刘云即问：“父亲棺木何在？如何此时才到这里？”刘电惊问道：“哥哥如何晓得我搬柩的事？”刘云道：“我本不知，因遇了殷家兄弟方才知道。”刘电惊喜道：“可是殷勇兄弟么？”刘云道：“正是他。”刘电急问：“哥哥在何处与他相会？”刘云道：“说来话长，且拜了父亲灵柩，慢慢再说。”刘电道：“船上还有一个义妹在那里，却就是殷勇兄弟的义妹。”刘云道：“这又奇了，殷家兄弟说他只有一个义妹，已经同他母亲不在了，如何还有他妹子在这里？”刘电道：“这话说来一发长了，哥哥且过船拜了父亲灵柩，我们兄妹三人见面再叙。”此时他弟兄两个心下都摸不着头脑。

原来两船相离不远，刘电引哥子到了船中，刘云见了父亲灵柩，想起自己做了官父亲不曾安享一日，不禁一阵伤心，扑翻身放声大恸。刘电、雪姐又一齐哭将起来。邻邦船上尽都吃惊，问起缘由，才知道是个丁艰的官长在这里刚遇着他父亲的灵柩，因此伤恸，当时刘电劝住哥哥，暂且收泪与妹子相见。正是：

泪从心窍流将出，喜自眉梢引上来。

不知他兄妹如何相叙，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二回 识小妹征桌解离愁得娇女慈帏添喜色

却说刘电劝住哥哥，拭泪同到后舱，却见雪姐一身孝服，哭泣未止，见刘云进来已知是做官的长兄，口称“哥哥”倒身下拜。刘云以小妹相见，只回了两礼，一同坐下。梅氏过来叩头，刘云抬身道：“你是客边，莫行此礼。”便问雪姐道：“闻妹子与殷家伯母在江中遇害，怎的又与我兄弟相分？”雪姐未及回答，刘电接着说道：“哥哥不知，说来却是一段创古奇文。”因将雪姐怎生遇骗，卖入曹家；又怎生遭妒妇凌虐，得保全了身体；怎生到沂水客店中自尽，埋在义冢；片生在地下遇了仙姥指引，拜认了父亲；父亲又片生显灵邀蒋、岑二位嘱托，引弟先发出妹子的棺木，当下还魂转来，便指相起出父亲灵柩；又蒙蒋公十分仗义，与兄弟结了婚姻；又与岑公子结为兄弟；蒙岑伯母命梅嫂子陪妹子前来，于八月初一在沂水起身，原要送妹子与梅娜子回家，不料许伯又同亲戚挈家往大庚县上任去了；岑贤弟家又被侯巡按将房屋封锁，岑掌家又病回湖州，进退两难，承梅嫂子情愿陪伴妹子，因此就一同回家；不料在这里遇着哥哥……：还有许多细底，一时也说不尽。刘云从头听了一遍，点头吐舌道：“果然有这等奇事！若不是亲身经历，傍人说来也难相信。只是殷母遇害，如今既知强徒姓氏，又有根究之处，为兄自有道理，必要拿此凶徒与你兄妹报仇泄恨。那蒋公与岑公子既成至戚，且容图后报。”因对雪姐道：“若论殷家兄弟与我八拜之交，你便是我义妹；若论拜继父亲，就如亲妹子了。”雪姐道：“小妹在地下，若不是父亲庇护必被众鬼欺凌。父亲因预知三哥到来搬柩，恐无处打寻，因显灵邀蒋家叔父与岑公子到来托他指引。彼时父亲已令小妹先拜见过他二位，次日三哥果然到来，小妹幸得再生。回想前事，就如做梦一般。”

刘电即问道：“正不知哥哥如何又与殷家兄弟结拜？”刘云道：“这事说来虽不似你们的奇异，却也是天假奇缘。我在任得了父亲的凶信，因为交代的事耽搁了三个多月才得起身，七月下旬坐船到了江南凉山地方停泊，不料夜间被江洋大盗十数人明火执仗上船行劫，将家人捆绑，行李尽行搜出。我那时也只想留得性命便是万幸，不料忽然来了一个少年壮士一上船就打翻了两个强人下水，又在舱里活捉了两个将我救了。不但保全性命，连行李一些也不失脱。我还未曾动问他的姓名，他却见我与兄弟面貌、声音相像，又见我穿着孝服，一回就叫出我的姓氏，我倒吃了一惊。问起始末，才晓得兄弟与他结拜在先，说你助他银两，劝他投充勇壮立取功名。他原要在仪真口等你，不料生出这件事来，谁知他却为此事得了功名了。”刘电同雪姐一齐问道：“怎么就得了

功名？”刘云因将那官司如何严禁盗贼，如何悬赏缉拿；成公如何荐举，操江如何恩待；给赏了官银三百两，成公又有己赠；又如何三人效桃园结义；后来制宪黄公要讨他往苏省委用，当下给了把总扎付并与他令箭，委署留河守府，许他得调兵马，十分恩宠，从八月下旬就到任去了，[一一叙说一遍]。

（据文意补）刘电听了，不禁眉花眼笑，道：“兄弟当日一见了他就知他不是久居人下的人，因此与他结为异姓骨肉，但不料他骤然就做了官。”雪姐道：“只可怜我干娘为我身亡，不得享他一日之福。”说着，又哽哽咽咽哭泣起来。

刘云劝道：“这也是他老人家的大数难免，即如妹子死而复生，亦是定数。日后只要拿着这个凶徒，听首沥血，祭奠灵前。如今妹子回去，我就当差人去报知许伯，接他到家与你父女重逢，省得两下伤心牵挂。况你再世重生也是古今罕有的事，将来必有后福；终身之事，兄当为你择一佳偶，必不误你。

”刘电接口道：“哥哥却还不和其中委曲：父亲冥间嘱托蒋公三事，一件是托蒋公指引埋棺处所，第二件是为他表侄女与兄弟婚姻之事，这第三件就是嘱托妹子终身之事，说将来与岑家兄弟有姻缘之分，却又不叫当时订定，必要等待数年仍须蒋公完成此事。此番回来原要见了许伯主将这姻事订定，不料又不得相分，到家后请了许伯来便可一言而定。”刘云道：“那岑公子冕门旧族，正是偶配。况且阴阳两途先已见面，这姻缘非寻常可比，我若在彼就当同蒋公为媒一言订定，何必更待他时？”刘电道：“兄弟也是这般主意，倒是岑家伯母说妹子现有生父，如今又有我们母亲在堂，大家不便专主。况如今又在客边，果是姻缘就耽待两年也不为迟。”刘云听了此话，因问雪姐道：“岑夫人待妹子如何？”雪姐道：“就是亲娘也没这般怜爱，临行啼啼哭哭，还与了妹子许多东西。”刘云道：“如此说是极相爱的了，这件事就当反经从权。况这重生再世实是世上罕有的事，许伯得知，已喜出望外，岂有不乐从之理！又何必拘拘于此？”刘电道：“这是父亲冥中如此嘱托，谅必有因。如今妹子年才十六，即迟等两三年亦无不可。”刘云道：“这也罢了，只是他明岁必须进取功名才好。”刘电道：“兄弟也再三劝他，他只为那侯巡按与他作对不敢回家。如今房屋又被他封锁，亦无家可归，倒是一件难事。前日兄弟访问明白，因写了一封备细的书，留下二两盘费，交与许伯的紧邻周老人，托他雇要人寄往山东。信面注明，到日另给酒资二两。这封书不知何日才到？”刘云道：“有这重酬，那怕没人寄去？只是他那里得了此信却又增一段愁肠。”因想：父亲所说迟待的话未必不为有此顿挫。这是刘云意中所想，却不知雪姐心中已深信了恩父的言语并岑母的怜爱，就迟几年谅无更变，因此倒不把这事放在心上。

他兄妹三人直说到上灯时分，向灵前炷了香烛。此时，两只大船已并在一

处。刘云道：“明早就在这镇市上买了祭品先与父亲会奠，叫两只船邦着同行。我是惊怕的人，如今却放心了。”刘电道：“哥哥遇殷家兄弟相救，兄弟却早知道。”刘云道：“这是何说？”刘电又将遇点石禅师的话细述了一遍。刘云道：“如此说，这禅师竟是个知过去未来的罗汉了。”说话间，晚酒已备，弟兄二人就同过这边船上来，另送了几样酒肴到这边与小姐。他弟兄又叙话到半夜，方才各自安歇。次日早起，就在镇上买了那鸡鸭鱼肉、果品蔬菜、香烛纸镮等，准备在船中祭奠。从此兄妹三人常在一船叙说那历过情节，颇不寂寞。

不止一日，到了吉水，停船在城外码头。他弟兄已先在船中商定，将灵柩暂停城外普化寺傍院。面前搭盖三间大厂棚，中间安放灵柩，后间安顿女眷，外间接待亲朋，旁边左右另盖两小厂，一处做厨房，一处留待来使，就借傍院做帐房，并安放什物。当日刘电先上岸到普化寺与长老说知，然后进城到家中拜见老母、兄嫂，把客途经历之事从头至尾说了一遍。大家听了又悲又历史意义，又甚惊怪。当下刘母就要同了媳妇们到船上去哭奠，并就好看看这个还魂的女儿。刘电道：“母亲与嫂嫂们理应前去，但这码头上船只拥挤、行人杂乱，况船中又甚窄狭，一无备办，且待搭起了棚厂再请母亲同嫂嫂们往船上起棺，一同送到厂中祭奠。”刘母道：“既如此，你们快些去料理棚厂要紧，且先家祭过了，再商量开吊的事。明日先把你妹子接了回来，省得他在船上不便。”

刘电领命，即同了二哥刘霖分头办理，雇了人夫工匠，赁了杪木竹竿，将自己铺中大布抬了十多筒，到寺里去搭盖棚厂。傍晚，弟兄同出城到船上。刘霖先拜了灵柩，大哭了一场，然后与兄妹见过，因说：“这棚厂连夜搭盖，明日还得一天工夫才竣，后日早辰便好起棺上去。”刘电对雪姐道：“明日母亲就要接你先回。”雪姐道：“小妹也正要拜见母亲，这里且留梅嫂子在此照管。”刘霖道：“有必，妹子只将东西收拾收拾，明日一总与你搬回家去就是了。”当晚，刘云派一个家人跟随刘电往寺中歇宿，监督工匠，照管什物，刘霖仍回家中料理一切应办物件，自己同两个家人在船守灵。

且说刘霖回家对母亲说知，明日棚厂便可盖完，后日一早同母亲大嫂们去起棺，到厂合家祭奠，又道：“这个妹子生处好个模样，见了我十分亲热，真个像亲妹子一般。明日母亲见了必定喜欢。”大娘子道：“这还魂的事人再不信，如今却真有这般奇事。正不知在棺内如何过得这许多日子？难道不气闷的么？”二娘子道：“想必死了，这棺材就如房屋一般，那灵魂也好走进走出，谅来是不气闷的。不恁地，公公怎得邀了生人去说话？”两妯娌你一句，我一句，胡猜乱讲。刘母道：“你们且莫乱猜，明日接了他回来，正好慢慢地问

他。”当晚过了一宿。

次日一早，刘母起来，一面打发家人前往普化寺催促搭盖棚厂，一面叫刘桂去雇两顶轿子：“接了你妹子与那梅嫂子回来，再到寺中去料理。”刘霖领命，顺路雇了大小两顶轿子。到得船上，雪姐早已收拾停当，将要紧之物随身带在轿内，其余交给梅妇携带，与大哥说了一声，随即上轿。刘霖一路照管着回来。

且说刘母打发刘霖去后，就同了两个媳妇都出中堂探望。好大一会，轿子抬到大门内下轿，婆们都迎将出来，看见雪姐生得十分秀美，一身孝服，梅氏跟着进来。到了堂前，刘霖一一指与雪姐道：“这们就是母亲，这是你大嫂，这是你二嫂。”雪姐叫梅嫂将一把椅子移在当中，请母亲坐了拜见，刘母见了便十分怜爱，道：“途路辛苦，只行常礼罢。”雪姐当下端端正正拜到四拜，刘母叫两个媳妇搀起，然后与两位嫂子拜见。这刘大娘子却只有一个三四周岁的孩子，叫做端儿，生得粉装玉琢一般，因叫过来与姑娘磕头。那孩儿真个就趴在地下磕头，喜得雪姐连忙抱起来。那孩儿把两只小手儿抱紧了雪姨的颈项不放。刘母见了，也不禁笑将起来。大娘子过来拉他的手，只是不放。雪姐道：“这个小侄儿乖得紧，怎么竟不怕生？”大娘子道：“却也作怪，别人要抱，他还哭着不叫抱哩！”当下梅氏也与老夫人并两位少夫人磕头，大家都搀扶免礼。雪姐抱着端儿，随老母大家同到上房里来坐下。

雪姐看刘母虽年及六旬却神清体健，鬓发才白得几根。这刘大娘子是个五短身材，银盘白面，生得秀雅端庄。这刘二娘子却是长挑身材，瓜子脸儿，生得温柔婉丽。当下刘母就问雪姐：“你三哥与蒋公的表侄女结婚，不知那个姑娘生得如何？”雪姐道：“才德工容，无一不备。”二娘子便道：“比小姑姑何如？”雪姐笑道：“胜我十倍还不止。”刘母听了，便也欢喜。原来刘母只生了他弟兄三个却没有女儿，今见了雪姐就如亲生女儿一般，问长问短，大约也三日三夜也讲说不完。晚间母女就同床安歇，雪姐也就如亲娘一般孝敬。姑嫂们又彼此十分敬爱，连这小端哥儿见了雪姐就扑着要抱，急忙骗不下来。看来却与在蒋家情义一般。

且说他弟兄料理棚厂，果是人多手众，到第二日傍晚已搭盖齐全。上面俱用双屋大布三檐起脊，地下通铺垫苇席毡条，总然下雨亦不能渗漏。次日凌晨，刘老夫人婆媳同雪姐都披麻重孝坐轿到船上来哭拜起棺，只留一老家人在船照料。弟兄三人斩衰执杖号哭扶柩往普化寺来。到了棚厂，将灵柩在正中安放停安，遮护孝堂，摆设供桌，一切齐备。内眷们都在后面守灵。当下刘云才得与母亲拜见，母子夫妻悲喜交集。当日已准备猪羊祭品，焚香点烛合家恸哭祭奠毕，就都在厂中伴灵。刘云因家中无人，支派二弟同一小厮回家照料，并令

往船上将所有物件查点搬送回家：“船家雇值照票找给清楚，那官船上因在凉山耽搁日多，额外给他几两银子盘费。”刘霖领诺去了。

当日又叫了两个漆匠来，将外椁通身只用漆擦，三两日内便可干燥。择定十月十三日开吊，十五日吊止，就在本寺大殿上起建道场三昼夜，这同城文武官员以及亲戚邻朋吊奠者络绎，俱拜挽至亲好友支持管待酒席三天。止弗后，即择于十七日出殡于祖莹。合家眷属直到送殡后才转回家，普化寺中送了一分重香金酬谢。回家后又设席酬谢帮忙亲友。前后整整忙了半月有余方才完事。

这一日，刘云在书房中修了两封书，一致成公，一致殷弟，将来封在一外，托本县用官封由递江浦转寄留河。书中细叙弟兄途中相分并殷母被害、义妹还魂许多情节，以及强徒姓氏，恳其关拿严究。又作一扎，专有效期往大庚县与许公报信，并接他来家会。

自此，雪姐安居刘府，母女兄妹姑嫂们雍雍睦睦，一团和气，只日逐盼望父亲到来聚会。正是：

历险尽寺才信命，受恩深处便为家。

不知许公可能接来相会？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三回 华秋英急智刺淫倭何仙姊幻形救淑女

且不说雪姐安居吉水，却说这倭寇的根由起于嘉靖二十五年。只因彼时倭人将洋货到江浙沿海地方互易多被奸商邀賒，奸商又被诸贵官家鲸吞，成千累万不偿价值，以致群倭盘踞近地岛屿不散。诸贵官又声言倭寇侵窥内地，嗾官兵进剿，因此激变妖倭，分头肆扰。始则劫夺客商，邀截海道；继而攻城破邑，杀掠乡村。且有内地凶徒、匪类、逸犯、逃兵勾连响应，遂至猖獗。连年以来，沿海生民受其涂毒。及浙抚茹环同都指挥使吴璜获斩通倭奸细九十余人，督兵进剿，屡立战功。这诸贵家因不能获利嗾言官论茹环玩寇殃民，逮问煅炼，暴卒狱中，吴璜亦下狱论死。自此，倭寇益无忌惮，闽、浙、江、淮等处，出没不定，杀掠焚劫，异常惨毒。又兼同时有海盗徐海、汪直聚众至数万寇扰江浙，与倭首赵天王相力狼狈、官军屡战不克。

这赵天王更为桀骜，其妻赤凤儿使两口苗刀有万夫莫敌之勇，却是美而悍妒，因此赵天王十分畏爱。其时被江五、江七怂恿，卒领倭寇数千突入崇明，攻破城池，大肆屠戮。知县激发一澄率领民兵巷战而死，把总在逃被杀。彼时常镇参将李更长驻兵杨舍，崇明是他统辖地方，闻报率领官兵一千，会同太仓专管游击袁潮合兵前来救应崇明已是无及。两人倭势方张不敢进逼，因商量分兵守住孔道，待他自出，截其归路。

原来这崇明失守正是殷勇到任前一日之事。那阮守备闻知攻破崇明，离汛

咫尺，正在坐立不安、手足无措，忽报殷勇到来接印，正中心怀，便匆匆交代而去。殷勇接印后恐倭奴乘势来侵，即传令调集附近汛兵二百五十名，交本营把总董槐守住留河要道。自己率领本营兵三百余名星往孟河地方据险设仗，邀集倭奴归路，又与留河首尾相顾。

且说这倭奴攻破崇明大肆杀掠，巨商富室，罄掳一空。妇女三十以上无姿色者杀戮无存，少艾者驱使作役，青天白日，群聚蹂淫，少不如意，挥刃溅血，群妇股裂受污，天日为惨。这赵天王杀掠满意，幸得赤凤儿妒非常，不敢恣其淫虐，却听了就地滚江五的指挥，带了倭兵三千出据圖山，欲窥太仓。尚有倭奴千余盘踞城内，为犄角之势。

却说这崇明城内有个黎富户家，夫妇二人同逾花甲，并无子息。只有一名义女名叫秋英，本姓华氏，原是书香旧族，父亲华宣是个寒士，因拖欠官银追比不过，无奈将他卖身抵偿。到黎家时年方十二，黎老夫妇因无子女，见他是个旧家儿女，又且生得秀美聪明，就把他作女儿看待。后来华宣死了，也亏黎老与他买棺殡葬。秋英到十八岁上更出落得十分标致。黎老夫妇原要与他招赘一个养老女婿倚靠，不料其年因倭寇屡来攻打城池两老口相继忧怖而死，都是秋英一力殡葬。这华秋英不但人物秀丽，抑且心性聪明，遇事见机，极有胆智。其时也被倭奴掳在群妇队里，身边地紧紧藏着一口小利刃，防倭奴来犯已拚一死，只因妇女众多，一时犯他不着。

一日早晨，有数十倭奴聚集在一大宅院内着众妇女与他造饭，其余各棚一个当众宣淫。内有一个身长力大的倭奴来犯秋英。这秋英却是天生的灵巧，在倭奴中数日已习知倭奴的言语，见这倭奴来犯，便给他道：“白日里当着众人面前不好看相，不如同到屋后无人处好。”那倭奴大喜，即跟着往里边来，却是一座楼屋。秋英指着道：“楼上去好。”一面说，就上扶梯，这倭奴也随了上来。秋英到得楼上，原主意拼命刺这倭奴，不意看见楼板上放着一个压衣石鼓约莫也有数十斤重，秋英心生一计，道：“你且关了门，把这石鼓靠住，省得人来打搅。”这倭奴点头，就将手中两口苗刀递与秋英拿着，弯倒腰双后来掇那石鼓。秋英见他抱起石鼓时，即将一把苗刀从他小肚子底下用力刺进软腹，刃利直进刀把。这倭奴痛绝倒地，意不曾出声。

秋英见倭奴已死，想道：“少刻必有倭奴进来，难免一死。”人急计生，却打从楼窗走出。见左右人家墙垣楼屋处处接连，因料这倭奴昨日从东而来今日必不再往东去，我若走得出东门便有生路，因打从屋瓦上逐家盘递，望东而走。到了房屋不连之处便下来。从坍处一步步找路而去。如此上上落落约莫也走了有四五里的光景，望见离东门不远，只听得后面哭声夸大天，回头一望见西头烟火冲天而起。原来这些任奴饱饭后探听得有官兵到来，却将这些妇女

关闭在屋放火焚烧且去。可怜这些妇女既遭淫污，又活活烧死，惨不可言。秋英已料倭奴西走，急忙打从人家楼上下来，竟出东门。却见一路尸横遍野，血腥触鼻，他也顾不得害怕，心慌意急，又不知路径，只望着东走。足足一口气走了有二三十里，已过晌午，望后面并无响动，四下时亦无人迹，把心略略一放，却半步也走不动了。看脚下鞋已绽裂，两弯莲瓣如何受得此苦！又见前面是一道小河阻住，斜侧里虽有一条路径，却不知是往何处去的，欲要挨上前去却无半点气力，又兼腹中饥饿难当，没处去讨饭吃，想起来终不免一死。

正在着急，只听得西北上炮火连天，喊声动地。秋英想道：倭寇里并无火器，想必是官兵剿杀，若是官兵得胜便有生路。正在踟蹰，听得喊杀之声愈近，打一望时，已见有兵马到来，心下惊慌却没个躲避去处。只见那侧路傍一箭之地有个荷池水已干涸，却是一池污泥，还有些枯烂荷叶在上，池侧边地有一株老树半边树身横倒在地上。一时无奈，只得拼命走入污池内，那傍岸处不过深得尺余，挣远几步便陷到脐上。回头看时，杀声已到。原来却是一队官兵被倭奴杀得毛盔弃甲，又追赶得蹶，俱往前奔命。到得河边见没有桥梁都往河里乱跳，大约逃得过岸的甚少，淹死的甚多。后面大队倭奴赶来，何异屠羊杀豕，奔不到河边的都被斫杀，血腥四溅。这时秋英也顾不得性命，将身子都蹲倒在污池内，把一片烂荷呆遮住了头脸，幸喜又有那横倒的树枝挡住。偷眼看那些倭奴呼啸成群，因赶得热流汗都开怀脱臂，也有坐地歇力的，也有跳跃嬉笑的，拉屎撒尿，混闹了有个把时辰，呼啸一声，仍复回原路去了。

秋英见倭贼虽去，自身却陷在污泥内，莫说拔步不起，即上身也伸不直来，天色又将傍晚，想道：“死在这个泥池内却强如被倭奴斫杀，只是浑身泥污，做鬼也不得爽利。”抬头看时，这横倒的树枝却离身咫尺，忽然想起用手在污泥内将一条系佞的长汗巾解下来，拿着了一头把污泥用手勒去，再把这头用力甩上树枝，然后两只手拉住汗巾两头一步步用力挣将上来。幸喜脚带系紧，不曾掉下鞋脚。及挣得到池上已是气力全无，坐在地下半晌，看浑身都是污泥糊住，肚中饥火焚烧，不觉一个头晕就倒在地下。昏昏沉沉似梦非梦，只听得耳边有人唤道：“你这个女子好大胆，这黑夜间敢睡在这死人堆里。”秋英微微睁眼，隐隐见一个人立在身边，听得是老年妇人声气，因问道：“你是那里来的？”这老母道：“我也是与你一般逃难的。”秋英道：“原来你也是逃难的，我却是饿倒在这里动弹不得，只好听死的了。”这老母道：“我逃难时幸亏身边带得有些干粮在这时你挣扎起来吃些。我扶了你同挨到前面去寻个安身的所在，这里如何过得夜？”一边说，一边递了一个饼饵与秋英。秋英接了道：“你是我的救命恩人了，不知姆妈姓甚？府上在城在乡？如何这时候恰恰也逃到这里来？”老母笑道：“我姓何，在城外居住，亏得我日间逃在个山阿

里倭寇找寻不着，夜晚才敢出来。”秋英一边吃着饼，一面叫道：“何姆姆，求你扶我一扶起来。”这老母就捏住秋英两只手腕接将起来，笑道“怪道你这般重，原来身上倒加添了一半泥巴。”说得秋英也笑将起来——此时虽然坐起身来，还是浑身打颤，幸亏得吃了这个饼饵才把饥火按住。老母道：“你身上的污泥，我与你扳个树枝儿刮落了才好。”秋英道：“我两腿上都是污泥如何走得动？幸亏脚带缠得紧，不曾掉了鞋，不然怎了？”这时略有一点微微月色，这老母扳了一条树枝与秋英上上下下刮去了一层污泥，道：“这沾在衣上的且由他，待干燥了再处。我和你且挨到前面去安住了身再作道理。”秋英道：“多谢姆姆，只是我们往那里走？”老母道：“这条小路我还有些认得，你只跟我来，包管不错。”

秋英就一手搭在老母肩上慢慢跟着从小路里行来。在微月光中看这何姆姆虽有六十年纪，却肌肤细腻，步履强健，因说道：“幸亏得遇了你老人家救了我的性命，真是重生父母，我已无家可归，情愿拜你老人家做了娘，待奉你老人家终身如何？”老母道：“你这个姑娘心肠好，日后还要享大福哩！只是我家乡远，带你不去。”秋英道：“你老人家方才说就住在城外，总外远几十里我也愿意跟了你老人家去。”老母说：“好妹子，我实对你说，我娘家姓宣，夫家姓何，原是山东人，我有个女儿许在这里金陵岑家，我原是到这里来探亲，不想遇了倭寇杀来大家分头逃散，如今这亲戚一家儿也不知逃往何方，我如今只得仍回山东去了。我女儿叫做小梅姐，你日后若会着他就知道我家老家了。”秋英道：“你老人家要回去山东，我也情愿跟去。况这个小梅姐姐我又不曾见面认识，日后叫我往那里去会他？”老母笑道：“你也虑得是，只如你今日遇着我，却也是有缘，日后安知不遇着我女儿？你只记着我的话，包管日后会得着。”两个一边说话，一边脚下轻轻松松也不知走了有多少路。

此时已是半夜时分，行走中间见路傍有一座大树林，老母道：“我们也走得乏倦了，且到这林子里略坐坐再走。”秋英道：“甚好。”当时一同到林子里席地而坐。老母道：“你走了这半夜，肚里可饥么？”秋英道：“我吃了你老人家的饼饵，只恐姆姆反受饥了。”老母道：“不妨，我曾吃了几丸辟谷丹，每服一丸就机耐两天不饥，如今还剩了两丸，与你分吃了罢！”因向怀中摸出一个小袋儿，袋内取出两粒鸡头子大的丸药，馨香扑鼻，自吃了一粒，将一粒纳入秋英口内，不觉一口咽下，又将这小袋儿递与秋英，道：“这里面便是修合的丸方，你好好藏着，日后也好济人。”秋英此时吞下丸丹便觉五内清凉，精神顿长，四肢间好像添了许多气力一般。因道：“姆姆这药竟如仙丹一般，只恐我日后修合不来。”老母道：“这个丸方说是留侯张良传下救人饥荒的，只要照方修合却也不难。”秋英遂将袋儿贴身藏好。老母道：“我们去了

罢。”当秋英已觉行步轻疾，便随着老母前进。

走不到一里多路，不妨芦苇中伸出两把铙钩来抖他两个钩倒，听得喝道：“你们这黑夜里奔走，不是拐逃，定是奸细！”老母道：“我们是逃难的妇女。”那两个道：“我们不要管他是拐逃、是奸细，既拿住了，只把他送到老爷船上去听凭发落。”当下不由分说，押着他两个走了有一里来路，到了个河湾里，见有一只大哨船，里面还点着灯火。听见岸上有人行走，舱里就钻出十数个大汉来，手里各执短刀，喝问：“是谁？”岸上的答道：“我们捉得两个黑夜行走的妇女来禀爷。”只听里面有人吩咐：“叫带他上来！”正是：才离虎穴，又入龙潭。

究竟不知这船里是何等样人？华秋英吉凶何如？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四回说兵机无心得佳偶设险伏有志建奇功

且说这秋英被铙钩拖翻大吃一惊，恐是遇着短路劫贼，后来听得说送到老爷那里去发落，想必是个守夜的巡兵，及到了船边见舱里走出十数个贯甲持戈的兵来，知是官船，便放心不惧。

原来这船却是殷勇的哨船。这地名叫做孟河港，却是崇明、太仓两处出入海口的要道。殷勇却只管辖得三百六十名官兵，虽有总制令箭可调汛兵，因知袁游击已与李更良合后会剿，无兵可调。自揣众寡不敌，因想参游两营之兵合计三千有余，会剿倭奴谅可必胜，倭奴一败必从此出口，正好截杀，因此把这三百名兵分为十队，据险埋伏在芦苇丛莽之中。口内各衔哨子为号，准备黑夜厮杀，每一队用鸟銃十杆、钩镰枪十杆、大砍刀十柄，一声炮响，四下接应。又恐有奸细出没沿路，另派巡兵伏于大小要道，昼夜哨探防守，自己亦不卸甲。

这夜巡兵把两个妇女带进舱来，殷勇看时，一个年老妇人，一个青年女子，因问道：“你们为何黑夜行走？”只见那老妇答道：“我们是逃避倭寇的，日间不敢行走。”殷勇道：“如今倭寇四散屯扎，你们待逃往那里去？”老妇道：“老身自有亲戚相投，只是这个女子是在路上遇着的，他已无家可奔。如今遇着老爷，便是他终身造化，只求将他收下，保全他一条性命，老身也省得路上累赘。”殷勇看那女子虽然蓬首垢衣，地掩不住他那容光秀丽，因想若不收留恐遭贼害，便道：“你何不用他在此，等平静了差人送你们回家如何？”老妇人道：“我自有安身处所，不消老爷费心，只要将他收下，我便放心了。”因对秋英道：“你安心在此，只不要忘记我的言语。”说毕转身便走。秋英却待要拉住他时，早已走出舱外，殷勇即吩咐巡兵将他送出大路。

这巡兵才答应了出来，已不见了那老母的踪迹。众人吃惊道：“分明才走出舱，怎么就不见了？奇怪！奇怪！”因回禀了本官，殷勇便问秋英道：“这

个老人家，你在何处遇着的？可晓得他居住姓氏么？”秋英道：“曾问过他，他说娘家姓宣，夫家姓何，原是山东人，到这里来探望亲戚，说他有个女儿许在这里金陵岑家，想必就是他亲戚了。”殷勇又问：“你是从那里逃来的？”秋英却将崇明如何失守，合城如何被害，今早如何刺杀倭奴逃走，如何见官兵败绩躲入荷池，又如何上岸、饿倒，遇着这姆姆救他同来的情节，细细说了一遍，殷勇听了惊讶道：“看你不出，竟有如此胆量！但崇明到此有百十余里，你如何走得半夜便能到此？如此看来，这老母决非凡人了。既说有这金陵岑姓，且慢慢妨查。”因道：“你且坐下说这倭中情状如何？”秋英也不推辞，就在傍坐下，因说：“这倭奴狡猾凶残，大约攻破城池先肆掳掠。那年老者，不分男女，杀戮无存。把那些少壮男人驱在一处，遇着官兵到来先驱使冲阵，倭奴却伏在背后，有回顾者即行砍杀。官兵不分青白，枪铳矢石齐发，杀的却是些无辜百姓，还刳了头去冒功请赏。这些倭奴却四分五落避开，待官兵锐气已过，他却四下呼啸合围拢来，官军十场九败。因此，这些倭奴藐视官军，全无畏惧。但其性最贪，又无纪律，往往伙内分财不均便自相残杀。老爷用兵当以智取，不可力敌。”这一席话说得殷勇满心敬服，道：“你有如此才智，胜过男儿十倍。但此处正当要害，早晚恐有厮杀，不便留你，你且吃些饮食，到五更送你到留河署中暂住，平静后再作计较。”当下给与了些干粮，在后梢舱少歇。到五鼓时，即着两个老诚伴当由水路护送回署。这秋英见殷勇是个年少英雄，心下也十分有意。这话暂且不提。

且说那李参将与袁游击两个不敢进逼倭寇，推说在要道把守截他归路，其实是心寒胆怯畏惧交锋。谁知却被赵天王使混江鳅江七暗约城内倭奴从半夜两下劫营，杀得官兵大败。次日，二将聚集败兵喘息未定，又被倭奴四下合围拢来，刀飞血溅，又大败了一阵。袁游击舍命力敌。李更良却身带重伤而逃，却被赤凤儿同江七紧紧追来。正在危机，只听焕声震天，一彪官军从斜侧里云飞电掣而来。原来却是黄总制得了飞报，有效期中军副总镇陈奇文率领精兵三千前来救应，正遇赤凤儿追赶李更良到来，遂截住大杀一阵。这赤凤儿与江七只带得五七百倭兵，不防这在到来一冲，杀得星散云落；却得赵天王同就地滚江五夫妻率领大队到来接应，又混战了一阵。江五、江七见官兵势大，招呼赵天王夺路往庙湾而走。陈奇文听得东南角上杀声震天，知是袁潮被困，即分兵一半着中军守备金尚忠追赶赵天王，自率官兵前来救应。

却说这袁潮见李更良带伤而逃，支持不住，也要逃脱，不料被倭寇四下围住不能脱身。正在十分危急，幸得陈副总救兵到来，军势复振，内外夹攻，倭寇抵敌不住，又见赵天王大队已走，没了领头其势已孤，呼啸一声齐奔孟河而逃。陈副总同袁游击率兵随后赶来。这千余倭寇除被官兵砍杀了三分之一，所

剩七百余人一来赶得心慌，二来没了江五弟兄的引导，只顾往前乱奔，恰恰往孟河港这条路上奔来，已是起更时分，却被殷勇伏兵等个正着。这边官兵赶到，黄昏时候，见道路丛杂，又无星月，对面看不见人影，陈副总恐黑夜难以攻击，又恐倭寇有埋伏接应，因下令且拣平旷处扎住营寨。

这群倭见后面没了追兵，遂放心连放奔逃。却又见四下里芦苇丛杂，道路签署曲，正不知那一条是出路。正在黑摸，只听得芦苇中一声炮响，十队伏后鸟铳齐发，从四下里打来。倭奴无路抽，自相践踏。又见四下里芦苇一时烧着，烟火冲天。那火光中抛勇左手执一条铁锏，右手执一口钢刀，奋勇当先，率领这十队伏兵，长枪大刀着地卷来，杀得倭奴四下乱窜。带落河内并烟火中烧死者不知其数，七百余倭寇竟不曾逃了一个。及至陈副总见火光触天、杀声动地，知是厮杀，急与袁游击引兵到时，倭寇已是杀尽。殷勇即参见了陈副总、袁游击。陈奇文便问：“你如何恰好在此等着？”抛勇即将调兵埋伏情节一一禀知。陈副总大喜道：“虽老诚夙将，用兵不过如此。明日回禀制宪当得首功！”当时下令即在此间安营造饭，因与殷勇讨论剿倭的要着，殷勇就将华秋英所说之言一一对答。陈奇文鼓掌大笑道：“深合机宜，真是至当不易之论。”这时袁游击在座，脸上十分削色。

再说金守备追赶赵天王到得海口，有兵接应下船扬帆遁去，只得星夜领兵回来缴命。天明时，各营兵已齐集。陈奇文计点本镇人马，陈亡七名、带伤二十六名，计得倭首二百七十四级；参、游两营兵丁陈亡四百三十八名，带伤者甚众，只得倭首一百十二级；惟殷力求备所领官兵不曾伤了一个，却得倭首四百五十七级，火烧水淹者不计在其内。当下叙功造册先行飞报制宪；仍令金守备、袁游击率所部人马各回本营；惟李更良受伤深重已抬回汛地，即着该营守备领本部人马回杨舍，严防倭寇复出，整治军需，听候调遣；又移会太仓知州安云从，请他会同殷守备往崇明一带地方招抚难民，酌量详请赈济；又再三嘱托抛勇严防倭寇突入海口。殷勇见陈奇文办理周详，相待甚厚，因密将收留华秋英在署之事细底禀知。陈奇文道：“有如此奇女子？又是奇遇！正堪与奇男子作偶，但不知有多大年纪了？”殷勇道：“看来也不过二十来岁。”陈奇文道：“此事我当密禀制宪，必有佳音。”当下料理完毕，带了亲随星夜回辕缴令。

却说黄总制初闻失了崇明，急得三尸暴跳，因飞檄调参、游两营悉兵进剿。幸他两个先已起兵，尚可塞责。后又闻被倭寇劫营，连败二阵，恼怒已极，因即令中军陈副总领兵三千星往救应；尚恐不济，正欲再调吴淞总镇之兵，却又接飞报，已得胜了一惭。因此中上。及到此次飞报，方知大胜，只可恨倭首遁去，留此后患。正要亲往崇明招抚，又接到中军申报：已移会太仓知州

会同殷守备前往招抚，心下甚喜中军办理周到，因又檄委分巡副使前往总理，查勘难民，酌量赈济。及中军回来缴令细问情形，方知崇明初失，参、游两营之兵不敢进攻却只在要道把守，以致倭寇在城屯聚，人民受其屠戮，又不能严紧提防，致被劫营连败二阵，若非大军救应几至全军不保；又知殷勇接印后调度有方，据险设伏，以本兵三百不损一人截斩倭寇四百余级，其功不小。即日飞檄将袁游击掣回巡捕营听候发落；即委殷勇署理太仓游击印务仍兼摄留河守备事，赐精甲一副、良马一匹；李更良俟伤好再论，杨舍系总辖要地，檄委都使同知耿自新前往署理参将印务，又委荻江县县丞龙为霖往署崇明县印。一面犒赏有功将士；一面备细奏闻，自陈失守崇明之咎。此本上去，后来发内阁会同吏、兵二部议覆：总制黄炯将功折罪，仍留原任；中军副将陈奇文军功加一级，候升，参将李更良已经身故勿论；游击袁潮降三级调用；守备殷勇莅任伊始即建大功，实属可嘉，可否实授太仓城守游击，以励战士；崇明县知县汤一澄杀贼捐躯，所有赠曲恭候钦定，仍难荫一子；该县难民速即招抚，照例查造清册赈济；其余有功战士及阵亡者照例分别赏恤，云云。奉旨：汤一澄追赠太仆寺卿，仍荫一子县丞，余依议。这京报发到各省，谁不知道？

且说殷勇初意原不过指望实授了这个守备，谁知又奉委署了太仓游击，并得了精甲良马，喜出望外，只不知华秋英之事陈副总曾否禀知，此时因公务匆匆只得放下，遂会同太仓知州安云从往崇明招抚难民查造清册，足足忙了半月才得竣事，将文册中总理副使转评、赈济不表。回到留河守署，雇觅两个老年仆妇安顿了华秋英；将本营事务暂交把总董槐管理，授与方略，凡有军情飞速通报；又于五里设立汛兵四名，专管飞报紧急军务，部署毕，星夜上省叩谢制宪，此时是游击将军，沿途有塘马伺候，三日夜即赶至吴淞。不照常例，随传梆禀见，即刻传进，此番不在二堂，却在东书房便服传见。殷勇进来，见总制笑容可掬，即上前参见毕，复又叩谢。黄公道：“恭喜你得了大功，我已将你保奏，不日旨意下来必有好音。”殷勇道：“这是大老爷的格外宏恩，卑职还未有涓埃之报。”黄公道：“如今海贼勾连倭寇肆扰江浙，东南一带不能安枕。你所辖的地方最关紧要，责任不小，须昼夜提防，不可一胜便生骄情。”殷勇道：“卑职当凛遵钧旨。”原来殷勇那日送秋英回署，此事传得合营皆知。袁游击因忌殷勇得了头功，署了他的游击，在省扬言殷守备掠取民间女子在署，却不知这事已经陈副总备细禀知。当下黄公问道：“我记得填你的扎付是十九岁了，你署中可有家眷？”殷勇道：“卑职还不曾婚娶，只有嫡亲叔婶并一恩父，因军务匆匆也不曾接到。”黄公道：“你此时也正当婚娶，不可再耽搁了。”殷勇见总制说话有因，因跪禀道：“卑职有一事禀知。”黄公笑道：“你不必说，我早已知道是为那收留在署的女子，这事有忌你之人满营传说

，前日陈中军回我，方知原要。说他能刺倭逃脱，却是个奇烈女子，况又孤子无倚，这是天作之合。本院与你作伐成就了这亲事如何？”殷勇叩谢道：“这又是大老爷的恩典。”黄公道：“你地方紧要，即日到太仓去任事，不必回留河，我自有道理。”殷勇当下即叩辞了出来，谢别了堂官，又往拜谢陈副总并辕门巡捕等官，星夜回太仓部署军务。

到第二日，知州安云从来拜道：“恭喜总爷！弟奉制府檄委代作冰人，当着拙荆亲往留河伴送尊夫人到来与总爷完姻。只候择定吉期，方可前往。”殷勇道：“虽是大人恩典，有烦太已是不当，至烦劳太太如何使得？”安知州道：“这是大老爷的台旨，岂敢怠慢？”殷勇遂查看通书，择定腊月初四日。安知州茶罢辞去。各自料理，至期一切完备。

原来留河离太仓只一站程途。先一日，安夫人已将新人迎至公馆。初四日子时拜堂，这日同城文武各官都送贺礼，各官夫人都来看新人道喜。这华夫人并无一毫儿女情态，知署中无人，合盃后即陪待各官夫人，井井有条。内外筵席，大吹大擂，兵丁们俱有犒赏。午后有总宪差官送花红羊酒彩缎到来，并带有陈副总的礼物，殷勇一并拜领，款待差官，直闹热到傍晚各官方散。差官送在公馆安歇，然后各官夫人起身。当夜洞房恩爱不必尽言。次日，又盛席特请制宪差官，只邀知州相陪，起身进送了二十四两程仪、一对锦缎，并修禀叩谢制宪、副总。次日江浦成公差家人送礼并赍刘云所存之项到来，以备费用。殷勇一一领收，留家人在署厚待了两日，修书二封：一封致谢成公，一封托致刘氏兄弟，厚赏家人而去，都不在言表。

原来华氏夫人自到留河署中即将老母所授丸方取出观看，却并不是什么丸方，上面都是行兵布阵之法，后面还有三十六路梨花枪法。细细详看，心领神会，且自服了丸丹之后两条玉腕似有神力，私自演习颇得其妙。已知所遇老母不是凡人，朝夕望空焚香顶礼。自成亲之后凡遇出兵，即戎装贯甲临陈督战，所定计策无不奇中，且又能知书达理，一应文檄俱出其手。殷勇屡立大功全得华氏夫人之力，后来晋封一品夫人，只是寻访娘家夫人，只记得有一个堂房姑娘嫁在浙江也不知音信，因此只在内室供奉何仙姥牌位终身焚顶，又常嘱殷郎访问金陵岑姓。这都是后话不提。

当时殷游击原要接取继父、叔婶到来，只因地当险要恐老人家到来及受惊恐，因此只频寄音书安慰，差遣不断，又托叔父将母棺迁至北固山祖坟权厝；后来接到朱英的回信方知继父往大庾县去的缘故；当时又具禀叩谢操江都院程公。正是：

天涯有意酬知己，云水无心得好逑。

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五回喜聚首最苦别离多望音书偏叹鳞鸿杳

笔只一支，事宜分叙。如今且将殷勇这边情节暂停。却说岑公子母子二人安居蒋宅，时光迅速，不觉已是三个年头。自去年八月初刘公子兄妹起身之后，时时盼望南边信息，不觉挨过残冬又是清明时候，音耗俱无。蒋士奇道：“那刘公子必非爽信之人，或者这音书浮沉道路也未可定。”后来适遇南边到来一起客人，问起江南消息，那伙客人说：“这候巡按已被黄总制纠参，早离任去了。”这话只因侯巡按与黄公不合托巡视为名往庐凤远避，又因他行事乖张，口碑藉藉，故此道路就有这个讹传。岑公子听了这个传闻就信以为真，因与母亲相商，要回家赴考。岑夫人一来牵挂着雪姐，回去好就近打听，二来过了三个年头并无信息，不知家中是何光景，况梅氏回去亦无音信到来更是放心不下，因此亦想回去；况且又是儿子的功名大事，归念更切，因即对蒋老婆婆母子说知其意。蒋公道：“若说大侄要回去乡试，这是一桩正事，我都不好拦阻。但是江南尚无的信到来，又兼倭寇作乱，失了崇明，军兴旁午，恐道路难行。不若再待些时，或者刘公子有的信到来亦未可知，再打听倭寇平静，道路通达，到夏间起身亦不为迟。”因此，岑夫人母子又复中止。

及到了五月初总无音耗，且闻倭寇已经平静，岑夫人恐再耽延天气炎热，路上难走，为此决意要行。蒋老夫人婆媳又道：“不如只叫大相公回去应考，待恭喜了，那时送你回去未迟。”岑夫人道：“婶婶与大娘子这般骨肉相待，我也不忍言去。只是叫孩子自去，家中无人照料，我也不得放心。刘公子去时我再三吩咐老梅，叫他专脚寄个信来，不知何故也竟没有信来？家中虽没有什么东西，只丢下个老家人，也不知如今作何光景？想那个侯巡按，已过了两年，谅不到得再寻事端，不如且回家去。倘有意外之事，我娘儿两个再转来，婶婶们谅不多我。”蒋公道：“这件事总是我当日见得不到，刘公子起身时，我大该专差一个人同到江南，有了着落好叫他回来报信。那时却料不到此，如今悔之无及。大姊必要回去，我这里专人送去，倘有意料不及的事，仍可转来。不过多费了一番途路辛苦，盘缠一切总不要大姊费心。”岑夫人因对岑秀道：“你叔叔所说甚是，竟定了主意，不必游移。”因对蒋公道：“我母子在这里搅扰了三年，一家子待得如至亲骨肉一般，谢也谢不得许多。你侄儿倘有出头日子，慢慢报答你们的大德。”蒋公哈哈大笑道：“大姊怎么又说起这客气的话来？只恐将来我们还要倚赖大侄哩！”当下商量已定，取通书来择了五月十一日起身。婆媳母子彼此依依不舍，就如雪姐起身时一般，日夜相叙，泪眼不干。大家千叮万嘱：“务必再来。”蒋老婆婆又道：“我已是六十多岁的人，你此番去后，不知还得再见你么？”岑夫人听了心酸道：“你老人家精神强健，寿数正长，还要受诰命享大福，莫说这话。”嘴里虽如此安慰，由

不得心上悲酸，泪珠儿满襟乱滚。玉馨小姐在傍道：“我待送了娘去再同了娘来，何如？”岑夫人道：“呆姐姐，这是好近的路，说得恁般容易？将来等到你的喜期我若得来更好，倘或不能，我在家里等你，你们顺道到我那里来，我再接了雪姑娘来，大家相聚几时，这倒是算得定的。”蒋大娘子道：“听得大姆姆家里到江西只得一水之地，明朝竟请大姆姆与玉姐做送亲去倒好。”岑夫人道：“这到使得，只不知那刘亲母做人如何？”大家说了一回，悲切一回。那个小学生听得说岑公子要走，他拉住了啼啼哭哭道：“我不放姆姆、哥哥去。”蒋大娘子骗他道：“大姆姆是骗你的，看你留他不留。”小学生听说就笑了道：“我怎么不留？我正要大哥哥教我做文章做官哩！”大家听说倒都笑了。

却说岑夫人母子又自备了两付祭礼，往两家坟上奠辞过了。蒋公已雇下了一辆大车到台庄，只讲定了二两五钱银子连酒钱在内。到了台庄再雇船前进，派定老家人蒋贵夫妇两口相送。岑夫人道：“我娘儿两个路上好走，不必人送，省得要人远远的往返。”蒋公道：“着他两口子送去，一来好路上服侍，二来好着他同到许公那里讨个的实信息，三来等他回时便知道你们的下落，省得悬望。”岑夫人道：“大弟既如此费心，只叫蒋贵同了去就是了。我路上有你侄儿，不用人服侍，省得他转来带着个婆子不快当。”蒋公道：“也罢，听大姊说，我只雇一个牲口，叫蒋贵同去就是了。”当下计较定了，却将行李预先收拾齐备。里边玉馨小姐连日连夜与岑夫人赶做鞋脚之类。岑夫人给了玉姐几件钗环首饰做个纪念。蒋老婆婆梯己与了岑夫人一对金凤钗，说：“将来好与你媳妇戴。”蒋大娘子送了四匹大茧绸，好些零碎东西。岑夫人一一都拜谢收了，留下一个项圈，上面一把小金锁镌着“长命富贵”四个字，与小生戴。蒋大娘子叫儿子来磕头谢了，戴在项上，甚是欢喜。

起身前一日，就在内堂摆酒饯行。岑公子道：“在此三年，叔祖母与叔婶待如骨肉，生死不忘，不是一时口上谢得尽的。这小兄弟聪颖过人，必成大器，须要请个高明的师傅教导，切不可随着乡塾，耽误了他。老叔大人明岁春初务必往都中一行，小侄当静候捷音，千万不要错过。”蒋公笑道：“且到临期再作理会。我昨日已写下了两封书：一封与许公的，贤侄回家后就可前去相会许丈，他见了贤侄定当乐从，这封书就是红叶了；一封与刘公子的，贤侄觅便寄去，不必专差。但是这没有回音的缘故贤侄须查个明白。我看刘贤侄决不是轻诺寡信的人，其中必有缘故。”岑公子应诺。当下一家们饮酒叙话，直至交三更才罢。蒋公取了两封书，格外一封二十四两银子与岑公子，道：“这来回盘费我已交与蒋贵，贤侄路上一些莫管。这几两银子不过少助贤侄夜窗灯火之用。今秋我这里专望好音，明春进京会试，又好便道到来相会。”岑公子道

：“只恐不能仰副老叔的期望。”岑夫人便道：“大兄弟这就太多情了，娘儿两个在这里三年扰得不够？还要格外费心，叫人心上也过不去。”蒋公未及回答，蒋大娘子道：“这是他与侄儿做灯火费的，大姆姆不要管他。”岑公子见义不可却，便道：“长者赐，不敢辞。”即拜谢收了。岑公子又给了元儿二两银子，众家人媳妇、丫头们共赏了五两，各人都叩谢了。这夜只蒋老夫人和衣睡了一睡，其余众人却没有睡觉。相叙到五更时分，又摆上起身的饭来，各人敬了岑夫人母子一杯。正是：衔杯和泪饮，夜短情愈长。

少刻东方渐白，车辆行李都已齐备。岑夫人母子一一拜别了，洒泪起身。蒋大娘子与苏小姐一定要送出南关，惟蒋老夫人只送出大门口，着丫头们扶岑夫人上了大车。蒋大娘子与苏小姐已上了轿车，岑夫人在车上再三请婶婶进去，然后开车。蒋士奇与岑公子都上了牲口，蒋贵骑骡在车前引路，一同往南关来。到了三岔大路，岑夫人叫停住了车，岑公子下牲口来阻住了叔婶的车马，又在路傍叩谢。蒋大娘子叫将轿车打在大车旁边，道：“不得远送，姆姆前途保重！”岑夫人在车上探出身来又与他娘儿两个流泪谢别，并嘱咐蒋大娘子：“与我拜上婶婶，叫他老人家宽心，再图后会。”岑公子又在车前拜谢了蒋大婶子，谢别了玉妹，看着轿车回了辕，请蒋公上马。蒋公道：“贤侄前途小心保重，到家见过许丈，打听了刘公子的信息，即着蒋贵回来，免我悬望。”岑公子应诺，才洒泪登车而去。

蒋士奇见车去得远了才同着轿车回家。到得门口，见老婆婆还在门首与邻居的两个老婆子说话，看见儿媳们回来，才一同进内。老婆婆道：“你们倒送得快，这咱就回来了。”蒋大娘子道：“他叫拜上你老人家放宽心，再图后会。”玉馨小姐还是眼泪汪汪的。老婆婆道：“你日后倒还是相会得着的，我们是算不定了！”家中这些丫头、仆妇没一个不说岑夫人好的：“在咱这里三个年头，重话儿也没见他老人家说一句，倒不知给咱们说了多少好话，解了多少是非。”一家子自岑夫人去了甚觉冷清，直待过了几日才把这心肠渐渐放下。那日幸亏起身得早，小学生还未睡醒，及起来知道他大姆姆同他哥走了，整整的哭吵了一日。这也是前生的缘分，不然如何一家子都这般情深意重，难舍难分？

如今且不说这边分别的话，却说这不通音信缘由。原来刘电所托寄的这书信盘缠，周老人正要觅妥当人寄去，不料自己忽生起病来，日重一日，竟至不起。他儿子又在外边与人做伙计，及到家时周老人已在垂危之际，一句话也说不出。他儿子并不晓得有人寄书信的事，及至忙忙乱乱料理丧事毕后，这事信盘缠已不知落于何人之手，竟没有踪迹了，以致两下音信不通。这也是有个定数在内，并非刘电与周老人的误事。

再说这岑忠自从岑夫人母子起身后不及三个月，被按院行牌着落江阴县查追岑家家产。原来岑公当日两袖清风并无余蓄，只有祖遗薄田数十亩并这所住宅。江阴县明知寻衅，只将住宅着经纪估值了五百两银子申报，侯巡按饬令勒限官卖，要抵偿他代还的官项。这县官知是按院作对，平地风波，没奈何照牌行事，只得着岑忠将箱笼家什尽行搬出，即时封锁，着落经纪速卖。这侯巡按愤犹未息，要将岑公子仰学除名，幸亏徐老师暗令三学联名公保他，据情申详：“该生告游学在先，且并无丝毫过犯，乞恩免革。”侯巡按看来难违公论，才得了局。

这岑忠被逐出来，十分恼恨，无奈将箱笼等物暂寄邻家。适值他兄弟岑义到来探望，岑忠就雇了一只大船将一应物件尽行搬到湖州碧浪湖村兄弟家去居住。原要自己往山东报信，不料气出一场病来。这有年纪的人受了惊恐，着了气恼，一病年余不得痊愈。几次要雇人寄信，又值倭寇作乱的时节苏、松、嘉、湖等处戒严，行旅都不敢来往。他兄弟、弟媳都是本分乡农，胆子最小，惟恐倭寇杀来，日夜怀着鬼胎。后来听得倭寇退去，岑忠也略可起床行动，因对他兄弟道：“主母同小主人一去两年，杳无音信，他们也不知家中遭此变故。我又病到如今不能前去；虽则我此时略可动弹，终是出不得远路。我们三辈子受他的恩养，到此时连信也不通知他们一个，明朝岂不叫他母子们抱怨？如今我与你料理家中的事务，你代我往山东去探望一回。”岑义道：“哥哥说得极是。端正起来，明后日就起身。况且如今五月气又不用带铺盖累赘，只消一床夹被、随身衣服，打个包裹就好去了。只是要打凑几两盘费。”岑忠道：“这个不用你说，只是你不惯出门的人路上须要诸事小心！”原来这岑义夫妻两口只有一个六岁的小儿子，倒有一个十五岁的闺女，取名端姐。岑忠当日跟岑公做官的时节积攒了几两银子，都把与兄弟买了几亩水田自己耕种，又置了几间小小瓦房与他讨了亲事。两口儿倒也勤俭度日，服侍岑忠就如父母一般，十分恭敬。今日叫他往山东去，便一口应承，并无难色。岑忠当下在箱内取出五两银子与兄弟做盘缠，又开了一个路程单并山东沂水县尚义村的住址，因道：“我也不写甚书，你到那里将家中的事细细说知，或者在何舅爷那里再住几时，或者竟回到这里来暂住。隔了省分也不怕他寻事，且计算他不久也就限满，那留任不留任还不可知；若是这对头去了，大相公还好回来应考。总听他老人家的定夺便了！”

岑义一一应诺。到次日，别了兄长，拿把雨伞，背了包裹，计水路搭船，旱路雇短盘牲口而去。总因事有前定，若使当日岑忠不病，倭寇不乱，周老人不死，山东得了信息，岑夫人回与不回尚在未定；谁各这边病的病，死的死，山东又没个人来，以致岑夫人母子回来，又生出许多情节。正是：

当知饮啄皆天定，须信穷通是命该。

毕竟不知岑义如何往山东报信，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六回报远信巧遇远归人觅幽栖专拜幽居叟

且不说这岑义前往山东。却说岑夫人母子自从尚义村起身免不得车行陆路，船走水程，五鼓起身，黄昏投宿。幸喜五月天气，还不十分炎热。这蒋贵又一路谨慎，并不要岑公子费心。这日将到扬州地面，却要换船前进。蒋贵道：“小的上岸先走一步，到码头左近寻个洁静些的客店，等船只一到好卸行李，省得到了那里慌慌促促寻不出好店来。”岑公子道：“甚好。”这蒋贵果然上岸，先到码头左近看了一座客店，讲定饭食不论上下，一日每位一钱，连房金在内；要雇船只，大小俱有，只要客人看中意了，讲定价钱，写票承揽，不要客人的运钱。这日岑夫人的船到得已是日西时分，随停在客店门首埠头，卸了行李进店。当晚蒋贵将前船价值开发清楚。是夜无话。

次日早起，店主人领了岑公子到河下看船，正值一只大车排子船载了一船客人到码头上来卸载。先是一个船头上的客人驮着包裹雨伞一脚跨上岸来，正与岑公子打了一个照面，吃了一惊，道：“这不是大相公么？”岑公子见是岑义，连忙问道：“你往哪里去？”岑义道：“我正要到山东见大相公，不想在这里遇着，不知太太可同来么？”岑公子道：“现在店中，我正要看个坐船。你哥子怎么不来？”岑义道：“一言难尽，这里不便说话，且到店中见了太太再说。”岑公子见他有个不悦之色，正不知是何缘故。当下且不看船，就一同回到店中。

且喜岑夫人住在尽后一层，无闲杂人往来。岑义进内叩见了岑夫人，岑夫人惊问道：“你为甚到这里？”岑义道：“小的哥子叫我到山东与太太报信，幸喜在这里遇见了，若是错过，岂不空跑一回？”岑夫人道：“你且说家中如何光景？你哥子怎么不来？你嫂子几时到家？怎么隔了三个年头竟没有一个信来与我？”岑义道：“我嫂子并不曾回家。”因将家中的事从头至尾细说了一遍。岑公子终是个有胆识的人，道：“怪道总无音信，原来有这许多变故。”岑夫人听了，知道无家可归，便半晌说不出话来，只道：“怎了？怎了？”蒋贵在旁道：“太太不用愁烦，俺爷原吩咐过小的，仍送太太转去便了。”岑公子笑道：“你爷固是美意，但我们既已到此，断无转去之理。”因问岑义道：“你方才所说，你家里房屋还可暂住得么？”岑义道：“小的哥子是这等说，太太或是在舅爷那里多住几时，或是接到小的家里暂住都可。如今太太若是在舅爷处，回不回还在两可，既已到了这里，自然请到小的家里去的是。就是房子窄小，恐天气炎热，太太嫌不便，那里前后左右都是王乡绅家的赁房，闲着的甚多，大相公去看中意的赁他一间暂时居住也可。况听得说那个对头

不久也要离任，大相公还好去进大场。小的家里到南省一水之地，来往也容易。”岑公子道：“你这话甚是。”岑夫人道：“既如此，主意定了，不必再议。”因对蒋贵道：“烦你就去雇一只船，我们早早起身，不要在这热闹处耽搁，恐惹事端。”岑公子道：“母亲所见极是。”因吩咐蒋贵：“你去雇船要与船家说明，我们要打从荻浦出口，到了荻浦还要暂停半日，或者竟与他讲到湖州，或者只讲到京口，再换船亦可。”蒋贵应诺，就同店主人去了。

这里岑公子又问了岑义许多细底，方知刘公子到家时房屋已经封锁，谅无人可托只得同了梅嫂儿回去，或者竟还住在许家亦不可知。只是许家如何也没有一个信来，真是令人不解。岑夫人道：“正是呢，那刘公子岂有不托许家寄信的理？总然那许老者不十分关切，难道雪姐同梅氏也都不关切么？”岑公子道：“正是，其中必有缘故。明日到了许公家里便知分晓。”这岑义听了他母子们说的话，一些头由也不知，因问道：“是哪个刘公子？哪个许家？如何我嫂子住在他家里？”岑公子道：“这事你如何知道？”因将大概与他说了一遍，岑义才晓得何舅爷已故，却住在蒋家，嫂子在上年秋间同许小姐回来的缘故，因道：“如此说，我嫂子一定在许家住下，只是荻浦离家又近，一水之地，难道打听不出我们搬回湖州去的信息？怎么过了年竟没有个信寄回来？”

说话之间，蒋贵已回，说：“就雇了方才岑义哥搭的这个车排子船，共是四个舱口，桅篷舵橹俱全。梢舱里是船家家眷住的，官舱内太太住了，大相公住了中舱，我们在头舱内尽够住了。店主人与他讲明四两五钱银子包送到湖州，一日两餐小菜便饭，每人给他三分半银子，若要荤菜，自己买了让他做造不算柴火钱，已与他说过要走荻浦停住半天。”岑公子道：“这也算便宜的了，叫他就写了船契来，看他要先付多少船钱就称给他，就搬行李下船，到船上吃饭也罢。”蒋贵出去对店主人说了。那店主人道：“我这里粗饭早已齐备，请太太同大相公吃了饭下船，省得他船上又另做饭。”岑公子听见便道：“就在这里扰了饭也罢。”当下就跟同船户写了契，注明船价银四两五钱，先付银二两，到日找足，开船日格外神福银三钱，饭钱照例。岑公子都依了。蒋贵就先称给二两银子去了。店主人随吩咐端饭到上房去，甚是丰洁。岑义同蒋贵在外边另是一桌，他们先吃完饭，就同本店小伙计搬行李下船，收拾停当，才请岑夫人上船。岑公子见这店家饭食丰洁，竟算了两日的饭钱与他，店主人甚是欢喜，还送了一罐十香小菜到船上来，给了那小伙计五十文钱。

当时别了店主就解缆开船。岑公子对蒋贵道：“这船甚是宽绰，你们两人在外舱也尽够住了，只是又要多劳你走几天路。”蒋贵道：“大相公说哪里话？俺爷起身时再三吩咐，一定要送太太到了家，还要讨了许老爷的回书，打听了刘姑爷到这里的消息，才好回去报知。”岑公子道：“不妨，小的单身独自

出路惯的。十分暑热，午前就歇了店，到五更头起来赶早凉走路才爽利哩！”主仆们一路说长说短颇不寂寞。那船家姓葛，夫妻两口，还有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娘，一个十六七岁的妹子生得甚是姣好，时常推开后舱门与岑夫人端茶送水，说说笑笑，甚是相合。

不只一日，到了荻浦，已是未牌时候。在码头上停住了船，岑公子同了蒋贵上岸，访问到许俊卿家来，看见大门锁住。这周家原是紧邻，周老人在日，门前开个小杂货铺，自周老人死后，铺面也收了。他儿子在外经营，家中只有婆媳两个，一个五六岁的小儿子，闲常门也不开，岑公子不便惊动，正在踟蹰，只见斜对门一个老者约有六十多年纪，拄着根拐杖，问道：“这位相公是从哪里来？要寻哪个的？”岑公子连忙上前作揖道：“小生才从山东回来，要与这里许俊卿老丈送信的，正不知他往那里去了，请问老丈高姓？谅必得知？”这老者道：“老汉姓余，与许俊卿是对门邻舍。他家自上年没了他姑娘，险些儿要自己寻死。他舅子金振玉因怕他短见，请了他到家里去同住。后来他舅子的叔子选了江西大庾县的知县，合家儿都同到任上去了。记得去年秋间有一个江西的刘相公也从山东到这里来访他，不得相会，留下一封书二两盘缠托让周老兄寄往山东，不料这周老兄过不得几日就病死了，这封书也不知寄去没有寄去，老汉却不知道。但我知道他山东并没有亲戚朋友，这是谁人托相公寄来的信？”岑公子听了，明知刘电会不着许丈又知雪姐的母舅家无人，见我家又被封锁，自然同了雪妹与梅嫂儿一齐回江西去了，但其中情节与傍人说之无益，且恐反惹啰唆，因只答道：“承老丈指教，这也是朋友托寄的信，既然不在只好再来相访了。”当即一揖而别，心中十分快畅，遂同蒋贵回船来，一一与母亲说知。岑夫人道：“怪不得杳无音信，原来有这许多缘故。”岑公子道：“如今对头还在，万一知道我们回来的信息又生事端，不如早到了湖州再作道理。”当下就开船过了扬子江，到得京口天色已晚，停泊过夜。

次日五更开船。这内河里好日夜兼行，不消三日夜已到了碧浪湖村。这岑义家离太湖有一里多路，他后门离湖汊只有一箭之地。岑义叫他把船从大宽转摇入湖汊里来，在自己后门口湾住，上岸来打后门。他妻子听得出来开了门，问道：“你怎么就回来了？”岑义道：“太太同大相公到了。”一面说一面到前面来报与哥子，岑忠倒吃了一惊，问道：“你们怎么恰恰儿就遇得着？”岑义遂将扬州遇着的话说了。岑忠道：“这也难得，若错过了，岂不空走一遭？”当时也不及细说，叫：“兄弟，你把房子快些收拾出来。”原来他这房子是里外两进：外边另是一座小小门楼，门内一个院子，外边三间瓦房，夹了一间，堆放了家伙什物，两间做个客座；进里又是一个院子，三间瓦房，一间堆放着粮食等物，两间做了上房。每边有两间厢房，左边一间做了厨房，空

着一间供了祖先，右边两间岑忠住着。如今岑忠叫把上房腾了出来与岑夫人母子居住。岑义夫妻儿女移在右边西厢房内，岑忠移在左边供家庙的房内安铺。

当下岑义在家搬移，岑忠同一个做短工的到船上叩见了夫人、公子，就叫短工帮着蒋贵搬取行李到家，因不见自己妻子在船，便问：“他如何不服侍太太回来？”岑夫人道：“说来话长，且到了家慢慢的说。”当下岑义媳妇与女儿到船上来，接了岑夫人上岸。

岑夫人四下看时，山明水秀，十分清雅。左边一带都是王进士家的高楼大厦，后边一带风火墙垣包住，当中一座后墙门。侧边另是一带青墙，也有一座小小后门，离岑义家后门约有两箭多地。堤边一带都是垂柳。岑夫人进了后门，就是个小小园子，种了些蔬菜。侧边一个小角门，进来就是上屋，虽然不大，却也洁净。岑夫人到了上房，他弟兄两个同媳妇重复参见了。岑夫人看见岑义的这双儿女道：“好个女孩子，倒生得端正，日后是有福气的。这个孩儿也甚清秀，尽好读得书，只是这房间窄小，天气暑热，我住在这里恐你们不便。”岑忠道：“我兄弟、弟媳在这右边厢房住下，老奴前面也好安歇。太太若恐暑热不便，这里王进士家多的是赁房，明日大相公去看一间合式的，暂时赁住也可。”当下岑忠叫兄弟宰鸡做饭，岑公子一面叫蒋贵算清了船钱，打发船家去讫，一面母子们检点行李，只好同在一房。还有家下搬来的一切箱笼物件，都堆在上房中间，已是没了空处。

当日吃毕饭，天色已晚。主仆们在院子里纳凉，大家才叙起这别后的缘由，通前彻后，一问一答，足足说了半夜的话。岑忠才晓得妻子不回，往江西去的缘故。岑夫人道：“那刘公子服满后就要往山东去迎亲，那时他必然带你妻子同来。若到江南再找寻我们不着，到了山东必然知道。他娶亲回来必定要到我们这里来探望，那时才得顺便送你妻子回来。你若十分不放心，改一日与你几两盘缠到吉水县去接了他回来也可，又好寄这封蒋家的信给他，也是一举两得。”岑忠道：“既是那许姑娘拜继了太太，就是自家姑娘一般，他在那里陪伴也可。蒋老爷这封书既不是紧要的事，且再觅便寄去，不用多费这盘缠。如今所望的，只要这对头走了，大相公就好回去进场。”因说起多亏了徐师爷约会三学相公联名具保，一力申辩，才保全了大相公的功名。母子听说，都十分感激。当夜直说到月落参横，夜深凉透，才各安歇。岑忠这夜陪蒋贵在外边堂屋内打铺睡觉。

次日，岑夫人母子相商，先须打发蒋贵起身，免得山东记念。因将许丈同他妻舅于上半年即挈家往山东大庾县亲戚任所，刘三兄到来不遇，托紧邻周老人寄书，又值周老人病故将书遗失，并自己遭衅暂在湖州碧浪湖村老仆家暂住，雪姐与仆妇俱同往吉水的缘由，逐一备细写了一封书函，封了五两盘费、二

两劳使，当日与蒋贵道：“劳你千里往返本当留你安息几天，一来因恐你大爷悬望，二来这里房间窄狭，天气炎热，就是我们也还要另寻房屋。你回去多多拜上老太太、大爷、大奶奶，我们这里凡有事故定当专人通报。这是一封备细书函并五两盘费，格外二两与你买双鞋袜，只是莫嫌待慢。”蒋贵道：“小的看这里房间，太太与大相公原只好暂住，须另寻一所住房才好。这路上往返盘费大爷都交付与我，吩咐不要大相公费钱，连赏也是不敢领的。”岑公子道：“你爷虽如此说，这来的盘费已都是你爷的了，劳你一路辛苦，岂有叫你空手回去的理？我书上也并不曾提起给你盘费的话，你也不必在大爷面前说起。”蒋贵道：“这个小的一发不敢，就是领了大相公的赏，小的也一定要对大爷说的。”岑公子道：“有贤主必有贤使，实是难得。但你若必不肯收，倒象是嫌轻了。”蒋贵见如此说只得叩头谢了。当晚岑公子叫岑忠收拾了几样荤素嘎饭，就叫他兄弟两人陪他多饮几杯，只当送行。蒋贵又进来与岑夫人叩头谢了。岑夫人又吩咐：“回去多拜上你老奶奶、大爷、大奶奶、姑娘，说我致谢不尽，若有便人务必寄个信来。”蒋贵应诺出来，与他两弟兄谈说那许姑娘还魂故事，吃了更把多天的酒，次日五更趁早凉起身，回山东去了。

且说岑夫人因天气暑热，与岑忠商量，必得另寻一所房屋才好。岑忠道：“这里王进士家赁房甚多，只有他东边一所房子最好。前年也是个相公赁住，后来搬去了，他却不肯赁与平常人家居住，到如今还空着在那里。这村中有个老道学先生叫做严润苍，是王进士最敬重的，就是大相公避仇的事他也都是知道的。明日大相公去拜他一拜，烦他同去看看王家这间房子，若中意了，只烦严先生说一声，王进士无有不依的。”岑公子道：“这却甚好。”到次日一早，写了一个晚生名帖，就叫岑忠领了前去拜望。正是：

只因欲觅幽栖地，必定先寻处士家。

究竟不知如何相见？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七回老道学论交成水乳小仙娃识相别贤愚

却说这严先生讳为霖，字润苍，别号碧湖居士，是个隐居高士。壮年举过岁贡，如今年近古稀却精神矍铄，又夫妇齐眉，足迹不履城市几二十余年。为人端方正直、平坦简易、乡中凡有争竞，只须严先生一言，两边无不悦服，以此人人敬重。村中与王进士最为莫逆，因重具文章品行。两老夫妻只有一个公子，单讳个毅字，也是饱学秀才，却在府城里邹太仆家设帐。娘子卓氏亦甚贤孝，跟前有个七岁孩儿，老夫妻爱如珍宝。家中教诲几个蒙童，就带着这孙儿在学读书，说这小孩子家却是个完璞，可以造就得的，且又好借此消遣。这早见岑忠到来，便问：“岑哥一早到来，有何事故？”岑忠道：“我家大相公同老太太昨日从山东来到这里，在我那边权住，因敬仰老相公的德望，专诚过来

奉拜，先着我来通禀，有名帖在此。”严先生道：“你家房间窄小，如何住得下？你大相公来了不曾？”岑忠道：“已在门首。”严先生道：“你与我请他进来。”岑忠出来说了，岑公子便叫他先自回去。

这严先生即整衣迎将出来，见岑公子如亭亭玉树，洒洒丰仪，暗道：果然是旧家人物。遂让进草堂。岑公子正欲叩拜，严先生拉住道：“老朽不能回礼，竟是常礼好。”岑公子遵命，长揖就坐，因拱手道：“久仰老先生盛得，只为道里迢遥，不得一聆清诲。今日得亲道范，实慰渴怀。”严先生道：“仆已老朽无闻，久疏世事。足下真是少年可畏。日前尊纪说及岑兄同令堂老夫人避仇东省，不知从几时起身回来的？”岑公子道：“晚生奉家慈在山东舍亲处，不觉一住交三个年头，竟不知家中变故。五月中旬从东省起身，幸喜在扬州遇着他们来报信，因此不往金陵，就一直到此。”严先生道：“小人与君子之仇，自古有之，不足为怪。想此人也卸事不远，今当乡试之年，正是足下扬眉吐气之日，亦不必因此过虑。只是现今他家房屋窄小，值此三伏炎天，虽是暂居，亦觉不便。”岑公子道：“正是，虽只有家母一人，天气炎暑，甚是不便。闻得这里王乡宦家赁房颇多，正欲暂赁一所居住，也不用多余房屋，只可以住得下的便好。”严先生道：“他家房舍甚多，所在亦颇幽静，只是不甚高大，我知他左侧有一所房子，紧傍他的大宅。从前也有一位吾辈中朋友赁住，上科高发了，城中傅御史家请他去与子侄们看文章，因往来不便就搬往城里去住了。这一所房屋，我从前却曾见过来：前面一座墙门，进内一个大院子，三间堂屋，尽可会客；东边两间书房，对面有两株垂丝海棠；后面三间上房；左右四间厢房；后边另有一个空园，几间下房。后门外临着湖港，沿堤都栽桃柳，与王宅后门相并，晚间纳凉是最幽静的。”岑公子道：“如此甚好，只不知一年要多少赁价？”严先生笑道：“这乡间房屋比不得城市中的价值，一年多不过五六两银子。那王公也极重斯文，若说是岑兄去住，或者竟不取值也不可。”岑公子道：“这个如何使得？只要借重老先生一言，就感激不尽了。”严先生道：“请用过茶，不妨就同去一看。”岑公子道：“只是劳动起居。”原来这严先生素常不轻易出门，且懒于交接，今知岑公子是廉史之后，又见他举止端重、器宇不凡，心下十分敬爱，且又为他避难异乡，故并不推却，用过了茶就一同出门。

这村中也有二百余家人家，不是务农的，就是出外经营的，所住房屋倒有一半是王家的。这严先生与岑公子行不多路，正遇着王进士家管房的家人，因叫住道：“管家来得正好，我们正要寻你。”那管家便站在一旁，问道：“老相公有甚事吩咐？”严先生道：“这位是江南的岑相公，要在这里寻间房子暂住，正来寻你同去看看那东首的这间房子。”那管家道：“如此小的就同去。

”遂一直领来。

原来这所房子却在王宅左边，一条大夹墙过道进去，另是一座墙门。开了锁进去，前后一看，与严先生所说一般，果然雅致。岑公子道：“这房间尽够住了。”看毕，一同出来，这管家仍锁上门，对严先生道：“这位相公既然中意，就烦老相公去见主人说一声，再无不成的。这所房子住了就要发科发甲，只要这位相公格外赏个看家酒礼。”严先生道：“这不消你说，我们这回就同去见见你爷，烦你先去通报一声。”那管家答应，便急急去了。岑公子道：“只是不曾备帖未免不恭。”严先生道：“我与你道意就是了。况已到他们门首，大家会一会，省了明日又走一回。

当下两人缓步而来。到得门首，只见王进士早迎将出来，笑道：“老先生肯同来，一定是佳士光临。”一边说着话，一眼就看见岑公子品貌非常，暗暗喝采，遂拱揖进门，让到厅堂。严先生便道：“这位是金陵岑玉峰兄，适才到舍，说及老先生的德望，原要明日具柬来奉拜的，倒是弟说不必拘此，因此就相同过来。”王进士道：“极承先施。”当下岑公子以晚辈礼与王进士见过了，严先生亦与主人长揖，因让岑公子坐了首位，严先生对面。用过了一道茶，彼此叙了些仰慕寒温，严先生遂将岑公子的来意代说了一遍。王进士满口应承道：“岑兄是名门世胄，不过暂屈一时，将来不可限量。只是枳棘非鸾凤可栖，若不嫌蜗陋，竟请搬移过去就是了。”因对严先生道：“老先生切莫提起‘赁’之一字。”岑公子道：“既承慨允，岂有不奉值之理？”王进士笑道：“玉峰兄岂以我为市井人乎？”岑公子就不好再说。彼此又叙了些时事，王进士就叫取过通书一看，笑道：“明日就是个移居吉辰，正好迁移，不必再拣日了。”岑公子谢过，遂同严先生起身告辞。王进士对严先生道：“今日不便相留，好待岑兄回去料理料理。倘有欠缺的东西，不妨开个单子过来，有的只顾取用。”严先生道：“这却更好，省得岑兄一时难以置办。”大家说着话已到大门，岑公子又打恭致谢而别。

王进士回来就着家人送钥匙到岑公子那边去，以便搬移物件。岑公子于路对严先生道：“承王公一团美意，只是不言赁值，反觉不安。”严先生道：“他也不在乎此。若再言及，反是我们小看他了。况他也不是那鄙吝之人，明日且搬了过去，慢慢的尽情便了。”岑公子道：“只是深费清心，容日叩谢。”当下与严先生分路而回。到家即将拜严先生，同看房屋，会王进士的话，一一与母亲说知。岑夫人甚是感激，道：“既承他好意，且搬了过去再慢慢商量谢他。”母子正在说话，岑义进来回道：“那边王管家送钥匙过来。”岑忠道：“这是他家管房租的总管，倒不好轻他。大相公酌量赏他个礼儿，日后恐还有用他处。”岑公子道：“竟送他一两银子罢了。”当下就封了交与岑忠

给他，那管家禀谢，欢喜去了。

岑忠即叫兄弟另觅了两个短工，将一切床桌、厨、柜、箱笼、器皿、什物……俱从后门搬去，甚是近便；自己先到那边去开了前后墙门，扫除洁净，各处房间俱烧些芸香苍术以辟潮气。岑公子也过去料理收拾，先将家庙供在内室当中，然后将床铺、桌椅、箱笼次序安排停当。幸喜当日岑忠将家中一应物件尽行搬出，除了打造灶火之外，其余一应家什俱各完全，不须另置。天气正长，料理到晚，俱已齐备。

次日黎明，岑义妻女送岑夫人步行从前门过去。当日买了一付三牲果品之类，烧过神纸，供献祖先。这日王进士、严先生都来回拜道喜，两家又各送了一付水礼。岑公子不好推辞，都写帖领谢了。母子商量：现今天气暑热，待秋凉些，治一席请他两位过来坐坐罢。

过了一日，王进士先具柬相邀在花园赏荷。这日只请严先生相陪，宾主们清淡雅酌。坐中王进士欲试岑公子的才学，略加问难，谁知岑公子如悬河到峡，反饬饬逼人，王进士愈加敬爱，三人整整盘桓了一天，至晚方散。从此成了莫逆，彼此时常往来，不在话下。

如今却要提起这何氏小梅，自从那年在山东被何成骗卖与王进士家，随到湖州。及到了家，这王进士的夫人华氏与女儿月娥见了小梅十分喜欢。王夫人便道：“看这女子却不像个小家儿女。”王进士道：“他原是个旧家，只为没了父母，遭他一个族中的无赖骗卖出来的，叫女儿当另眼相看。”原来这月娥小姐年方十四，生得比花能解语，似玉更生香，与小梅不相上下，且又知书达理。当下看了小梅举止不常，回到房中便细细问他的家世，小梅一一诉说。月娥知是个宦家子女，且又端重秀丽，因走来与母亲说道：“这小梅说起来不是小家儿女，他曾祖、祖父俱出过仕，父亲也在黉门。只为父亲病故，遭他族里一个无赖叔祖骗卖出来。孩儿不忍将他作下人看待，因禀过母亲，只叫他与孩儿做个闺中女伴，不知母亲意下如何？”王夫人道：“我也看他不是个小家模样，又生得秀美，你既有此心，待我慢慢与父亲说。”月娥道：“母亲若肯作主，父亲也是肯的，不发就请父亲来说过了，省得明日另改口。”王夫人笑道：“直这般性急。”因叫丫头去请老爷，王公进来，夫人就把女儿的话说了。王公道：“我早知他是个宦门女子，原许过他另眼相看，不知女儿心上如何，如今女儿既有这番好意，何必做甚么女伴？不如竟做了姐妹的好。”月娥道：“孩儿实有此意，如今爹爹、母亲应允了，待孩儿与他说知，叫他明日先拜过爹娘，才好与孩儿姐妹相称，今日也不便造次。”王公笑道：“女儿说得甚是有理。”王夫人道：“明日还须备两桌素供，斋斋佛、祭祭家庙才是。”王公道：“这个自然。”当下月娥欢欢喜喜回房，一一与小梅说知。小梅垂泪道

：“小姐如此见爱，老爷、夫人又如此垂慈，真是粉身莫报。”月娥道：“你小我一岁，明日拜过爹娘，你就是我的妹子了。”当夜一宿无话。

次日早起，月娥取出一套自己的上盖衣裙与小梅打扮。王夫人又叫丫头送了几样钗环首饰来。月娥与他穿戴端正，果真是粉装玉琢分外生妍。当日佛堂、家庙俱焚香点烛，摆列素供。月娥先引小梅参了佛，拜了家庙。小梅请爹娘上坐受拜，王公就与夫人在上面，东西相向，受小梅端端正正拜了四拜，王夫人就扶了起来。然后，两姊妹交拜过，又一同拜了父母。这些家人、仆妇、丫头们都来与主人磕头，又与两位姑娘道喜。

自此以后，两姐妹便如同胞一般。小梅也绝无一点矜骄之色，就是仆妇、小厮、丫头有了罪过老夫妻动怒时，只消二小姐到跟前三言二语便说得两老口反怒为笑，因此这些丫头仆妇没一个不奉承他。每日只在房中与月娥做些针黹，闷时两姐妹往园中游玩，有时母女们出后门来观玩湖中景致。小梅又天生成的一双慧眼识别贤愚，家中人有不驯良的，有忠诚可托的，在继父母面前说知，屡试无差。这些家人、佃户不知原委，只说是主人的见识远大。尝对月娥说：“父亲、母亲面带孤煞，子息上甚是艰难。父亲的前程也不过六品，只是要及早退步才好。”后来王公知道，起初也只说是偶然料着，及后来屡试屡验以为神奇，又知他原是仙人遗荫，因此十分爱惜。月娥也尝私问：“看我的终身如何？”小梅道：“姐姐略有些小坎坷，喜得后福甚大，凤冠霞帔直要穿到老了。”月娥笑道：“你看自己如何？”小梅笑道：“只怕与姐姐一般也不可。”月娥道：“我若果有好处，决不叫你相离。”小梅道：“姐姐虽是美意，惟恐人事不齐，只好听之于天。”因此他两姐妹十分亲爱，坐卧不离。

这月娥自小梅进门后，凡来议亲的，东说成不成，西说不就，不觉又过了四个年头，可见姻缘俱有定数。正是：

有分天涯情可合，无缘朝夕会难偕。

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八回去炎威故里访亲知纳清原异乡逢骨肉

且说这月娥与小梅不啻同胞姐妹。自从岑夫人搬来这日就听得王公对夫人说：“我们东边房子如今又搬来一个江南秀才来住了，年少多才，又好个品貌，只有母子二人。说起来倒是个名门旧族，他祖父曾做过九江太守，他父亲也是个一榜。间壁岑义弟兄是他祖父的老管家。如今因避当道仇家搬到这里来暂住，倒是严先生来说的。”王夫人道：“严先生肯与他来说，一定是个好才子。这村里都是些务农人家，搬个斯文人来住也好。”当时小梅在旁听说了，因想起：当日父亲曾对我说，我姑娘嫁在江南岑家，他公公做过九江太守，却不知这家姓甚么？因此就留心打听。过了一日，听得王夫人要请新搬来的

岑秀才赏荷花，小梅听得暗喜道：“果然姓岑！却是姑娘的儿子无疑了，且待他来时看他是个怎样的人物。又想：那严先生从不轻与人往来，如今肯与他们相交，必定是个高尚的人了。”

及到请岑公子这日，小梅留心窥看：却只有二十以来年纪，丰神俊雅，气宇不凡，虎步龙行，必然显达；且见他印堂上黄光紫气交聚，发迹也就不远。心头暗喜，已是念念不忘，因想：必得见了姑娘方好相认，且不可造次说破。又过了一日，听得王公与夫人商量：“要请岑夫人来坐坐，将来你们母女们也好往来。”小梅听了正中心怀。不想王夫人道：“这两日天气暑热得紧，等凉快些请罢。”因此将这事暂且放下。

且说岑公子自搬到此间，又雇了一个老妈子做饭，岑忠仍在这边料理，岑义的女儿端姐又常在这边陪伴岑夫人习学针黹。岑公子旦夕无非吟哦诵读以消长日，到日落时或在后门外散步柳塘，或到严先生家闲谈古今。

一日早晨方盥洗毕，王进士着家人来相请说话，岑公子即便服而往。进得门来，王进士笑迎道：“今日得了一个的信，特与岑兄道喜。那侯巡按已是内转离任去了，岑兄可放心料理科举之事。”岑公子道：“不知老先生此信从何得来？”王进士道：“昨日有友人从南畿到来，是亲知灼见的。并说近日海寇汪直、徐海勾连倭奴从江淮、台宁沿海地方分道入寇，势甚猖獗。苏、松、嘉、湖处处戒严，诏用监察御史吴宗宪巡抚浙直，又命工部尚书赵文华巡视江淮，各处招募武勇甚紧。”岑公子因说起当日与蒋、刘聚会缘由，他二位武勇绝伦，皆可称当世英杰，只可惜蒋公懒于仕进，刘兄丁艰在籍，王进士道：“果是英雄，必不终于埋没。”谈论移时，王进士就留住用过了早饭，因说道：“岑兄可与令堂老夫人先说一声，改一日贱内要奉请过来看荷花，千万不要见却。”岑公子道：“老母已说过，只为天气炎暑，还不曾过来奉拜太太，待少凉些，一定要过来拜见。”说毕就起身告辞回来，即与母亲说知，打点上南直销假。

岑夫人道：“你如今去考，却在哪儿住好？”岑公子道：“母亲放心，此番去不是徐老师那边，便在姑母那里居住。”岑夫人道：“你可带两匹茧绸去送与姑娘，再送徐老师那边两匹，不过略表表意儿。”当下母子商定，择于六月二十四日起身。先往辞别了王进士、严先生，他两家俱治酒饯行。王进士又送了四两程仪，岑公子璧谢不依，只得领谢了。此时岑忠身体已健，定要跟随前去。岑夫人道：“也得个老成人同去甚好。”岑忠又吩咐岑义常过这边来照料。因此主仆二人打点行李，至期拜辞母亲，坐船前往。且按下不提。

却说岑夫人自到此间，颇觉幽闲清静。这日天气甚热，到下午后开出后门来纳凉，观看湖中芰荷。正观玩间，只听那边王进士家后门开响，里面先打出

一个丫头来，看见了岑夫人即转身到门口说了一声，大约是说间壁岑太太也在这里乘凉。只听得里边笑语之声，却是王夫人同着两个女儿出来。这边岑夫人就迎将过来，却是初见，不曾认识，因问那丫头道：“这位可就是王太太么？”丫头道：“正是。”王夫人便笑道：“原来岑太太也在这里乘凉。”彼此万福了。岑夫人见两个美貌女子，年纪不相上下，一般打扮，因问王夫人道：“这两位可就是小姐么？”王夫人道：“正是小女。”岑夫人道：“好两位姑娘。”当下都与岑夫人万福了。王夫人道：“妾身原要敬请太太到舍下少叙，只为天气炎热，待到秋凉些相请。不想今日倒先得相会，且请到舍下拜茶。”岑夫人也道：“老身到这里，小儿屡屡在府上叨扰，又承王大人的厚赐，早要过来奉拜太太，也为暑热，恐惊动不便。今朝却是幸会！”王夫人定要请岑夫人到家，因道：“小园就在后面，池内莲花颇盛，请太太到里边少坐待茶。”岑夫人道：“又不曾专诚来拜得太太，不好轻自到府叨扰。”王夫人道：“太太说那里话？这边是个湖套内，并无往来之人。今日见过便好时常往来，太太也免得寂寞。”一面就相让进门。

岑夫人见里边又是一带花墙，侧首一重小墙门，进去便是花园，四下树木垂阴、山石叠翠，有几处亭榭楼台。转过一个山洞，却是一座水亭，四周都有一箭宽的地面，从湖中放进来的活水，里面荷花正盛。亭面前培出一条柳堤，当中一座小小石桥。大家让岑夫人一同到亭子上来，岑夫人与他母女们重见过了礼，便都倚栏而坐。王夫人即吩咐丫头取茶。此时小梅注意看岑夫人举止有大家风范，听说话带些山东语音，面貌又与父亲相像，知是姑娘无疑，便觉盈盈欲泪，因王夫人在前，一时不便开口动问。只见王夫人道：“前日听得家相公说府上的仇家已去，大相公此番乡试必然高发的了。”岑夫人道：“小儿年轻，只恐才学疏浅，幸得在这里，正好请王大人朝夕指教。”王夫人道：“这是太太过谦，家相公曾对妾身说，大相公是才貌兼全的，不知曾对了亲么？”岑夫人道：“小儿自十六岁进了学就有几处说亲的，都求卜不起。后来为了这个对头就远离乡井，不觉又过了三个年头，因此还蹉跎不就。”王夫人道：“太太今年高寿？跟前可有姑娘？”岑夫人道：“老身今年四十六岁，只有这个小儿。”因问：“王太太贵庚？有几位相公？”王夫人道：“妾身今年四十四岁。只为命薄，有一个小子招不住，到五岁上出花儿没了，如今跟前只算有这两个小女。”岑夫人道：“好两位姑娘，真似如花似玉。”王夫人道：“不瞒太太，”因指着小梅道：“这个小女是螟蛉的。他原籍山东，祖父做过江西刑厅，父亲是个秀才，因父母俱亡，被难到此，家相公就承继做了女儿。他两姊妹到情投意合，一步也离不开。”岑夫人听了此言口里答应：“这也难得”。心里却想起：在蒋家时，曾说我侄女叫做小梅，卖在一个浙江的新进

士家，今又说他是山东人，祖父曾做江西刑厅，莫非正是小梅？因急问小梅道：“小姐的本姓姓甚？是山东那一府县人？”小梅见问，止不住泪如雨落，哽咽答道：“本姓何，是袁州府沂水县人。”岑夫人惊问：“你家在城在乡？”小梅道：“在乡。”岑夫人大惊道：“你莫不是北门外尚义村何式玉的女儿小梅么？”小梅大哭道：“你果然是我的亲姑姑了！”说罢，哭拜在地。岑夫人此时也顾不得王夫人，便过来一把拉起，口叫“亲儿”，抱头大哭。

当时王夫人见他姑侄相认，十分惊异，感叹道：“这真是天假相逢！”又想：幸喜我不曾将他轻待了。因见他姑姑侄女伤悲不止，上前劝道：“这是太太姑侄相逢一桩天大的喜事，且免伤悲。”岑夫人收泪道：“老身泪出痛肠，多有得罪。”小梅起来，重又拜见姑母。岑夫人对王夫人道：“老身今日不诚，明日还要专诚拜谢。”王夫人道：“岂敢，明日也要与太太道喜。前者实是不知，还要太太涵容。”岑夫人道：“太太说哪里话？他若不是在太太这里承太太的抚养、小姐的见爱，莫说今日不能相见，还不知流落到怎样了！”

这里两位夫人说话之间，这些丫头、仆妇早将此事报知主人。王公听了道：“有这等巧合之事！”甚是惊叹不已。因吩咐丫头请岑太太到内堂相见。丫头们到花园传命，岑夫人道：“老身急欲亲自拜谢你老爷，只是今日随身便服，不敢请见。明日一早再专诚过来拜谢罢。”王夫人笑道：“太太不是这等说，令侄女与小女自姊妹，妾身本不敢高扳，如今与太太是亲家了。今日家相公请见过，以后便好作亲戚往来，就不用避嫌了。”一边说着，就邀岑夫人出了花园。又转过一个院子，另是一重墙门，进来便是五间大楼房。到正中这间，王夫人逊岑夫人上坐。

少刻，王进士衣冠进来，岑夫人即起身道：“今日愧不专诚，大人休怪。侄女蒙大人恩抚，小儿又屡次叨扰并承厚赐，老身感戴不尽。”说着就拜下去，王公连称不敢，也跪下回拜。岑夫人四拜起来，道：“侄女若不是在夫人这里，蒙恩以骨肉相看，如何得有此日？老身与他父亲是同胞姊弟，前年到山东避祸，不想他父亲已是去世，遭族叔将家产败落尽后将他卖身，不想倒是他的造化。不但老身终身感激，就是亡弟九泉之下也当衔感不尽。”王公道：“日前虽与令公郎相聚数次，却并不曾提起太太家中之事，因此不知。如今令侄女已拜继与我，明日叫小女也拜继与太太便成了真亲家，却好作亲戚往来。”岑夫人道：“只恐仰扳不起。”王夫人便道：“以后彼此再莫说客话了。”王公道：“今日天已傍晚，可留住太太不必回去，一来姑侄们正好叙叙话，二来明日就叫女儿拜继了太太，省得改日又是一番举动。那边叫丫头过去说一声，不必等候，若是无人，就叫丫头在那边陪老妈子过宿，与太太锁好了上房门就是了。我在外边去料理明日之事。”又吩咐丫头、仆妇们收拾酒碟在上房款待。

说毕，王公便往外边去了。岑夫人因对王夫人道：“老身今日且过去料理料理，明日自当一早过来。”王夫人笑道：“我晓得姆姆要回去备办与干女儿的东西可是么？如今日子正长，何必在此一时。”当下即取了一把大锁交与一个老管家婆，叫过去与太太锁好了上房就在那边陪老妈子过夜，明早回来。那仆妇应着去了。

这里丫头们摆上酒碟，王夫人逊岑夫人坐了客位，自己对面，姐妹两个在上横头并排坐了。王夫人亲奉了一杯道：“今日草草杯盘，姆姆不要见怪。”岑夫人道：“一来便要叨扰。”当下王夫人母女殷勤相劝，十分亲热。饮酒中间姑侄二人叙起家常，未免悲喜交集。小梅道：“前日听得姑姑搬到这里说是江南姓岑，祖公曾做九江太守，侄女就猜是姑姑，只是不曾见面，不好说得。今日见了姑姑带些山东语音，又与父亲面貌相似，不想果是姑姑！”王夫人道：“既如此，何不早与我说知？”月娥道：“妹妹到与我说过，只为总要请姆姆过来赏荷花，待到见面时问了的确再拜认，不想今日无意中先拜认了。”母女四人说说笑笑，直饮到二更时分。酒罢后，夜气清凉，两姐妹就请岑夫人在自己房里安歇，王夫人也一同送到女儿房里来。又坐了一回，夜已深了，王夫人道了“安置”，自回房安歇。

他姊妹原有两张床，因让岑夫人独自睡了一张床，他两姐妹却一床同睡。岑夫人见他两姐妹十分亲热，心中甚是欢喜。因想起：当日雪姐曾对我说，那刘老封君有言说他的婚姻“不宜预占，有妨亲疏”这句话，莫非侄女与儿子也有姻缘之分？想他孤子一身，若得在我身旁做了媳妇，倒省得日后两处挂念。雪姐日后果是姻缘，他两个都一般儿温柔和婉，就在一处，也是过得来的。思前想后了一回，也就睡熟去了。正是：

功名禄籍生前定，婚媾红丝暗里牵。

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九回俏娇娃拜继老夫人贤能妇管教呆公子

却说岑夫人次日黑早先自起来。小梅道：“姑姑还好再睡睡，起得太早了。”岑夫人道：“今日他两公婆要将小姐承继与我必要见礼，我穿着这夏布裙衫如何使得？须得回去换了衣服来才好，为此起得早些免得惊动他们。”此时月娥已醒，便道：“不用去取。我有一套新做的纱衣服，叫裁缝略做得长了些，只怕倒穿得着，待我取出来试试看。”一面就起来穿衣。岑夫人道：“你新做的衣服不要穿污了你的。”月娥道：“不妨，若穿得着只顾穿。”一面说话，一面缠足，下来穿了裙衫，开箱取出那一套新衣服来：却是一件佛青府纱披风、一件松花色府纱衬衫、一条水合色府纱裙子。月娥抖开披在岑夫人身上，穿了一穿却甚相称。岑夫人道：“不要污了你的。”月娥笑道：“只顾穿

，污了也不值多少。”正说时，王夫人叫丫头又送了一套衣服过来，说：“是与岑太太穿的。”岑夫人道：“多谢你太太费心！”月娥道：“你放下就是了。”月娥看了看，却是一件玄青纱披风、绿纱衬衫、天兰纱裙，又一件天青亮纱披风，因对岑夫人道：“这衣服虽都还是新的，但只穿我这套未上身的好。”当下叫丫头取了脸水来。大家梳头、洗脸方毕，王夫人笑进来道：“姆姆起得恁早？”岑夫人道：“天气暑热倒是早些起来清爽，又要亲母费心送衣服来。”月娥道：“岑太太一早起来要回去换衣服，我说前日新做的这套衣服略做长了些，拿出来试穿了穿，倒正合式。”王夫人道：“是呀，若姆姆穿得着就送与姆姆穿了，也是女孩儿的孝敬。”岑夫人道：“我还没有在姑娘面上尽一点情哩！”王夫人道：“姆姆只顾穿就是了。”说笑了一回，丫头请吃早点心。王夫人就叫端到这里来吃，却是四盘：蒸糕、粉团、卷酥、果馅，四盏雀舌芽茶。

母女们正用过点心，外边王公叫管家进来问：“太太们若用过点心，趁早凉请到厅上见礼。”当下两姊妹打扮得花娇柳媚一同出到厅堂，见银台烧烛、宝鼎焚香、堂悬红彩、地衬氍毹。王公冠带整齐。岑夫人先与王公夫妇道谢见礼毕，两夫妇就请岑夫人上坐叫月娥拜继。岑夫人在上面立受了两礼即来扶起，王夫人拦住一定叫行了个全礼。岑夫人又与他两夫妇谢过，道：“一时备不及礼，只好改日补送罢。”王夫人道：“姆姆不要费心，他还不曾有甚么孝敬着哩！”当下小梅又与继父拜喜，又拜了姑姑，然后两姐妹交拜。礼毕，王公对夫人道：“房中暑热，竟不如请亲母到花园竹厅内坐，那边又凉快又好赏荷花。”王夫人就让岑夫人大家一同到花园中来。

早饭后四处游玩，但见蝉鸣高树，鱼戏清涟，鸟语林端，花香几席。母女四人赏玩了一回，日色渐高，便一同到荷亭上来倚栏而坐。岑夫人因说起雪姐还魂的这桩事来。王夫人道：“只说这还魂的事是戏文里做出来的，那里晓得真果有这般的奇事。”两小姐听岑夫人说出雪姐许多好处，恨不得即见一面才好。午间就在竹厅上设席，这厅周围俱是从篁，挂起四面吊窗，照映得人衣皆碧。母女们殷勤劝酒，欢叙了一日。席罢后已是日西，岑夫人要辞了回家，王夫人母女坚执不放，道：“姆姆过去，独自一个也觉冷静。如今大相公不在，只要把前门关了，从后门往来甚便，这里并没有闲杂歹人，姆姆放心，常住在这边也不妨。”岑夫人道：“承亲母不弃，只要不把我当客待才好。”王夫人道：“是呀，姆姆也莫怪简慢。”因此岑夫人就住下了。从此以后，母女们无日不相往来，大约岑夫人在这边住的日子居多，此话暂歇。

且说岑公子主仆二人到了南直，先寻了一个寓所住下，及到自家门口见房屋仍然封锁。那领佑人家见了岑公子都欢喜道：“公子去了许久，如今回来正

好进乡场，今科必然高发。”岑公子道谢，遂入家拜望，内中有一个老者道：“如今老太太可康健么？”岑公子道：“多谢垂问，托福安康。”老者道：“上年有一个过路的江西相公到这里来访问，见房屋封锁，他愤愤而去。这房屋本县大爷奉上司所委没奈何到来封锁，后来催卖了几回也没人敢买。那侯巡按离任时也不暇提起这事。大相公何不去见见本县大爷，开了锁，仍旧搬回来住何妨？”岑公子道：“承老丈关切，但既经封锁，此人还在县里，也不便擅专，只好从缓商酌。”又一个道：“公子今科高发了，他双手送还也嫌他迟了。”岑公子道：“承高邻们关爱。”当下谢别了邻里，一竟进城来拜徐老师，一来拜准，二来销假。

到得衙署，门斗即忙通报，徐老师听得岑公子到来，三步做两步迎接出来，拉着手道：“贤契一别三年，老夫时常记念。如今令堂可曾同来么？”一面问话，已到书房。岑公子谢毕坐下，因说：“自同家母到东省，不料母舅已故，家业荡然，因在一蒋舍亲家住下，不觉三个年头，竟不知南边信息。夏初同老母回来在扬州遇见了老仆的兄弟前来报信，才知道这边的情节。那时侯公未去，只得同老母又往湖州暂住。如今得了侯公去信，才敢回来销假。”老师道：“乡场在即，我甚是盼望。你来得正好，竟在我这里住罢。”岑公子道：“承老师见爱，但恐这边朋友往来，未免不便，门生且在郑表弟家暂住。”徐老师道：“他家住也好，只是这个呆子自你去后一发呆得不像样了。吃了酒，当众大骂侯巡按，劝也劝他不住。你来了，他倒还肯听你的话。如今你且在此少住几天，正要与你叙叙契阔。”因问：“你行李在那里？我叫人去取。”岑公子道：“无多行李，叫老仆在城外暂住，待门生自去取来。”徐老师道：“不必，只要说明寓处，叫人去取来就是了。”遂叫了一个门斗，说明寓处，前去搬取。他师生两人在衙斋便饭，叙说三年之事，一时也难以尽言。午后门斗搬了行李到来，岑忠与徐师爷磕了头，就叫在后边吃饭。晚间，师生饮酒谈心，直到夜深方睡。次日，岑公子取了两匹茧绸送了老师，因禀过要往各朋友处拜望。

且说这郑璞与岑公子是亲姑表兄弟，家道却称小康，为人朴实，言语憨拙无文，又带几分呆气，作文鲁钝。多亏岑公子指点，十六岁上同进了学，因此最敬重岑公子。这些学中朋友见他憨拙，凡事哄骗他，他却信以为真。如道考前朋友们把一个从不出题目骗他道：“打听得学台今年要出这个题目，你可留心。”他便信以为实，把这个题目日日磨拟了一篇文章，要岑公子删改好了，牢牢记诵。谁知进场去恰恰出了这个题目，他反取在五名前头，甚是感激。这些朋友都以为奇事，因取了他一个诨名叫做“靠天田”。惟有岑公子不但不戏谑他，反敬爱他，事事与他周旋。自从岑秀到山东去了，他弄得手足无措

，终日在家里纳闷，嘴里不住的骂侯子杰害了他。郑婆婆只有这一个儿子，十分宠爱，却与岑公子同年，只小月份，上年已与他完了姻，他娘子和氏甚是贤能，两口儿也十分恩爱。他娘子初时见他的憨样劝过几回，见劝不转也便随他，后来见惯了就不以为怪。往往有那好顽的朋友到家，故意挑逗他，说得高兴连闺房褻事都说将出来。他娘子私下埋怨他道：“他也呆得不像样了，这是什么话，也对着朋友们说？”他笑道：“精扯谈！夫妻、朋友都在五伦里的，夫妻的事又是当官的，谁人没有？说说怕怎的？”他娘子气得慌，瞅了他两眼，他只是憨笑而已。后来他娘子见有朋友来便留心观听，见那志诚厚道、斯文端正的便许他往来，那游戏三昧、轻佻薄劣的便不许他往来。这呆公子却也好，听了娘子的话，凡是轻薄的到来，便口也不开，茶也不留。那朋友见他有些古怪，偏要再三盘诘他是甚么缘故，问得他着了急，他便直说将出来：“我娘子说你轻薄，叫我不要与你往来。”因此有几个轻佻的朋友自觉无趣，倒渐渐的疏远去了。凡是斯文端正的到来，和氏娘子便叫他留茶留饭，谈诗论文，十分亲热，因此倒长了许多学问。这日正在门口闲站，看见岑公子到来，喜极了，他却不迎上前来，反急转身往家里飞跑，大叫：“母亲，岑哥哥来了，快些叫媳妇打扮了出来拜见！”一面叫着，一面复翻身跑将出来，正迎着岑公子进门笑道：“贤弟见了我为何反跑了进来？”郑璞笑得话也说不出一句，直至笑定了，才道：“我的哥哥，我如今娶了弟媳妇了。方才看见了你，连忙通知他，叫他好打扮了出来拜你。”岑公子笑道：“原来兄弟恭喜了，愚兄失礼，还不曾吃你的喜酒。”

说话时，郑婆婆已同着媳妇出来，岑公子先拜见了姑娘，这郑璞却笑个不住，自己且不与哥子见礼，只叫娘子与大伯磕头，口里还咽喉道：“叫你装扮装扮，怎的就这般出来了？”和氏娘子也不理他，端端正正朝上拜了四拜，岑公子还了礼。郑璞才与表兄拜毕，一同到内室来坐下。

郑婆婆道：“你兄弟自你去了，竟象发狂的一般，走投无路。去年与他完娶了，幸亏媳妇贤能，他才略改了些。因想念你半夜里常发起梦颠来，惊得人了不得。如今你母亲住在哪里？身子可康健？”岑公子因将别来之事一一说知，喜得个郑璞只是手舞足蹈，说：“何不同舅母搬到这里来住？”又道：“哥哥不要住在学里，那个老人家有些古板，拘束得慌，快些搬到这里来，我叫你弟媳妇好生做茶做饭请你。”郑婆婆道：“你看他还是这样发呆。”岑公子道：“兄弟本质如此，一些无假，其实可敬。”当下郑璞叫娘子快些做起早饭来。岑公子道：“我已在老师那边吃了。今日还要往各处去拜望拜望，明日到这里来吃饭罢。”郑璞道：“如此说，哥哥去走一转，到这里来吃午饭。”岑公子道：“今日老师已是费心端正，约定去吃午饭，不好辞得。明日一准过来。

”郑璞道：“你不要哄我，明日若不来，我自己到学里去请你，把行李都搬了来，在这里住好。”郑婆婆也道：“侄儿在学里住，岂不叫人笑话我们？”岑公子道：“侄儿原要搬来，只为老师再三留住，不好遽然辞他。今日回去禀知，明日一定搬来。”说毕，就起身出来。郑璞又再三叮嘱，岑公子就诺，遂往各处去走了一转。午间回学，将姑母相留之事说知，徐老师道：“这是亲亲之谊，搬去也好，幸喜不远，好常到这里来走走。”岑公子道：“门生自当常来领教。”当午设席相待，师生们直叙谈到晚，过了一宿。

次日一早，岑秀方才起来，郑璞已到学里，便跑进书房来逼着岑公子起身。及老师出来，他只作一个揖，话也不说一句，只瞪着眼呆看岑公子。徐老师见他这个光景，笑道：“你想是一早来请他？且在我这里吃了早饭同去便了。”郑璞听了这句话，才笑了一声道：“老师说得是。”当下岑公子收拾行李，叫岑忠觅人挑着先走一步。他师生三人同吃了早饭，又坐了一回。郑璞几次丢眉挤眼，催着叫走，徐老师笑对岑秀道：“他这个样子，只恐你不去，不要急坏了他，我们改日再叙罢。”岑秀只得就告辞了，与郑璞一路回来，于路道：“兄弟为何如此性急？”郑璞道：“我若不发急，他还不放你哩！”

两兄弟说着话，已是到家，此时尚在三伏之日，天气正热。他书房是个泥地，南边地方未免有些潮湿。郑璞却自己早起生了一大盆木炭，放了一把苍术、芸香在内，关上了门。那木炭渐渐旺将起来，烘得里面如火坑一般价热，满屋都是烟气闷住。他回来一开门，烟气外冲，岑秀吃了一惊，看里边时却是一大盆炭火已待烧还。岑秀道：“这是为何？”郑璞连忙摇头道：“不要响，是我早上起来瞒着他们生了这盆炭火把地烘烘燥，哥哥在里住不受潮湿气。”岑秀笑道：“兄弟也太过虑了。”因即叫岑忠同他小厮容儿快将火盆扛出，将窗门大开放出烟火之气。郑璞一直拉岑秀到上房明间内来坐下。

此时他婆媳正在厨房收拾午间肴饭，郑璞自己去取茶来吃。岑秀道：“兄弟近日文思如何？”郑璞笑道：“不瞒哥哥说，比从前熟滑了好些。”岑秀道：“这是用了苦功文思日进，所以下笔敏捷了。”郑璞笑道：“哥哥猜得也着，却是亏了你弟媳妇的教导。”岑秀惊问道：“原来弟媳妇是个才女？”郑璞摇头道：“甚么才女？他又一字不识，全不在行。偏要我一日做一篇文章，又不会出题，拿了一本书指着那一句就要做那一篇，还恐我骗了他，在题目文章上都记了记号，说遇了通人还要对问。及做完了又要朗朗念与他听，若做不完就不许我进房睡觉，比宗师还利害。”岑秀笑道：“原来如此。”他弟兄在上房说话，不料大娘子有心，在窗外听了个明白，转身来告与婆婆。郑婆婆笑道：“这是他第一个心上敬爱的人，又是骨肉至亲，比不得外人，随他说罢了。”当时同着媳妇走来。岑秀与姑娘作了揖，大娘子也万福过，就进里间去了。

岑秀道：“兄弟可把近日窗稿与我一看。”这话才说罢，大娘子在里边听见，想道：正不知他平日做的是些甚么，好与不好又没处去问。今听见岑公子要看他的文章，连忙捧了一大卷出来，放在桌上道：“正要请伯伯看看，不知做的是些甚么？”岑公子随手取了一篇看时，题目是：《柴也愚，参也鲁，由也谚》。通篇看了，虽是平铺直叙，文理却还清通。又看了一篇，是经题：《女曰鸡鸣》，也颇平顺。因道：“兄弟近日文章果然比前清通了许多，若再加琢磨，便可驰骋文场了。”郑婆婆也喜道：“如今得侄儿在这里指教他就好了。”大娘子听得说他文章比前更好了，方知平日不是哄骗他，心下也十分欢喜。郑璞见表兄称赞他文章比前好了，就拍着大娘子的肩头道：“你平日不信，今日何如？”大娘子见他又发起呆来，就转身往厨房去了。郑璞当下立逼着表兄与他改了这两篇文章。

已是晌午时候，婆媳两个在厨房收拾端正，叫容儿就端在上房吃饭。岑秀道：“我同兄弟在外边去吃，这里好让姑姑、弟妇在此。”郑璞道：“没得说，大家一同吃吃就是了。那里三桌两席？”岑秀道：“姑姑却不妨，弟妇如何好同桌？”郑璞道：“这样说，且待我们吃过了他再吃罢。”岑秀道：“在此日子正长，却不是常便。”两个正在分说，郑婆婆走来道：“侄儿就在这里吃，我们还未吃哩！”岑秀见姑娘说了，只得坐下，容儿斟上酒来。郑璞酒量原好，又见了岑公子，心下十分欢喜，一面说笑，只顾大杯价吃起来。岑秀道：“我们且吃了饭，到晚间月明下和弟畅饮何如？此时恐怕有朋友来会，吃得脸红红的不好看相。”郑璞道：“哥哥说得是。”因此两弟兄吃完饭就到外边书房里来。岑公子取出两匹茧绸递与表弟道：“这是你舅母在山东带来的，这紫色的姑姑们好做两件衫子，这本色的兄弟好做衬衣。”郑璞笑道：“舅母老远带来，一定是要收的。”就捧了进来道：“这是舅母送的。”交与母亲收了。

岑公子自搬到此，每日有朋友来回看，也有请接风的，到忙了十来日才得清静。看看场期不远，大家打点精神赴试。正是：

只缘才品超群出，应有逢迎倾盖来。

不知他两表兄弟如何进场？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回真铁口五星断休咎程操江一语解纷争

却说岑公子搬在姑娘家居住，他表弟夫妻两口十分恭敬。过了十余日，早又是中元佳节，这日是报恩寺的兰盆胜会，弟兄要同去游玩。一早起来盥洗，吃了点心就同出门。到得寺中，大殿上建水陆道场，香气纷坛，游人如海。弟兄们四下观玩了一回已是早饭时候，就同到一个洁净面馆内吃了面，出来复去塔上游了一回，无非一片繁华热闹。岑秀道：“我们到个清静些的所在去坐

坐，避过了午间烈日回去，不要在这里挨挤，甚觉无趣。”郑璞道：“前日有人说水月庵里来了个江西的星相先生，如神仙一般的准。我自哥哥来了，不曾去得。今日我们同去试他一试，看他如何？”岑秀道：“甚好。”

两人一举行来，也有一里多路，却是个僻静去处。来到庵前，见庵门外有个招帖上写着：“江西真铁口星相无差”。进得庵门，果然好座幽闲静室，正中供着一尊弥勒古佛，背后是韦驮尊者。第二层便是正殿，上供一尊如来佛祖。东边一座小门，进来另是三间小殿，供着普门大士。侧首朝东三间客座，门上贴着“真铁口寓此”的条子。

弟兄两个缓步进来，只见这个先生六十上下年纪，须发斑白，骨格清癯，坐在一把交椅上打盹。听得脚步之声，睁眼见有客来，便起身拱手道：“二位何来？”郑璞道：“特来寻你看看星相，你且看我两个今科中不中？”岑秀忙接口道：“闻得先生星相如神，特来请教。”这先生道：“且请坐，待献过茶再讲。”因叫童儿不应，这先生寻到后边来，原来在厨房里睡觉，因叫醒来道：“外边有客，还不起来烹茶！”那童子才呵呵欠欠的起来灌水生火。这先生出来道：“今日是报恩寺的大会，这里住持都去赴会去了。因此无人，实是有罪。”岑公子道：“我们也从会上到来，请问先生星相二事，何者为先？”先生道：“二者原可并参，如今先看了尊相，再看五星，必有相合。”因请岑公子对着亮光端坐。这先生存神注目细看了一回，道：“尊相也不须细讲：三台高耸，五岳丰隆，眉秀春山，目澄秋水，鼻直口方，神清气旺，是生成大贵之相；所欠发脊不齐，早年恐其失怙，库仓略陷，青春微有坎坷，却都逢凶化吉，无妨于事。一交眉运，官禄荣升，前程远大，寿缘可至期颐，子息尽皆玉树，富贵二字已是分定目下。印堂黄明光润，恭喜也不远了。再请把八字一推。”岑公子即写出自己八字，那先生仔细推详了一回，道：“却又作怪，论功名应从科甲得来，但这官禄宫中又变出稀奇品格，偏不由科甲出身。但文昌高映，奎壁相缠，总不由正途却胜于科甲，论爵位当居极品；又喜武曲临宫，官职必兼文武，却是一位大人。失敬！失敬！”岑公子道：“岂敢过望！”因为有雪姐这桩心事，又问：“婚姻不知几时可就？”这先生又推算了一算道：“红鸾发动，天喜照临，婚姻不远，九、十月间必然见喜，但这贵造中尊夫人却不止一位。据理算来，当有三位，却又都是贤能内助，都可同偕到老，真是难得！只是命中有小耗作祟，常为小人所忌，总无妨大局，不足介意。在下是依理直谈，不是虚誉，日后应验，当领重酬。”岑公子道：“再烦与舍亲相一相。”这时郑璞听他两个说话呆呆坐定不动，及说与他看相，才道：“别的都不管他，你只相我今科中与不中？”这先生笑了一笑，请他坐正定睛细看了一回，道：“这位却也是个贵相：双眉耸秀，少年可取功名；两目定

光，到老总无厄险；虽带几分拙直，却存一片慈祥：寿过古稀，子有三四。再请写出八字一推。”郑璞笑道：“我却忘记了，你只算我是五月十五日丑时生的就是了。”先生笑道：“贵庚几何？”岑公子道：“与我是同年的。”这先生推算了一回道：“这贵造也应少年克父，最喜金水相生，当得一贤内助，终身受益不浅。论功名，今年正值文昌相照，这举人是稳稳的了，但只可一榜出仕，亦不过六七品之间。却喜贵星坐落命宫，一生多得贵人扶持，到老风光并无坎坷。可喜！可喜！”郑璞听得欢喜，把手在桌上一拍，道：“我若中了，谢你五两银子。”先生道：“五两也不多，中了不要翻悔。”郑璞道：“我从来不说谎，中了包管送来。今日却不曾带得，莫怪！莫怪！”岑公子道：“今日却是偶然到此，不曾多备，先生莫嫌轻褻。”因取了一两银子送与先生道：“改日再得请教。”先生道：“明日高发了，还要领重酬哩！”又留吃了一道菜。岑公子起身告辞，这先生直送出山门而别。

此时已是未末申初时候，两弟兄取路回来。郑璞道：“这个相面先生说得倒也不错，只是说哥哥不从正途出身，这是胡说了。”岑秀道：“星相之言，未可全信，且自由他罢了。”两人于路说话，回到家时腹中已饿。郑璞即叫：“娘子快些收拾饭吃。”大娘子道：“已端正现成的。”郑婆婆道：“你两弟兄在那里吃的早饭？”郑璞就将游玩看相的事与母亲说了一遍，道：“我今科中了，应许他五两银子。只是他说哥哥不从科甲出身，真是放屁胡说了。”当即摆上饭来，两弟兄用毕。郑璞又对娘说：“这相士说哥哥日后官居极品，又有三个嫂嫂同偕到老。”郑婆婆道：“但愿你哥哥做了大官，你便有倚傍了。”岑秀道：“星相的话那里当得真的？”这边姑侄弟兄们闲话。且表过不提。

却说这年南直正考官钦点了翰林院侍读学士汪耀辰，副考官是礼科掌印给事中顾其章，都已进了贡院。至八月初，这通省秀才聚集省会，把各处寓所都住满了。到了初七日，这监临就是操江程公，副监场是布政司参政陆文山，按察副使高兆麟率同内外帘官入闱，甚是热闹。初八日五鼓，众秀才按册点名进院。却好郑璞正与岑秀联着号房，喜得他心痒难爬。等得题目到手，谁不用心作文？这郑璞起了正稿就拿来叫岑秀删改。岑秀就先与他改好，叫他用心誊正，然后自己誊毕，果然字字珠玑，行行锦绣。二人早早交了卷子，头牌放出。三场考毕，也是郑璞的造化，总与岑秀同号不离，回家欢天喜地对他母亲、娘子说道：“我今科一定中了！恰恰三场总与哥哥在一处，他与我把文章都改得好了，不怕他不中。”郑婆婆道：“或者是你的造化也不可知，不然怎么三场恰恰都在一处？只是你果然中了，怎样报答他？”郑璞道：“他是个不望报的，只愿与他一同中了就好同他进京会试。若我中他不中，我也会不成试了。

”且不说他母子们闲话。

却说这岑秀的卷子正落在江浦县成公的房里。见了这本卷子，成公大加称赏，以为合场无出其右，因特把这卷子亲自荐到大主考面前，道：“帘官选得一卷奇文，真是连城之璧，请大人垂鉴。”这汪公接来细细观看，看到中间，连称：“可惜！可惜！”成公问道：“却是为何？”汪公指着道：“这一句竟重犯了圣讳，如何使得？”下半卷就不看了。成公道：“这是他疏忽，却与正文无碍，还求大人通篇一看。”汪公只得通卷看完，道：“好一卷文章！但犯了圣讳，只好有屈他了。”成公见汪公有些执意，又把卷子送到副主考顾公这边来，道：“有一卷奇文请教大人，不知可抡元否？”顾公笑道：“想经你的采择，定然不差。”因接过来，才看到起股，便称赞道：“果是奇才。”及看到这一句，道：“可惜误犯了圣讳，却还有可恕。”及通卷看完，赞不绝口道：“这卷文章虽有些微瑕，即不拟元，亦当置之三、四之间。”成公道：“大人不取便罢，若取了必得拟元，置之三、四，倒反屈了他了。”顾公道：“汪公可曾见来？”成公因将汪公为此执意不取的话对顾公说了。顾公道：“待我去与他相商。”成公道：“人才难得，岂可轻弃？还求大人一力成全。

当下顾公拿着这本卷子来见汪公道：“这本卷子成县令荐将上来，论文章实可抡元，但中间有这犯讳字样，或置之五名之内也可。若因此而弃，实为可惜！”汪公道：“这犯圣讳是一件大不敬之事，如何使得？只恨他自己忽略，也怪不得人了。”顾公道：“此卷通篇堂皇正大，置之榜首，谁曰不宜？虽有此误，却与文章无碍。若必见弃，恐人才难得，况得此奇才，岂可当面错过？”汪公道：“这事弟实不敢专主。若老道长必欲中他，万一触怒圣心，弟却担当不起。”顾公道：“弟也是为人才起见，并非私意。若果有不虞之事，弟当独任其咎。”这时大监临程公到来，见两主考各执一见，因道：“二位大人且不须争执，待弟看一看这文章果是如何？”顾公因将这卷子递与程公道：“都台巨眼，必有定论。”原来程公是鼎甲出身，高才博学，将这五经文字通卷细看，只顾点头称赞道：“是仙才。”及看完了，道：“二公不须争执，弟倒有个愚见，不知可否？”二公同问：“都台高见若何？”程公道：“此卷中又使不得，不中也使不得。依弟愚见，不若将此卷联名具奏此中情节进呈御览，中与不中，一听圣裁何如？”汪、顾二公齐称甚善。当下即将此卷另外封置。及拟取足额，看那十名前的卷子俱不如此卷之美。

到放榜之日，榜后另签一条，标着：“天字第三十三号生员岑秀，五经文字俱佳，惟卷中误犯圣讳不便中式，特将此卷进呈、恭候御览钦夺”。这榜文一出，万人拥看。这日他表弟兄两个也在看榜，却拥挤不上，耳边只听得看过

的人说：“这倒是件从来没有的事，一个秀才的卷子竟得进呈御览！”岑公子正待动问，却撞见个同学的朋友道：“岑兄恭喜，你的卷子犯了圣讳，主考不敢中式，竟进呈御览了。”岑公子却一时想不起这犯讳的字样，心上游移道：“若进呈了御览，不知将来如何发落？因想起真铁口所说不由科甲出身的缘故，或者这里边倒有个好意。此时郑璞却挨进去观看，见自己高高中了第二十四名，喜得没法，也不往后看去，竟挤了出来，寻着岑公子道：“兄弟中了二十四名，怎么反不见哥哥的名字在前头？”岑公子道：“你且再去看那榜末贴出的就是我了。”郑璞果然复翻身挨进去看，那榜末另签出的这一条上写着如此如此，郑璞哈哈大笑道：“好灵验的算命先生，果然有这等的奇事！”因挨出来道：“哥哥，我们回去。你的卷子进了御览，只怕比这中了的还强十倍哩！那真铁口真是神仙，断得一些不差。”

当下一同回到家中，见大门上插着一面红旗，许多报子在厅上吵闹，见他弟兄回来，便问：“哪一位是新贵人？”岑公子道：“这位就是。”大家一齐磕头道：“老爷高中巍科，要求重重的赏赐。”郑璞却白瞪了眼说不出一句话来。岑公子道：“众位且请少坐。”因拉了郑璞进来，对姑姑道：“这报喜的人酌量赏他多少？”郑婆婆道：“悉凭侄儿怎样处分。”岑秀道：“少了拿不出手，先与他八两银子，格外二两代饭，看他如何再处。”郑婆婆道：“侄儿说得是。”因取了一个银包出来。岑秀秤了大小两封，将封套装好拿出来，道：“本当留众位吃钟酒，因一时措办不及，折送二金，这是菲仪八两，幸勿嫌轻。”这些报子七张八嘴那里肯依？道：“府上是个大家，这点东西如何拿得出手？”随岑公子分说，那里肯听？后来直添到了十六两，才作谢散了。

郑璞道：“那算命先生果然算得不差，这五两银子一定要送他的。”郑婆婆道：“却有屈了你哥哥。”郑璞道：“娘还不知哥哥的文章做得甚好，只为误犯了圣讳，主考不敢中，竟进呈到皇帝面前去了，还要听候旨意，只怕明朝比中举还高得多哩！那相士说哥哥不由科甲出身，当初我甚恼他，不想如何果然应验。将来哥哥只怕竟做了官也不可不知。”郑婆婆道：“原来如此。如今侄儿该怎样料理？”岑秀道：“这事也不用料理，只可静听旨意罢了。将来或者侥幸得邀圣恩，许我与举人一同会试也不可不知。”当下且与表弟料理做衣巾、参主考、谢房师、会同年、领鹿鸣宴、祭祖、拜客、请酒，整整忙了半个多月才得完结。岑公子就要告辞回家，一家儿再四苦留。岑秀道：“一者恐老母家中记念，二者旨意下来还得两月，在这里等候反恐多事。昨日我已托了徐老师，他说一有的音，专差报我。兄弟也与我留心打听，倘有好音，少不得还要到这里来料理。”

郑璞苦留不住，因与母亲、娘子相商：“哥哥一定要回去，我们如何谢他

？”大娘子道：“若说谢他甚么，他是断断不收的。不如买两套好缎子的裙袄料，再买两件缎袍料、两件绫衬袍料，只说是母亲送他娘儿两个的，他便不好不收。格外再送一个盘缠，或者肯收也不可。知。”郑婆婆道：“你说得真有理。”郑璞道：“这盘缠到他起身时我暗地放在他包裹里，不叫他知道，待我送他上了船再与他说，怕他不收？”郑婆婆道：“这倒是你的见识。”郑璞有了主意，即日自己同了容儿去买办了回来，也共用了三十多两银子，又格外封了二十四两银子盘缠。先一日摆酒饯行，郑婆婆就将这缎子裁料交与岑秀道：“这是送你母亲的两套裙袄与你的两套袍料。回去上覆你母亲，务必请他到这里来盘桓几时。”岑公子因是姑娘送的，不敢推辞，只得拜谢收了，因道：“侄儿在这里搅吵日久，还要姑姑费心。”大娘子道：“伯伯到家拜上姆姆，务必请他老人家来，待我们孝敬他几时。”岑公子道：“回去自当禀知。”此时郑璞听着他们说话，只呆呆坐着，两眼红红的，只要掉下泪来。岑秀道：“兄弟不须伤别。倘若我侥幸有个好音，明年就好同你进京会试。”郑璞也不声不响，只是点头而已。当晚娘儿们说着话，直吃了半夜酒才歇。

次日，一早起来打叠行李，郑璞悄悄把这盘缠装入包袱内，连岑忠也不知道。又因岑忠帮了多日的忙，给了他三两银子，岑忠里外磕头谢了。当下大娘子已将早饭收拾停当，一面两弟兄吃饭，一面叫容儿去雇了两顶轿子，又与岑忠雇了一个驴儿。此时饭已用毕，把包袱放在轿内，行李雇人挑着，岑公子拜辞起身。婆媳两人一同送到大门口，看他两兄弟上了轿才转身。正是：

已看黄榜将名播，又见红鸾照命来。

不知他两表弟兄如何分手？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一回 爱才华靚面许东床 感恩义真心虚左席

却说郑璞直送表兄到水西门外，看雇了一只小小座船，把行李包袱都搬到船上。郑璞两泪交流道：“哥哥几时再来？”岑公子见了，心上也十分不舍，道：“兄弟不须烦恼。你只与我在徐老师那边打听，倘有信息，即专差人来通知，我即到来相会。”郑璞道：“我早晚只在学中打听，一有信息，我便自来报你。只是哥哥与舅娘还是搬到这里来住的好。”岑秀道：“当回去与母亲商量。”当下就要开船，只得分手。郑璞上了岸才说道：“包袱内有个东西，哥哥打开看看，不要丢掉了。”岑公子再要问时，郑璞已匆匆上轿去了。

岑公子这边亦已开船，因见表弟说话有因，随叫岑忠把包袱打开看一看：不知是甚么东西在内？及打开看时却是一个银包，约莫有二十多两。岑忠道：“怪道早晨大相公在这里边与太太说话的时节，老奴从外面进来见郑大相公在房里摸索，原来是暗放在里边的。”岑公子道：“他惟恐送我不收故意如此，且到再来时回他的情罢。”

主仆两人只一日来到京口。换了小船日夜兼行，不及三日已到家中。拜过了老母，因说起考场之事，岑夫人道：“这里已传言得都知道了。间壁王亲家说，这是从来未有的事，将来只怕倒有好处也不可不知。”岑秀因问：“为何母亲称起他亲家来？”岑夫人道：“你却不知有这样奇巧的事！原来你何家表妹当日却正卖在他家。”因将相会、认亲、拜继之事从头说了一遍，道：“他母女们十分亲热。你表妹自到他家，他女儿问起他的缘由，知是官宦人家，当时就与他父母说知，王公就承继他做了女儿。他两个成了姐妹，十分亲爱，王夫人也把他当亲女儿一般看待，你表妹今年已十七岁了，比王小姐小一岁，两个一般生得标致，如今时常往来不断。”岑公子听了大喜道：“原来有这等合巧的事！若不是搬到此间，如何得遇？真果是天假相逢。如今既成了亲戚，明日去拜王公便当行叔侄之礼才是。”岑夫人道：“承他十分关切，你明日请见他夫人，竟称他婶母。他女儿既拜继了我，也是妹子，都好见面的了。”岑公子又将姑母送物致意并要请母亲去的话，说了一遍。岑夫人道：“承他好意，且再商量。如今你姑姑也是五十多岁的人了，可康健么？”岑公子道：“姑姑甚是强健，见了儿去十分欢喜。表弟上年已完了姻，倒好个贤能娘子，家中全仗他主持，表弟也亏得他长了许多学问。”岑夫人笑道：“这是怎么说？”岑公子因将每日要他做一篇文章，又不许他与轻薄人往来（的话叙说一遍），道：“今科恰恰三场都与儿同在一号，与他删改删改，他倒得中了二十四名举人。姑娘与他夫妻感激不尽，回来时一家苦苦相留不放。表弟私下又包了二十四两银子暗放在包袱内不叫我知道，直到上了船才与我说知，实难为他这一番亲亲之意。”岑夫人道：“他如今谅来不大呆了。”岑公子笑道：“亏得弟妇管束，比前略好了些。”岑夫人听了这话，心下未免辛酸，道：“你姑姑有了这个贤能媳妇，儿子又中了举，他却正好享福了。只是你如今也正当婚娶之时，虽有雪姐这段姻缘，但如今天涯海角，不知何日才得成就？这是预定不来的，况且那刘老封君原说他不宜预占，有妨亲疏，须待数年之后方得成就，这话必定有困。如今我身旁无人，你出了门，早晚独手独脚，走前走后，甚是不便。这亲事也再迟不去了。我如今已有个主意在此，你明日见过了表妹再作商量。”岑公子见母亲如此说，也就不再言。

母子们说话时，天色已晚。吃毕晚饭，在家堂前点了香烛，又说了一回在省城的话。岑公子候母亲睡了才回书房安歇。因想：母亲方才所说，必有心在表妹身上，但雪姐这段姻缘如何抛撇得下？又想起真铁口之言，却果有应验，但不知这表妹德容如何？明日且见了再作道理。一宿无话。

次日早起盥洗毕，整理衣巾，先到严先生家来。严先生一见便道：“昨晚已知岑兄回来，我正要过去道喜，反承先施。”岑公子拜揖就坐，因说起科场

之事道：“晚生一时疏忽，误犯了圣讳。后来打听房师是江浦县成公，把卷子特荐上去，两主考各执一见，主意不决。却是操江程公的主裁，竟把卷子进呈御览，不知将来作何发落？想圣度汪洋，未必以此为罪。”严先生道：“这却是件稀少之事，皇上必不肯因微瑕而弃大才，算来在闰十月半边便有分晓。”

”又道：“如今令堂又得认了令表妹，王公的令爱又拜继了令堂，却成了亲戚了。”岑公子道：“昨日家母说及，实承王公盛德不浅”严先生道：“谅岑兄还不曾到那边去，我且不留坐，待见过了王公，我们明日再慢慢相叙。”

岑公子因即辞了严先生，就到王进士家来。王公已先知道，却在门首等候，见了岑公子便道：“恭喜岑兄回来了。”岑公子道：“昨日家母已与小侄说知，老叔不当如此相称了。昨因小侄到家已晚，不便过来。舍表妹极承恩抚，况已拜在膝下，就是至亲一般。如何使得客套？”王公笑道：“只是未免有僭。”当时一同到了厅堂，岑公子即以子侄礼拜见，道：“今日拜过，名分就定了。”王公谦让不过，即受了半礼。岑公子因请拜见婶母，王公先令老家人进去传说。略坐了一回，里边丫头出来相请，王公就引着岑公子进来。到了后堂，见王夫人站在右边下首，两位小姐随在背后。岑公子道：“小侄初次拜见，还请婶母上坐。”王夫人笑道：“岂敢，大相公只是常礼罢。”王公道：“既成亲戚，不必客套，竟转这边受了半礼罢。”岑公子再拜后，王公即来扶起，然后两姐妹就在下边平拜见了。岑公子见两小姐一般如花似玉，因问：“不知那一位是表妹？”王夫人指着下首的道：“这个就是。”岑公子道：“表妹得婶母抚育成人，存歿均感不尽。”王夫人道：“只是从前不知，多有得罪处。”因留岑公子坐下吃茶。王夫人仍走过右边，与两个女儿一带坐下。岑公子只得告坐在左边下首，正与小梅对面。王公倒只好北面相陪。因叙起科场之事，王公道：“贤侄此番竟得名闻天下，胜如中式。大约闰十月内就有好音。”岑公子道：“正不知圣意如何？”王公道：“当今求贤若渴，必不肯因小误而弃大才。我算定八九是准与举人一同会试。贤侄正可因此成名。”

叙话移时，丫头们送过了两道茶，岑公子起身告辞出来，王夫人道：“我已吩咐厨房收拾，留大相公用了早饭去。”王公道：“甚好。”因此同到书房。王公因说：“贤侄的功名是在掌握之中的了，但如今正当婚娶之时，此事也再蹉跎不得。”岑公子道：“从前也有几家说过，都不相合。后因同老母前往山东，这三年之内也无暇及此事。”王公道：“以贤侄的才品，必要德容俱备的才好相配，但往他处相求，一时也难于成就。将来功名到手，虽不愁无贵戚相扳，但非亲知灼见，终不放心。如今令堂身边又无人侍奉，断不可再迟。你表妹既拜继与我，我就可以为他主持。况且他年已及笄，德容俱备，与其另为择婿，不如亲上加亲。贤侄回去即与令堂说知，谅令堂亦必乐从，况且又可诸

事从省，又可指日完娶，令堂身旁有了侍奉之人，贤侄出门也得放心。岂不是十全其美？”岑公子道：“承老叔至戚相关，回去即当禀知老母。”当下吃毕早饭就告辞回来，将相见情节及王公的说话，一一禀知母亲。

岑夫人道：“我久有此心，倒承王亲家先为道及。如今你已见过表妹，谅已放心，但王夫人面前我并未提起，如今却是他的女儿，我明日还须过去当面求亲才是道理。再他的姑娘前日拜继与我，还不曾有一些礼物送他，明日将你买来这四匹色绫拣两匹鲜明些的，再配上姑姑送我的那天青缎袄、玉兰缎裙送了他姑娘也罢。”岑公子道：“只恐太轻了些。”岑夫人道：“他们倒不在乎此，只要礼到就是了。再这婚姻大事虽是当面允许，爱亲结亲，毕竟要请两位月老主持。如今只有严老先生年高有德，夫妇齐眉，竟请他两老为媒甚好。他家老太太、大娘子我明日还要请他过来坐坐。”岑公子道：“母亲所见极是。”当下母子商量已定。次日早饭后，岑夫人将这四匹绫缎用毡包包好叫老妈子从后门送去：“先通知一声，我随后就过去。”

且说王公昨日自岑公子转身后，随将这靛面许亲之事与夫人说知。夫人道：“我已有此心，他们姑娘侄女做了婆媳更加亲热，又省得我们另外择婿，这是两全其美的事。”这老夫妻说话时，他两姐妹却都在面前。在小梅原是意中之事，也不足为喜。月娥听了这话，顿觉面容惨戚。小梅会意，略坐了一回就拉了月娥一同回到自己房里来，道：“姐姐不须忧戚，你我情同骨肉，你的心事，我岂不知？当日姐姐曾说要与我同堂一室不忍相离，我就说恐人事不齐，今日不想先有此举。但我非无心之人，姐姐的恩义生死不敢想忘。只要姐姐耐心，三年之内小妹必然与你遂此初愿。总然小妹先过门去，必当将此情告知姑姑母子，小妹当虚正席以待，必不教姐姐有离群之怨。我看郎君印堂紫气交腾、黄光明润，功名未有限量，也非小妹一人可以专房，只怕还不止你我二人，总在三年内必有应效。不知姐姐能耐心否？”月娥听说至此，不觉转愁为喜，道：“妹妹果然算计得定，莫说三年，即十年亦当相待。但只恐父母另有他议，却当如何？”小梅道：“这件事不是小妹夸口，实是算得稳，拿得定。如今姐姐面上气色未开，喜期尚早。三年之约，实可践言。姐姐不必过虑。”月娥道：“只恐妹妹到那时不能践言。”小梅对天盟誓道：“我负今日之言，当遭神诛鬼殛。”月娥连忙与小梅掩口道：“妹妹何必立此大誓！今日之言我当刻骨铭心，只是如今忽然分拆怎不动情。”小梅笑道：“如今相离，不过咫尺，朝夕仍可见面，只怕不久还有远别。”月娥惊问道：“妹妹何故说此？”小梅道：“我昨日见父亲面色，官禄驷马已动，不久定有喜报。母亲与姐姐必有远行。”月娥道：“父亲即去做官，我与母亲不去如何？”小梅道：“恐事有定数，不能不去，姐姐亦不必以此为虑。凡事只恐情意不坚，便有更变；如你

我生死一心，虽隔千里亦与在目前一般，终当会合。何必伤情？”月娥见小梅说得如此真切才把愁肠放下，一心宁耐。

次早见老妈子送礼过来说：“太太随后就到。”他母女们都欢欢喜喜迎将出来。小梅悄悄的取笑月娥道：“这是我姑姑来与你下定了。”月娥啐了一声。大家接着岑夫人，王夫人先道：“女孩儿还不曾孝敬得干娘，倒反要干娘费心。”岑夫人道：“这是小儿从南省带回来的菲薄之物，不要见笑。”一面说话，就同到上房来。月娥又过来拜谢了。王夫人道：“昨日大相公回去必定与姆姆说知了？”岑夫人道：“正是，小儿极承亲家与婶婶的过爱。”因指小梅道：“他如今却是婶婶的女儿，比不得在何氏门中，老身应当过来亲自相求。”王夫人笑道：“我们是爱亲结亲，一概客套俱要去掉。如今大相公也正当婚娶之时，姆姆身边又无人侍奉，不如与他们早毕了姻，也完了我们一桩心事。只是匆促之间妆奁未曾置备，只好过后慢慢补送。”岑夫人道：“老身那边礼数也恐一时不周，还要婶婶原谅。今承面允，就要拜烦严老相公为媒，择日便好行茶礼过来。”王夫人道：“这月老是少不得的，得请他夫妇两位老人家为媒甚好。”当日母女们叙话，留过了午饭才回。正是：

功名未称云霄志，婚嫁先完儿女情。

不知岑公子如何成亲？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二回亲上亲才郎求月老喜中喜表妹作新人

却说岑夫人这日午后从王家回来，与公子说道：“承王夫人美意，倒催我们早些择日。你明日就可去拜请严老先生为媒，再说我要请他老太太、大娘子过来坐坐，看他肯来不肯来？”岑公子应诺。次日上晨，整顿巾服就到严先生家来。岑公子未及开口，严先生笑道：“岑兄今日早来，一定是要我做现成的月老，可是么？”岑公子笑道：“老先生何以预知？”严先生道：“昨日王公在这里说及，我道这是一件极美的事，正当玉成。况此举算来其便宜有五：第一，彼此亲知的见，不须打听；第二，姑侄做了婆媳，不比生人，分外亲热；第三，相爱结亲，一切礼文俱可从省；第四，一边省得另为择婿，一边省得另为求婚；第五，姑娘、侄女省得日后两地挂怀。岂不是五便？玉峰只须择吉过礼，仆自当效此执柯之劳。”岑公子道：“既承老先生慨允，还要奉屈一叙。”严先生道：“这可不必从俗，竟到过礼这日，早晨在岑兄那边，午间在王公这边，岂不一举两便？”岑公子道：“家母还要请老太太、少夫人过去一叙，不知可肯赐光，特着晚生来拜达。”严先生道：“老妻也说要过去拜识令堂，不如到了吉期过去道喜吃喜酒罢。”岑公子道：“到那日另当敬请。”严先生因取过通书一看，道：“这月二十八日是个天喜月德，正好过礼。闰十月初三日却是不将吉日，合盍最好。竟定了，不必改移。”岑公子道：“只恐时

日太促料理不及。”严先生道：“尚隔着十一二天，也不为急促了。况诸事从简，有甚么料理不来？明日我过去先与王公说知，总是两边一概从省，竟不必游移了。”

又坐谈了一回，岑公子告辞回来，与母亲说知。岑夫人道：“他老人家虽如此说，我们还该请一请的为是。明日你备一付全帖请严先生，再备两副我的帖子请他婆媳，也尽了我们的礼数了。”母子相商已定，次日即叫岑忠送帖过去，严先生看了道：“我已与你大相公当面说过，何必又多此礼？”岑忠道：“这是家太太的主意，说本要先过来奉拜这里老太太，又恐反为惊动。明日这桩喜事，那边并无一位内客，还要敬烦老相公同太太作双寿星，因此先请过去叙叙，以后便常好相见。若老太太不允，家太太说还要亲自过来拜请。”严先生道：“既是你家太太这番盛意，只须内边一席，叫他婆媳过去领情，我只到过礼这日去叨扰，明日不必多费。我也不写辞贴，就将原帖拜上你相公，说我心领就是了，不必再劳你往返。”岑忠知严先生是说一不二的，也不再言，因只将两个岑夫人的柬帖留下。回来说知，岑夫人道：“他老人家既如此说，就不须再请，后日只打轿去请他婆媳两位就是了。”因叫岑忠明日定下厨子，买办食物，诸凡必须丰盛。

当日岑夫人亲自过去面请王夫人母女。王夫人道：“女儿本该过去奉陪严太太，因房里无人，叫他同妹子在家里罢。我去相扰就是了。”因说：“那严太太做人最要好。虽然是七十岁的人，却康健得紧，眼也不花，耳也不聋，就只掉了几个牙齿。今年新年里在这里会过，直到如今了。他家大娘子见我们也亲热得紧，生得好个模样。跟前有个六七岁的学生，甚是聪明乖巧，如今跟着他爷爷在学里读书，从不见他到外边来顽耍。”大家坐话许久，岑夫人才辞了回来。

这日，岑义夫妻都过来帮忙料理。早饭后先请了王夫人过来，然后打轿去请严太太婆媳到来，都迎接到上房，一同见过了礼，坐下吃茶。岑夫人见严太太鹤发童颜，精神康健，大娘子肌理丰匀，态度闲雅。茶罢后，岑夫人道：“早该去拜见老太太，只为小儿未回，家中无人，不曾去得。今朝有屈光降，简慢处还要老太太涵容。”严太太道：“说哪里话？老身也因上了年纪不大出门，王太太那边新年里拜年去了一次，也直到如今，心里也正要想会会。昨日承太太这里相邀，只是反来叨扰不当。如今大相公在家，何不请来见见。”岑夫人道：“小儿自当进来叩见。”少刻，岑公子整衣进来，一一拜见过，即往书房去了。严太太道：“好一位才貌兼全的郎君，正好配那位齐整小姐。”因对王夫人道：“恭喜你得这一位佳婿，也不枉了拜继一场。你们两亲家母也是天缘福凑，难得遇合在一处的，如今又是亲上加亲，真是天大喜事。前

日老身听见了，欢喜不尽，这样合巧的姻缘实是难得！”两夫人齐道：“这都是邀老太太的福庇。”岑夫人因问：“大娘娘为甚么不同了小相公来？”严大娘子道：“小孩子顽劣得紧，因在书房里，不叫他知道。”岑夫人道：“这也难得，多有六七岁的小学生一刻也还离不得娘哩！”大家说说笑笑，叙到晌午时候。

岑义媳妇来请上席，岑夫人就相邀同往外边客位里来。严太太见桌面朝南，系着红锦桌围，因道：“这样坐法到觉不安，不如把桌面东西相向，我们四面坐开倒好。”岑夫人道：“只恐不恭。”严太太道：“从此以后再休客套。”因叫岑义媳妇与老妈子将桌面掉转，去了锦围。岑夫人道：“恭敬不如从命。”因举杯先逊严太太坐了首席，王夫人对面。严大娘子因婆婆在坐，与岑夫人上下横坐了。岑夫人亲递过了三巡酒，岑义媳妇与老妈子往来斟酒上菜。王夫人就叫跟来的丫头相帮端盘，岑夫人道：“不好劳客。”王夫人道：“一家人，使唤何妨？姆姆这边无人，且叫他在这里伺候几时。”岑夫人道：“改日谢他也罢。”这日大家说笑饮酒，也直到日西时方才散席。又留到上房来吃茶，严太太道：“我们出月初三日还要过来吃喜酒，不知择在甚么时辰拜堂？”岑夫人道：“却还不曾定得。”严太太道：“自然用上六时辰好，寅卯不通光，觉得太早，倒用辰时也罢。”岑夫人道：“老太太是福人，说的辰时就好。这里又无别客，到那日一早打轿过去，务请老太太、大娘娘早些光降。”严太太道：“我们一定早来。”因对王夫人道：“这日还得太太做个女送亲，况且岑夫人这里又无别客，你们两亲家甚是亲热，我们又得欢叙一天。”王夫人道：“老太太在这里，我一定要来奉陪的。”严太太道：“这还是我来奉陪太太。”说毕就拜谢了起身。大家都送出门首上轿，叫岑忠扶轿送去。不一回，轿子转来，大娘子也辞谢回家。

岑夫人送了严大娘子，又留王夫人到房中吃茶。王夫人因问：“明日新房做在哪里？”岑夫人道：“厢房内又觉不便。这三间上房颇宽大，中间仍做了内坐，只好腾出西边这间来做了新房。”王夫人道：“甚好，早晚服侍姆姆也近便些。”两亲家又叙了一回话，王夫人方告谢回家。那边也有丫头、仆妇来接，王夫人就将跟来的这丫头留在这边伺候帮忙。岑夫人再三致谢，直送出后门外，看王夫人进了门才转身回来，对公子说道：“他们今日都欢喜得紧，你丈母明日还要亲送过门。吉期不远，诸事须预为料理，也要整整齐齐成个局面。虽然说诸事从省，也不可十分草率惹人笑话。这凤冠钗钏、珠环首饰有你祖母并我的两副在此，只消拣一副拿去收拾收拾就好，不必更置，只须买几匹绫缎就是了。”因叫岑忠弟兄：“明日把西上房收拾出来，将应办之事开出单子，逐一赶早备办，省得临时局促。”

且说这边王进士夫妻相商：日期逼近，妆奁之类一时置办不及，且将与月儿预置的嫁妆什物拨紧要的且拿来用了，过日再与月儿补做。又叫裁缝制了几套时新裙袄，一件大红妆花圆领，叫银匠打了一条银带、一付镀金头面首饰，又与岑公子备了一套回盘巾服靴履并文房四宝之类。各色齐备。

到二十八日，岑夫人这边过礼是：凤冠一顶、金钗一对、珠花一对、金钏一双、珠环一对、玉簪二枝、金缎二端、色缎二端、色绫四端、色绸四端、折席四十两。严先生兰伞四轿为大媒，又请严太太往王宅与新人上头插戴。这日两边都盛设喜筵厚待，不在言表。

到了闰十月初二日，王宅就搬送妆奁过来。初三日吉期已择定辰时花烛。两边都有鼓吹旗伞职事人役：一乘彩舆；大媒送亲，另是两顶四轿；伴娘仆妇，两顶小轿。此时小梅打扮得珠围翠绕如仙子一般，红巾遮盖，伴娘们扶上彩舆。王夫人大红补服，珠冠金带，上了大轿。鼓吹放炮，起身迎喜神，方先从西村大宽转往东村行来，早惊动合村男妇都来观看，十分热闹。这边岑夫人也是天兰补服，凤冠金带。严太太婆媳都是大红吉服。彩舆到门，抬进中堂，烦严太太启围，岑夫人接宝，伴娘们搀扶新人出轿，把彩舆打出院中。然后，送亲大轿进来，严太太婆媳同岑夫人接出轿来。岑夫人与严大娘子请王夫人先到上房去坐。严先生两老夫妻在外厅上首东西相向，候相赞礼，请新郎出堂。岑公子儒巾公服，挂红簪花，拜过天地，行交拜礼毕，牵巾进来。严太太与新人挑去了红巾，坐床撒帐，吃过交杯盏，然后一同都请到外厅见礼。两新人在下边并立氍毹，先拜谢了严老夫妇两位大媒，又拜了王夫人，再与严大娘子平见了礼，然后拜过老母。礼毕，大家族拥新人归房。岑公子就在外边陪待大媒。这些职事人役，拜堂后岑忠都给与花红酒礼打发去了。这边王宅跟轿的家人，都是岑忠弟兄接待。里面这些来看拜堂的仆妇、丫头，有岑义媳妇在厢房款待。

这日适值严大相公从城里回来，随即过来道喜。岑公子即留住不放，请严老先生都同去了公服坐席。外边一席，主客三位。内边一席却是严太太、王夫人上坐，岑夫人主位相陪。严大娘子同小学生陪新娘子在房内，另是一席。这日喜筵直饮到申牌时分。外席已罢，严先生不肯坐轿，父子先告辞起身。里面席毕，都在新房吃茶叙话。岑夫人已将严太太留住，过了三朝回去，并面请王夫人、严大娘子：“三朝务必要屈过来再叙一天，明日就送帖过去。”严太太道：“你们两亲家母又不是初见面的，我们也正要时常往来，何必具帖，多一番客套？”王夫人道：“正是呢，我们一定过来。”严太太道：“大小姐难得相见，明日也请过来，我们会会。”王夫人道：“一定叫他来陪老太太。”当下王夫人先告辞起身。严大娘子因家中无人，也就作辞，一同起身。这些丫头

、仆妇也有跟轿去的，也有从后门去的。严太太却陪着新人在房，只岑夫人直送到厅外，看着王夫人、严大娘子都上了轿，才转身回到新房里来。

严太太道：“做客容易做主难，今日也够太太张急了。如今有了这位大娘子，以后正好安享哩！不瞒太太说，我家这个媳妇当家把计，甚是贤能。自从有了他进门，一点事也不用我操心。”岑夫人道：“好一位大娘子，也是你老人家的福气，正好安享哩！”叙话移时，不觉已是上灯时候，就在新房内摆上酒碟，又让严太太吃了几钟酒。严太太就起身道：“我们酒已有了，过那边去坐罢。让他两个新人也好同饮一杯，早些安歇。”岑夫人一面叫请大相公进房，就同着严太太过这边自己房里来。外面岑忠弟兄两个收拾照料，一切停妥。所雇厨司、帮工，都一一开发，欢喜而去。岑义媳妇与丫头、老妈子收拾厨下，候上房睡了，俱在厢房安歇。

这晚岑公子先到东上房与严太太、母亲道了“安置”，才过新房来，小梅一见，即站起身来。岑公子遂将房门掩上，见桌上摆着酒碟，因满斟一杯递与小梅，小梅双手接过，随与岑公子回斟了一杯。夫妻并肩坐下，灯前细看芳容，真是千娇百媚。小梅也并无一点小家羞涩，因道：“小妹幼失怙恃，即遭挫折。不想得遇王小姐十分怜爱，又蒙继父母垂慈，待如亲女，此恩此德，生死难忘！如今得遇亲姑，又成连理，都是王小姐的大德。当初与他结拜时，情同骨肉，有誓在先：情愿死生相守，不愿相离。今日不想小妹先占洞房，情实不忍。不知哥哥何以教我？”岑公子道：“感恩戴德，是妹妹的好心，当图后报。至于生死不愿相离的话，只可夫妻私语，即父母面前亦难言及。况他是大家小姐，分又居长，总有私下盟言，于情理大不相合。岂宜齿及，生此妄想？妹妹却教我何以为计？”小梅笑道：“我已知哥哥此时实无筹画，但日后倘有天缘会合，那时你莫非推脱不成？”岑公子笑道：“这是必不可定之事，即或有之，其权又在贤妹，非我可为之主也。只恐那时贤妹又不似今夕之言了。”小梅正色道：“小妹曾誓天日，生死不移。哥哥岂以我为世欲儿女虚言，不足信耶？”岑公子见表妹如此认真肃然起敬，道：“却不知贤妹竟是个女中道学，今已深悉贤妹心迹。但为兄也有一桩不敢言的心事，今见贤妹如此重义，却不得不说了。”小梅笑道：“哥哥不必言，小妹已预知久矣！”岑公子惊问道：“贤妹预知何事？”小梅道：“可是杜丽娘一辈？我筹之已熟，他二位一是小妹的恩姊，一是哥哥的义妹，况又相会在前，日后会合小妹当退让三舍。”岑公子听了，不禁眉飞目舞道：“小生今日得贤妹做了娘子已是三生有幸，若再兼二美，恐无此福分消受。”小梅道：“得陇望蜀，男子常情，只要那时不使我作秋风团扇之感，就是万幸了。”岑公子急得发誓道：“我岑秀若有负心，神天不佑。”小梅急为掩口道：“只要情坚，何须立誓？但今日欲与哥

哥仍以兄妹相处，同床各枕，待有了他二位，再尽夫妻之道何如？”岑公子笑道：“这却实难从命。”因即欲拥抱上床，小梅笑道：“谅必不依，又何必如此性急？”岑公子搂住粉颈道：“我的娘子，求你不要再作难了！”当下共饮过三杯，即宽衣解带，互抱上床。这夜你恩我爱，似蜜如糖，难以尽述。正是：

交颈鸳鸯眠正稳，莫教鸡唱五更来。

不知此后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三回王进士挈家为县令岑秀才奉旨作中书

却说次日，岑公子夫妻早起才盥洗毕，王夫人那边已着丫头送盒酒点心过来。岑夫人叫岑义媳妇留住款待。岑公子因与母亲商量：“今日去谢严先生并回拜他公子，明日三朝，竟请丈人与严公父子同叙一叙，不知可否？”岑夫人道：“这个何妨？你就进去面请一请。丈母、严大娘子那边也请一声，说我昨日已当面请过，不具帖了。”当下岑公子因备一副门下女婿的请帖，一副晚生、一副同学弟的帖子，先着岑忠送去。随后岑公子先到严先生家叩谢回拜，又当面请过，遂作辞到王宅来。比时是新姑爷，不比往常，家人们一见即往里通报。王公笑迎出来。岑公子行翁婿礼拜见毕，随邀到后堂拜谢了丈母，因说：“明日母亲请岳母与大妹早些过去叙叙。”王夫人道：“昨日姆姆已张急了一日，明日又要作主人，太繁劳了。”岑公子道：“喜的都不是生客，就有不到处也都是包涵的。”王夫人道：“明日不用再邀，我们早饭后即过去就是了。”王公笑道：“若是从俗，明日该我这里设席相请才是。如今贤婿那边既已准备，我这里只好改日再请罢。”王夫人也笑道：“只是太脱俗了些。”当下吃过了一道茶，岑公子就告辞回来，料理明日席面之事，诸色齐备。

次日早饭后，先打轿去请了王夫人、小姐过来。岑夫人与新娘子出来迎接，到新房里见了严太太，大家一同见礼坐下。一面又叫岑忠打轿去接严大娘子与小生同来，不一时也到。接进房来，严大娘子道：“今日又来吵扰。”岑夫人道：“说哪里话？只是简褻，不要见怪。”当下大家见过礼，又叫小学生逐位磕头。岑夫人自己去攒了一大盘点心果子与小生吃茶，这小学生与岑夫人深深的又作了一揖，喜得岑夫人了不得，道：“好一个知礼的小生，明日一定要强爷胜祖。”

大家吃茶叙话移时，岑义媳妇来与岑夫人说：“家庙的供献都已端正了。”岑夫人就叫两新人焚香点烛先参了灶，然后拜祖先毕，又要请严太太、王夫人见礼。严太太道：“前日已见过礼，今日不敢再劳。”岑夫人道：“还该叫他们拜谢才是。”严太太与王夫人再三阻住，岑夫人道：“既如此，你们竟朝上总拜四拜就是了。”两新人遵命下拜，岑夫人叫岑义媳妇与自己将二位搀住

，不叫回礼。然后，与严大娘子、月娥小姐一同平拜了，又与母亲拜毕，岑公子即出外边叫岑忠邀客。

王进士只带了一个小厮缓步过来，严先生父子随后已到，大家施礼坐定。茶罢后，里边老妈子捧出红毡来道：“新人出来拜见。”严先生正欲相阻，岑义媳妇与丫头已扶新人出堂，将红氍铺好。王进士对严先生道：“省得他们两番起拜，不若我们竟同见了礼罢！”严先生道：“我却不敢当。”当下两新人并立红氍端端正正拜到两拜，王进士就搀了起来，然后与严公子只行了常礼，新人退入后堂。

这里正在坐谈，只听得外边一片锣声响亮。正不知何故？只见一个老家人进来禀王公道：“老爷已选授了山东登州府宁海县，报子报来，在那边讨赏。”王公道：“你且去管待他酒饭，待我回来打发。”老家人答应去了。大家都与王公道喜。王公道：“出作外官，实非所愿。况且后嗣未续，家下无人，走前失后，也是一桩不惬之事。我意欲告病不赴如何？”严公子道：“这却使不得。前日晚生看京报，内有江南道御史条陈：凡新选官员有嫌道远缺疲，托故不赴，着该地方官严查的确，果有丁艰疾病事故，由该县具结申府，逐递加结，转申司道督扶，七品以上奏闻，七品以下咨部另选；如有托故规避，除将该员革职外，再行议处，地方官循私贿结，察出降三级调用。因此近日功令甚严，老先生如何推脱得？就是本县官也不敢担当。”严先生道：“家中之事，现有令坦尽可相托，不足为虑。况山东道路不远，何必推辞？”王公道：“幸而有此，果不能辞，只得将家事托小婿管理。多则两年，少则一载，即当告归。”说话之间席已齐备，就请严公首坐。严公道：“今日老先生是初次，虽系旧好，却是新亲，我如何僭坐？”王公道：“叨在至爱，老先生不要过让，还是照常的好。”因此依序坐下。饮酒间，谈及山东地方民情土俗不知如何，岑公子道：“小婿在沂水三年，那边风欲颇称淳朴，但登州系沿海地方，恐与沂水不同。”严公子道：“敝居亭曾任青州太守，说起那边风欲也还朴实，只是有些粗蛮之气。登、青两府连界，想风土亦当相似。”王公道：“此去登州也有二千余里，不知凭限紧缓如何？”严公道：“只怕此时文凭已到省院了。”王公因有报子在家，只吃过四道菜，上了点心，先辞了起身。岑公子送出门外，转来奉敬严公父子，席终方散。

里边王夫人也因丫头报知，先要起身，岑夫人再三留住，终了席母女辞谢回家，因前厅有报喜之人，遂从后墙门回去。岑夫人与新妇一同送出，到了后园子里，月娥悄悄执了小梅的手道：“妹妹说的话果然应了。明日千万过来，我有话说。”小梅点头答应，已送出门外，直看他母女进了门才转身回来，严太太道：“明日王公去做了官，他家中无人，只好托大相公与他照管了。

”岑夫人道：“前日与亲家母说起家常，才知道他族中竟无亲人，亲家母的娘家也是江南人，他父亲在这里做官时对下的亲，后来告病回去就没了。又无兄弟，闻说他父亲承继了个侄子，也只生得个女儿，因遭倭寇作乱之后，道路隔绝，竟有十余年不通音信。如今虽然家道殷实，尚无子息，说起来就眼泪汪汪，也是个暗苦。”严太太道：“正是呢，若说他夫妻的为人是极好的，或者得子迟些也未可知。论王太太只有四十三四岁，人又健旺，也还好生长哩！”岑夫人道：“他说生这个姑娘后又生过两胎，都不能保留。”严太太道：“这有子无子，命中生就，强不来的。如今做了官，还该劝他娶个妾才好。”岑夫人道：“亲家母曾劝过他，倒是亲家不肯，耽搁下了。”大家叙话良久，日已平西。严太太婆媳都要告辞回家，岑夫人还要留住，严太太道：“客去主安，老身也搅扰了三日了，主人也好歇息歇息。老身改日再来。”此时外边轿已伺候，岑夫人又装了一大盒点心茶果与小学生在轿内。婆媳再三作谢起身，岑夫人与新娘子一同出厅相送。

岑夫人自有了这个媳妇早晚侍奉，料理家事井井有条，一切不须自己费心。婆媳、夫妻十分亲爱是不必说。梅娘子又常在老母面前说王小姐母女许多恩义，岑夫人也万分感激。及说到王小姐情愿誓不相离的话，岑夫人虽然心爱，只为这话是说不出口的，且还有一个雪姐挂在心中，因道：“这姻缘都是前生分定，不是人力勉强得的，将来只可听天由命。”梅娘子道：“姑姑说得极是。大约人心不合，便是无缘；人心既合，这姻缘就有分了。”

且不说这边婆媳叙话，却说王进士与夫人相商，意欲告病不出。夫人道：“既选着了，好歹去做一两年，也是出了仕。别人求之不得，好端端的告甚么病？”王公道：“既去做官，你母女们必须同去，家中何人照管？”夫人道：“现放着有女婿可托。”王公道：“我也是这般说，但恐不日旨意下来，若许他一体会试，他也要出门了。”夫人道：“女婿总不在家，可托亲家母与梅女儿照管，只怕还胜如男人。”王公笑道：“若是这样，竟请他们搬了过来也罢。”夫人道：“待我明日与亲家母商量，谅他们也不好推却。”

谁知到第三日，上司已行文到县，县尊持帖着吏房来催促领凭。王公只得先去拜了本县，定于本月初十日赴省院领凭，恳其起文书，由府申司呈院。这领凭之事，经由衙门俱有规礼，此番王公赴省，往返也花费了二百余金。回到家中，已是闰十月下旬。因是没海地方，凭限紧急，因与岑公子部署起身之事。此时两亲家母早已商量明白，将岑夫人那边箱笼细软已搬过这边西院安放，惟家庙并家什等物仍着岑忠在那边居住看守。岑夫人意欲就在这边西院住下，王夫人道：“西院邻着花园未免空阔，又照管不着，这边只好暂住几天。我们起了身，姆姆就好在上房东外间做房，里间我们安放箱笼在内。这西上房西

间原是他姊妹住的，他小夫妻好在里边做房，内外都好照料。”商量已定。

自从王公从省领凭回来，这些城乡亲友都来送礼恭贺，家中设席，翁婿二人应酬接待，忙乱了几天。祭祖后，择定十一月初三日起程。雇下两号大船，由水路至台庄起陆。所有一应田租簿籍、内外锁钥，俱交岑公子点收，格外交出三百两银子，以备不时紧用。各处所收房租，尽够逐日零星之费。家中留下老家人王朴夫妇一房人口并一个小丫头，自己只带了王诚、王谨两房家人，一个大丫头、一个小厮赴任。村中只严公内外设席饯行，外席是王公翁婿，内席是王夫人母女、岑夫人婆媳。

起程前一日，岑公子梯已饯行，合家团聚，难免有许多惜别之情。岑公子原要送出京口，王公道：“家务也是要紧的，不必远送。贤婿若有佳音，倘要远出，务须斟酌周到，勿使我有内顾之忧。”岑公子道：“岳父只顾放心，小婿即有远行，家母与媳妇自能主持，不必岳父母远虑。”王公不觉伤感道：“我若无贤婿可托，也断断不肯去做这官了。”翁婿二人饮酒叙话直到二更时候才罢，就同在书房安歇。里边两亲家母也叙话到更余方寝。惟他姐妹二人依依不舍，月娥小姐不知掉了多少泪珠，小梅娘子虽有定见，到此际也不禁感情泪落，因再三慰劝月娥道：“父亲上任喜事，姐姐不要如此悲戚。言犹在耳，只要保重身体为要。还有一句要紧说话，姐姐切记在心：两年之内即劝父亲告休力要；倘有意外之事，务劝他两大人不须忧恐，凶中自能化吉。姐姐只安心宁耐。切记！切记！”月娥见妹子话多应验，敢不深信？惟垂泪点首而已。这夜也就不曾安寝。

家人们已将一应行李搬起上船。次早，王公知有许多送行的亲友邻里在码头上，内眷们起身不便，因命岑公子拨一只坐船，由湖汊转到后墙门外，照管家眷上船，仍到湖口取齐，自己从码头下船。诸亲友邻里俱设酒盒公钱，王公立领三杯，拜辞上船，鸣金而去。岑公子家眷船只已先往湖口等候，又叫了一只小船同行。不一日官船已到。两船相并，铺好跳板，打了扶手，王夫人、小姐带了大丫头同过官船。老家人王诚夫妇也在官船伺候，那边船上王谨夫妇看守箱篋等物。王夫人过船来，因与岑公子道：“贤婿回去拜上姆姆，家中事务，一应重托。”王公道：“倘有紧要之事，便可专差寄信。”岑公子道：“岳父母请放心，小婿必不有负重托。”当下即拜辞，过了小舟，大家不禁落了几点别泪。

看着两船鸣金扬帆，岑公子只得回舟，仍从后墙门到家。因将家中各处器具什物逐一杆点，细细造了一簿清册，存贮仓中粮食，严查出入，逐日一应进出用度俱条条登记。且大娘子尽知细底，管理精明，也不须岑公子费心。这日母子夫妻在房中闲叙。大娘子道：“事有定数，明年秋冬间务必专差人去劝继

父告休回来才好。”岑公子道：“这却为何？”大娘子道：“父亲到五九之交恐有大厄，母亲也要受些挫折，不如早些告归的好。虽然命不由人，也须尽了人事。”岑公子道：“你直相得如此精妙，果然有些仙气。”岑夫人道：“他说的话却多应验。前日你岳父未报到时，他曾说出一月必有远行官禄之事，如今果然应验了。”岑公子笑道：“你看我将来如何？”大娘子道：“你这顶纱帽此时虽然不大，却也体面，行期也在目前不远了。”岑公子笑道：“果然应验，当拜你为师，习学相法。”

大家正在说笑，只见岑忠进来报道：“郑老爷来了！”岑公子一时不省，急问道：“那个郑老爷？”岑忠道：“就是郑大相公。”岑公子笑道：“原来是郑家表弟来了。”急迎出来，早听得郑公子一路喊着进来了，见了岑公子只叫了一声：“哥哥。”看见岑夫人站在上房门首，即跑将进来，一把拉岑夫人坐在椅上扑地就拜，拜罢起来叫道：“我的姆姆，甥儿哪一日不想你老人家！我娘、我媳妇都叫拜上，还叫我带了两匹绸子来送你老人家，说务必要请你老人家去住几时。”岑夫人道：“多谢你母亲，他如今康健么？”郑公子道：“同你老人家一般健。”岑夫人道：“恭喜你如今是贵人了。”郑公子道：“姆姆又当面笑我了。甚么贵人？这个举人谁不知道是哥哥作成的。”说话时，一眼看见了大娘子，便问道：“里边这个齐整娘子是谁？”岑夫人笑道：“你还不知，这是你哥哥新娶的嫂嫂，你们都还没有见礼哩！”郑公子大喜道：“原来哥哥也娶了这样一个齐整嫂嫂，请出来待我一同拜见了罢！”当下郑公子一定要让哥嫂两个在上，大家平拜见了起来。岑公子因问：“兄弟此来，必有事故？”郑公子瞪着眼道：“怎么哥哥这里还不知道？你的卷子呈了皇上，皇上看了大加称赏，说这是无心错误，既不曾中式，钦赐你做了内阁制诰中书。前月底有文书到学里，催你即速起身领咨进京，你道好不好？那真铁口的话如今都应验了。”岑公子听了这话，也觉笑逐颜开。正是：

虽无姓氏登金榜，却也声名满帝都。

不知岑公子如何起身？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四回报喜信呆叔认重亲问病源慈帏失二竖

却说岑公子听了表弟的话，因问：“徐老师那边可知道兄弟来么？”郑公子道：“怎么不知？这日我正在学里打听，得了这信我就说要亲自来报你。老师见说，就叫一个门斗同我第二日就起身来了，如今现在船里；还有老师一封书。”因在鞭筒内摸将出来。岑公子拆开观看，却与表弟听说一般：催促赴院领咨，进京受职的话。因对娘子道：“你竟是神仙了。”郑公子不知其中原委，因笑道：“哥哥离不得神仙，就同了嫂嫂一齐进京也好。”岑公子笑道：“不是这等说。兄弟不知，你嫂嫂看得好相，方才正在这里说我要得官远出

，不想贤弟就来到了，因此说他是神仙。”郑璞道：“妙极！妙极！嫂嫂且与我相一相，日后也有个官做么？”大娘子笑道：“叔叔不要信他，我也是一时猜着，哪里会看相？”岑夫人道：“你就与他看一看，日后官禄如何？”大娘子道：“叔叔只是禀性诚厚，一生常得贵人扶助，纱帽是有得戴的，只是不十分显达。倒是晚年要享侄儿们的大福了。”郑公子笑道：“真相看得着，正与真铁口所说一般。”因大娘子深深的谢了一揖。

这里说话，岑忠已叫人到码头，同门斗将行李取来，船价已是开发去了。岑夫人因吩咐厨下快些收拾便饭，因对郑公子道：“前日又要姑姑费心，送我许多东西，你又暗地里送盘缠，太费心了。”郑公子道：“这是我恐怕哥哥不肯收，因此私下放在包袱里的。”坐话了一回，忽然又想起道：“还有一桩喜事告与哥哥，昨日在老师那里，看见报上你的那对头内转了太仆寺少卿，大约嫌衙门冷淡，不知怎样弄手脚，又外调了山东登莱兵备道。你如今进京省得与他会面。”岑公子听了失惊道：“如今岳父偏偏又在他的属于，这厮无恶不作，却是怎好？”郑公子即问缘由，岑公子一一与他说知细底。郑璞笑得只是打跌道：“原来有这等奇遇，嫂嫂是亲上做亲，姆姆真真是两重大喜。”因对岑公子道：“如今你丈人虽做他的属员，只要不坏事，怕他怎么？”

说话之间，已是晌午，这同来的门斗是有岑忠在外管待。里边添了两样嘎饭，岑夫人就叫端在上房同吃，因对大娘子道：“这是我自小抱大来的小叔儿，同桌不妨。”大娘子也识得郑璞是个诚朴的人，因就坐在岑夫人肩下，他两弟兄却南北相向，同吃毕饭。郑公子便往东西两边上房看了一个遍，因道：“他家这个房子造得甚好，前后有山有水，又幽静又雅致，怪不得姆姆不肯回去住了。”岑公子道：“后边还有一个花园，我与兄弟去看看。”因一同转过西院到花园里来。此时是仲冬时候，草枯叶落，未免冷淡，又开出后门观看，见道场山一带山紫潭清，枫红柏赤，颇悦心目。郑公子道：“果然好个去处，我明朝也搬到这里来住罢！”岑公子道：“论住家此间甚好，不比南都一片繁华热闹。”

两弟兄看了一回，仍到后边。郑璞道：“哥哥须上紧料理行装，我们明后日就好动身，老师在那里盼望得紧，我也要回去打点打点，好与哥哥一同进京去会试。前日京报下来，我已与哥哥打发去了。”岑公子道：“兄弟与我用了几两银子？”郑公子道：“几两银子，说他怎的？”岑公子因对母亲道：“这是皇上特恩，不敢迟延，须要及早起身。到省还要赴院拜谢领咨，房师成公蒙他一力举荐，此去又是便道，正好去拜谢他，算来也得半个多月的耽搁。再此番经过山东还要绕道去望望蒋叔，不知他曾进京会试不曾？约计到得都中也是腊尽春初的时候了。”大娘子道：“蒋伯伯那边必定是要去的。我自小承他老

奶奶与大姆姆十分爱惜，父亲自病起到临终，全亏蒋伯父请医制药，备办棺槨，朝夕照料，许多恩义。明日去与他说知，也叫他们欢喜。那苏家姐姐也与我最好，还要捎点土宜东西送送才好。”岑夫人道：“这是应该的。我母子在那里住了三年，说起你来大家无不感叹，那时只为你蒋伯远出，以致被那族恶谋骗，如今看来倒反是他的作成了。只是你蒋伯谢也谢他不尽，只好略尽一点心罢了。”大娘子道：“我看那蒋伯伯也是个富贵双全的相貌，他是施恩不望报的人，我们只好尽个敬心。”岑公子道：“虽然如此说，也要成个局面，不致轻褻才好。”岑夫人道：“这却凭你斟酌。家中事务我与媳妇料理，不须你挂心，再通个信与你岳父母才好。”岑公子道：“这件事已上了省报，天下皆知，不消报信。”这边母子说话，这郑公子却拿着一本通书在那里翻着，笑道：“这十一月十一日却是个天恩上吉日，正好起身。”大家商议已定，却叫岑忠把郑公子行李搬在大厅后内书房里安顿。晚间弟兄们又吃酒叙谈，一宿已过。

次日，设了一席款待表弟，却好严先生到来，因是他大相公在城中见报，特着人回来通知，因此过来道喜。岑公子就留住，引表弟到外书房相见，因对严先生道：“这个表弟却是个真诚朴实之人，并无一点繁文虚理。”严公道：“坦易直率，却是本来面目，其实可敬。”因问：“岑兄几时荣行？”岑公子道：“却也不敢迟延，已择定十一日起身。”严公道：“昨日小儿字中说，此缺是个清华而兼显要的缺，日与阁臣相处，制书诰敕俱出其手。若非圣恩特放，是最难得的。”岑公子道：“只恐才学疏浅不称其职。”严公道：“以兄之高才博学，何必过谦？”因问：“郑兄进京会试，正好作伴同行？”郑璞笑道：“不过到京走走，担个会试的虚名，却也不作指望的了。”严公道：“功名之事，岂能递科？”三人叙话良久，严公欲去，岑公子挽留道：“今日聊备一杯与表弟接风山，难得老先生到此，正好同领教益。”严公道：“只是叨扰不当。”大家又叙了一回都中之事，已是晌午。席已端正，就在书房摆桌，再三让严公坐了首席，郑公子对面，岑公子主位相陪。郑璞一连吃了十数杯后，却手舞足蹈高谈阔论起来，将岑公子替他删改文字的话都一齐说将出来，岑公子也遮掩不住。严公见他一片天真烂漫，并无一点渣滓，心下倒十分欢喜敬爱，因此三人传杯递盏直饮到黄昏方散。郑公子吃得畅快，进来对岑夫人道：“这个老人家不像徐老师古板，叫人同席酒也吃不下。今日与这个老者吃了许多酒，倒还不曾醉。”岑夫人道：“酒逢知己，自然吃不醉了。”大娘子见他有些蹭蹬，因叫丫头烹了一壶好浓茶，与他吃了几杯，就去书房安歇。

次日岑公子起来就料理行装，因与母亲商量：“此番必须多带盘费，恐到都中制办冠带、袍服，以及衙门用度，人路生疏一时无处挪借。”岑夫人道

：“家中用度尽够，不须你记念。我箱里还有那二百多两银子，你都带了去；再恐不敷，把丈人交与你的银子再带一半去，谅也够用了。”岑公子道：“有三百金，谅已足用。昨日听严公说，这倒是个清华显要的缺，若非圣恩特点，却不是容易得的。”岑夫人道：“这内阁是日近天颜的去处，你须事事谨慎第一，不可恃才傲物，惹怨招尤，出言吐语都要观前察后。虽不是外边有司官，有地方刑名之责，也要事事在民情上留心体贴。在大人面前说话切不可僭越，待下人务须恩宽才好，莫使小人嫌怨。”岑公子一一领命。

这日又是严公钱行，并请郑公子两弟兄同去扰了。家间行李俱已齐备。因为这边老家人王朴走过北京几回，诸事熟谙，就着他同往、王朴也情愿相随。雇就了一只船，至期一早，两表弟兄拜别了老母，婆媳两个欢欢喜喜送他往后墙门外下船起身。家中婆媳督率岑忠并这边小家人、仆妇管理家务。凡一切帐目出入俱是大娘子经手，条分理晰，毫忽不差。佃户、家人少有欺诈，当面一言道破，无不惊服，故此，这些下人也再不敢作一点弊端；且又体谅人情，勤劳必赏，凡有些微好处，总不叫他埋没，必要奖励他一番，因此众人无不争先效力。那东院房屋因有家庙并什物器具在内，晚间仍着岑忠过去住宿，逢时遇节，两边作享。这话表过不提。

却说两表弟兄带同王朴、门斗，不日到了南直，一径往郑家来。进得门，见小厮容儿慌慌张张的道：“好了，大爷回来了！老奶奶这两日病得重了，大娘娘请医调治不好，着急得紧。”郑公子听说，吓了一跳，也不顾岑公子，飞跑进内房来。见老婆婆在床上呻吟谵语，郑璞叫道：“我的亲娘，我回来了！你老人家怎的就病起来？”说着就流下泪来。郑婆婆睁眼看见了儿子，便轻轻说了一声：“你回来了么？我不知怎样昏昏沉沉，眼前像有许多人缠住我不散。”此时岑公子已进房来，老婆婆觉得心下明白，耳边只听得几个人说：“我们只索去休。”两眼也觉亮了好些，说道：“这不是岑家侄儿么？”岑公子道：“正是侄儿来看你老人家，如今身上觉得怎样？”郑婆婆道：“你们弟兄来时我就觉得明白了许多，眼面前人也不见了。”说话时，大娘子拿药进房来，与岑公子万福了，看见老婆婆明明白白说话，便道：“母亲病了十来日，总不能安睡一刻，口里只发谵语，问时也听不出话来，倒像吃惊的一般，今日说话却竟明白了。”因送药过来，老婆婆摇头道：“这药灌得苦，我如今觉得清白了许多，眼面前也没人缠扰了，这药且不吃罢！”郑璞因问：“吃的是那一个医生的药？他说是甚么症？”大娘子道：“起先吃的是大街上胡先生的药，吃了三服不见应效，后来另请了鼓楼前的陶太医来看，他说是邪热交作，心神不宁。”又换了方子吃了几服，也不见应效。正要打发人去请你回来，即好你同大伯伯也到了。”岑公子道：“既不应效，还须另请高医。”老婆

婆婆道：“我如今见了你们似觉好了些，肚里有些饥，倒想些粥吃。”大娘子喜道：“母亲几日不想东西吃，今日知道肚里饥想要吃粥，却是好了。想必大伯伯是个福星照临，邪气都退避了。”岑公子道：“但愿姑姑好了，我们弟兄就在这里陪伴。”当下大娘子就往厨下煮粥去了。老婆婆对公子道：“多亏了你媳妇日夜服侍，也累他多日不曾安睡了。”少刻容儿端茶到房里来吃了，郑璞看见母亲说好些了，心头才略放下。两兄弟都坐在床边，又说了好一回话。老婆婆觉困乏得紧，渐渐就睡熟去了。

岑公子悄悄道：“兄弟，我们在外边坐等，他老人家好安睡一回。”郑公子点头，将帐子放下，轻轻同出外间，低低叙话，不一回，大娘子盛了一碗粥糜、一碟乳饼出来，郑璞摇头道：“且慢，娘已睡熟了。”大娘子道：“真奇怪，他老人家一连十来天不曾安睡，口里只是含糊谵语，怎么如今就睡熟了？”因轻轻走到床边，听得气息停匀沉沉睡熟，复出房来，因道：“伯伯谅不曾吃午饭，我去收拾去。”岑公子当下出来，取了二两银子与门斗，叫他先去回复师爷：“说我明早去拜。”门斗叩谢，答应去了。岑公子就在书房叫王朴收拾行李，因与郑公子道：“姑姑病体，大约是点邪热，如今一退便无事了。”郑公子点头道：“是。”

却说这老婆婆一觉直困到他弟兄吃过了午饭才醒，只叫肚饥要粥吃。大娘子连忙取来，一口气就吃了一碗，还要讨添。大娘子恐怕不宜多吃，不敢再添。岑公子道：“不妨，胃口是人之根本，有病之人胃口一开，断无不好之理。”因又取了一碗，也吃完了。此时精神顿觉清爽，只要他两弟兄在面前说话，郑璞见母亲如此，心下才得欢喜。郑婆婆一把拉住岑公子的手道：“你母亲康健么？”岑公子道：“母亲叫上福姑姑，如今托庇甚是清健。”郑璞道：“哥哥如今娶了一个齐整嫂嫂了。”老婆婆笑道：“怎么这亲事成得恁快？”岑公子因将母亲得认表妹、王公许亲之事，从头说了一遍。老婆婆心下欢喜得紧，越觉清爽，便要坐起来说话。岑公子道：“姑姑且慢起来，天气冷，穿衣服恐怕受寒。”因此不曾起来，又问：“你们吃饭未曾？”岑公子道：“已吃过了。”老婆婆道：“你如今是做官的人了，你母亲有了媳妇服侍你，在外也放心，只是要照管那边的家务，不得请到我这里来了。”说了一回话，老婆婆觉得身子乏倦，因道：“待我再睡一回，你们且去料理料理事务。”两弟兄答应了出来。郑公子道：“谢天谢地，但是我实不放心，不得同哥哥进京了。”岑公子道：“总还有十来天耽搁，且再商量。”当晚两弟兄就在上房同吃了一回酒，郑璞就在娘房内陪伴，岑公子往书房安歇。这夜郑婆婆也安睡了一夜，半夜里还吃了一顿粥。

次早岑公子进来问知姑姑夜来安睡，甚是欢喜，也便放心。吃过了点心

，带了王朴即往儒学中来。徐老师一见甚喜，道：“我也算你日内该到。不料你竟蒙特恩授了这个美缺，甚可喜！”岑公子道：“托老师福庇，只恐门生不能胜任。”徐老师道：“论贤契的本领，实不愧此职。但事不宜迟，我已与你备端正了呈送文书，只要填了日期即可到院投递领咨。”岑公子道：“今日不知就可去禀见么？”徐老师道：“此时还未二鼓，正好禀见。”当下就留吃了便饭。徐公道：“你的文卷进呈，原是院台的主意。他后来送了主考起身便到学来传你，你又去了。此番禀见，须谢他的美意。你如今不便步行，竟坐了我的轿去罢。”岑公子道：“只坐一乘小轿去才是。”当时即叫王朴去雇了一乘小轿，携带文书，辞了老师，同王朴竟上院来。正是：

未从金阙瞻仙杖，先向铃辕谒宪台。

不知岑生如何进谒？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五回试奇文才子吐心胸论往事英雄增气色

却说岑生坐轿，王朴跟随，一直往院宪衙门来。到得辕门，此时各官禀见才散，遂一直径往巡捕厅来。岑生尚是青衣儒服，巡捕官一见便问：“相公何来？”岑生即命王朴将儒学公文并自己手本递与巡捕，道：“相烦传禀。”巡捕官接过手本看时，上写“沐恩生员岑秀谨禀”，这巡捕便问：“尊驾莫非是奉旨特授内阁的岑爷么？”岑生道：“正是。”这巡捕重复打恭道：“院宪前日就吩咐，打听岑爷一到即便通报。如今各官禀事才散，请岑爷少坐。”一面看茶，一面随往里传禀。

少顷，巡捕官飞跑出来道：“请！”只听里边传点吟堂，闪开仪门，岑生就步行进来。只见甬道两边官吏整肃，程公已迎出暖阁来。岑生连忙从侧道趋进，到了月台，深深向上打了一恭。程公回礼毕，即上前一步，拉着岑生的手上暖阁来。岑生再三谦退，程公执意不从，道：“应当如此。”因一直拉进麒麟门来，竟到东首书厅上。岑生即请程公台坐庭参，程公笑道：“虽是年兄过谦，但内阁体制从无此礼。”岑生相让不过，因道：“大人若不嫌鄙陋，收作门墙桃李何如？”程公笑道：“只恐不当。”岑生当即以师生礼叩见，程公因受了半礼，相让坐下。程公道：“自两典试去后即欲请来一会，闻知又往浙省。彼时看贤契的文章以为是老儒夙达，谁知贤契竟是个青年俊逸，实是可喜可贺！今所授之职，出自皇上特恩。贤契也不宜耽搁，我这里即备咨文，三两日内便可荣发了。”岑生道：“蒙老师格外提挈，五中衔感。前者因恐涉私，故不敢来叩谢；且不知圣意如何，只得敬候。今蒙皇上天恩，不以为罪，反授斯职，实惭蚊负，还求老师垂慈指示。”程公道：“以贤契之才品，无所不可，只是纶扉禁地举动俱要留心，惟恐至驾蓦然到彼，举止失措，未免获罪。我已禀过老父，诸事自当照应。”岑生又出位拜谢道：“若得老太师垂青，门生

在都就不至孤立无倚了。”程公因问：“府上还有何人？如何又寓浙地？”岑生因将奉母避仇之事备述了一遍。程公道：“闻他封锁一故宦房屋，原来就是贤契。那人在这里举动乖张，总宪屡欲纠参，老夫恐投鼠忌器，几番劝止。他也自知与众不同，未及限满即干办内转，如今又出作山东巡道，实是个大不安分之人，贤契此番倒可与他不相值了。”岑生道：“门生原无介意，只恐他还不肯释然。”程公道：“他封锁贤契房屋无凭无据，平空起衅，实是可笑。及他去时，也不暇顾此。我这里即当行文该具退还，令堂仍可搬回故里了。”岑生道：“虽蒙老师盛德，但恐他尚未释怀，若闻此屋退还，未免与门生更增嫌隙。况此数椽之屋亦无甚紧要，且须从缓行之。”程公道：“这是贤契深谋远虑，足见宽宏之量。”因说起：“江浦成令是你的房师，这卷子是他一力举荐的。当时两主试几乎争执起来，老夫因从中解纷，也是贤契的一番际遇。前月我已将他题升了太仓知州，部覆未下，尚不曾离任。他是个有才干的好官，贤契可曾谢过他么？”岑生道：“门生此番正要去拜谢。”程公道：“那两位典试贤契到都也当去谢他一谢，那顾公是个极有担当的人。”

岑生一一领命。正欲告辞，程公道：“已近晌午，在这里便饭，明日再当奉钱。”岑生道：“如此门生今日竟在这里领了午饭，明日还要料理料理行装，后日即可禀辞起身，不敢再烦老师费心了。”程公道：“也罢！但只是今日还有一事要相烦贤契，不知可否？”岑生道：“老师所命，敢不敬遵？”程公道：“只为总宪六旬大寿，我已制就锦屏一架。欲作一四六寿文，已将与他交情始末、宦途政绩叙一节略在此，烦贤契勿吝珠玉。”岑生明知此是程公有意相试，量这篇四六亦有何难？因答道：“只是班门弄斧了。”当下程公即相邀到内书房来，着一小僮伺候磨墨，道：“老夫暂且失陪，好让贤契构思。”岑生道：“老师请尊便。”当时将所有黄公出身、历宦、德政、升迁，以及相交寅好节略看了一遍，见乌皮几上笔精墨良，即取过一枝犀管、一幅花笺，略一构思，落笔如扫。不及半个时辰，文已做就，复看一遍，略删改数字。及程公进来，见岑生翻背了手观看壁间诗画，只道未曾完稿。岑生看见程公进来，便道：“门生已草就一稿，还求老师笔削。”程公惊讶道：“如何这般敏捷！”岑生即将草稿递与，程公接来一看，未知文意精工，先见龙蛇飞舞，及从头看去，果是句句珠玑、行行锦绣。读完赞叹道：“贤契的是仙才，非烟火人间笔墨，不但品格高古，抑且字匀清新。只是行色匆匆，不得借重大笔了。”程公心下大喜，因命取酒在迎和阁上先奉三杯，以当润笔。

当即邀岑生从书房后间进来，又是一个花园。仲冬天气，树木虽然凋谢，山石依旧玲珑。转过一个山洞就是迎和阁。数竿修竹扶疏，几树腊梅香馥。上了数层石级，揭起暖帘进来，里边摆列几件周鼎商彝，四壁有许多名人诗画

，中间烧一炉兽炭，气暖如春。一面设席上来，师生坐定，只令一小僮行酒。程公道：“老夫在此为官数载，只有两桩大快人心之事：今日得遇贤契，是一大快也！前者招募武勇，得一少年英雄，屡建奇功，亦一快事。”岑生道：“不知此人是谁？”程公道：“这人却是个布衣，年纪与贤契一般，姓殷名勇，曾在江游救一客官，力擒数盗。也是江浦成令举荐上来，制宪黄公再三要去，授与把总，不及数，剿倭立功，已奉旨实授太仓游击将军。此人与贤契都在青年，一文一武，将来正不可限量。他前日因公到此，只可惜贤契来迟了数天，不得与他相会。”岑生忽然想起刘电当日所说结义之友正叫殷勇，又是雪姐的义兄，莫非正是此人？因道：“这一位殷兄，门生虽未识面，却早知其人。”因说起在山东得遇刘电，〔知其〕结交殷勇一段缘由：“……但后来他获盗立功，门生却不知道。”程公听了道：“这江西武生刘电，他乃兄可是原任曲沃县刘云么？”岑生道：“正是他。”程公道：“我记得当日江浦县原详上说殷勇与刘云系姨表弟兄，如何不认得刘电，反结拜起来？”岑生道：“老师如何得知刘云？”程公道：“这殷勇获盗相救之人正是那刘电的胞兄、曲沃知县刘云。”岑生惊喜道：“如何便是他？”程公道：“那刘知县在任闻讣，丁艰回吉水原籍路过江浦凉山，夜间遇盗，却得殷勇相救。当日原说是姨表弟兄，如此看来，必是刘云当日感其相救之情，因他是个白身，恐见官不便，故认为姨表无疑了。”岑生大喜道：“天涯海角，有如此凑巧之事！当时刘电萍水中结识殷勇，不想后来救了他令兄，真是难得。当日刘盟兄与他结义，便知他是个豪杰，真可谓识人矣！”因又极表刘电与蒋公二人的英雄出色，武勇绝伦。程公不胜慨叹道：“何地无才？只恨不能尽识。将来贤契当与这两个留意，不可使英雄埋没庸下。”岑生道：“门生职微言轻，还求老师留神嘘植。”

师生二人谈今论古，情甚相洽，直饮至金乌西坠才罢。岑生告辞起身，复至书房，程公取出一封家报，道：“所有咨文，我明日就差人送往儒学。这是一封家书，到京时烦贤契送到家君处，定有照应。”岑生收好，当下叩谢道：“门生就此禀辞，不敢再来惊动了。”程公道：“以心相照，不必拘此。”当下直送出大堂来。岑生叫将轿打出仪门，程公笑道：“贤契不知内阁与翰院的体制，不拘品极俱在此升轿的。”岑生再三谦让不过只得遵命，打恭上轿，从仪门而出。

次日程公已差官将咨文送往儒学，格外有贻仪四十两。及岑生到学禀辞老师，知程公如此用心，即具禀着王朴前往禀谢。一面遂买备了许多应用缎匹绸绫之类，这是本地出产，比都门价省，一面收拾行装。程公又差官前来送行，本县官新自到来送贻命驾。岑生随往拜谢后，不便迟延，即择于二十二日长行。郑公子因母亲初愈不能回往，又送了一封厚贻。岑生推辞不脱，只得收下

。郑公子又给了王朴二两银子。此时郑婆婆虽未全愈，已觉精神渐复，只是还不能行动。岑生起身先一日，郑大娘子亲自精精致致办了一席酒与岑公子饯行，就在上房明间围炉坐席，容儿伺候，两表弟兄直饮到更余方散。

次日黎明，郑大娘子即起来端正杯盘，王朴已将轿扛俱料理齐备。郑公子又敬了表兄三杯酒，不觉掉下泪来。岑生道：“贤弟不须伤别，待姑姑身体康健，你赶腊月进都也不为迟。”郑公子道：“总然母亲病好，我也不放心出门了。”岑生因到内房拜别了姑母，老婆婆含泪道：“倒儿到京，须要常常寄个信来。免得我们记念。”岑公子道：“姑姑放心，侄儿有家书回来，必先到这里请安。”说毕出来，与表弟、弟妇作辞，又赏了容儿一件绸袍料、二两银子。王朴也到里面叩头谢了，押扛先行。两弟兄一同上轿，到了郭外五里塘，岑公子下轿阻住道：“贤弟不必远送，腊尽正初我在京等你。这里诸友，俱为我道谢，匆匆不及遍辞。”郑公子点头洒泪而别。

不表郑生回家，却说岑生取路投江浦县来。冬寒日短，到得县城已是日西下了。客店原来这成公立下法度，凡有官商行旅下店，都要问明姓氏来历，打报条到县，以备查考。这店家见岑生光景不同，问了王朴来由，不敢怠慢，即往禀报。这时成公正在书房与幕友相商交代之事，见了报单，知是自己举荐的门生，心下大喜，立刻着家人前往相请，务必将行李搬进衙来。

却说岑生原要次早禀见，正待解装歇息，不料家人持帖来请，岑生道：“只恐此时进谒不恭。”家人道：“家爷在衙立候岑父，说岑爷若不去，家爷即亲自到来相请。”岑生见来意谆切，因道：“既如此，你请先回，我随后就到。”这家人又与王朴说知，将行李仍复上扛抬进衙来。岑生仍坐小轿。进得县门，见仪门大开，成公已打点出堂相迎，一见岑生如亭亭玉树喜动颜色，也不教打恭，一把手拉进暖阁，直到书房里来。岑生口称“恩师”即倒身下拜。成公拉住道：“前者虽有此一荐，然未成就。今日是皇上的特恩，何敢居功？”岑生道：“门生若非老师何以得此？今老师如此说，竟是见弃门生了。”成公听说，因仍以师生礼相见坐下。岑生道：“本当即来叩谢老师，一者未知圣意，二者又恐涉于私谒，且为家间无人恐老母倚望，因此匆匆回寓。不料今蒙圣恩不加谴责反锡恩荣，只恐绠短汲深，不能胜任，还求老师指示周行。”成公笑道：“以贤契的才华，正堪当此，何必过谦？前日在省与徐老师相会，问及贤契，方知寓浙情由。后来部咨一到，我计算贤契不日定然到此。”因问：“几时见的院台？”岑生道：“十八日往见，蒙院宪十分见爱，次日即发咨文催促起程。当日又蒙留饭，坐间说起老师许多德政，因太仓系沿海要地，借重老师干才经理，并说殷将军也是老师荐拔，今得同事一方，崇明一带可以高枕无忧。”成公道：“虽蒙两宪提拔，其实不胜繁剧。可惜贤契到省迟了

数日，不得相会殷君。前日他因公事来见院台，就匆匆回太仓去了。”说话之间就摆上酒碟来，成公道：“草酌三杯，莫道简褻。”一面吩咐家人管待王朴酒饭。饮酒中间，成公因说起场闹之事：“见了贤契的卷子真是金声玉振，当时荐了上去，不想汪公十分执意，几与顾公争竞起来，亏得院台一语解围，又显扬了贤契的名望。但到京时还当一例往谢，不可分别彼此。”岑生道：“谨当遵命。”当晚师生叙饮至夜深，即在书房安歇。岑生道：“今日见过老师，明日即禀辞起程。”成公道：“贤契荣发本不当迟，但既到此，明日还屈留一天，后日即当送行。”岑生见成公情意周致，不敢再辞，一宿无话。

次日岑生取出两端金缎、两端湖绉，送成公收了。早饭后，成公说起殷勇获盗得功之事，岑生道：“昨日院台亦曾进起，这刘公的胞弟刘电却与殷将军结义在先，后来他往山东搬柩，因与门生相遇，也曾结为兄弟，其英雄气概亦不在殷将军之下，老师可惜不曾相遇。”因又叙说在蒋公家一段情事。成公叹道：“天下英雄不少，奇奇怪怪之事亦何处无之，总因人见闻不广便以为怪。贤契既深知其人，官场中不可不留心荐引。”岑生道：“门生虽刻刻在心，只是位卑言轻无处着力。此番进京，顺道山东，正要去见蒋公，若尚未进京，当一力劝驾。”师生畅叙，话长日短，又是晌午时候，摆上席来。成公因命侄子友德出来相见，一同陪饮。岑生因问：“师母如何不接到任所来？”成公道：“因小儿完姻，一同回家去了。况如今调了太仓，是个海疆紧要去处，倭奴出没不常，也不敢接家眷到来。且待倭寇平静，再作道理。”当下师生们畅饮谈心，十分相洽。

晚间席散，成公取出一封赆仪道：“聊作贤契途次一尖。”岑生道：“长者赐，本不敢辞，但老师两袖清风，何忍又分请俸？”成公道：“休得见笑，不过表意而已。”因问：“贤契此番长行，还是由水由陆？”岑生道：“水路虽然安逸，一者恐怕冻河耽搁时日，二来要往会蒋公，起落不便，因欲从此由水路到台庄登陆。”成公道：“与我所见一般，我昨日已吩咐家人在江口雇下船只，所费无多，直送贤契到台庄起岸，甚为省便。”岑生道：“要老师如此用心，实是过意不去。”成公笑道：“虽是穷官，尚不在此。”当夜一宿无话。

次日凌晨起来，成公早已治杯相送。岑生立领三杯，用毕饭即起身拜别。成公还要亲送至江岸，岑生再三阴步，因命侄子友德乘骑代送至江岸下船而别。正是：

宦途迎送皆常习，客里情怀有浅深。

不知岑生此去又有何事故？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六回探亲知真心劝豪杰谒相国要语授英才

却说岑公子主仆自江浦下船，一路无话，直至台庄登陆，雇了一辆大车竟投沂水县尚义村来。此时正是腊月初旬，雨雪载道，路上好生难走。这日到得村中，已是傍晚时候。至蒋府门首，门庭如故，寒暑倏更。岑生下车整衣进得门来，见那老家人在门房内向火，一见岑生便道：“岑相公来了！”即连忙往里通报，岑生也随后进来。到得厅堂，蒋公笑迎出来道：“贤侄为何冲寒而至？”岑生一揖后即道：“且见过叔祖母，慢慢告禀。”因即同到上房来。此时老太太与大娘子都出房来，岑生一一拜见过，并叙述老母记念请安。蒋公即道：“我这里自从蒋贵回来，见了你的书扎才知那侯巡按未曾离任，又将房屋封锁，贤侄母子避居湖村，知房室又小，正值三伏炎天如何住得？我们甚是记念。且贤倒又失此一科，愈令人恼闷。后来打听这对头已去，料想贤侄必然进场，及看题名录又不见贤侄的名字，究竟赴考不曾？”岑生见说，笑道：“原来老叔这里不知。”蒋公道：“僻居乡间，又不看邸报，外省之事如何得知？”岑生因将别后赴考、遇亲之事从头至尾说了一遍，喜得蒋公掀髯鼓掌，哈哈大笑，道：“奇事，奇事！不意半年之间竟有这许多事故，你如何不早寄一个喜信来？也叫我们早些欢喜。今日若非贤侄到此，还如梦梦。”

当下说话时，蒋贵已将车上行李搬进书房，车辆牲口安顿后槽。蒋老太太婆媳听了，俱各欢喜不尽。大娘子道：“大相公完了姻又做了官，真是重重喜庆。”蒋老婆婆道：“这做官做吏是他读书人的本等，不足为奇。这得遇表妹，又成了亲事，真是意想不到的喜事。也难为你那岳父母一片好心，买来肯当女儿看待。想你母亲也不知怎样欢喜了！”大娘子道：“梅姑娘算来今年也是十八岁，自然长得一发标致了。”岑生道：“他再三叫在婆婆、姆姆面前上福请安，提起这里从前恩义，便常常落泪。”老婆婆道：“也难得他不忘旧好。”大娘子又问：“如今刘三相公与雪姑娘那边不知可有信么？”岑生道：“只因这几个月事务多端，小侄在家时无多，况江西道路迢隔又无使人，连老叔的这封信也不能寄去。小侄回去时即先到许老伯那边打听，问着一个邻居老者，方知刘三哥上年也到过那里，曾留下一封书托紧邻周老人寄来，不料这周老人随即病故，这封书也就遗失，不知下落，因此南北信息不通。”说话时，小相公从学里回来，见了岑生打恭跪拜，因问：“哥哥为甚不同了我姆姆来？”岑生扶起道：“小弟弟越发知礼了。”因道：“你姆姆记念得你紧，叫我带了两个绫子来与你做衣服穿。”小相公道：“我也记念姆姆，只是没东西送他。”大娘子笑道：“姆姆也不稀罕你送东西。”岑生因问：“苏家妹妹如何不见？”大娘子笑道：“他在房里听你说话哩！”因即叫出来与岑公子见了礼，因问干娘康健，岑生道：“母亲甚健，时常记念贤妹，叫我问好。”

这时蒋公已吩咐收拾便饭，就在上房明间坐下。王朴也进来磕了头，这边

蒋贵、元儿等都来与岑公子磕头请安毕。蒋公因天气寒冷，先叫元儿斟上酒来，蒋公父子相陪，老婆婆与大娘子俱在旁边坐着说话。蒋公道：“贤侄虽不曾中式，如今却胜如中式多矣！只是在京作官又要与那对头相遇。”岑生道：“老叔不知，这人又出来做了登莱巡道，偏偏丈人又在他属下，恐知情迁怒，真是一桩可虑之事。今晚小侄修下一封书，托老叔宽便寄去更好，不然专差前去亦可，只不知此去登州宁海有多少路程？”蒋公道：“此去登州约有一千余里，这书却不难寄去，我与本省提塘最相好，托他从塘报上打去，数日便可到了。”岑生道：“这却甚好。”饮酒之间，岑生因问：“不知老叔几时进京？”蒋公道：“且不必言，待贤侄荣升大位，我再出去未迟。”岑生道：“老叔何出此言？小侄此来实是要请老叔一同进都。”蒋公笑道：“尚有两个多月，再作商量。”岑生因说起：“见操江程公时，小侄曾备说老叔的英雄，程公十分赞叹，再三叮嘱小侄劝驾。”因又将刘云江岸遇盗却得殷勇相救一段原由说来，大家十分欢喜道：“天南地北，偏有这般凑巧的事。”蒋公道：“刘贤侄眼力果然不错，当日与他萍水相逢便成结义，却如何想到日后就救了他哥子；这殷兄也不想就因此得了功名：可见凡事皆有定数。当日点石禅师曾说他‘令兄有难，得遇救星’，如今这话已是应了。”岑生道：“老叔既信服禅师，独不记得与老叔说的言语？”蒋公道：“且自由他。”岑生道：“老叔若真正不行，不是小侄狂言，到都适遇机会，决不使老叔英雄埋没。”蒋公道：“贤侄勿存此念，我其实无意于此。且等你兄弟大来，你照管成全他罢！”岑生说来说去，蒋公只不点头，岑生因对老婆婆道：“你老人家若劝一劝，老叔无不遵依。此番若会试不上，侄孙以后就不再相劝了。”老婆婆道：“他太约是因为我有了年纪，你兄弟又小，家中没人料理，因此无心去会试。如今大相公这等苦劝，同去走一道也罢。”蒋公笑道：“总然要去，不但家事要料理料理，且还要在本县起文，到院领咨，耽搁时日。贤侄却不能久待，且请先发，我到正月望后起身亦不为迟。”当下蒋公叫取大杯对饮，直到起更后才散。

回书房，岑生就于灯下写了一封书，封好才睡。次日一早起来，取出送蒋公的两匹贡缎、两匹绉紬，老婆婆、大娘子俱是一套缎子裙袄，小相公是两匹色绫，苏小姐是大红绘绸袄料一端、水绿裙绫一匹，亲自抱了进来，道：“这是母亲送的。”此时老婆婆尚未起来，蒋公夫妇道：“如何又要贤母子费心！”岑生道：“不过千里鹅毛之意，值得甚么？”蒋大娘子笑道：“姆姆送的，谅来都是要收的了。”因叫丫头都搬进房去。岑生道：“小侄今日就先起身，明年正月当在都门专候。”蒋公笑道：“直如此紧急，我已吩咐车上包他几天草料，贤侄总不能久停也当屈留三日。”岑生道：“老叔吩咐，敢不从命

？只因岁内为日无几，且雨雪泥泞，只好破站而走，须赶封篆前到得都门才好。”蒋公道：“既如此，只留今日罢了。”岑生不敢再辞。当日叔侄谈说往事，如同昨日。午间设席相待，正是欢娱日短，不觉又过了一天。晚间蒋公送了二十两赉仪，岑生推脱不得只得拜领，又赏了王朴二两银子。

次日一早，行李俱已装好，岑生将书交与蒋公，又再三相订：“正月下旬在都准候。”蒋公点头笑应，又将大杯劝了岑生几杯，以解早寒，因道：“都门寒冷更甚，且内阁值班俱在五鼓以前，贤侄切须保重身体为要。”岑生领命，当下一一拜别。蒋公一直送出村口，看岑生上车而去。这边蒋公将所留之书即日加封，着蒋贵送与提塘转寄宁海不提。

却说岑生主仆二人一路逢村过镇，人烟辐辏。正是：荷担携筐人络绎，想因都为过年忙。只为道路难行，直至腊月二十日才进都门。暂在客店卸了行李，打发了车脚，就命王朴打听阁部程公的寓处，却在东华门外居住。因备下手本，将操江府报并咨文安放一处。

次日一早，整顿衣巾，留王朴守寓，雇了一辆轿车，径投程公寓所来。到得相府门首，见有许多官吏伺候禀见。岑生下得车来，就有值班人役过来查问。岑生道：“有江南少老爷那边府报，要禀见相公当面投递的。”因将手本交与班役。这班役听说是少老爷处来的，即便传禀进去。原来程公朝罢才回，在书房少歇，禀见官吏尚未传见。掌家先将岑生手本传进，程公接来一看，上写：“新授中书载晚学生岑秀谨禀”。程公微笑道：“是他来了。”因问：“是冠带来的，是巾服来的？”掌家道：“是巾服来的。”程公道：“请他进来。”掌家传出：“有请！”

岑生即随着进来，看见里边堂宇巍峨。转过东侧门，便是书厅。岑生见程相国在里面站起身来，体貌魁梧，须髯苍白、年及古稀，精神矍铄，真是当朝宰辅、内阁儒臣。岑生上前参见，程公举手着左右扶起命坐。岑生告坐，在下首用过茶。岑生将府报双手送上，道：“这是老师那边赉来的安禀。”程公接过，拆开看毕放在几上，道：“小儿前已有书到来，道及年兄大才，今在内阁办事，正好借重匡襄。”岑生打一恭道：“载晚诸凡不谙，正要求老太师垂慈教导。”程公道：“咨文可曾投递？”岑生道：“已带在此，尚未投递。”程公对掌家道：“你取我一个名帖，把咨文送到吏部常爷处，就烦知会礼部，以便明早随班谢恩。”家人答应去了。程公道：“年兄来得恰好，明日正是新春，又值封印，皇上御文华殿受朝，你正好同选补官员列名谢恩。不知你冠带可曾端正？”岑生道：“载晚昨日才到，一切未曾制备。”程公道：“不难，这冠带、袍靴俱有现成制卖的。价值虽贵，物料精工，只要拣身材相称的购买，甚是容易。”因对掌家道：“岑爷初到京中道路生疏，你着班役去取套顶好

的青袍银带、冠帽朝靴来试穿一穿，相称的买一套就是了。”因对岑生道：“且请少坐，就在此便饭。”程公步出外常，吩咐传外边官吏进来，一一会话毕，随进书房来坐下。因道：“明日五鼓前，同选补各官在朝房演礼，若只在午门谢恩便无事了。但你是特授人员，恐皇上一时要召见，须随着礼部仪制官从容朝拜。倘有所问，奏对须要详明。我看年兄器宇深沉，谅无差错。只是天威咫尺，初次朝见，未免耽心。”

说话时，外面已取了几套冠带袍服进来，岑生试了一套合式的，道：“不知该多少价值？明日好取来还他。”掌家道：“叫他外边开价值进来，谅也不敢多开。”将不用的仍退了去。程公因问：“如今寓所在何处？”岑生道：“暂住客店，相离甚远，正要寻一个寓所。”程公道：“内阁办事，不便离远，须在左近才好。”因问家人，“附近可有房屋？”家人禀道：“这左侧却有一所现成房屋，原是御史金爷住的，如今金爷放了外任搬去不久，房间甚是雅致。岑爷若要赁住，倒是极便的。”程公道：“你少刻就领岑爷去看一看，若合式就赁下了，早晚相见到也近便。要用家什，这里暂取去使用，慢慢再置。”当下就留岑生便饭，座间又教导了许多礼数，因道：“年兄才学虽富，但这制诰体格必须经练，阁中现有成卷可以查看，庶一时应诏，不致仓卒。”岑生道：“自当谨遵掺习。”当即用毕饭，又坐话移时。程公见岑生应对如流，且从容闲雅，心内甚喜。当下岑生告辞起身，就有两个长班伺候，将所制冠带靴袍包袱停当，安放在车。程公道：“明日五鼓前须在朝房伺候，不可迟误。”又送了几步，因着家人就同去观看房屋。

这家人就一同出来，岑生道：“着实有烦，容当后谢。”这家人道：“岑爷是少老爷那边来的，不比别位，理当伺候。”一面说话，已到了这赁房门首。却离相府不过数武，临街一座墙门，里边倒坐二间，中间一个院子，左边两间厢房，正面客位三间；后边又是一个院子，正屋三间，左右厢房各二间；后边还有一个空院，几间下房，足够居住。说定了每年房金十六两，四季交付。岑生就着一个长班在这里管理裱糊糖粉。当下谢别了家人，一个长班跟着，坐车回到店中，料理齐备，早早安歇。

到四鼓，即起来盥洗，整肃冠带，长班跟随到便门外下车，径往朝房中来。此时选补各官将次到齐，一同演礼，伺候谢恩。原来那吏部接着咨文，又是内阁相托，不敢迟延，即发与文选司官知会礼部。这岑秀是特授人员，因列在本日谢恩各官联名单之首，虽是遵循成例，若非相国吹嘘，那吏、礼二部投资引见未免要费许多周折。正是：

不因黄卷经三试，安得青云到九重？

不知岑生如何引见？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七回试金殿犀管落珠玑扰海疆倭寇为狼狽

却说岑生次日四鼓即起来盥洗，整冠束带，长班跟随，一直至东便门下车叔行，从端门至午门外，见朝房里有许多补选官员在内。长班至谢恩班内演礼伺候。

这日系辰时立春，巳时封印，皇上平明御文华殿受朝。王公大臣文武各官依例朝贺毕，吏部尚书将本日选补谢恩文武各官职名清单跪陈御览。皇上看第一名即是特授内阁制造中书岑秀职名，因顾阁臣道：“新进小臣，不知他才品，可带领到谨身殿引见！”皇上还宫，各官朝散。这些内阁官员也有替岑秀耽扰的，也有替岑秀欢喜的，议论不一。当时诸阁臣将岑秀传入内阁中来，岑生一一从容参见。首辅高公因问：“年兄青春几何？”岑秀欠身道：“二十岁了。”高公道：“有诸内必形诸外，外貌如此雍和，内才必定渊博。但皇上顾问，必须从容奏对，不可急促。倘有一时不能应旨之处，不妨直奏容退后进呈。”岑生道：“谨遵台旨。”这是高公见岑生年幼，惟恐皇上有面试之处上一时不能应旨，因此预先教导，却是一番美意，殊不知岑秀天性敏捷，倚马万言，全不以廷试为难。

不及一时，内监传旨出来：宣阁臣带领中书岑秀引见。当下岑秀随着阁臣到内庭来，但见重重宫阙巍峨，处处天香缭绕，四阁臣先进谨身殿覆旨，内监传旨宣岑秀到玉阶俯伏陈奏：“小臣岑秀，现年二十岁，系南直应天府府学生员，本科文卷字样误犯，蒙圣恩不加谴责，恩授内阁制造中书，恭谢天恩，”三呼朝拜已毕。皇上在御座见岑秀美如冠玉、气度从容，圣心光自欢喜，因顾阁臣道：“看他外貌安和，胸中必有学问。今元朔在即，试他一道郊天表章，问他能否？”内阁传旨下来，岑秀奏道：“乞赐纸笔，愿草呈圣览。”皇上见他并不推辞天颜甚至，即命内监取短桌一张放在阶前，赐他席地而坐。当下内监取过松烟、端砚、玉管、金笺，一时齐备。此时四阁臣都力他担心，但见岑秀不慌不忙，一面磨墨一面构思，拈笔在手，洒洒而下。不及半时，已草成一道四六表章，奏请录正呈览。皇上见他挥毫敏捷已暗暗称奇，但不知文意如何？传旨不必誉正，即命内监将草稿取上御案观览，但见字字龙蛇，行行珠玉，铿锵金石之音，正大堂皇之体。览毕，递与阁臣道：“难得！难得！即着照此誉用。”四阁臣得览一遍，一同俯伏奏道：“恭贺皇上得此英才。”奉旨：仍着阁臣随事指教。即命内监将所用文房四宝尽行赏给，岑秀又谢了恩，随着阁臣出来，都与岑秀道喜说：“不但圣心甚喜，我等也得藉匡襄。”岑秀道，“金伏诸位老太师教诲。”当下一同出了午门，各归府第。

岑秀却随了程公回寓，将所该冠带银两并先付两季房金尽交掌家还给，以便择日搬移。岑秀重又拜谢程公的提携嘘植。程公道：“不知年兄有如此捷才

，可敬，可敬！但此番廷试后，将来应诏之事不少，当分外留心。”当即留住早饭，后着长班领往内阁衙门大小各官寓所拜谒，又往谢吏、礼二部，并拜谢汪、顾二公。从此岑秀在内阁办事。凡有诰敕，俱是岑秀提笔，无不称旨。同僚各官见岑秀才高学广，且和蔼春风，因此莫不敬报。一时名重，求诗文者络绎不绝，虽然举手之劳，却也应酬繁冗。这且表过不提。

却说此时正当倭寇作乱之际，海贼汪直、徐海勾连倭首赵天王分道劫掠。沿海台、宁、嘉、湖、苏、松等处同时告警。总制黄公飞檄各汛严谨堤防，调吴淞总兵官王嘉楨、游击殷勇、署参将耿自新、守备董槐督兵分驻海口要道，昼夜严防；又调副总兵陈奇文领精骑三千，四路救应。那汪直羽党毛海峰贼众数千，结连赵天王倭寇万余，分道劫掠海盐、平湖等处。毛海峰聚众盘林，分为三屯。赵天王聚众洲山，分作四屯：赵天王自居前屯，赤凤儿居后屯，就地滚江五与郎赛花居左屯，混江鳅江七居右屯。诸屯相离一二十里，与毛海峰为犄角之势。浙抚胡宗宪飞檄饬令镇守平湖都指挥使任彦督本部兵进剿。

任彦即令指挥同知汪龙、都佥邹吉率步后一千殿后，自同千户林中玉率马兵五百、步兵三千在前。一声号炮，马兵五百各执长枪，步兵随后，直冲前屯。赵天王见兵马冲来，胡哨一声，倭兵分两下散去。官军并力前进，正待分兵追袭，只听倭屯螺壳之声竞起。后屯赤凤儿率倭婆三百、倭寇千余，喊声动地，蜂拥杀来。赤凤儿金冠雉尾、锁甲雕鞍，使两口雪亮苗刀，跨一骑火炭劣马，飞奔杀来。任彦急挺长枪敌住，未及十余合，抵挡不住，拍马往斜刺里就走。马兵无主，不战自乱。千户林中玉见赤凤儿追赶任彦甚紧，即拍坐下马，拈弓搭箭，觑得亲切，一箭射去，喝声“着”！赤凤儿听得背后弓弦响急扭回头看时，躲闪不及，正中左臂，几乎堕马；即兜马翻身，右手暗发一金镖打来，光华到处正中林中玉的肩窝，翻身落马，幸得左哨把总何英并力救去。又听两势下喊声大起，却是赵天王领倭兵从两下合围拢来，把官兵围得铁桶相似。

正在十分危急，幸得后军汪龙、邹吉兵到，杀入重围与任彦、何英并力杀出，林中玉带伤而走。正在浑战，又听螺声四起、喊杀连天，江五、江七领左右两屯倭兵蜂拥杀至，复将官军围住，邹吉正遇郎赛花拍青骢马、挥日月刀杀来。邹吉欺他是个少妇，舞刀相迎。交马数合，郎赛花卖个破绽，让邹吉一刀砍入怀来，他将身闪过，把左手的刀逼住邹吉，右手的刀早飞起，当头落下，“铮”的一声连肩带头破于马下。官兵大败，自相践踏。汪龙、任彦、何英不敢恋战，并力突围而走。倭奴随后赶来，势甚危急。

忽听东北上炮连天、喊声动地，一彪人马如飞云掣电而来，却是嘉镇总兵褚飞熊闻平湖大战，率精兵三千来救应。官军见有了救兵锐气复振，三将复翻身并力杀回。褚飞熊拍马舞刀当先杀敌，正遇混江鳅江七使镔铁棍敌住，未及

十合，江七抵架不住拍回马就走。诸飞熊随后赶来，不防郎赛花瞧见，急取弹弓，一铁弹飞来正中褚飞熊金盔，打去了半边凤翅，吃了一惊，勒马不赶。

这一场大战，倭奴被马军枪挑、铳打、冲踏、死者甚众，不敢迎敌，又听胡哨之声，回下散去。时天色已晚，官兵亦不敢进逼，鸣金收军。计点将士：邹吉阵亡，林中玉带伤，步兵折去三百余人，带伤者甚众；计斩倭首一百八十级。褚飞熊与诸将计议道：“倭奴狡猾，今小负即散，必有暗算，不可不防。”传令各营饱餐战饭，拨鸟铳手四百名、弓弩手一千二百名伏于营侧；把人马分为八队，四下埋伏；营中虚设灯火，仍传更点，只听中军号炮一起，鸟铳，弓弩齐发，四下杀出断他归路。众将遵令，各自准备。

却说倭奴四散归屯，江五来与赵天王计议道：“今日他若无这支兵救应，直叫他片甲不留。料他见我们四散而走，今夜必无准备。我们一面速去关会毛海峰，叫他连夜进兵截杀，我们半夜里前去劫营，包管大获全胜。得胜后乘势袭取平湖、海盐、进攻嘉、湖，叫他四下救应不迭。”赵天王大喜，当令倭奴饱食严装，准备劫寨；却派赤凤儿领一支兵在后，恐有不虞，以便救应。到了三更时分，衔枚直进。到得营前，见营中旌旗不整、灯火明灭，以为中计，一声胡哨，杀入营来。谁知并无一人，却是个空寨。赵天王道：“莫非连夜都逃去了？”江五道：“必有诡计，可传令后军速退。”正说间，忽听中军一个人炮飞起，各处灯球火把齐起。霎时间火光烛天，喊声动地，马步官军四下杀来，鸟铳如星，弩箭如雨，大刀阔斧着地卷来，杀得倭奴叫苦不迭。江五夫妻同江七招呼赵天王率领倭奴突出火林，往盘林奔走。官兵随后赶杀，幸得赤凤儿这支兵来救应，倭奴且战且走。

到得天色渐明，倭奴正在困竭，忽听前面喊声大起，赵天王道：“倘是官兵，我等休矣！”江五道：“必是毛海峰的兵到了。”正说时，果见前面一片皂旗盖地而来，却是毛海峰率马步贼兵二千余人杀到，见赵天王被官兵追至，放过赵天王，当先抵敌。这边倭兵又乘势杀回。官兵追杀了一夜，人马困乏，见倭奴已有救应，就按住不追。褚飞熊令弓弩手当先射住阵脚，倭寇亦不敢前逼。毛海峰与赵天王众人商议：“此番不利，今日且暂屯在此，暗传号令，待晚间悄悄退回盘林，袭出捍海，再图后举。”计议已定，屯中依然传更喝号，挨至三更时分，尽行遁去，仍从捍海出口，分屯附近岛屿。此后常从各处海口左出右入，不时骚扰。次日官兵见倭奴连夜遁去，因收兵各回汛地。邹吉阵亡，申院题补。

话分两头，却说刘云自从丁艰回来，治表之后，一面发书托本县邮寄江浦成公，并致殷弟；一面即专差持书往大庾县去接许公。谁知金必显又以不胜繁剧调了抚州府崇仁县简缺，已挈眷而去。专差回来告知，雪姐十分惆怅。大家

劝慰道：“既有所在，便可差人去接。”因此挨过残冬。到得次年春间，接着江浦成公回书云：“得信后，即关移邻境严缉凶徒，并无踪迹。惟殷三弟得了大功，已实授太仓游击，有书请安。”弟兄看了，十分欢喜。刘电向雪姐道：“你殷家哥哥剿倭有功，如今已做了游击将军，又娶了一位有才智的嫂嫂，你道好么？”雪姐听了，又喜又悲，喜的是义兄显达，悲的是干母惨亡，凶徒无获。刘云道：“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岂有杀人强盗没个报应之理？”其时正要差人往崇仁去接许公，不料这刘老太太生起病来，日甚一日，弟兄甚是着急。雪姐与两个嫂子日夜服侍，雪姐衣不解带了两个来月。延医服药，直到秋初才渐渐好来，况是有年纪的人，病久了一时不能平复，慢慢将养了两三个月才渐渐康健。刘云又经写书托本县邮寄崇仁去接许公，亦无回信。

不觉又过了残冬，复交新岁。二月初间，刘云观看邸报，见上面有：“南直应天府学生员岑秀奉旨特授内阁制造中书”一条，因与刘电观看，道：“这岑秀莫不就是你山东结义的这位么？”刘电道：“却又奇怪，若说应天府学生员岑秀，便是他无疑，如何不由正途，却又特授了中书？报上又没有题出如何实授的缘故，却令人不解。”刘云道：“应天府学生员岑秀，谅没有两个，必是他无疑。这特授中书的缘故也容易打听。”刘电又与雪姐说知，心下十分暗喜，及到三月内，又见邸报上成公升了太仓直隶州知州，弟兄心下大喜道：“这不是他弟兄们到同事一方了，直是难得！”到得五月中，弟兄服满，就在本县报了起复文书。刘去因与兄弟商议道：“待等省院咨文下来，兄弟就好与我相同进京。一来路上免得我独自耽心；二来好顺道探访岑、许两家消息，又好到省觅便寄书与许丈；再此番兄弟便好往山东完娶了亲事。待我得了缺，看地方远近再接取家眷。却不是一举数便？”刘电道：“哥哥所见极是。如今且先同哥哥进京，待得了缺，兄弟再往山东就亲。”刘老婆婆道：“你们自然先到山东，你哥哥与你料理完了婚事，然后你哥哥先进京去候补。你等满了月再进京不迟。”雪姐道：“两位哥哥去时，我还有些自做的东西寄与岑家姆姆并蒋老婆婆、大婶婶、苏家妹妹的，须与我带去。”刘电笑道：“这送岑家姆姆的东西是贤妹切己的，为兄自当与你致到。”雪姐也笑道：“苏家妹妹的东西是哥哥切己的，一发该致到的了！”老婆婆也笑道：“这都是你们切己的事，不消说得，只是我这个女婿怎得入赘来才好？”刘电道：“岑家兄弟若在京做了官，还要告假才得回来。如今倒还有一件事甚为不便。”大家问道：“何事？”刘电道：“这梅嫂子前者送了妹子到来，如今若待送他回去，路上又恐不便；若不送去，恐他两老口儿两下牵肠挂肚，却不是一桩难事？”梅嫂听了笑道：“不用三相公费心，我在这里，老太太、两位娘娘、姑娘待我如同亲戚，在家在此总是一般。我情愿服侍姑娘在一处，明日待姑娘完姻时，一

同回去不迟。若三相公见了我家老头儿，叫他不用挂心。”刘大娘子笑道：“梅嫂子说得且是宽心，不用我们替他干着急。”说着，大家都笑了。当下商量已定，只等咨文下来。二面整顿行装以及行盘过礼、头面首饰、绸缎绫罗等件，逐一制办齐备。

到得六月中旬，咨文到县。本县又请酒送行，亲朋相饯，都不在言表。择定七月初二日起程。至期拜别老母、眷属，带了两个家人，刘霖送到江岸下船而别。两弟兄不日到了洪都省会。此时已知道岑秀做中书的原委，因又置办了些什么土宜要用之物，即找寻不出抚州寄信的便人，因写下一封书托交藩司吏科，觅便寄崇仁县金公衙署。省中事毕，即开船出鄱阳湖口，走长江顺流而下。正是：

原从锦绣丛中去，岂料兵戈队里来！

不知刘云弟兄又遇着何事？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八回重义气千里冒凶锋救急难一身冲险隘

却说刘云弟兄二人这日到了南畿，停船在龙江口。刘电即着家人雇了一乘小轿，一直往岑公子家来。到得门首，见门上虽无官府封条却仍然关锁。因访问邻居，都道：“如今岑公子与老太太寓居在湖州碧浪湖村，他如今已奉职特授了内阁制造中书，冬间部文下来催他进京做官去了。他老太太没有同去，还在碧浪湖居住。闻得他入赘在一个乡宦人家，因此不搬回来。如今这里房子县里已奉文退还，不是官封的了。”刘电又问：“这入赘的话，查是真公？”这邻居道：“听得他这里的朋友人人传说，自然是真的了。”刘电又问：“不知此去碧浪湖有多少路程？”邻人道：“近得紧，进了京口，从内河坐船不过三天两夜就到了。”

刘电问了备细，谢别了邻人，仍坐轿回船，于路思道：“这入赘之说若果是真，却置雪妹于何地？”这事必得亲往碧浪湖去走一遭才知细底。算计已定，回到船中一一与兄长说知，道：“此去碧浪湖不过三天路程，弟当亲自一往，哥哥竟先往台庄。弟去了回来，就顺道再往许丈家一访，星夜赶赴台庄，算来总不出半月之外。哥哥到了台庄，也不过等待我五六天便到。”刘云道：“是便是，只是我受过前番惊恐，实怕独行。你须速去速回不可耽搁。我从荻浦一带沿河等你，到处码头贴下招知，省你查问。倘或赶不及，总在台庄码头左右寓所等你。”刘电应诺，当下只收拾了一个小小被囊并送岑母的物件，一包另碎盘缠，随身箭衣鸾带，挂了那口防身宝剑，却要另雇一只小船前往。看这沿岸一带停泊的大小船只颇多，问时都怕下河一一倭寇作乱，不敢前去。内中有一只小船，钻出一条大汉来看了刘电，问道：“客人要往那里去？”刘电道：“往湖州碧浪湖村去。”那汉道：“如此，坐我这小船去罢

！”刘电道：“我有紧要事，须星夜前进，这小船甚好。”因说定船钱，随辞了兄长，叫家人将被囊取过，催令开船。这边刘云先往台庄不提。

且说刘电所雇这个船户姓文名进，年方二十有二，生得身長力大，铁面剑眉，细腰阔膀，原是京口人氏。与人赌力，双手曾举起舂米的大石臼。与殷勇家前街后巷，只隔里许，常相认识。后来闻殷勇发迹，几次要去相投，图个出身，只为母亲年迈不能放心只得宁耐，日逐驾这只小舟营生，供养老母。曾有海线奸徒来勾引他入伙，他立志不从。今日见刘电雇他的船只，看他状貌非常，心中暗想：“这客人倒像是个好汉，不知他胆量如何？”因一面摇着橹一面说道：“客人往碧浪湖去，如今那里听得正是倭寇作乱的时节，来往客船都不敢乱走。客人必要前去，倘若遇着倭寇如何了得？”刘电道：“你若如此胆怯，就不该雇船与我了。”文进寻思道：我去试他，他反过来试我了。因道：“我却不妨，这只小船又无货物，随处可避，只恐客人耽心。”刘电笑道：“我随身也只剩一口利剑并无别物，不必你心焦，只顾放心前去。那倭奴料没有三头六臂，倘若遇着了时，却是他晦气，好叫他饱我的利剑。”文进道：“那倭奴来时成千累百，客人总有本事，只怕单拳不敌四手。”刘电道：“即有千百倭奴也不在我心上，你请放心莫怕。”文进道：“原来客人有如此本事，倒是小人失敬了。”因说起：“我邻里有个殷勇，因为拿了一起大盗，救了一个过路的官员，因此就得了把总。后来又剿倭有功，如今现做了太仓游击将军，我几番要去投他图个出身，因为有老母在家不敢远出。”刘电听了大喜道：“你原来与殷将军相识，你却不知我与殷将军是结义弟兄。他所救的那官员就是我的胞兄，方才那大船内的便是，因从山西任上丁艰回家，在这里凉山地方遇盗得他相救。如今我因有事在身，不得前去会他。你若有志上进，我写一封书与你去投他，再无不重用你的。只不知你可有些本事？”文进道：“船傍这根竹篙便是小人的家伙。相公若有用我外，也可助得一臂之力。”刘电笑道：“这根竹篙能有多重？如何算得家伙？”文进道：“相公请举一举，轻重如何？”刘电因取在手中掂了一掂，道：“去得，去得！”原来是个铁心攒竹的篙子，道：“你有这般勇力，岂可埋没在这篙工队里？我此番原是往碧浪湖探望亲戚，随即就要转来。你何不禀知你母亲相同我去？与你做个朋友，包管你有个出身。只不知你家中还有何人？”文进道：“家中还有一个叔伯哥子同居，也是与人驾船度日，只可自图衣食，不能顾我。”刘电道：“既有这个哥子同住便好相托，至于你母亲的用度都是我与你安顿。不知你意下如何？”原来文进心中只存念着一个殷勇，又不知刘电本领性情如何，一时不敢承应。因答道：“承相公一番好意，且待回来与老母商量。”刘电笑道：“我知道你心事，只恐我萍水相逢心口不应，不敢倚托。这也难怪你，且到回来时再处。万一

你母亲不愿你同去，我留下一封书与你去投殷将军。他那里正是用人之际，也可图得事业。”文进见刘电说着他心事，因道：“只恐老母不依，小人并无别意。”

说话间，风水顺利，已过金山。此时因倭寇作乱沿江都有汛兵防守，过往船只到了京口盘诘甚严。刘电小舟进得下河，只听得上来船只与两岸行人纷纷传说：倭寇又进海口，沿途杀掠，已过嘉、松来了，官兵打了几仗不能取胜，如今分道截劫客船，下水船都去不得了。刘电听了，心中埋怨岑秀：进京时如何不奉了老母同去，嘉、湖地界相连，岂不受倭寇的惊恐？心头着急，促令文进不分昼夜兼程而进。到得震泽地方，只见民船拥塞而上，号哭之声不绝。刘电喝问，都说：“倭寇正在九里塘截杀，客船不要前去。”刘电惟恐岑家遭难心火如焚，自己帮着鼓掉，如飞直进。只听前面喊杀号哭之声震天动地。原来这倭寇数千乘夜突入鹤颈塘，袭攻海盐城不克，便分为数支沿河杀掠而来。所过村镇，焚烧劫杀，惨恶异常。驻防官兵有相拒青却寡不敌众，胆怯者望风而逃，以致倭寇流更甚：分屯沿海白沙湾、柳坞等处，出没自由，来往民船尽遭劫掠。只恐官军截断归路，却不敢轻过对岸，以此湖郡一带不遭其毒，已是惶惶震动。这日正值一队倭奴约有数百，邀截河道，抢夺船只，把上下客船二百余号赶入九里塘来，惟空载小船多得逃脱，凡有载大船便逐船杀掠。这时正值刘电小舟飞到，见前面船林立，喊哭震天。刘电道：“见死不救，义勇安在？”回顾文进道：“小舟不堪施展，你若有胆量，跟我上大船杀贼！”文进答应一声，把小舟直钻入船林里来。刘电瞥见一号大船桅杆上有“太仓州正堂”旗号，大惊道：“莫非正是哥哥结义的成公？却如何在此？”因掣剑在手，涌身一跃，便从后梢上了这大船。探身入来，只见梢舱里男妇数人抱头大恸，只叫“饶命。”刘电道：“我非贼寇，不得惊慌。”因见前舱有六七个倭奴正在抢夺行李，刘电大喝一声，剑起头落，连剁两倭。众倭出其不意，一拥出舱。刘电复刺倒两倭，其余奔出船头，又被文进在船顶上用攒竹铁篙戳下水去。各船上倭奴看见大噪起来，霎时聚集，四面来攻。刘电舞动宝剑如一道练光罩体，只因船头窄小，不能踊跃。倭奴稍近前的，便剁下水去。文进在船顶上轮起丈八长篙左旋右转，倭奴不敢前逼。

正在相持之际，只听东北角上炮火连天，倭奴忽相惊顾。原来却是驻扎乍浦海防兵备道雷信与海盐城守都司万士雄督官兵千余水陆并进。这万士雄却是一员勇将，倭奴两番攻打海盐都被他杀退。其时因兵率不多只好保守城池，不敢远战。却是雷兵备见倭奴肆毒切齿痛恨，因尽率本标防兵五百名，飞檄知会万都司合兵进剿，已杀退两处倭奴，又从这里杀来。其时群倭正聚攻刘电，忽见官兵杀到，胡哨一声，都弃船登岸前来迎敌。这边官兵火铳在前，弓弩继后

，倭奴抵挡不住，夺路向白沙湾一带，招呼各屯，仍从鹤颈塘遁去。官兵奋勇赶杀了一程，因无后继之兵，且海盐、乍浦俱系要地，因此不敢穷追，仍收兵各归本处防守。

彼时刘电见官兵得胜，因恐若事，便不向前。但见这些客船上，也有被劫一空的，也有被杀害的，也有妇女被淫污的，也有畏惧投水自尽的。倭奴虽去，尚听号哭之声不绝。刘电正要动问本船客人姓名，只见船头里钻出四五个人来，却是家人、水手。舱中走出一个少年，向船头倒身便拜。刘电急忙扶起，因问：“足下贵姓？”这少年道：“小弟姓成，家君现任太仓，因同老母、贱内、兄弟由浙江前往任所，谁想在此遇着倭寇。自分丧身，不料得遇恩人相救，真同再造！”刘电听了，哈哈大笑道：“真是有缘！”因先令家人、水手将四个倭尸擗入水内，把血迹拭除干净，却得了数口精炼苗刀，都交与文进。因向舱中对成公子道：“我姓刘名电。家兄刘云原任山西曲沃知县，丁艰回来曾在令尊原任江浦地方被盗，得遇现任太仓游府殷将军相救。家兄在令尊署中住有月余，因与殷将军三人结为兄弟。今因服满同家兄进都候补，我因绕道到此探亲，不想得遇足下，岂非有缘？”成公子道：“如此说，是叔父行了。”复又下拜，道：“请问叔父如今往那里去探亲？”刘电道：“就在碧浪湖，离此不远。”因道：“公子到署，为我愚弟兄致意令尊，并殷将军：说他令妹现在我家，不必挂念，日后再图相会。”因顾文进道：“你若要往太仓，岂非顺便？”成公子因问：“这位壮士尊姓高名？”刘电道：“这就是我所坐船主，姓文名进，胆勇过人，与殷军却是邻里。他将来正要去投他图个出身，公子去时可先为他道及。”成公子道：“极承壮士相救，正要图报，岂敢有忘大德。”

说话时，成夫人领着媳妇并一小公子同出外舱来，道：“多感恩叔相救，欲屈驾同这位壮士前往任所不知可否？”说着即叩拜下去，大娘子与小相公俱在后拜谢。刘电即忙还拜，道：“却是老嫂，如何敢当！”成夫人道：“若非恩叔相救，一家性命已是呼吸不保，如今只算是再生了。”拜罢起来，刘电道：“家兄原要往太仓一望大兄，因领有咨文不便耽搁，今先往台庄相等。我因探亲到此，已订定往返日期，即要赶到台庄，为此星夜攒行不能耽搁。将来俟家兄起补，若得江南之缺，便相会有期了。”说毕，就要相辞过船。成公子知挽留不住，因道：“叔父大恩，途路之中小侄竟不能尽一点敬意，只好容图后报。”成夫人也道：“我们母子一毫莫报，实是惭愧无地。”刘电道：“后日正长，尊嫂休如此说。”因向成夫人一揖，即过船而去。成公子还要谢文进时，舟如箭而发。成公子只说得一声：“叔父过得便务乞到太仓与家君一叙。”刘电答应声中，船已去得远了。这边成夫人母子婆媳并家人、水手感激不尽

，整顿船只，前往太仓不表。

且说刘电小舟甚速，又值顺风，当晚即到了湖村，泊住了船。原来此地接连嘉郡，惟恐倭寇来犯新设把总一员，防兵四十名守御，夜间沿堤俱有哨兵巡警。见刘电小船停泊，便来查问。刘电因向他说明，这汛兵知是岑中书亲戚，说声“请便”，转身去了。此时文进已拜服刘电英雄本领，因将行李收拾道：“我与相公负去。”刘电道：“甚好。”当下已是黄昏时候，遂一同上岸。向村人问岑家住处，村人指引道：“投东去那一带高大房屋就是。”刘电道谢，即与文进投东村里来。将及里许，望见一带高楼大厦。到得门首，见大门紧闭，即便叩门。里面问：“是谁人？”刘电道：“江西刘电特来探望。”又问：“探望谁人？”答道：“是岑老夫人。”少顷，却是岑忠携灯来开了门，却不认得刘电，又问：“相公是从那里到来？”刘电道：“我姓刘，从江西到此，岑太太可在这里？”岑忠道：“正是这里。”口中答应，心里却一时记忆不起，道：“且请在客位少坐，我进去禀知。”及走了几步，忽然记起，复身转来，道：“相公莫不是在山东与我家大相公结拜的刘三相公么？”刘电笑道：“正是。”岑忠道：“老奴一时记不起来，竟请相公到书房里少坐，我去禀知老太太出来相见，却是难得到此。”因问文进：“这位可是相公同来的么？”刘电道：“这是船上驾长，送我来的。”岑忠道：“厢房内有灯，大哥请在里边歇息，我就出来陪你。”刘电因命文进将行李也放在厢房，待吃了饭回船去照管，文进应诺。

当下岑忠执灯引刘电到书房内坐下，即往里传禀。刘电看见屋宇华丽，因想道：“才做中书不久却就住这般的华屋？或者就是他入赘的岳家也不可知。”正在寻思，只见岑忠出来道：“老太太请三相公到后堂相见。”有一个小丫头打着个灯笼领刘电进厅后内座里来。但见院宇深沉，房栊窈窕，虽不是王侯甲第，却也是富贵门楣。刘电随灯缓步进来。正是：

冒危不失交朋友，赴难常存报国心。

不知岑夫人相见有何话说？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九回叙旧事岑母动慈怀结新知刘生显神勇

却说刘电到得内堂，见岑夫人已在立待，因即上前叩见。岑夫人连声请起，因还了半礼，道：“三相公途路辛苦！”因问：“府上令堂、老太太并尊嫂们，谅都纳福！”刘电道：“家母、家嫂、雪妹都嘱请老伯母的安。只不知伯母几时搬居在此？小侄一来请安，二来正要问问别后的原委。”岑夫人道：“一言难尽。”当即吩咐岑忠先叫厨房收拾便饭。因说：“自从前年三相公起身后，愚母子候到第二年夏间总不得信息，又闻得对头已去，五月间就辞了蒋公起身回来。到了扬州，恰好遇着家中报信的人，才知对头未走，家中房屋

又被封锁，途中进退两难。因为老仆住在此间，只得到这里暂住。你兄弟也曾到许家探问，才知三相公有书交与他邻居周老人托寄。谁知这周老人死了，这封书竟不曾寄到。后来因赁这王乡宦的房子，不想我内侄女当时遭族恶之害，却正在此间。这王公是两榜出身，极重义气，夫人又甚贤德，极承他夫妇将内侄女认为义女，待如亲生。后来老身会面叙说起来幸得姑侄相认，又承王亲家不弃，就将他许了你兄弟。旧年冬间，催逼着完了姻了。”刘电初时以为岑生别娶却是负盟，及听到骨肉相逢，因亲作亲，甚是难得，又想到父亲显灵原说雪妹“不宜预占，有妨亲疏”，正是为此，便道：“天涯海角，骨肉相逢，是一件天大喜事！又以内侄女做了媳妇，亲上加亲，极是难得。明日还要请见。”岑夫人道：“这是弟媳，理当拜见。”

说话之间，饭已端正。岑夫人就令：“搬在这里，三相公竟请自用。”因叫了头用大杯斟酒，道：“仓卒便饭，不要见怪。”刘电道：“老伯母莫说客话，请尊便。待小侄自用。”岑夫人道：“老身在这里陪着，正好说话。”因说起：“前年起身时，你蒋叔有与你并许公的两封书，因无便人不曾寄去，还在这里存着，明日取来交还。”刘电道：“天各一方，若无的便，寄信实难。”一面说话，一面自斟自饮。吃过一二十杯酒，用完饭，收拾过了，因问：“兄弟进京后可曾有信回来？如今王公却在那里居住？”岑夫人道：“去年冬间王公选了山东宁海县知县，十一月初挈家上任去了。他两夫妻也只有一位小姐，又无亲族，因此把家事尽托付与你兄弟料理。谁知王亲家起身后，你兄弟又得了官进京去了。如今只有我婆媳两个督率家人在这里照管。幸亏你弟妇贤能，不消我费心。前月你兄弟寄了一封家书回来，说引见时皇上试了他一道郊天表章，甚是合式，又蒙内阁程公十分关切，老身倒也放心。只是如今倭寇作乱，这里地方日夜担心得紧，不知将来怎样？”因问：“雪姑娘在府上可好？梅氏近日可健？”刘电道：“小侄自同雪妹到了江南，谁知许丈同他亲戚往江西任上去了，因留下一封书信、二两盘缠托他紧邻周老人寄去。谁料这周老人死了，竟不曾寄去。及到伯母府上，又见房屋被官封锁，因此只得同了雪妹、梅嫂回家。自到家中，母亲十分怜爱，一房同住，片刻不离，家嫂与侄儿女们没一个不欢喜敬爱。老母去岁得病，全亏雪妹衣不解带的服侍，真是难得。后来专差人到南安府去接许丈，谁知他亲戚又调任了抚州，至今父女未曾会面。雪妹心中常挂念的便是许丈与老伯母两位。小侄来时千叮万嘱与伯母请安，还有自己制作送伯母的东西带在此。”岑夫人听说，不觉两眼酸酸欲泪，道：“我也是一般记念他，只为路远迢迢不能通信。从前原有相订的言事，不料如今又有更张，只恐将来不能如愿。”刘电道：“伯母竟请放心，雪妹却一心宁耐、矢志不移，谅许丈也无不乐从。只要伯母作主，弟妇无言，为官作宦的

人三妻二妾也是常事。就是梅嫂在舍下也十分相得。他是深知原委的，说明日等待姑娘恭喜才一同回来。”岑夫人道：“这也难得。如今你这个弟妇是最贤德的，他常常对我说，你兄弟是不止一妻相守的，倒只恐雪姑娘知道，心中不喜。”刘电道：“这一发不然。当日父亲之灵原与雪妹说过，雪妹已自知‘不宜预占’，现已应验，岂有不悦之理？”岑夫人听了，转愁为喜道：“若果如此，倒是老身的造化的。”刘电又问道：“伯母方才所说，弟妇如何便知兄弟不止一妻相守的？”岑夫人笑道：“他也不过是预料的话。”因问：“三相公几时往山东完娶？”刘电因将此番服同兄长进京，并到这里的原故说了一遍。岑夫人欢喜道：“三相公不远千里而来，老身感激无地。今去完姻，老身还有些微物带去。若日后搬亲回来，务必要到这里住些时，切不可径自回去了。”刘电道：“小侄一定要同来请安的。”因说：“今日见过伯母，明早就要禀辞起身。”岑夫人道：“三相公千里迢迢到此，总有事也须屈留三天。”刘电道：“已与家兄订定日期，况到了山东还要耽搁，领有咨文是不便久迟的。”岑夫人道：“既如此，只留明日一天也罢。”因吩咐岑忠道：“将三相公行李搬在内书房，途路辛苦，请早些安歇，明日再叙罢。”说罢回房。

此时文进已是岑忠相陪酒饭后，回船安歇去了。当下岑忠掌灯送刘电到内书房来，道：“明日再与三相公磕头，老婆子在三相公府上，不知可安好么？”刘电道：“原来你就是老掌家，梅嫂在那里甚是相得，如今与姑娘们都是同桌吃饭的，身体也甚康健。来时叫我致意你，不须挂念他，说日后要与姑娘一同回来的。”岑忠道：“承老太太、娘娘们的抬举，只恐在那里搅吵。”刘电道：“只是怠慢也。”岑忠将被褥铺好，随即出来。这边刘电安歇不提。

原来岑夫人与刘电在内堂说话，大娘子都已听得，又在暗中看见刘电气概不凡，及岑夫人进来，因说：“这刘公子将来必然贵显。目前喜气重重，不出一年定食天禄，只不知何故面上带着一股杀气未退，明日母亲问他路上可有着气的事么？”岑夫人笑道：“明日待我问他，试你的眼力。”一宿无话。

次日刘电起来盥洗毕，取出雪姐送的东西，却是一个小小绸袱，用针线缝好的，上面小小一条红签写着：“千娘安启”四个小字，格外有四匹细葛是刘电送岑夫人的，都叫小丫头送了进去。岑夫人当下将袱拆绸开，里面却两双月兰缎子挑线的膝袜、两双石青素缎鞋，一封不缄口的书函，上面叙说拜别后记念情节，后面有矢前言终身不易的话。岑夫人一面看，不觉两眼澄澄泪落。看毕递与大娘子道：“怎叫人不想念？”大娘子看毕，道：“原来这位姊姊也是能书识字的，明日母亲写回书与他，就把女儿的心迹与他说明，使他放心勿虑。”岑夫人道：“你就与我代写罢。”

当时岑夫人出到书房，就将蒋公从前所寄之收交给道：“三相公起得恁早

，如何又要你费心？”刘电道：“这是那边土产，不过千里鹅毛之意。”因将书拆开看了，上面也是叙别后记念，如何并无回音的话，就念与岑夫人听了。岑夫人道：“雪姑娘与我的书就与三相公所说一般，明日老身与他一封回书，叫他只顾放心。这段不得已先娶的情节，谅三相公自能转言。”因道：“你弟妇要出来拜见。”刘电道：“不须劳步，竟到里面见罢！只是不知，不曾备得礼来。”岑夫人道：“不消。”因领刘电到上房来，这边大娘子正待出来，看见老母同刘公子进来便退进里边，在下首站立。个头在地下铺了拜毡，大娘子口称“三伯”，端端正正朝上四拜。刘电还礼毕，道：“不曾备得贺礼，只好改日补送。”大娘子道了谢，因问了老太太并两嫂嫂、雪姐姐的安，说了“请坐”，才退入内间去了。

刘电道：“恭喜伯母，果然好一位贤能弟妇。”说着，就要出来。岑夫人就留住坐下，因叫丫头取茶点心来吃，因问：“昨日三相公在路可曾着甚么气来？”刘电见问，却一时不解其故，因说：“昨日中途正遇一队倭奴劫掠客船，内有一船却是结义弟兄的家眷，恰恰小侄遇着，因忿怒砍杀数贼，随有官军到来将倭奴杀退，幸得保全；其余客船遭劫杀的甚多。只有此事，别无着气，不知伯母如何问及？”岑夫人却笑而不言，当下吃过了茶。刘电因说起：“我雇来的那个船家却是一个好男子，杀倭寇时甚亏他出力相助。今在湖口守船，须邀他来吃饭。”岑夫人道：“不须三相公费心，我已着小家人前去邀他，就同他把船移到后墙门来，省得远去照料。”因说：“这里后门外便是湖汊，没人往来的，上船最便。还有一个花园，如今早桂盛开。老身只收拾两三样嘎饭，在晚香亭上赏桂，只是没人相陪。”因带了小丫头同刘电到花园里来观看。未到园亭，已闻得桂香扑鼻。进得园来，岑夫人即着老园公开了后门：“看三相公的船来了，叫他就停泊在门首，酒饭送到船上，请他甚是近便。”因就请刘电在花厅上吃早饭，叫小家人伺候。吩咐毕，岑夫人回进上房，对大娘子道：“你的想法实是不差，昨日他果然就杀了数贼。只是日间之事，如何到晚还有杀气？”大娘子道：“凡是杀戮大事，须过一昼夜气色才转。方才称赞那个船家，不知他相貌贵贱邪正何如？”岑夫人道：“待明日送他出后门时，自然看见他了。”

这日婆媳两个商量写了一封家书，并将送蒋宅的东西收拾停安。岑夫人还要与雪姐回书，大娘子道：“写书容易，但他此时到山东完姻后又要进京，想来总未得回家，带去也是无益，不如订他转来时到这里带去的为安。他若肯应许了，是决不爽信的。”岑夫人道：“你见得极是。”

当午，设席在晚香亭上。岑夫人叫丫头送了三杯酒，看上了两道菜，道：“三相公请自在饮几杯，老身暂且不陪。”刘电道：“伯母请便，小侄必不

作客。”岑夫人又吩咐小家人殷勤伺候，才转身回房。一面又搬送酒肴到船上，请文进畅饮。且说刘电见岑夫人以至亲相待，心中欢喜，对着桂花开怀畅饮了一回，因问：“船上可曾吃饭？”小家人道：“已送上船去款待了。”刘电此时已觉有几分酒意，因索饭用毕，又在四下游玩了一回，因踱出后门来观看，正见文进在那里舞倭刀顽耍，因问道：“吃酒不曾？”文进收住手道：“承这里老太太所赐酒饭十分丰盛，因此吃得醉了。”刘电道：“今晚再过一宵，明早一准起身。”因说：“我看你方才所舞刀法尚欠传授，只好舞弄顽耍，却上阵交锋不得。若遇识者，岂不见笑？”因乘着酒兴撩衣束带，接过双刀，摆开脚步，使动身法，舞得那两口苗刀如两条雪练盘旋，看得文进眼花撩乱。此时岑夫人却闪在门口观看，因叫小王媳妇悄悄的请了大娘娘来看。

且说刘电舞了一回刀，对文进道：“这双刀系对面交锋短兵相接所用，若马上交锋必用长枪、大刀为主，其余兵器俱不出此两般用法。你既能使那竹篙，便可习学长枪。你取那篙来，我使一路枪你看。”文进欣然到船取了那竹篙到来。刘电接在手中，虽不叫重，亦颇称手，因把来当作长枪，便一个身法，就地一转，打了个大蟒翻身，然后使开身分舞出那三十六路梨花枪法，真是“寒风飒飒从天降，冷气纷纷卷地来”。使到了精奥处，把篙一搅，打起一个花头有车轮大小。谁知这铁心炼得不精，刘电使得力大了，只听豁喇一声，那篙头折断了二尺有余。刘电收住手笑道：“倘在阵上，岂不误事？这终是炼铁不精，以致断折。”文进拜服在地道：“倘得随鞭执镫，愿拜为师。”刘电扶起道：“以你的膂力，尽可习学。”文进道：“小人时常使耍，以为十分合式，谁知禁不起相公的神力！”刘电道：“你还不曾见山东一位蒋老爷，他使的铁枪还重十多觔，使起来真是神出鬼没。我此番正要到那里去，你若肯同往，何愁武艺不精？”文进道：“小人情愿相随，只恐老母不从，也是无奈。且待明日到家与老母相商，若得应允，便可服侍相公同往。”正是：

壮怀已有从君志，孝念还当顺母心。

毕竟不知文进后来果否相从？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回投针芥归路稟慈亲作书函临歧荐壮士

却说刘电使枪时岑夫人婆媳俱在观看，及使罢枪，大娘子先已进内。刘电起初只道是些家人、媳妇、丫头们观看，后来见岑夫人也在门首，便道：“小侄献丑，好叫伯母笑话！”岑夫人道：“演习武艺原是分内的正事，老身却初次看见。虽不知其中奥妙，实是怕人。”文进也过来与岑夫人谢扰。岑夫人道：“家中无人，怠慢莫怪。”吩咐小家人就在后院内留驾长吃茶，晚间再吃酒消夜。

当下岑夫人因邀刘电仍回后堂来坐下，因道：“老身原要写一封回书，并

有你弟媳寄与你雪妹的两件微物。若此时带去，惟恐一时不能寄回，不若等三相公恭喜回来时带去罢。”刘电道：“伯母所见极是。此番小侄往山东完了婚事就要进京，况家兄得缺，迟早远近都不能预定。总是小侄回家眷转来时一定要到伯母这里来请安，那时带去不迟。若伯母有家书寄与兄弟，小侄就好带去。”岑夫人道：“前月已有书寄去，如今还有一封书烦三相公到京交与你兄弟，只说家中俱各平安。只是三相公日后不要径自回府，不肯同到这里来。”刘电道：“伯母尊前岂敢不应口齿？”岑夫人笑道：“谅三相公是决不失信的。”因叫小丫头取出一封家书、一个小包袱、一封程仪、一封贺仪来，交与刘电，道：“这是一封家书，这包袱内是送蒋老婆婆并大婶子、苏姑娘的微物，说我婆媳无日不为纪念。这是一封不腆贺仪，因买不及甚么东西，权力折代。格外几两银子，三相公路上打尖另用。不要推辞，若一推辞，却叫我惭愧。”刘电见说，不敢推辞，道：“小侄竟拜领了。”因说：“将来但愿家兄得补在江浙、山东，便好时常往来。”又说起兄长当初从山西回来被盗的缘由：“如今这般家贤弟已升到游击将军了，只是雪妹因为他干娘冤仇未报，切齿痛心。”岑夫人道：“这是自小抚养他大来的，就如亲娘一般，想起来如何不伤心？”又道：“三相公眼力不差。当日你结识了他，他恰恰的就救了你令兄。他若知道妹子还在，却也是一悲一喜。”刘电道：“正是，从前已曾有书通知他，前日又托成公子寄口信与他，谅他早已知道了。”岑夫人道：“三相公所结识的人都不错，方才那个驾长，日后大有发达的。三相公若肯带挈他，日后到是一个好帮手。”刘电道：“这人胆力都去得，只不知他心地如何？”岑夫人道：“必定不差。”刘电道：“伯母何以得知？”岑夫人又笑而不言。刘电道：“伯母两次说话有因，却不与小侄明言，莫非伯母精于相法？”岑夫人笑道：“老身一些不知，倒是你弟妇说的。他却能识人的穷通贵贱，言无不中。方才却看见那个船家，说他倒是个有胆量的人，日后必当发达。”刘电因想起道：“是呵，小侄在山东曾听得说弟妇的生母原非凡人，如此说弟妇也是通仙道的了。倒不曾请教得我将来际遇如何？”岑夫人道：“他已说过大伯是富贵中人。昨日因见你面上带着杀气，因此今日问及，果然路上有杀倭之事。”刘电叹道：“我只以弟妇为闺中贤淑，原来竟是个中帼奇人，可敬！可敬！”

说话之间，天已渐晚。岑夫人叫收拾果菜就在这边吃酒，因道：“此番三相公有正事在身，不敢久留。若然无事，便要留在这里保护我们，待倭寇平静了再送起身。”刘电道：“此间风景甚好。料倭寇也只在沿海地方作乱，不敢远离巢穴，惟恐有官兵截断他归路。且这里如今有兵防守，料得无事。况府城咫尺，倘十分紧要尚可暂避城中，只恐这防守官没有胆略，倘若是个有胆略的，操集本村义勇申明号令，沿湖一带协力把守，一遇有事并力向前，这千百倭

奴何惧之有？”岑夫人道：“有智谋者意见多同，这里有一位严老先生却是个道学高人，两个月多亏他与防守官商议，也与三相公所说一般。如今已听说挑集了二百多人天天操演武艺，施放弩箭。立了赏格，纠富有之家量出粮米酒肉犒劳，四下设立梆锣为号，每夜派人巡警。如今村中赖此壮胆，只怕倭寇人多势大，终究担心。”刘电道：“此法立得甚善，不但可御倭奴，亦且可防盗贼。果能合村中并胆同心，协力把守，便可以一当百，永保无虞了。”当下摆上酒来，刘电一面说话，一面饮酒。岑夫人又吩咐小家人搬酒菜请文进驾长，劝他多饮几杯。这边刘电约饮到七分酒意，便止住不饮了。岑夫人道：“明日三相公吃了早饭动身，不必太早，省得船上做饭不便。”刘电道：“小侄遵命。”岑夫人当下叫岑忠掌灯送往内书房安歇，一宿无话。

次日凌晨，婆媳们起来吩咐家人收拾早饭完备。一面先叫搬与文进用过，这边刘电已将行李收拾端正交岑忠先搬送到船，又与了岑忠二两银子，小王家人、小丫头每人一两，厨房媳妇们一两，大家都磕头谢了。岑夫人道：“怎么又要三相公费这些赏赐？”刘电道：“有劳他们，表意而已。”当下吃毕早饭。岑夫人又再三嘱托：“叫你兄弟时常寄信回来，省得家中记念，并叫他有便中再与丈人通个信息，使他那里放心。”刘电领诺，即拜辞了岑夫人，又谢了大娘子，就从后墙门下船。此时婆媳一同送出后门外来，文进又过来再三谢扰，然且解缆上船，看着鼓棹而去。

不说这边婆媳并家人都感激刘生千里探亲的义气。且说刘电的小舟昼夜兼程，不日到了京口。在埠头泊住了船，文进对刘生道：“相公请少待，小人回家禀知老母，若肯许我相随，小人就把船只交与哥予收管，我与相公另雇一船同去。若老母不依，小人也要送相公到台庄再回。”刘电道：“极是。”因向囊中取出原带来的一个银包，约有十来两，一并递与文进道：“身边并未多带，你且将此与你母亲在家用度。”文进道：“小人如何敢受这许多？”刘电道：“几两银子，何必推却？”文进谢过，拿着银子一直回家来。

这日适值他哥子文连也在家中，便问：“前日有人说你送一客人往湖州去，那里正是倭寇作乱时节，叫我好生记念。只恐你倚着自己气力，撞出祸来。”文进遂将送刘客人遇倭劫掠客船，救了他亲戚一节，向母、兄诉说一遍，因说：“这个刘客人真是英雄好汉。他哥子现去补官，承他一力劝我同往图个出身，先与我几两银子安家，今特来禀知母亲。”他母亲未及开言，文连便道：“据你说，这刘客人有这一身本事如今尚无出息，况他哥子不过补个县官，如何就扶助得你起来？且又不曾与你见面，知他心意如何？况且你去，做上不是，做下不是，依我说还是不去的是。”他母亲听了这番说话，也就道：“你哥哥的话却说得是。若要图出身，还是到大官府衙门去才有个想望。你

从前说殷将军那里，我尚且不叫你去，如今又何必同这初相识的客人远走他方？况且我风中之烛，早晚倘有些病痛，叫谁人服侍？”说着两眼汪汪欲泪。文进见母亲如此，也不敢再言，因道：“既是母亲不肯，儿也就不去了。但如今收了他的银子，必须送他到了台庄才好回来。”文连道：“这个应该。他若不依，你只收了应得的船钱，余多的退还了他才是。”文进道：“看那客人却不是悭吝的人。他与殷将军是结义弟兄，曾许写书荐我前去，定然重用；况前日途中相救的又是现任太仓知州的夫人、公子，与这刘客人又是亲戚，我也同见过面的，若去时不愁没有机会。我如今且去与刘相公说明，再作道理。”因拿了原银仍到船中，把母亲不允的话说了一遍，因将银子送还。刘电笑道：“既是你母亲不依，也难怪你。这几两银子你便留在家中，何必又带转来？你可速将回去交与你母亲，就来开船送我到台庄。我写一封信与你去投殷将军，也好图得事业。”文进应诺，仍到家中将银子交与母亲，嘱托哥子照料，复转身回来即开船。

出了京口，剪江从荻浦而来。到了码头停泊了船，刘电上岸去到许家门口，见大门依然锁着。间壁周家小店已是不开，大门关闭。动问邻居，都说周老人已死了三个年头，许先生并无音信。刘电明知访问无益。仍复下船，一路竟往台庄而来，凡到码头，果见有红签招知上写：“江西萼辉堂刘某于某日过此。”刘电算来已是追赶不上，因此也下去看那招知，星夜兼程，小舟迅速，不日已赶到台庄码头。

刘电上岸找寻寓所，不及数箭之地，见转湾口一家墙门上有“萼辉堂刘寓此”的红签。刘电进内，早有一个家人瞧见迎将出来，道：“三相公来得果快，老爷往市上去也待回来。”不一时，刘云已至，弟兄见过。刘云道：“我正听得来船都说嘉、淞一带倭寇截劫客船，恐怕你在那边耽搁，甚是心焦。不想你却来得果速。”刘电因将得遇文进、途中协力救了成公家眷并见岑母大概，说了一遍。刘云大喜道：“难得，难得！当时殷弟救了我的患难，却是你与他结义在前；今日你又救了成公的家眷，却是我与他结义在前：岂非天涯奇遇！明日殷、成二位知道，也显得你的本领。到了都中，岑弟也见得你千里访寻的义气。只是如今这个姓文的，却埋没了他一番出力，你该结识他同来才是。”刘电道：“如今现坐他船只到来，已曾再三劝他，他倒也情愿相从，只为他母亲年老，不肯放他远出，他也是无奈。他与殷弟是邻里，几番要去投他，也为母老而止。我已应许与他修书一封，叫他另日去相投，也显我们眼力不差。况成公家眷俱认得他，去时大有机会。”刘云道：“如此说这人不但胆勇过人，却还是一个孝子，一发可敬。这写荐书极其容易。”当即吩咐家人：“去搬取三相公行李，并请那位姓文的驾长同来，不许轻慢了他。”家人答应而去。

刘电又说这岑母认亲、娶媳一段奇缘：“如今这位娘子不但贤能，且识得人的穷通贵贱。雪妹之事，他却早已知道，原说岑弟相上不止一妻，因此并无嫉妒，并有书物要我回时与他寄去。”刘云道：“原来有这许多委曲，真是难得。”

说话时，文进已到，刘云不待他进来就迎将出去，一把手拉住道：“果然是一位壮士，实是有屈。”文进道：“承三相公十分见爱，只是小人无缘，不得相从。倘日后老母见允，便当相投。”当下文进便要叩见，刘云拉住，再三让坐。文进却唱了个无礼偈，方才坐下。刘云细看文进时，生得铁面剑眉，目光如炬，虽然目下孤寒，可定他时发达。因想起从前吃了那场大亏，若得有这个人作个心腹伴侣，便可到处放心，因道：“足下虽然目前有屈，但英雄豪杰崛起草茅者不少，足下有这般胆勇，何愁不得发达？”文进道：“得老爷提拔，便是小人有幸了。”刘云道：“足下再不可如此相称，我们只以朋友相处才是。”

当下摆上酒菜，刘电叫：“取两个大杯来，待我相陪。”文进见刘云又是这般相待心中甚喜，也就不十分拘谨，开怀畅饮，真如鲸吸。文进饮到欣畅时道：“承二位不鄙微贱，如此相待，他日即有赴汤蹈火之命也不推辞！”刘云道：“朋友原以肝胆信义为重，他日足下若有缓急，愚兄也尽可为力。”当下文进也饮到有七分酣意，天色已晚，便止住不饮，取饭来吃了便要告辞回船。两弟兄道：“本当相留，恐船中没人照料。明晨务来早饭，还有事相托。”因一同送出门外来。文进道：“明日早来一并拜谢。”说着大踏步去了。刘云道：“好一个爽直壮士！若得他做个心腹伴侣，到处可以放心。”当晚刘云在灯下写了两封备细书札与成、殷二处，然后安寝。

次日一早，弟兄才盥洗毕，文进已到，道：“二位才起，不知有甚吩咐？”刘云道：“我有两封书札是寄太仓州成公与殷将军的，内中叙说足下肝胆义气，若到太仓必然重待。”因取出书来交与文进，道：“总然令堂不叫你久出在外，又何妨先往太仓一行，看看那边光景，日后再去也可。况太仓道路不远，回时务即一往。”文进道：“此番回去禀知老母，即当前去。极承高情，当图后报。”说罢就要作别，两弟兄留住吃毕早饭才送起身。刘云送至门外而别。刘电却同行到舟中，道：“我兄长补官也不过在今冬明春，倘得邻近之缺，相会不难。倘有不如意处，可到沂水县尚义村蒋宅来寻我，我若回时亦必到京口相访。”文进道：“三相公回府到京口，只问西桥后街铁篙文进，人都知道。”刘电因向身边取出白金五两道：“此可为太仓往返盘费了，千万一往，书中并有要事，万勿有误。”文进道：“前承见惠，心上正是不安，如何还敢受此？”刘电道：“你我交情只以义气为重，此物不足道耳！”说毕起身

，文进拜领，随送上岸，挥手而别。正是：

一言期许重九鼎，千金挥掷轻鸿毛。

不知文进果否前往太仓？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一回红娘子得婿毕良姻丑奴儿诉亲求说客

却说刘电送了文进开船，即回寓所。此时家人已将车辆雇就，算还寓所房钱，收拾行李，即日起身。行三十里住了宿头，于路无话。

到第三日午后，已到了尚义村中，一直径到蒋公家来。恰好蒋公正在门首与邻翁闲话，见这两辆大车进村里来，便道：“僻路上如何有这行车到来？”正在猜疑，车已将近。刘电早已看见蒋公，即跳下车来，高叫道：“老叔丈却在家！”刘云将车喝住，亦跳下来。蒋公笑迎上来道：“原料来即是贤侄。”因问：“此位是谁？”刘电道：“就是家大兄。”蒋公大喜道：“正愁不得识荆，幸邀光降。”刘云道：“姻晚亦渴慕之至。”一面就相让进门到客厅上来。刘云长揖道：“便服不敢为礼，明日竭诚奉叩。”刘电先欲叩见，蒋公搀住道：“彼此便服，都不为礼。”相让坐下，家人已往里面报知。

蒋公因问：“这坐车可是只雇到此的么？”刘电道：“正是。家兄进京时只可另雇罢。”蒋公道：“如此明日好打发他去，这里再雇不难。”当下即着蒋贵把行李搬进，车辆牲口打在后槽。先请他弟兄到书房净了头面，即吩咐备饭，因对刘电道：“自从贤侄去后，直至第二年夏间总无音信，好生纳闷。岑贤侄母子又于夏间起身回南直。等接到岑贤侄的回书，方知贤侄同令妹回府，寄来之书竟至遗失，自此无日不为悬念。今日贤昆仲到来，实慰渴怀。”因对刘云道：“此番但愿老世台恭喜补在东省，往来就容易了。”刘云道：“但愿如此。”刘电又接着问道：“老叔丈今春可曾入都？”蒋公笑道：“事有一定。去岁腊底岑家贤侄到此，一力劝我进京，意欲勉强一行，不料今春老母不快，因此又中止了。四月内他从都门发一封书来，十分咎我爽约。他如今是中书内第一出色之人，不但阁臣器重，且圣眷颇隆，将来不可限量。”刘电道：“小侄此番到金陵，访知岑家伯母寓居湖郡，因特兼程前去探望，也知那边备细，还有岑伯母与大娘子托带来送叔祖母并婶婶的物件。”蒋公道：“他们母子也太多情，只是将来令妹姻事如何完结？”刘电道：“小侄也正为此事前往。”因将岑大娘子知人识相一段原由说来，蒋公大笑道：“这何家侄女幼小时常在这边来顽耍，他父亲曾对我说，他善能识人的贤愚贵贱，只可惜是个女子。今却果然。但只恐你令妹得知，心中不喜。”刘电道：“这却不然。雪妹虽是女子，甚是贤淑，且已听先父之言，早知有此预占的了。”

叙话之间，饭已齐备。蒋公道：“仓卒便饭，莫嫌简褻。”当时一面饮酒，一面叙说往事，娓娓不倦。刘云见蒋公神情磊落，气宇轩昂；蒋公也看刘云

厚重端凝，半仪俊采：俱彼此敬重。刘电又说起殷勇之事，蒋公道：“贤侄眼力不差，只不知令妹之事，他那里可曾知道？”刘云看：“姻晚自归途得遇弟妹，回家时即有备细书札托寄去了。”刘电又说起此番结识文进，路遇倭寇，相救成公家眷一事。蒋公道：“何地无才，我辈岂可自满？只可惜贤侄此番出力不得上闻。”刘电道：“小侄也是一时忿激，过后想来，实是冒险。倘那时无官兵到来，船上不能舒展，如何敌得群寇？虽保全了成公家眷，也是徼天之幸！”宾主三人高谈畅饮，至黄昏才罢。蒋公叫把行李都搬在书房，安设两个床铺，家人俱在西厢房安歇。当晚刘云吩咐家人将车脚开发清讷，因途路辛苦，早欲安息。蒋公着元儿在书房伺候，又吩咐蒋贵明日备办上下筵席。一宿无话。

次日，刘云弟兄早起盥洗，整顿衣冠，踱到厅上。正值蒋公出来，重见礼毕。刘云请往后堂拜见，蒋公道：“老母因年高不能为礼，也不敢当。”因着元儿往里禀知，少刻出来回说：“老太太、大娘娘都说不敢当，转请刘老爷的安。少刻请姑爷里边相见。”刘云因对蒋公道：“姻晚此番特为舍弟完姻，待事毕就要赴都投咨，只恐南北礼文不一，应当如何办理请太亲翁大人指教，无不从命。”蒋公道：“一切礼文俱从省俭。这舍内侄女因幼失怙恃，在老母身边抚育成人，因此老母作主，说这妆奁器皿衣饰之类制作俱不及南边工巧，且日后搬动费力，因只置备了几件必用之物，其余只可折仪相代，在南边置办为便。如今老世台恭喜进都，谅不能久待。只须就近择一吉期，请贤昆玉前两日先往小庄暂住，至期就在那边起身。至于轿马旗伞鼓乐之类，现成俱有，不用费心。”刘云见蒋公行为爽直，十分钦敬，道：“太亲翁所谕极是，无不从命。但老母已备下几端彩色、几件头面，竟送到老太太上边听凭制作。这边应表亲友、应备喜筵，俱烦太亲翁开示遵办。”蒋公笑道：“这些小事俱不用老世台费心，都是我料理便了。”

说话之间，里面打发大丫头出来请姑爷说话。蒋公因请刘云少坐，遂与刘电同进后堂。老太太婆媳俱在，刘电即要叩见，老婆婆叫丫止住，都只行了常礼。刘电代母嫂们请安毕，老婆婆道：“府上俱各纳福！雪姑娘一向可好？”刘电道：“雪妹都叫请安，还有带来送太太、婶婶的微物，并有岑家伯母与大娘子送的东西，少刻便送进来。”老婆婆道：“怎又要他们费心？如今三相公来完姻，诸凡都从省减。况你在客边，这里乡风不谙，自己不能料理，因此我都叫你叔丈人一一照料，不用你们费心。只要择日完姻，老身也完了一桩心事。只是他在我身边长大，一刻不离，若作亲后就要回南，老身一时也难割舍，须待一二年后搬回去才好。”刘电道：“谨当遵命，况毕姻后还要进京去看岑家贤弟，直待家兄补了地方，看省分相近，方好搬取家眷。基地方太远

，连家眷也难搬送，因此目下竟不能定局。”老太太道：“但愿得补到山东来，连老身也好往衙门去走走。”刘电道：“但愿如此。”说话移时，外边请吃早饭毕，刘云弟兄遂将送蒋公之物并雪妹、岑夫人寄送之物，俱交元儿送进。

当日蒋公就烦本村一位星卜先生择定九月初十日辰时命盂。当日午间盛席款待。蒋公叫元儿往书房请了小相公回来见礼陪坐。原来这小相公取名蒋卓，已长成十岁。生得眉清目秀，礼貌端庄，揖让进退，从容中礼。刘电道：“小兄弟三年不见，竟成了个书生了。”刘云道：“品貌不凡，将来必成大器，须请明师教习才好。”蒋公道：“日后正伏贤昆仲照拂。”饮酒中间，蒋公说起庄上晚桂正茂，明日同往一赏。刘电因对兄长道：“这庄子离此不远，甚是幽雅。”刘云道：“既宝庄相近，愚弟兄明日竟搬在那边暂住倒觉相安。”蒋公道：“也好，那边家什具备，有人伺候，应用之物我这里送去便了。”当时酒逢知己，豪饮雄谈，直至夜分才罢。

次日，刘云弟兄起来检点行李，将应存之物留在书房，其余俱用车载往庄上。早饭后，宾主三人联骑往庄上来，此时秋高气爽，景物清妍。到得庄中，四围观玩，园中晚桂飘香，新菊吐秀。大家就在一株大桂花树底石凳上坐下，面前一块磐石四围可容十来人坐饮。当日庄上已备酒肴，就在这边赏桂。蒋公道：“风景不殊，人事更易。记得前年此间相叙，转瞬间岑家贤侄已着先鞭，将来贤昆仲亦云程万里，再过三两年又不知作何光景？”刘电道：“老叔丈若今春进都，恐此时也不能在此间叙了。”大家谈今叙昔，直饮至金乌西坠。蒋公吩咐家人小心伺候，自己辞回家中。次日送了一车米面食物到庄上来。蒋公自在家中料理，将书房后面三间做了新房，一切备办齐整，得暇就到庄上来相叙。

时光迅速，不觉已到九月初八。这日刘云就从庄上送过礼来，初十吉期，刘电早起装束。蒋府这边摆列职事鼓乐旗伞，蒋大相公坐着大轿，家人披红，前导后随到庄上来迎接新郎。刘云待过了茶，就命家人与新郎簪花挂红，排齐职事，放炮上轿。刘云与蒋大相公俱是锦鞍骏马相送过来。这日合村男女叠肩观看，无不称赞好个俊俏新郎。到了蒋府，升炮下轿，诸亲友迎接进来。正是：吉时候相赞礼，启请新人拜堂，合盂一切，俱从古礼；亲戚邻朋，内外喜筵，款待周到。这日刘云是新亲，占了首席，傍晚席毕，仍辞归庄。这夜洞房花烛，女貌郎才，自有千般恩爱，万种绸缪。

到了三朝，内外亲戚见礼。刘云这日却是主道，陪待亲朋，直至晚间席散回庄。次日又是筵宴。转瞬已过五朝，刘云就要告辞进京。因是领咨赴补，蒋公不敢久留，择定九月十九日起身。蒋公先着家人雇就车辆，又修书一封托到岑生。刘云相订兄弟于冬月起身，约在岑生寓所相会。至期前一日，蒋公设席

钱行，并有厚贶。次晨，蒋公与刘电同送出关外而回。

话分两头，却说刘云带了两个家人晓行夜宿，一路都有进京同伴。此时正是九秋天气，金风飒飒，玉露清清，林枫点赤，野菊垂金，于路颇不寂寞。不止一日，到了都门，先觅客店卸了车辆。次日，刘云带了一个家人到吏部照例投文后，就访到岑生寓所。恰好岑生才从内阁回来，长班传进名帖，知是刘电之兄，即刻迎请进来。叙礼毕，岑秀便问：“三哥如何不同来？”刘云先致谢过，因将特往湖郡探望，现今就亲山东，约在冬月进京的话说了一遍，向袖中取出家报并蒋公之书。岑生接来都看过了，知道家间无恙，又见老母叙说雪姐一段情节，心下感愧交并。因道：“承三哥不远千里去看家母，骨肉之情无以加比。现今恭喜，又不曾奉贺，实是抱愧。”刘云道：“舍弟已承老伯母的厚赐了。”岑秀道：“不知大哥寓在何处？”刘云道：“昨日才到，暂寓客店。”岑秀道：“这里正闲着两处房间，若不嫌蜗窄，竟请到这边居住，正好朝夕请教，以解客中寂寞。”刘云道：“敝意亦如此，只恐搅扰不便。”岑秀道：“弟与三哥情同骨肉，与大哥也是一般，如何说此客话？”因即着两个长班同家人刘琴往客店搬取行李，此时正是早饭时候，都中酒肴甚便，随意取来，一同用毕饭，因谈及时事。岑秀道：“此时只为东南一带倭寇未平，深劳圣念。弟几欲不揣冒昧条陈数事，其如位卑，不敢越职言事。将来看有机会，弟当力保蒋叔与三哥同建功业。”刘云因说起江浦遇盗得殷弟相救，又在湖口避风得遇弟妹，并此番结识文进，保全成公家眷之事。备说一遍，岑秀鼓掌大笑道：“天涯遇合，大有夙缘。至殷兄之事弟已于成老师处得知细底，此番三哥之功不在殷兄之下，只可惜与那文友都埋没了。”说话之间，行李取到，家人都过来磕了头，岑生吩咐王朴，要将自己东上房腾出让与刘云居住，刘云道：“这却不安了。”因再三阻住，就搬在西间安歇。自此刘云与岑秀同寓，情意相孚，静候补缺，且按下不题。

却说宁海王公自那年十一月初三日同家眷起程赴任，到了台庄。那去处是个水陆码头八方聚集之所。大凡从南往北者，在这里起车；从北至南者，在这里雇船。王公卸船，在客寓雇车，恰恰遇着侯巡道的家眷从湖广到来也在这里雇车，寓所就在紧对门。这侯巡道只有一个儿子，名叫侯集，有三十多年纪，生得面貌丑恶，情性凶顽，现今断弦未续。自侯子杰出为巡道，他就同家眷到山东任所来，这台庄是山东地方，便以势焰凌人，于路作威作福。侯子杰做巡按时，他在家游花艳赌，无所不为。凡遇有几分姿色的妇人，就如蚂蝗见血，千方百计的勾挑，就有那些狐群狗党助恶帮凶，必要谋到了手才罢。此番在路到处嫖宿，只瞒着他娘一个。这日却值王公家眷起身，他有意偷觑，看见了王小姐上轿，便觉神魂飘荡，想道：我见了多少妇女，从不曾见有这般美貌的

女子。因着家人悄悄的打听，知是宁海县上任的家眷，又打听得这小姐不曾许字，心下大喜，就在寓对他母亲熊氏说知。熊氏道：“既在你父亲属下，去求婚不怕他不允。到了住所就央媒去说便了。”这侯公子自见了王小姐，他也无心嫖耍，催促家人雇就车辆轿马，竟往登州府进发不提。

却说王公先到济南省会谒见了各大宪后，禀辞到得登州地界，就有许多职事人役前来迎接。到了郡城，谒见巡道并本府林公、丞倅等官，就走马到任。王公因无子息，立意要做清官。到任之后，兴利除弊，爱民如子，决断讼狱，并无留滞。未及数月，百姓爱戴真同父母。这时王公已接着了岑秀在山东所发之书，已知本道是女婿的对头，如今是特点中书，谅也奈何他不得。因此，在人前绝不提起岑秀这门亲事，又吩咐家人不许多口，因此外边都不知岑中书是他女婿。

且说其年新正，登属州县俱到郡城贺节。王公却与文登县路公是同年同寅，最为莫逆，同寓一所。这日同在府里赴席回来，路公对王公道：“今日府尊在书房与弟说及年翁有一位千金，德容俱备，日前侯道台面托府尊，要与他公子作伐。府尊因弟与兄至好，嘱弟先为道达，看年兄尊竟如何？倘若见允，府尊再当面恳。”王公道：“此年翁所悉知，弟将半百，尚无子嗣，只有这个小女，年尚幼小，与拙荆性命相依。原欲在家乡择一赘婿，以为终年之靠，断不能远离乡井。今侯公籍隶湖广，他公子又是继娶，年齿不当，况上司、属员亦不宜议亲。只求老年翁明日见了府尊，善为其辞，弟当心感不尽。”路公笑道：“果然，我就知此事有十分不安。府尊亦为道台面托，不得不为转达，也恐年翁不允，故不肯面言，托弟先来探意。弟闻得这侯公子目不识丁，且素不安分。年翁所见极是，弟明日当禀覆府尊便了。”王公道：“全仗年翁善为言之。”当晚两公又叙谈了半晌，各自安歇。

次日，路公即将此话回覆了林府尊。林公道：“这也怪他不得，他只有这个女儿，岂肯远嫁外省？改日我面覆道台便了。”当日路、王二公俱各禀辞回县。王公回署与夫人说知此事，夫人道：“莫说他是梅女婿的对头，这续弦远嫁也是断断不能的。”且不说王公这边。却说林公这日去面覆道台，侯巡道到也罢了，他公子见说不允，如何放得下这条肚肠？就对他父母面前道：“若不得这王知县女儿为妻，情愿一世不娶，削了头发去做和尚！”熊氏夫人道：“他只是个知县，却不识抬举，竟敢抗违？想必是那知府说得不着实，不如当面与他说亲，谅他不敢推脱。”侯子杰道：“且待他到府来时再处。”因此把这事暂为中止。

且说这年登属之宁海、莱阳、招远等数县地方，自二月至四月底亢旱无雨，麦苗尽死。登州所属又是浇瘠之区，百姓本无储积，稍有之家仅可齇粥度日

，贫穷者四散逃荒。王公屡稟上台，要开仓赈济。上台俱以偏灾未经奏闻，不得擅动仓廩。王公无奈，因损己俸，四门煮粥救饥，明知人多力薄，只得自尽此心。谁知到五、六、七月，阴雨连绵，处处俱成巨浸，凡种秋苗，尽行淹死。八、九月间水还不退，麦难下种，亦无种可下。民间卖男鬻女，四散流离，骨肉不保，以致抢夺频闻，盗贼生发。各县申报上台，都以偏灾不敢申奏，只令州县善为安抚。王公目睹百姓凶荒，至此不忍坐视，因与夫人商量出一个主意来。正是：

不惜一官瘦，宁教百姓肥。

正不知相商出甚么主意？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二回发仓廩宁海救饥民纠丑类青山放响马

却说王公与夫人商量道：“如今百姓遭此饥荒，人民离散，既为民父母，岂忍坐视？现今仓中存贮小谷五千余石，可碾米三千余石，还有杂粮三百余石。虽不能遍救饥民，亦可苟延旦夕。拚着捐己囊赔补，也不过三千余两。我明日亲自查明户口，尽数赈济。一面报明上台，情愿捐资如数买补何如？”王夫人道：“正该如此，何必与我商量？”

王公大喜，即日传集各该乡地保甲，查造实在户口清册。那些地保知是放赈，连夜赶造申送到县。王公惟恐有弊，亲历城乡，照册查点，按名给赈。无如人多粮少，一人不过数合，三日内已将仓粮放尽。一面通服上台，一面亲到郡城来禀道府。这林府尊却是个慈祥胆小的人，因说：“捐资赈济是一桩极难得的美事，但须候批详转来给放为妥。今事已成就，我当与你据情转详，须要定一还补期限才好。”王公道：“本当听候批评，但这些饥民旦夕不保，万一批详不允，便救死不及，因此卑职冒昧而行，还要求堂尊垂庇。这限期，卑职计算须在明年三月内方可还补。”林公道：“我与你转详恳请便了。”因留住便饭，说起侯公求亲之事：“我已与你委曲禀覆，看他意中大为不然。今日你去禀见他，若在靛面言及，当委婉其辞，不要十分峻绝。此人心地褊窄，须要提防。”

王公谢过府尊，便往巡道衙门来禀见。侯巡道也知王公到来，因有求亲一中，一经通禀，即刻请见，礼待甚优，所说赈济之事也十分赞美，并不提起亲事一话。及王公禀辞时，因说“明日有屈小叙。”王公回寓，正卸衣冠，却有道台家人来下请帖，请明日午饭。王公明知此请有些关碍，却又不肯推辞，只得留下请帖，明日禀谢面缴。

到了次日傍午，家人又持帖来请，王公随即起身。这日侯公只请通判李玉相陪。这人是个谗谄面谀之徒，奉承道台，呵卵捧屁，无所不至。侯子杰特地请他来作说客。这日酒席极是丰盛，侯巡道与李通判殷勤相劝。酒至半席

，李通判开口道：“闻得王老先生尚未获麟，不知有几位如夫人？”王公道：“卑职只一拙荆，并未娶妾。”侯子杰道：“古云四十无儿方娶妾，但为官为宦的，若无子息，岂能待到四十？况年兄已过四旬，急宜纳宠才是。”王公道：“已曾生子，却不能育，看来是命里乏嗣非关人事。”李通判道：“闻得有位千金，德容俱备。道宪有位公子，才德兼全。前者曾托林堂翁转达，只恐言之未详，因此今日奉屈，要弟作一月老，以成秦晋之好。这是一桩极美之事，谅老先生必无他却。”王公道：“承道宪大人不弃，是卑职万幸，又承本府传谕，敢不祇遵？实因卑职只有这个小女，年尚幼稚，原拟在乡梓间招赘一婿，以为养老之计，在贱荆亦一步不忍相离，因此重违钧命，亦情事所勿获已耳！”李通判道：“老先生所说虽是，但未通权变。大凡田舍翁婚姻多不出乡梓，若说官宦之家，隔省为婚者不一而足。即如弟原籍湖南，贱荆却是先君出仕江西时与一位贵州同寅结的姻事，就是道宪夫人也是四川籍贯，官宦之家岂可与田舍翁相较？”王公道：“想尊夫人必定有兄弟姊妹之行，不似卑职只有这个小女，情实不能远离。”李通判道：“如此说，就赘在府上，有何不可？”王公见他说话逼近，只得答道：“就赘一事，尚容与贱荆相商稟覆。”李通判道：“只要老先生应允了，尊夫人断无不从文理。”王公道：“不过小迟数日，即当报命。”这时候巡道看他二人对答，只是不语，听到入赘之说，才道：“既然年兄要与尊阃相商，但数日内即须覆我一音，以定行止。”王公唯唯。当下李通判又说了许多怂恿阿谀的话，酒席才罢。

王公随辞谢回寓，方卸衣冠，李通判又到，只得相接进来。坐定茶罢，李通判道：“老先生加署，好与尊夫人相商，这是道台美意，他人求之不得，老先生切不可固执。适才道台又着弟来致达，若成就了这头姻事，宦途之中何所不可？况道台彰明较著，两番求亲，若老先生固执不允，他颜面上如何下得来？还求老先生三思。”王公笑道：“虽承厅尊玉成美意，但婚姻大事必须两相情愿，若勉强而行，终非美事。至于卑职这个微官，做也罢，不做也罢，无甚关系，并非恋栈者比。这事实实在不能相从，还求厅尊善言相覆，感激不浅。”李通判见话不投机，便起身道：“弟也是一番好意，况是道台所托，巴不得玉成其事。既是老先生主意已定，岂敢相强？”当即作辞而去。

王公次日一面谢酒稟辞，即起身回县。到署中与夫人说知，王夫人道：“不知他何故三番两次要来求亲？莫非在那里见过女儿来？”旁边老家人王诚道：“当日在台庄雇车时，听得对门客寓里住的就是侯巡道的家眷。那日夫人、小姐上轿时，有几个家丁打扮的簇拥着一个官人在外边观看，小的正待喝问时，店家说是侯道爷的公子。看那人有三十以上年纪，生得三叉骨脸，满脸黑麻，衣冠虽然齐整，人物甚是丑陋。”王公道：“也不管他好丑，我只不允

这头亲事，他也无如我何！但如今最要紧的是回家取这宗银子来买补仓谷。现在署中所有奉银规羨不及二百金，还须取三千金来方可足数。”因吩咐王诚：“我明日拨两个老诚干役同你星夜回去，与岑夫人、小姐说知此事。有书一封，内钥匙一把，看了便知细底。限你四十日回往，不可有误。”王诚答应，即时准备行装。次日王公宽给盘费，拨差两个能事头役李旺、杨升同往不提。

却说这登属遭荒的数县，盗贼频闻，抢夺时有，惟宁海一带百姓互相传诵，我们受了王老爷的大恩，宁可饿死不可为非，因此一境之中挖草根、剥树皮、罗雀掘鼠，并无抢夺之事。凡有外业贼盗，共相擒拿解县请赏。因此连外方的盗贼也不敢入宁海境来。王公又生法调度，随时救济，士民莫不爱戴。

这日王公正坐衙斋，忽听传梆通报：“探得有青州二府方太爷奉宪委到来，已离城不远，不知何事？”王公即刻吩咐打轿出城迎接。到了公馆，见毕礼，茶罢后，王公因问：“不知太尊有何公事到此？”方公道：“弟奉督宪之委，不得不到此一行。”因在袖中取出一角公文，递与王公。展来观看，方知是本道揭参宁海知县王某以一隅偏灾，不奉明文，擅动仓库，希图侵蚀等因。为此，仰该丞前往确查仓储库项，果否赈济，有无额外亏空情弊，据实具报，如果赈济属实，着即具该县限日买补足额不致亏空甘结，该丞加结转详，以凭察夺等因。王公看毕，笑道：“督宪借重堂尊到来，倒明了卑职的心迹。现有放赈户口清册可查，只求堂尊据实查覆，就是卑职万幸。”方公道：“弟也不必再查，一路来口碑载道，莫不感颂年台的恩德。弟亦久闻年台惠政宜民，循良第一，渴欲一识尊颜，今却因公得遂，诚为快事！”王公道：“卑职才力浅薄，遇此凶荒，无法赈救，只得尽其囊橐，聊尽此心。已着家奴归取，限内往返，大约在腊月半前准可取到。计算买补，约在明年三月内可以完足。今当出具甘结，求堂尊加转，必不有误。”方公道：“甚好。”

说话之间，只听得外面人声喧嚷。衙役回禀说：“外面一时聚集了千余人来打听老爷的消息，若有事故，大家都要往省城去保留。”方公道：“难得，难得！可见公道自在人心。”王公随吩咐家人衙役传出：方老爷到来是奉委查勘放粮户口数目清册，并无他事，叫他们各归生理。那些士民见衙役传言，恐有虚诞，不肯便散，直待王公自出面谕，才各散去。

署中已送到酒席，方公道：“如此米珠薪桂，还要叨扰。”王公道：“堂尊因公到此，路途跋涉，卑职心甚不安，一杯水酒，幸勿言褻。”说毕，就要辞归，方公留住道：“既承盛意，我们正好借此谈心。”王公因吩咐家人斟上酒来，外边随从另有款待，饮酒中间，方公道：“这侯道台与年兄有何嫌隙，多此事端？”王公因将两次求亲不允之故告说一遍。方公道：“这也可笑。

儿女婚姻原要两厢情愿，岂有以势相强之理？前日敝堂翁吴公从省回来，知道此事，见督宪对着司道各官说：‘若州县都如王宁海这般爱民，地方何愁不治？况他禀明存仓谷数，情愿捐资买补，实是难得之事，如何还有弊端？侯巡道参他希图侵蚀，未免苛刻。但揭内有恐其赈少报多、额外亏空一语，不得不一委查。’因见吴公在坐，便说：‘即委你方府丞就近去一查。’如此看来，侯道台岂不多事？并闻得他乃郎在此瞒着乃尊在外面无所不为，年台当处处提防。”王公道：“承堂尊关切，卑职当铭泐五中。如今卑职将此事完结，便当告休。岂肯再为恋栈骛骀，以取其辱？”方公道：“年台正在强仕之年，况上台器重，云程未可限量，岂可因咽废食？”两公说话投机，不觉饮至玉兔东升，王公方告辞回署。次早即来请安，就具了限明年三月如数买补完足的印结，并着户房书办赉放粮户口数目清册呈与方公查看。方公略阅大概，道：“办理甚善，虽然赈济不多，却得均沾实惠。”方公收了印结，当下就要起身，王公坚意留住，方公也不肯遽别。当日又设席相待，畅叙了一天。次日，方公一早起身，王公送出郭五里才回。且不说方公加结转详，后来赴省在各上台前说了王公许多善政。这是后话，表过不提。

却说王诚与两个干役星夜赶回家中，与岑夫人、小姐磕了头，将书匙呈上。岑夫人见书面上是专差限日往回，不知是何急事，心下惊疑，口里问着老爷夫人小姐的好，手里忙拆开书来。婆媳两人从头看毕，大娘子道：“不允他亲事，只恐将来还要作祟，如今事不宜迟，即当准备。”就吩咐王诚陪待他们酒饭：“明日大家歇息一天，后日着发你们一早起身。”

当日婆媳两人将钥匙到上房东内间第八只皮箱内，取出白金六十封。岑夫人就叫大娘子写了一封回书，书中力劝事竣告休并提防侯巡道暗中作祟的话。将行李捆束停当，雇下船只，到第三日一早，打发王诚起身，再三吩咐路上小心，赏了他每人四两银子，格外四十两盘叙入书中，到署销算。王诚与两个衙役叩辞，从后墙门下船去后，大娘子对岑夫人道：“我看这三个人脸上都有滞气，但愿途中无事，平安才好。”岑夫人道：“这是做好事的银子，皇天也当护佑，谅必无虞。”不说婆媳这边相叙。

却说王诚等坐船直到台庄，起早雇了一辆大车，星夜竟往登州进发。正是“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原来侯巡道的公子侯集见两次求亲不允，便怂恿父亲揭参他希图侵蚀。及闻得上台不准，又打听得王公着人回家取银买补仓谷，心下十分气愤，连日眉头不展。他随身有两个帮闲伴当：一个姓贾名何，混号赤练蛇；一个姓孙名业，混号灰地鳖。这两个是专一助纣为虐，挑唆侯集常干那没天理的勾当。晓得公子心事，乘间说道：“天下美女甚多，岂只有王知县的女儿一个？我们与少爷打听，有胜如他的，不拘少女嫩妇，包管你老人家

趁心满意。”侯集道：“亲事不允也罢，如今又揭他不倒，实是气这老贼不过。他家中豪富，已着人回去取银来买补仓谷，除了此事，再无别法摆布得他，叫我如何不气？”贾、孙二人寻思了半晌道：“他若果然回去取银，小的们倒有一个好计策，叫他人财两失，与少爷出这口气如何”侯集道：“你且说来，是什么计策？”贾何道：“料他取银子来，必要打从尖子峡、青山坳、苦竹湾这些险处经过，小的们纠合几个有本事的朋友，就那里扮作响马劫取了他这宗银子，叫他不能买补，再叫老爷揭他个违限不偿，岂不出了少爷这口恶气？”侯集笑道：“此计甚好，只要做得细密，倘然弄破了却不是耍处！若做得干净，这取来的银子我只分一千，其余都与你们分用。若是弄破了，就到砍头的时节也不许扳出我来。”贾、孙二人道：“少爷放心，包管无一些破绽，只在家中坐听好音。”这也是王公的运限该当遇着这些魔障。不说这边贾、孙二人去纠合党类。

且说王诚与李旺、杨升坐车保护行李，兼程进发。这日五鼓，起身太早，正到了青山坳——这去处四围都是山林丛杂，前后数十里没有人家，最是个险隘之处——王诚不合贪趲路程，正驱车到坳，此时是腊月初旬，霜华满野，只有星光并无月色。正行间，只听树林里放出一枝响箭来，王诚吃了一惊，只听车夫叫声“呵呀”，先已逃去。树林里飞出六七骑马来，星光下见手中都拿着雪亮的钢刀，高声喝道：“留下车上的东西，饶你狗命！”王诚与两个差役料不能敌，跳下车来，抱头奔窜。这班强盗上车搜出行李，身边都带有稍褌缠袋，将这三千两东西尽行劫去，放开辔头，一道烟已无影响。

王诚等躲在枯涧里，见响马已去，才一个个钻出头来招呼。到车上检点银两，已是一空。大家目瞪口呆，做声不得。车夫埋怨客人一定要早走，才弄出来。三人埋怨车夫，“你晓得这里尴尬，就该阻住我们”。大家互相埋怨。幸喜盘费银两装在衣包内不曾拿去。此时天色渐明，就有行人来往，问知遇盗，大家都说：“这里虽是个险处，却也平静了多年，怎么忽然有起响马来？一定是你们在那里露了白，才着了道儿。”两个衙役问知这地方是登、莱交界之处，属即墨县所管，只得驱车到了村坊，觅了个下处，即去报了本处乡地保甲，留杨升看管车辆，王诚、李旺带了乡保人等往县里来禀报。本县知是强盗重情，立刻坐堂向明来历并被劫情形。知系宁海县买补仓谷的官银，大有干碍，立刻传齐马捕快役分头限日拿获，一面申报本府通详各宪，并移会邻境，协力缉拿。当日又备了一角文书交与王诚，命他着一人回宁海报知，留一人在此守候。当下王诚即与李旺回到下处，取了家书并这角公文，先着李旺星飞回县通报，自己同杨升在此守候，催促缉拿。

话分两头。却说王公这日在衙内坐立不宁，心神烦闷，只听外边传梆说李

旺独自回来禀话。王公心疑，即刻唤进问道：“你为何独自回来？”李旺磕了头，流下泪来，向怀中取出文书、家信呈上。王公见是即墨县季公的移文，拆开一看，大惊道：“如何路上竟有了响马！一定是你们沿途眩惑，露了形迹，才有这事。”李旺因将去来谨密并遇盗报官情节陈说一遍，王公喝退，随进内堂来与夫人说知，夫人只叫得苦。王公又把家书拆开看了一遍，并念与夫人听了，道：“幸喜家中平安，如今失去了这三千银子，通省皆知，即买补迟延，亦不为过。但是再回去取银，断乎不可。明春有本省协济浙江军饷十万两，我上省去求督、藩两宪截留银三千两，发来买补了仓谷，求他移会浙江抚藩，从原籍取银，在本省藩库交纳补数，甚是稳安。只不知上司肯与不肯？”王夫人道：“上司知道我们赔累苦情，谅无不允之理。”当下商议停当，一面备文仍着李旺赍往即墨，恳其上紧严拿，一面束装连夜上省。正是：

已成志愿舒民瘼，会见精诚格上苍。

不知王公去求上宪可否允从？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三回奉天旨县令擢城隍设巧计夫人斩倭寇

却说王公星夜赶赴省城，其时即墨县通详已到，各宪皆知。督宪晋公大怒，飞檄该府县勒限严拿，务获解报，一月不获，即行题参。这日王公先去禀见督宪，随即传进后堂，王公参见毕，未及开口，晋公便道：“你必为被盗之事而来，我已飞檄饬拿，但拿获与否尚在未定。这仓谷悬欠，却如何办理？”王公禀道：“卑职正为此事特来恳求。这三千两银子总然不获，卑职也情愿赔补。若这番再回籍取银，路上也不放心，因求大老爷鸿恩，将解浙军饷扣留三千两发与卑职买补，即恳恩移知浙省，卑职就在本省藩库如数缴补，省得途路担心。若蒙府允，卑职随着人回籍取银，在本省等候补缴，必不有误。”晋公沉思了一回道：“此举甚好，但这饷银我开正就要起解，你须即速着人回去取银，我另与你一封解银文书，在本省等候缴补。倘有迟误，取咎不小。这三千银子，本院即行文藩司，你可具领状在藩库请领，及早买补完项。本院念你是个好官，与你担着这个干系，切不可贻误。”王公即叩谢道：“蒙大老爷格外垂慈，岂敢贻误，有负大德？”当即禀辞出来，随往见藩台叶公，将禀恳督宪截饷缘由禀知。叶公道：“两番赔补，实是难为了你。我已飞饬该县勒限严拿，若拿获得着，看便好了。如今既是督宪允准截留饷银光行买补，只候宪牌下来，你便具状来请领。”王公随叩谢禀辞出来，又去禀见桌司各宪，俱蒙奖慰，心中甚喜。

到次日，布政司库吏来寓通知：“督院牌文已到，大老爷说年节已届，请老爷即速领银回县办理。”王公谢了库吏，随具印领到藩库领了这三千两官银，用车装载，即禀辞各宪，领了督院解银补饷的咨文，欢喜回县，已是封印之

时。随差役唤了王诚回来，只留杨升、李旺在彼守催。修了一封家书，并督院咨文，吩咐王诚同一个老诚书吏、一个要役定于新正初六日起身回家取银，在本省呈缴。至开印日，即派干练书役领了文书牌票，分给银两，往邻府州县丰熟之区照时价采买谷石。这些书役所到之处，先投了文书。各州县都知道王公赔补之事，无不关切，随传经纪集市，吩咐准斗平粟不准昂价，买足之日拿官车户送交界。因此，采买这五六千谷石全不费力，约在一月之间便可完足。

却说王公到上元佳节，在后堂与夫人小姐家宴，因说：“我做了这一年多官，也不曾屈打了一个平民。虽然赔了数千金，却也承各上司十分优待，只等这仓谷补完，就当告休回去。”王夫人道：“这是我撺掇你做官，以致赔累了这许多银子。”王公道：“事有前定，岂关人事？”这夕开杯畅饮了几杯，归房安寝。当夜王夫人梦见一位白衣老母抱着一个眉目如画的耍孩儿，只穿着一红绫兜肚，浑身如粉妆玉琢一般，递与王夫人道：“把与你做了儿子罢！”王夫人大喜，双手接过来抱在怀中，正要问这老母来历，忽然被这孩儿一个翻身蓦然惊醒，却是一梦，听更漏时正交五鼓。原来王夫人平日持诵白衣大士神咒，顶礼甚虔，得了这梦自觉有异，因与王公说知，王公道：“或是菩萨慈悲也未可知。”次日，在白衣大士前斋供顶礼。从此王夫人觉得喜酸爱睡，已是有了身孕。王公心上也十分欢喜。

到了二月上旬，各处采买书役陆续俱回，计算一应盘费车脚之外，还余剩二百余金。王公甚喜，慰劳各书役，俱有奖赏，随即通报了完足的文书。

原来人间善恶，天鉴匪遥。凡人有犯孤穷夭折、困苦流离，但得念念向善、随分济人，便可挽回天意，反祸为福。这王公本来命犯孤煞，宦境坎坷。自做官以来只吃了宁海一口清水，所捐已俸施粥救饥并被盗捐资共费了六七千金，却全活了饥民数万。因此，相逐心移，命随心变。若论阴功，正当福禄未艾，殊不知人间之富贵有限，天曹之禄位无疆。这日是二月十五日，红日正中，王公独坐衙斋，正在起告休文稿，忽见一青袍角带的吏员率领一二十个职事人役上前参叩。这吏员双手赍着一封极大的文书呈上。王公接来看时，正面写着“特授天曹都察院封”，这面是年、月、日、时发，侧边是：仰宁海县王某开拆。王公心疑，拆出文书观看，只见四边云章围绕，上面写着：“特授天曹都察院盛为升补城隍事奉东岳天齐大帝金旨：查东省济南首郡城隍汲斯忠，已奉玉旨升任东岳都巡使。所遗员缺，查有宁海县知县王翼聪明正直，力善爱民，堪以升补，奏蒙玉帝天旨准行，即着赴任毋违等因。蒙此转饬到院，合即转行。为此仰该县即速遵照限日赴任毋违。”王公才看毕，那吏员又呈上一道上任告示请标。旁边一使捧过朱砚，一吏送过笔来，王公不觉就判了个二十二日辰时。正欲问话，只见那吏员等磕了头率众而去，一时不见。旁边门子正送茶

到面前，王公打了一个呵欠，道：“奇哉！奇哉！”因问门子：“你几时进来？可曾见甚么？”门子道：“小的才送茶进来，见老爷在这里打盹，不曾见甚么。”王公吃了茶就进内堂来，与夫人说知此事，道：“青天白日，岂是梦寐？”因将牌文念出，一字无遗。因道：“这是天数已定，不须疑虑。幸喜官事已完，后嗣有望。生为县令，死作城隍，亦有何憾！日后夫人生子当取名梦麟。月儿终身亦不必更为择婿，他与梅女姐妹情深，竟共事岑郎必无差错。家园事业，夫人自能主张，不须更嘱矣！”王夫人见说，不觉垂泪道：“这是一时梦幻，如何认起真来？”王公笑道：“必非梦幻。我奉天旨升授城隍，你母女当作喜事相看，切勿啼哭。”当下就着王谨端正后事，将一切公事月夜办理清楚，一面通详告病文书，乞即委员署事。这信息已是传扬出去，四境皆知。那些士民也有哭泣的，是舍不得这样仁慈父母；也有欢喜的，是喜得就作了本省城隍；也有半信不信的道：“正在壮年，还要加官进爵，未必就有此事。”纷纷传说不已。这王夫人母女见王公如此行为，日夕忧惧。王公再三安慰，谈笑自若。

到了二十一日半夜里，王公即起来沐浴，梳洗毕，冠带整齐，望北谢了恩，将印信交与夫人：“明早叫王谨交与典史责缴。”料理毕，即明烛在二堂危坐。夫人、小姐俱已起来，十分惊恐。只觉署中香气氤氲，乐声隐隐。王公早见前日那个吏员进来参叩，随后便是许多书吏人役，逐班叩头毕，便请起马。隐隐听得炮声响亮，呵道鸣钲，鼓乐交作，渐远而寂。此时正交丑刻，城乡无不听闻。及夫人、小姐看王公时，已觉容可掬端坐而逝，不觉放声大哭。其时合衙书役因知此事这夜齐在衙门上宿，其时都听得鼓乐之声由近而远，及到宅门探问，已知王公坐逝。大家不待通禀，都拥进二堂来观看，却见王公面色如生，冠带整齐，端坐椅上，署中香气不断。众书役垂泪磕头。却喜棺槨衾裯俱已齐备，王夫人就命将棺木安放正中，衬垫端正，即着搀扶老爷入棺。几个老吏过来同家人王谨搀扶，只道身尸僵冷，谁知肌肉馨香、身体温软，遂轻轻抬起坐入棺中，然后整理冠带缓缓睡下，盖好锦衾。夫人、小姐，并家人、仆妇、丫头都抚棺恸哭了一场，才盖好棺盖四围钉好，装挂考堂，安设灵案，点烛焚香。又请画工将平日所传行乐仿出一幅大像，将来张挂，十分形肖。

却说这日，同城文武官员，以及城乡士民男女来上香礼拜者，自早至晚纷纷嚷嚷不断。夫人小姐俱挂重孝在孝堂内俯伏回礼，着家人谢劳。一连三日，夫人只得闭灵止吊。

原来这事已传扬到省会。先是省城隍庙道纪司于数日前梦见本庙人役纷纷嚷嚷，洒扫殿庭，整肃职事，窃问廊下一吏，说是宁海县王爷新升了这里省主城隍，二十二日辰时到任。醒来甚是惊异。及到二十二日五鼓时分，听得远远

响炮鸣金，鼓乐之声自远而至，俄闻呵殿传呼，至平明方寂。到二十四日申刻，已见宁海县典史代行通报文书，并通禀事实到省，因此传扬得无一处不知。督院晋公又密访的实，定期率同城僚属到城隍庙行香致祭，并劝僚属各捐俸金重修庙貌、另塑金身；又谕登郡各属随分助赙，送其灵柩、家眷回籍；一面委员署印，一面将王公德政始末具疏奏闻。后来奉旨敕封为忠佑伯，春秋动帑致祭，屡著灵显。这是后话不提。

却说那侯公子自从贾、孙二人在青山坳得手后，神鬼不知，大为得计。后来闻官司捕盗了数月，没有影响，也就渐渐的懈去。及闻王公作古，没了对头，事主把案越放慢了。现今打听王公家眷就要回籍，因想：王知县已死，只有他母女两个，若再去说亲，肯了便罢，若说不肯，就强媒硬娶了他，也不怕他怎的。因与贾、孙二人商量，他两个寻思了一回道：“这事不安，若再不成，倒有了形迹。况老爷现在这里做官，强媒硬娶如何使得？”侯公子道：“依你们这般说，难道竟罢了不成？”孙业道：“我倒有一条妙计，只是少爷却在这里住不得，须及早在老爷面前托个事故回家，在路上只推有病，慢慢破站前去，在那几个荒僻去处左近等候。小的们再纠合了那几个伙计埋伏前途，关会停安，就那里劫夺了他女儿上了车。软骗不从，便用威力恐吓，量一个娇嫩女子，不怕他不从。只是得他在五更起身才好行事，若是他在白日里走路，这事就不要了。倘得天从人愿，得了手，小的们便先去雇下船只，待车子一到就上了船，那时甜言密语把他哄上了道儿，回到府中岂不是一生受用？日后就是老爷知道，也只索罢了。”侯公子笑道：“这条计真是妙计，只是须结果了他的娘才好，省得他告官告府惹出事来。这件事须要十分机密，若事成就，你们伙计每人赏一百两银子。”贾、孙二人道：“包在小的们身上，少爷只顾放心，包管你称心满意。明日只要少爷赏我们每人一个老婆就是了。”侯公子道：“府中有的丫头，随你们每人挑娶一个便了。”当下商量停妥，专打听王夫人起身日期，贾、孙二人悄悄行事。这侯公子就在父母面前只说要回家盘查当铺，就坐了自己的车辆，心腹家人肥骡大马，计日回家，这话暂且不提。

却说这时倭酋赵天王夫妇结连海贼汪直、徐海，分兵数十道，大举入寇。江、浙、闽、粤同时告警，官军征剿，互有杀伤。无如这些倭寇连年骚扰，路境熟悉，东进西退，出没无常，沿海地方大遭荼毒。就中单说这赤凤儿与就地滚、郎赛花夫妇与海寇汪直的头目黎格、卢龙率领海贼倭奴数千之众，直犯松群之华亭、金山、上海、南汇等县，在圖山、沙川等处分立十余屯，左出右入，夜劫宵攻，十分猖獗。杨舍参将耿自新、都使同知汪龙，嘉镇中军游击吴端等屡战不克，反被他暗通内线里应外合攻破了金山，大肆杀掠。江苏总制黄公飞檄吴淞、总镇王嘉祯、游击殷勇发兵救应，调回耿自新在太仓防守。其时华

氏夫人同在军营戎装督战，自领一队绣旗军，都是强干勇猛之士，连胜了倭奴数阵。自此，那倭寇凡遇绣旗军不敢轻敌。

且说就地滚江五夫妻二个佐赤凤儿在金山之铁砂峡、青泥坞等处分为数屯。赤凤儿居中，就地滚在左，郎赛花居右，与汪直等诸屯遥为犄角，欲犯松郡。王总兵驻兵花山，挡住汪直等东南一路，正欲与殷游击合谋分兵进剿，忽因抱病而止。

却说华夫人在军中与殷将军计议道：“此间数屯惟倭婆赤凤儿为其，其后甚锐。但倭奴轻身嗜利，恃众少谋，须设计诱敌，破其首领一屯，则诸屯自然瓦解。然后，与王、褚二总兵合力剿杀，可获全胜。”殷将军道：“计将安出？”华夫人道：“可命军士将胶泥做成元宝，外粘锡箔用荆篾装好，故叫显露。上面插着军饷红旗，分做数十扛，挑勇壮军士扛抬，故绕贼屯经过，引诱倭奴前来劫夺。我军在白沙河四下芦苇深处，用战船三十号，藏精兵一千五百名在内。只听号炮一响，齐出截杀，出其不意，可获大胜。”殷勇大喜，随暗传号令依计而行。果然那铁砂峡左屯就地滚所领倭奴千余探见了这雪亮的响银，如何不抢？唢哨一声，蜂拥而至。众军士一见，呐声喊，撇下“银扛”，四散逃奔。这些倭奴一齐上前，竞相抢夺，正吵嚷间，忽听一个号炮从半空中飞起，四下鼓声如雷。殷勇与夫人指挥这一千五百精兵四下合围拢来，大刀阔斧尽力砍来。这倭奴出其不意，惊惶乱窜，被官军三停杀却两停，真是尸横绿野，血染黄沙。

殷勇与夫人正乘胜分头追杀，忽听四下螺声骤起，却是赤凤儿与郎赛花率中、左两屯倭兵前来救应。华夫人正遇赤凤儿舞双刀杀至。夫人心中暗想：屡听说这倭婆利害，果然名不虚传，若凶得此妇，去其元凶，倭奴自然丧气，遂拈手中铁心攒竹点钢枪当心就刺，赤凤儿使双刀架住，好一场厮杀：一个是倭传刀法，光闪处不离肩颈头颅；一个是仙授神枪，锋到处只在咽喉心坎。战到三十合上，华氏夫人见赤凤儿本事高强，心中定计，虚晃一枪，兜回马就走。赤凤儿不舍，拍马赶来。华夫人听得马蹄将近，猛翻身回马一枪，劈心窝刺来。赤凤儿急躲闪时，已将披肩金甲挑去一片，吓得落荒而走。华夫人大喝：“贼婆娘在哪里走！”飞马赶来。不防郎赛花领一支倭兵从斜刺里杀来救应，见华夫人追赶赤凤儿甚紧，便取一铁弹扳弓打来，正中华夫人肩甲龙吞口镜上，“当”的一声，打得粉碎。华夫人吃了一惊，兜住马不赶。这郎赛花也知道华夫人利害，不敢抵敌，保着赤凤儿飞马逃去。就地滚亦被殷勇杀败，招呼败残倭寇一齐奔走。

殷勇与夫人率兵正追杀间，忽听前面螺声大起，却是黎格、卢龙领数屯贼兵前来救应。华氏夫人见众寡不敌，且天色已晚，遂令鸣金收军。那边望见彩

绣旌旗，也不敢前来迎战。殷勇传令后队作前队，缓缓退回大寨。这一场大战计斩倭寇一千三百余级，一面关会王总兵、汪指挥合兵会剿，一面捷报总制。黄公闻报大喜，即檄殷勇署理参将，与各路官军会议进剿。其时浙、闽等省都有飞章奏闻各处胜败情形、将弁功罪，听候旨意发落，这话表过不提。

且说文进自从在台庄与刘云弟兄别后回家，却值老母有病，朝夕侍奉不敢出门。待得病体少好，已是冬月将尽，才与老母说知：“前日刘相公托我寄书，又与了我盘费，必得往太仓去走一遭。一者全了信义，二来去见殷将军，看看那边光景如何？”老母道：“既如此，且待交春了去，这寒天冷水，如何出门？况且我病才好，万一你到那里有些耽搁，大年夜下教我冷冷清清如何过得？听得说如今倭寇正乱，叫我如何放心？”文进是个孝子，见母亲说了，便不敢再言。直到挨过了新正人日，才与老母说知，要往太仓一走。老母再三叮嘱：“速去速回，我是风中之烛，朝不保暮的人，你切莫耽搁。”文进应诺。家中托哥子文连照管，自己拴束包裹，藏好了刘云的两封书札，带了一个防身的铜锤，星夜竟奔太仓。

这时正是官兵与倭寇厮杀之时，道路十分防范。及到太仓，方知殷将军与夫人一同出兵去了，署内无人。心中纳闷，只得来见知州成公，一直走进大堂，便有值堂人役过来喝问，文进道：“我是与原任山西曲沃县刘老爷寄信来的，烦你通报一声，你老爷就知道了。”那衙役见有来历，就说与宅门往里通报。成公闻是刘云寄书，便问：“是何等样人？”家人说：“是个青衣小帽的人。”成公就叫引他进来。

文进走到二堂，见成公便服站在檐前，欲待上前叩见，成公止住问道：“这书刘老爷在那里托你寄来的？”文进道：“老爷只看了书便知。”因向包裹内取出书来递与成公，拆开观看。未及看完，连声道：“有罪得紧，不知就是足下，前者贱眷极承保全，心感不尽，几次着人相访竟无下落。今得足下到来，实慰渴念。”因拉文进到东书房内，先要拜谢，文进搀住，连道：“不敢”，因各长揖坐下。成公将书看毕，便问：“足下想是不曾相会殷将军？”文进道：“殷将军原是同里相熟，今番与夫人都出兵去了，因此不得相会。”说话之间，成公子出来拜谢道：“老母都叫拜谢，前日尊驾匆匆别去，心上十分抱愧，后来又无处寻访，至今耿耿在心。”文进道：“一时愤激，莫怪卤莽。”成公就叫备饭，因说：“足下有如此本领，目今用人之际，正好建功立业，岂可埋没英雄？”文进道：“一向要投殷将军图个事业，只为老母在堂，不敢远出。此来又不得相逢，这封书只好存在老爷这里，得便寄去也罢。”成公道：“足下何不竟往军营去相会？我再修书一封，去时必有济遇。”文进道：“去秋为老母衰病这封书直迟到如今送来，老母如今病体才好，再三嘱

耐，不敢在外久羁。今日见过，就要告辞。”成公听说，知文进是个孝子，更加敬重，道：“虽然如此，也须款留数日再作道理。”

自此，成公父子殷勤相待，一住五天。文进苦辞起身，成公见款留不住，因问明住址，倘有机会即当相闻，当送了白金百两道：“聊为令尊堂甘旨之供。”文进推辞不脱，只得谢领。随拴束包裹起身，成公着役护送，成公子亲送下船，格外又送了十两盘费，郑重而别。原来天数已定，人不能知。文进此番回去，顿教风木生悲，却使奸徒丧胆。正是：

为寻知己图谋去，做出惊人事业来。

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四回贪美色狭路丧凶徒重英豪平台试武士

却说文进自起身往太仓后，他母亲旧病复发，文连着急，即请医调治，却不见效。到第九天上，竟作古了。幸文进尚有存在家中几两银子，文连将来买棺盛殓。及文进回时，已是过了首七。文进哀恸欲绝，将成公所赠，从俗礼忏，尽孝尽哀。守灵过了断七，就在祖坟安葬毕。文进自思：志愿未遂，老母又亡，如今孤单独自，一事无成，终不然撑船过世岂不惹人耻笑？因想，知己难逢，不如去投刘家弟兄图个机会，总然无济，习学些武艺也好。主意已定，家中本无可守，把房屋、船只交托哥子照料，拴束随身包裹，带了防身铜锤，即日就道，星夜奔沂水而来，于路无话。

不日间到了尚义村，访至蒋宅。进门遇见一个老家人从内出来，文进便问：“府上有一位刘姑爷可在么？”家人道：“刘姑爷如今进京去了。”文进道：“既然进京，可知他寓在何处？”家人道：“他的哥子刘老爷在京补官，都在内阁中书岑老爷那边同寓。如今岑老爷把我家老爷同刘姑爷都在万岁面前保举了，十来日前有部文转到本县来，催逼我家老爷起身，也进京去了。你若要寻他，只到岑中书老爷的寓所去寻就有下落。”文进听了，踌躇了半晌，心下想道：这番又来得不凑巧，欲待回家，实是败兴。幸喜身边还有盘费，不若进京走遭，看看光景也好。立定主意，与老家人拱手作别，取路竟奔都门。这话暂停。

且说王夫人母女自从王公归天后，省城各衙门并各府州县多有差人来吊奠、送赙仪的，纷纷不一。惟文登县路公是同乡、同年又同寅好，亲来吊慰，并送赙仪五十金。王夫人推辞不得，一一收领，凡是来差，都着家人款待，不在话下。择定三月初三日起身回籍，先着家人王谨到省城督、藩、臬宪并本府、道衙门都递了报明回籍，恳求严缉劫盗的状子。惟督、藩两宪传王谨当面吩咐：“拜上你主母，到家即速补缴借项要紧。”王谨禀说：“小的主人正月初就专差回家取银申缴，想此时已经归款的了。小的主母只求大老爷行文严缉盗赃

。”两宪都一般吩咐：“你去禀覆主母，我这里获盗追赃即移文浙省，唤你家来领取。”王谨叩头谢了，回县禀覆夫人，就雇了三辆大车，十六名长夫，找抬灵柩。到起身这日，百姓香花灯烛设祭者何止百十处！男女百姓执香哭遂者何止数千人！王夫人吩咐家人再三阻谢。内中有送五里、十里至二三十里者不等，惟书役人等直送至交界才回。这话表过不提。

且说王夫人自起身以来，日暖风和，一路无阻。这日是个大站，未交五鼓即起身。行到了峰县所管的辘转湾，却是个多见树木少见人烟的去处，此时东方未白，只有星光，车上挂着笼。正行走间，忽听树林中一声呐喊，杀出五七个强人，用红土涂面，手中都执着雪亮的钢刀，大喝道：“留下买路钱放你过去，没有时把个人留作当头。”那些车抬夫吓得撇下棺车四散逃躲。王谨在车上战抖抖的道：“我们是主人死了搬棺木回籍的，并没有甚么银钱。”当头一个强盗喝道：“问这厮作甚？只问他主人婆在那个车上！”王夫人母女在车中吓得浑身发抖，作声不得。

那强盗正待往车上来揪采，只听得平空里霹雳般一声喊道：“好大胆的强盗，敢在大路打劫！”说得迟，来得快，手起一捶正打中一个强盗顶门、锤重力大，却把头都打到项子里去了。即夺过那口刀来，便有两个强盗举刀来砍，被那汉左手用锤逼开刀，右脚飞起早踢着那贼手腕，把那贼手中这口刀直飞起半空里去，正待逃奔，被那汉手起处连肩夹臂砍翻在地。那几个都待要逃，又被赶上一个，照背心一铜锤打倒，用脚踹住问道：“你这厮叫甚么名字？”那贼口吐鲜血，拼命叫道：“小的不曾劫了物件，只求老爷饶了狗命！”那汉大笑道：“谅你这鼠贼也不值我一刀，但饶了你这厮恐日后还要做贼，且与你留个记认！”即提起耳朵割下一只，那贼忍痛爬起就跑。

这边家人、车抬夫等见杀死强盗，都走出来望那汉罗拜在地，愿求姓名。那汉道：“我是路见不平保全了你们，你们可速急离此，免得耽误了行程。我自往京都访人去了。”王夫人在车上道：“多感义士垂救，愿闻姓氏住居，日后当图报答。”那汉道：“我便叫文进，你们却是往那里去的？”王谨道：“小的主人姓王，是宁海县知县，在任没了。如今夫人、小姐搬灵柩回湖州原籍去的。”王夫人又道：“拜烦义士到京师时，顺便与我女婿内阁中书岑秀通个口信，说我们蒙义士搭救，已回家去了。”文进听说，惊喜道：“原来就是王夫人，我去年同刘三相公曾到府上，岑老夫人也曾见过，我如今正要到岑老爷那里去，不必再嘱了。”说毕把手一摆，道：“趁此无人行走，你们快些赶路，我是去了。”转眼之间，已是去远。这边众人脱却此难，恐天明有人查问耽搁行程，三辆大车赶起牲口，十六名抬夫抬起灵柩，如飞而发，也不管脚步高低，也不顾路途险仄，如有神助一般，不上半个时辰，即已离辘转湾三

十余里，东方才白。

且不说王夫人脱难回家。却说这伙强盗就是贾、孙二人结伙所扮。也是他恶贯满盈，被文进起手打没脑袋的就是侯公子，砍死的却是孙业，这割去耳朵打得吐血的便是贾何。那几个纠来的见势头凶狠，都狼奔鼠窜而逃。把一辆车子还藏在一里路外幽僻之处。着一个家人看守，这贾何掩着耳朵跑到那里。所得这边车声已远，寂无声响，因与那家人说知：公子已经打死，孙业被杀，众人已逃，再过一回有人行走，盘问出来，祸事不小。这贾何人急计生，与那家人商量：“把车上行李抖得纷乱，皮箱铜锁故意扭落，把车却使到行劫之处，只说是被强盗打劫与他对敌，致被将公子打死。幸遇大队客商到来，把强人惊散。箱内银两各取两包放在自己包裹内，只说被强盗抢去，有谁查账？报了官储，凭他去捉拿强盗，再疑不到我们身上。”两人算计已定，如法而行，即到前途报了地方乡保，同往县中禀报。县官知是现任道台公子，事关重大，立刻到该处验尸吩咐买好棺木盛殓公子并家丁孙业。一面通报各宪，一面出差悬赏勒限缉拿。

这贾何正以为得计，谁知到第三日上，白日里见侯公子同孙业浑身血污，被鬼卒锁着来要他同去阴曹对质，便大叫一声吐血仆地而死。这才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侯公子空相思了一场，只落得害人自害。后来侯巡道得了凶信，又闻岑公子特恩超用的消息，一气一惊，成了大病，即请合休回籍，在半路上白日里分明见王公金冠红袍，数责了他纵子为盗的许多过恶：“……今得保全首领，便是你的万幸。”侯子杰至此才知都是儿子所干的事，大叫一声，呕血斗余而死。这是侯巡按结局的后话，表过不提。

言归正传，却说这倭寇连年骚扰沿海郡县，攻袭城池，杀掠市镇，官无宁晷，民不聊生。若官军失利，则凶焰愈炽；少有不利便潜遁出海，分屯附近岛屿，乘间劫掠，莫奈伊何，且有内地奸线勾连外应，因此官兵每至失利。这番自去冬及今，倭奴海寇结连分数道入寇，震动三省。官军征剿，互有杀伤。幸有殷勇与夫人这场大捷，倭寇凶锋略戢。其时三省督抚俱有飞章申奏。嘉靖皇上震怒，御笔亲书了一道诏旨申饬各省总制督抚调度失宜，大小将弁懦怯不振，以致海隅丑类屡年肆扰，虚费军储，不能歼灭：“……前请招募勇壮，三年以来，除官授职者不少，查建功知名者惟王邦直、殷勇两人从而已，其余湮没无闻。可见皆循情滥录，并无真才实学之人，虚冒军功，毫无实效。着将从前投充武勇已授官禄者严加考察，虚冒者尽行裁汰，不得循私，自贻伊戚。古者立贤无方，今不论内外大小文武各官，有能深悉剿贼机宜者，许即尽情条奏；凡有亲知灼见之真才实学，无论亲疏，许据实保举，朕当亲试录用，庶草茅英俊不致沉沦，协力同谋，歼除丑类，以副朕望。咸宜钦此。”这道诏旨下来

，旬日间，在京虽有几位朝官条奏，都是泛言大概不切实用，内中惟中书岑秀上平倭十二策，深切机宜，了如指掌，天颜大喜，即日召见便殿，一一试问。岑秀逐条逐款奏对分明，大惬圣意。岑秀又面奏：“臣有深知武勇、胆略出群者二人：一是山东沂水县武举蒋士奇，一是江西吉水县武生刘电。二人与臣原有瓜葛，深知其详。今蒋士奇尚在原籍，刘电现在臣寓。臣遵旨不避亲疏之嫌，冒昧陈奏，伏乞圣恩召试，以辨优劣。”当蒙温旨允准。

原来这保举一事，因旨意严切，要亲加考试，谁敢滥举？因此旬日内应诏保举者只有四人，连岑秀所保，共只六人而已。当着内阁传旨，所举在京武士五名于三月初三日在平台御试，其在外省保举省，俱限三月二十五日赴兵部投名具奏，候旨考试。旨意一下，这在京五名却是北直郭绍汾、山西龙韬、陈松岩、山东高卓、江西刘电，都准备至期考试。

原来刘电自上年十一月进京相会岑秀，与兄长同在一房居住。如今岑秀面奏保举，刘电在寓尚未得知，及岑秀朝罢回来才说出保举一事，刘电道：“虽承贤弟美意，只恐皇上亲试不比寻常，惟恐负累贤弟有保举不实之议。”岑秀道：“三哥本领，弟深知的见，何必过谦？如今急须准备本身服色，以便朝见。”当下弟兄们即行料理。

到了三月三日平明时分，皇上驾幸平台，各官随驾，五军都督府并御营都指挥衙门官员俱全装贯甲，率领三千御林军士，明盔亮甲，兵分八队，旗列五方，摆成阵势，环绕平台，兵部官传旨：引五名武士到台下朝见。鸿胪寺官逐一唱名，各官武士按名答应，跪奏姓名、年龄、乡贯、履历毕，皇上龙目展看，果见一个个状貌不凡。内中陈松岩系长瘦身材，论年齿只郭绍汾三十有六，余皆不出三十，惟刘电年齿最小，相貌超群，皇上暗喜，但不知武勇如何，传旨各给戎装，随挑御营驯练马匹，先试骑射。所用弓力轻重在监箭指挥处报明领取，射毕陈奏。各人遵旨，自去装束。旨意一下，那驰道上早列出三座彩牌坊，各悬碗口大小彩球一个，射中者鸣鼓一通，各派官员监看。当下军中奏过三通鼓乐，寂静无声。平台前面两边站着五军左右都督，手执令旗。传旨着按名骑射，台上青旗招动，早见对面东队里郭绍汾纵马飞出，拈弓搭箭正待射时，谁知那马快劣异常，早飞过第一座彩坊，不及发箭，转眼已到第二坊，觑得亲切，一箭正中彩球，鼓声未止马已骤过第三坊，郭绍汾扭转身躯背射一箭，却从彩球边擦过。皇上在御座看得分明，却略点了点头。以次便是龙韞、陈松岩各中二箭，高卓只中了一箭。未后却是刘电飞马而出，一连三箭齐齐射在彩球上面，鼓声连络不绝。皇上大喜，道了一声“好”，各官暗暗喝彩。

骑射毕，传旨令试步箭。却早在五十步外列着一座彩坊，正中间用铜索悬着一个不及一尺大的七层皮鼓子，上下左右。四个绿圈，正中一点绯红，都只

有杯口大小。郭绍汾等四人都用硬弓依次较射，惟陈松岩，郭绍汾皆中两箭，龙韞、高卓各中一箭，却都在绿圈左右。末后刘电跪奏：“臣所用系八石铁胎弓，发箭较远，伏乞将箭坊更移远三十步。”当下传旨，准移至八十步上。其时随驾各官都暗道：“这后生中了三条马箭便卖弄精神，总然弓力到得八十步上也难保必中，倘若射不着时，岂不自讨没趣？”有的想道：他必定有这个本事才敢夸口，不然在皇上面前岂是儿戏的？各人心中议论不一。即皇上心中亦恐其不能必中，但能拉此硬弓，射得到时，亦是难得。却说刘电，难者不惯，惯者不难，拈弓搭箭使出三尖六靠四平八稳的肩架，弓开满月，箭发流星，弦响处这枝箭正中在红心眼里，满营将士无不吐舌。刘电却搭上第二枝箭，拽满弓，觑得亲切，“嗖”的一声，这箭边第一枝箭一齐透出红心而去。这第三枝箭，刘电卖个手段，将铜索射断，掉下鼓子。皇上在御座上哈哈大笑道：“真现在之养由基也。”各官一齐跪贺。

步骑射毕，传旨令五名武士乘骑，各取平日擅长武器，仍依次出马；令各营将弁军士有敢与武士比较武艺者在军政司报名出阵，比较优劣不得伤残性命，但闻鸣金即便住手。旨意一下，五营四哨御营将士尽知，凡有本事者俱想在皇上面前施逞。只听得军中又奏了三通鼓乐，左右都督将令旗一招，郭绍汾顶盔贯甲从旗门下横刀纵马而出，高叫：“遵旨比较武艺，有能者请出一较！”说声未绝，早见左军队里一将提刀拍马来迎，却是御营左哨团练使雷应春。当下两骑战马咆哮，两口宝刀飞舞，战到三十合上不分胜败，早听鸣金，各住手回阵，第二名龙韞手舞双鞭早临战阵，却见东南队里一骑马两条鞭驰骤而出，却是前军都督左营守备熊如虎。正是棋逢敌手，四条鞭如翻波滚浪，但见冷气团身、火光灼烁，斗到三十余合，亦闻金回阵。第三名陈松岩早挺枪跃马而出，只见右军队里一骑飞来，却是守备鲁捷拈枪劈面来迎。斗到十余合上，陈松岩卖个破绽让鲁捷一枪刺来。陈松岩把身子一扭，这枪从肋下过去，两马厮并，鲁捷直撞入怀来，陈松岩一把抓住他勒甲绿正待要提过马来，早听鸣金，便放手回阵。第四名高卓使一枝方天画戟，早纵马出阵，这边中军队里飞出一将，却是后军都督、左哨护军使尹政使双铁戟、纵五花马飞跃来迎。战到四十合上，高卓战法渐乱，早听鸣金住手。门旗开处，却见刘电金冠抹额，鳞甲锦袍，横丈八浑铁蛇矛按辔而出。早见北阵里鼓声响处一骑泼墨马、一条浑铁枪如一片乌云捲地而至，却是后军都督掠阵使袁立。这人生得铁面虬髯，绰号“赛张侯”，专精蛇矛，称营中独步，其时众将推他来敌刘电。刘电见来将威猛，欠身道：“新进与前辈比较，幸恕无礼。”袁立睁眼道：“你但有本事只顾使来。”说毕，分心就刺，刘电说声“有罪”，把手中枪架住。原来这袁立使出梨花枪法真如瑞雪纷飘，梨花乱落。刘电识得这路枪法，暗道：“此人

狂率无礼，若遇蒋叔丈必定叫他带伤。因随他卖弄只是遮拦架隔。直待他使到分际处——这一枪名为“透心寒”，刘电才把手中枪掣回用力一摆荡起一个车轮大小的花头，早把袁立的枪拨离手有六七丈远，吓得袁立几乎坠马，伏鞍而回。刘电笑道：“有罪了。”这时各将士无不缩颈吐舌。皇上看得分明，心中大喜，即将刘电宣上平台，赐锦袍一领，特授御营副指挥使职衔，日后有功另行升赏，郭绍汾等四名各授守备职衔，候旨分发。刘电等谢恩而退。皇上回銮，各官将士护从依次而散。

却说刘电回寓，刘云、岑秀早已得知，十分欢喜，都道：“不日定有恩旨下来，必然有剿倭之举。”当日三人共饮，叙说场中考试之事，不觉又过一朝。

次日平明，皇上登殿，百官见毕，即宣中书岑秀上殿面谕：“卿家青年历练，才识兼优，保举得人，大慰朕望，昨观卿十二策，足可歼除丑类。以卿公忠，不必回避原籍，今授卿江浙两省巡海副都御史，赐尚方剑，便宜行事。自总兵以下，悉听调度，务期尅日，肃清海宇，以副朕望。刘电等五名，即带往军营量才委用。中书事务交卸明白，五日内即驰驱前往，合同江浙总制巡抚便宜进剿。”岑秀得旨，又奏道：“臣以一介小臣，自惭鄙陋，乃蒙圣恩不次之擢，委以封疆重任，敢不殚心竭力仰报天恩！指挥刘电系臣保举，又属瓜葛，若交臣调用未免涉嫌，叩恳天恩另赐委用。”当蒙准奏，刘电即着带往吴淞，交与黄炯差委。当即赐与敕书、宝剑，岑秀跪领，三呼九叩谢恩而退。皇上回官，百官朝散。此番有分教倭气消灭，海宇清宁。正是：

只凭艺才能超众，何患声名不远扬。

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五回重恩义客里寄双鱼展雄威御前杀二虎

却说岑中书当日领了敕剑谢恩出朝，五府六部谁不与他道喜？只因限期急促，回寓后就去见内阁程公叩请方略。程公道：“年兄才干老夫尽知，但军务之中须恩威并济。我看年兄诸凡宽大固是盛德，但是英年，恐人易视。唐时郭、李二公，一宽一严，愿年兄兼而有之为妙。”倭寇肆扰连年，深劳圣虑，前差赵工部视师，竟毫无实济。此番年兄领此重任，必当克日肃清海宇以报圣恩。老夫当拭目以待。阁中之事，老夫当另委干员代理，不必挂心。”岑秀道：“老太师之言当铭诸肺腑。还有一事禀恳：今有原任山西曲沃县知县刘云丁艰服满，于上年九月内到部候补，现与门下同寓。今其胞弟刘电已蒙圣恩授与副指挥职衔，带往江南郊用。伊弟兄俱系寒士，求太老师垂恩嘘植，俾得早补地方，感戴不浅。”程公道：“既如此，这月有缺即补他便了。”

当下岑秀叩谢禀辞回寓，即与刘云说知：“此月便可准补，但不知缺分如

何？”刘云道：“多承贤弟美意，但得早补地方也就好了。”一面与刘电料理行装，各官饯送者一概辞谢，知会郭绍汾等四人，初十日率领陛辞。皇上特赐御酒三杯，着内官回员郊送十里，当即谢恩起马，文武官员相送者夹道。家丁背着敕书宝剑，龙韞、高卓与总管王朴前站先发，刘电与郭绍汾、陈松岩乘骑在后。是日，惟刘云直送出外城三十里而别。

且不表岑御史奉命征倭。却说文进自救了王夫人便星夜进京。这日到了德州所豁的一个宿站地方，日色将西，只见沿路有许多职事人役往来不绝。文进就在南镇梢头下了一个小店，问那店主人，说是本州官府都在这里伺候迎接钦差的，也就待到了。又问：“不知是什么钦差？”店主人道：“是个内阁中书，特旨放了巡海御史，赐他尚方宝剑，那一个官敢不奉承他？”文进听说是内阁中书，因问：“这御史不知姓什么？是那里人？”店主人道：“姓岑，是南直隶人，如今还管着本省地方哩！”文进听了心中暗喜道：我正要去投他，却好在这里遇着，不问时，险些儿错过。但如今他是个钦差大臣，我如何好轻易去见他？又不知刘家弟兄两位下落。想了一回，反觉纳闷。又想道：“我与他丈母报信，谅也无妨，总然他不理我，也没我的不是，且好探问刘三爷的下落。”正踟蹰间，只听北头三声大炮，谅是钦差已到，文进便将包裹交付与店主人道：“我去那头看看热闹便回。”说毕，就一直走到了镇北头，却见有数处公馆门上都挂着灯彩，中间一座大公馆悬灯结彩，门口人役拥挤不开。文进在外边站住，观看了一回，只见里边本地方官员都禀见了出来，纷纷散去，末后又见四位军官出来，便有人役接着请入公馆去了。文进谅得里边事毕即走入公馆门来，便有人役上前拦住喝问，文进道：“我是来与大老爷报家信的，烦你们转禀一声。”内中有一个老成些的人役上前问道：“你果真是与大老爷报家信的便好与你传禀，倘有虚冒，这所在性命相关，不是当儿戏的。”文进笑道：“我并无虚冒，你请放心。”那些人役听得这话，又问了姓名，才往侧门传禀。

少刻，见一位军官出来，文进看时，正是刘电，便道：“三爷原来也在这里！”刘电见了文进，大喜道：“你如何到此？”文进因将大概说了一遍。刘电甚喜，向文进低声道：“此来甚好，省得我差人寻你。但只是岑爷如今是钦命大臣，相见不便为礼。足下且在此少坐，我先与你道达过，然后相见。”文进道：“是。”

当下刘电进来与岑御史道：“适才来的正是去年与我保护成公家眷的文进，今特地进京寻我，欲图些事业。不想在路上又救全了令岳母王夫人的急难，因再三托他顺寄一口信到来，只是他布衣微末，不便进见。”岑御史听了惊讶道：“前在东督本章上见岳父在任病故，痛念不已。正要专差往登州探问岳

母信息，恰恰正在奉命之时，不遑及此。如今他来得正好，不知在路上如何相救？快些请他进来问个详细。况且他是有恩义的人，岂可以官礼相拘？”因即着王朴相请，岑御史在阶前立候。

少刻文进到来，便要叩见，岑御史扶起道：“足下且不为礼。”因问：“路上如何得救舍亲？”文进便道：“从去秋同刘三爷在府见过太夫人，蒙恩优待，后与刘爷寄书往太仓，不曾见得殷将军，只见了成老爷。将书信交明回来就到沂水寻刘三爷图个事业。不想到了蒋府，他家人说蒋爷是大老爷保举，两日前已进京去了，因此小人一直赶进京来。这日五更时分，走到辘轳湾地方，遇着一伙强盗打劫客车，一时气忿，杀死两盗，拿住一个，恐怕送官累住身子，因割下了他一只耳朵放他去了。不想却是王老爷的灵柩家眷，因此王夫人叫我寄一个口信与大老爷，他们已是回南去了。那时因天尚昏黑没有行人知觉，已催他们赶车速走，免得耽搁。小人也怕有累，星夜赶行，不想却在这里遇着。”岑御史听了大喜，对刘电道：“若无义士，岂不是一场大祸？只可惜义士行路心切，不然拿住那贼报官，倒是一场大功，岂不与殷将军一般？”刘电道：“若不遇成公的力荐和那操江的爱才，也不过请赏而已。”

岑御史当下请文进到客堂坐话，文进再三不敢，岑御史道：“足下乃重义之士，不必过拘。”文进只得告罪坐下。岑御史道：“日前足下已到过湖村见过老母，今欲寄家书一封，再托足下往湖郡一行，讨个回覆即转江南，在行馆相会，那时便可随事立功，以成足下志愿如何？”文进大喜道：“将来随鞭执镫，总在恩庇之下了。”岑御史当就灯下写了一封备细家书，刘电也写了一封与岑夫人请安的书、一封通知蒋宅的书。岑御史叫王朴取出三十两银子，连书递与文进道：“千金之托，幸祈速去速来，万勿耽搁。”文进领了银书即叩辞起身，岑御史送出阶前面止。刘电便同出外边道：“先恳足下顺道到蒋宅与了这封书，即往湖郡讨了回书速速转来。如今正是立功之秋，不可自误。”文进应诺，即拜辞连夜而去不提。

岑御史自文进去后，便把纪念王夫人并家中的心事放下。因与刘电计算：“据说蒋公已先两日起身，如何不得相会？莫非又往他处，还不曾到都？”刘电道：“或者是途路相左亦未可知，总在月尽边，必有京报。”自此二人于路只计议征倭机要，表过不提。

却说蒋公自被本府县官奉大宪给咨催促起身，一路行来见各尖宿站头地方官都备办公馆，听说是岑中书特旨放了巡海御史，已于初十日出京。蒋公自思：他是钦命大臣，沿途都有官员迎送，相会不便，且恐招摇，有涉嫌疑。因吩咐蒋贵，连夜绕小道悄悄过去，竟往都门，问到岑中书原寓，相会了刘云各道别来情况，才知刘电特授了指挥，同往江南，心下甚喜。次日遵限往兵部投了

本省督院咨文，回寓听候。

原来此番外省保举，只有山西巡抚保举武生一名赵杰，直隶提学道保举武士一名朱宁，连蒋公只有三人到京，投文候试。皇上见保举寥寥，圣心不悦。这日，传旨着御前指挥使带领这三名武士在虎圈考试。是日只有御前带刀指挥并统领御林军将弁等随驾。传旨先试三人骑射，令于驰道傍立一三丈高竿，中间用一小横竿，取西川红锦战袍一领折作数叠，用彩绳悬于横竿之上，约离地二丈。如能射断彩绳落袍者取为一等，即从此袍赐之；射于横竿上者次之；射中大竿与战袍者又次之。令武士各挑御营驯练马匹，许先于驰道试驰三次以识马力。旨意一下，顷刻俱备。

蒋士奇等三人俱武中箭衣，各取趁手弓箭，扳鞍上马在驰道上驰骤了两遍，看得竿绳亲切。先是蒋士奇从驰道尽头弯弓跃马，加上一鞭，那马如飞，将到竿下，蒋士奇才搭上箭时，这马已驰过竿一箭来远。蒋士奇翻身扭回头，觑得亲切，喝声“着”，弓弦响处那箭正中横竿，连彩绳射断落袍于地，这马已跑至御台前。蒋士奇兜回马，复至竿下取了锦袍，到御台下叩头谢恩。皇上见蒋士奇状貌非常，天颜甚喜。随传旨另取一袍，悬挂中式。赵杰骤马先射一箭，却中在横竿之上，末后朱宁驰射一箭却射中锦袍，那箭贯袍而过。皇上见了笑道：“也算合式。”传旨各赐绿锦袍一领，二人谢恩毕。

当又传旨，问三人谁能斗虎者，即授与御前指挥之职，当下惟蒋士奇答应能斗。原来这圈中豢养之虎，皇上暇日令武勇之士相斗取乐。今忽传旨试问，这赵杰、朱宁俱未曾经过，不敢答应。蒋公自谅一虎之力尚可制服，因此答应。当即传旨令御营斗虎武勇各执兵器围绕，一者恐防虎逸，二者恐武士不能制服有伤性命，就便刺死。

当下蒋士奇取一枝浑铁齐眉杀虎短枪来迎这虎。原来这虎久困在圈不能舒展，及放出圈外，把头摇了一摇，打一个伸欠，把尾一剪，将两前爪踞地大吼一声，便纵有八九尺高，平空照蒋士奇扑来。蒋士奇不慌不忙，就他扑来之势看得亲切，把枪向虎项下迎着用力一搅，把这虎撩去有丈余远近。原来这枪却从项下直透出颈上，鲜血迸流，已是不能动弹了。皇上看见，大喜道：“虽然胆勇可嘉，只是未曾斗得，着另放一虎与他斗耍一回。”当时遵旨又放出一虎，比前更大。蒋士奇既杀一虎，想来不过如此，便放大胆来斗。这虎一出圈来把浑身一抖，摇头剪尾大吼一声，把前爪踞地和身往后一缩，作势往前一跃，离地有丈余高，直望蒋士奇扑来。蒋士奇将身一闪早纵在虎后，把铁枪在虎后腿上着力一扫，那虎负痛回过身来，又吼了一声托地一跃，又扑将过来。蒋士奇却闪在一旁把枪杆向虎前爪横扫过去，却扫着左腿，“豁喇”一声把枪杆打作两截。那虎两扑不着威势已减，且前后腿着了两下，负痛一吼，却待奔走

，被蒋士奇乘势赶上，两手抓住花项皮尽力一按，把虎头直接在地上，又把左脚踹住虎腰，掣出右拳在虎肋上连打了十数拳。那虎口鼻内早冒出血来，挣扎不动。蒋士奇把手放开，那虎喘息一回才待挣扎起来，又被蒋公在软膛内用力一脚，踉跄倒地再不动了。

皇上大喜道：“果是神勇。”随驾将士无不暗暗喝采。当时宣上台来问道：“卿有此技勇，如何会试不中？”蒋士奇奏道：“臣因老母年高，已三科不曾会试。”皇上道：“若非岑卿保举，几至埋没英雄。今东南倭寇肆扰，若将弁俱得如卿，何愁不能歼灭？今须努力东南，俟海域清宁，即当遂卿孝养之志。”当授御前都指挥职衔，赐柳叶金甲一付，蒋士奇谢恩下台，赵杰、朱宁又考试了一回，武艺虽不能格斗猛虎，本身武艺尚精，俱授予千户职衔。即着吏、兵二部速查江、浙两省有何将弁缺出，当时遵旨查复，有江南狼山营都使同知、六安营中军守备、浙直金衢卫都指挥，现在未补。当即传旨蒋士奇以御前都指挥实授金衢卫都指挥使，即随军营进剿，三日内起程；赵杰、朱宁即给劄着往闽省交总兵戚继光军前委用，有功即补。蒋士奇等一同谢恩而退，皇上回宫。

次日，颁一道旨意，大概说：此番特旨令各官保举武勇，今内外只寥寥数人，可见从前所募勇壮俱系循私滥用，并无真实才勇可知，安望其奏功效力？若能尽如岑秀所举刘电、蒋士奇其人者，方称武勇之实。今朕已不次擢用。其从前外省滥充无能者，着该总制、督抚、操江严行裁汰，毋得虚糜廩禄；并着御史岑秀就近查参。毋再循情，自干罪戾，咸宜钦此。这一道旨意下来，不待御史按临，这些武勇自行告退并裁汰者，江、浙、闽三省共九十余名。自此，行伍尽皆整肃。

且说蒋公授职回寓，因挂了御前都指挥的衔，就有许多御林弁目到来参叩，不在言表。刘云恭贺道：“此番太亲翁才得少展宏猷。”蒋公道：“虽蒙圣恩，实惭鄙陋。惟恐老母年高、儿子幼小，家间无人照料，浙直虽不甚远，但军旅之际，难免两地挂心。”刘云道：“太夫人精神矍铄，禄寿未央，毋须远念。但愿早清海寇，便好迎养任所共享太平之福。姻晚已蒙内阁程公见允，此月内谅亦得补，但得同在一方，便是万幸。”蒋公道：“若得补在沂属地方便可仰仗照料。”此时蒋公系是奉特旨进剿之员，钦限不敢迟延，即日整顿行装，关会赵、朱二千户，至第三日早朝同在午门谢恩辞阙。

且不说赵、朱二人前往闽省建功之事。却说蒋公辞阙回寓，随即起身。御林将弁相送者纷纷不一，惟刘云远送郊外而回。蒋公星夜兼程，到家一转，只耽搁了一天，拜别老母，带了蒋贵星飞赴浙。其时江浙两省倭寇方张，各路官军，议守论战，号命不一。及闻得岑御史十分严肃，各营将弁自总镇以下莫不

凛然整饬戎行，因此军威大振，只候调度，进剿立功。今且按下不题。

却说许俊卿自从那年随金公到大庚县，一年有余，因金公不胜繁剧，调了崇仁县简缺。其时许公已知殷勇做了太仓游击，心中甚喜。及到崇仁后，又接着了刘云在南昌所寄之书，知女儿未死，现在刘家，又惊又喜，恨不得及时见面，金振玉母子婆媳也都欢喜不尽，道：“天地间果有这样奇事。”此时金公已告病乞休，上司允准，正在委员交代。

许公急欲去见女儿，只得先辞了金公并岳母舅子，雇了一只小快船赶到吉水。问至刘宅，正与刘霖会着，道其来意，此时许公已是须发皓然，刘霖知是雪妹的父亲，便相邀到中堂坐下，往里说知，雪姐听说父亲到来，三步做两步走出堂前，一见面，正是隔世相逢，父女抱住先大哭了一场。其时刘老夫人婆媳都已出来劝住，才含泪拜见，雪姐一位位指与父亲说知。许公先向刘母拜谢，然后都相见了，大家一同坐下叙说数年往事。只因前日刘云所寄之书不过言其大概，未曾细说被骗情由，如今一一说来，真个有：千磨百折，生死的缘由；一日三秋，别离的情况。许公听了又哭，哭了又听，后来刘母说到姑娘与岑公子已订下婚姻的事，如今女婿是特旨放的中书了，许公道：“这事在衙门已看见邸报，却不知女儿有婚姻之订，只是当初何不竟完了姻事？”刘老夫人固说起刘公星显灵的话来：“……因此大家一来信了这话，二来不曾见得亲家，况岑夫人又在客边，大家都不敢主，前年三小儿送姑娘回江南，因亲家不在，只得同了回来，还有岑夫人家的一个老阿姆同姑娘在这里作伴。如今三小儿已往蒋宅就亲，大儿子进京候补，早晚望信回来便知分晓。”许公道：“小女再生，已是亲母的女儿，何必又要问我？”刘老夫人道：“这都是在山东蒋宅的话，连我也是过后方知。如今若果应先夫的话，将来还要蒋公作伐才得完这姻事。亲家且宽心在这里住下，将来自有下落。”许公又对女儿道：“当日害你干娘的强徒既有姓名人家，便不难根究，即寻着那曹二府也就有着落了。况你殷家哥哥已承继与我为子，两次寄书与我，如今又娶了媳妇，说他地方临海，因倭寇未平不敢接我前去。前日报上又见他升了松江府城守参将，官已大了。天网恢恢，将来或得报得大仇也未可知。”雪姐道：“这班凶徒如今不知死活，须得活捉住他斩头沥血祭奠干娘，才出得这口恶气。如今听得倭寇正在作乱，只恐外婆一家们回去路上担心。”许公道：“如今只有苏、松、嘉、湖一带紧要，他们从长江回南直却无妨事。”雪姐道：“爹爹且在这里耐心住下，等两个哥哥有信回来便见下落。”当日刘霖备便饭款待，许公见刘家一门都以至亲相待心下甚是欢喜。次日又设席接风，许公自此就在铺中帮刘霖照料生理帐目，十分相得。

时光迅速，过得残冬，又早是三春已暮。这日本县差吏员送一本报来道喜

，却是内阁中书岑秀奉特旨升授巡海副都御史，赐尚方剑，巡视江浙，征剿倭寇，保举武生刘电特授御营副指挥使职衔，赐锦袍一袭，同往南直交总制差委。许公和刘霖看了，笑逐颜开，满心欢喜，款待来吏，回帖谢了县尊，就到里面与刘老夫人说知。大家俱各欢喜无限，刘老夫人对许公道：“一人有福，带挈满屋。如今三小儿已沾了令婿的光了。”许公道：“亲母怎说这话？如今却是亲母的令婿，不是我一个的了。”大家说说笑笑。惟有这两个嫂子，你一句我一句，说小姑如今是一品夫人，就要戴凤冠穿霞帔了，说得雪姐脸上红了白，白了红，又欢喜又羞涩，做声不得。刘母笑对许公道：“他姑嫂们没一日不取笑作耍的，且是十分亲热，一刻也走不开。”许公道：“至亲骨肉，原该如此。”自此一门欢乐。

不觉到了四月下旬。这一日，忽听得门外一片锣声响亮，大家吃惊不小。有分教：恩从日下，福自天来。正是：

重生再会人间少，异姓逾亲世上难。

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六回岑御史遣将救吴门刘副总统兵诛海寇

却说这日一片锣声，却是京报报来。报单上写道：“贵府大爷讳云，奉旨补授江南松江府奉贤县正堂”。许公对刘霖道：“却好与小儿同在一处，实是难得。”当下款待报子酒饭，赏赐起身。许公随与刘母道喜说：“这奉贤县是个美缺。只是如今倭寇作乱，那里正当沿海要地，却好与勇儿同事一方，他们是患难弟兄，自然十分关切，况如今岑郎与三相公都聚在一处，真是天大的喜事！我如今即欲往江南去走一遭，一来会会大相公弟兄，又好订定女儿完姻之期，二来去看看勇儿，并去探望金家，省得时时挂念。”雪姐道：“爹爹若去，恐三哥与勇大哥正在军务忙冗之时，多分不在衙门，不如竟到大哥衙门打听他们的消息为妥。”许公道：“你也见得是。”刘霖道：“老伯去走遭也好，只恐路上辛苦，须得一个服侍的人才好。如今奶娘的儿子周旺儿闲着，不如叫他同去，又壮健又老实，放心可托。”许公道：“此去都是水程，却也没甚辛苦。若得一人作伴更觉放心。”因此商量定了，择在四月二十八日起身。刘霖写了一封家书交许公带去，道：“不尽之言，老伯到那里面说便了。”许公应诺。此时天气渐暖，主仆二人不过一肩行李，雇了一只小船，至期作别，前往江南进发。

话分两头，却说岑御史一路无停，将到南直交界，早有流星马飞报：“倭寇攻打苏门甚紧。”此时南直各部官员并操江都院程公，俱差官迎接。岑御史一概回帖请安，惟程公处附禀缴帖，因军务紧急都不及进省拜会。当时马上即令龙韬、高卓二将各领令箭一枝：龙韬星飞会常镇参将何其能，高卓会同镇江

卫都使吕岱，各率本部兵，限两日夜至苏门救应。又飞调京口兵三千，令郭绍汾领兵一千由圖山进发，陈松岩领兵一千从川沙进发，若遇倭寇，沿途剿杀，限三日内在吴门取齐，毋得违误；过期不到，定按军法不贷，自与刘电率兵一千，星夜兼程，救应各路。

原来总制黄炯初闻朝廷以岑中书为巡海御史，赐尚方剑出京，以为年少书生不娴军旅，只好纸上谈兵，济得何事？不料其时倭首赵天王与海寇徐海、汪直等结连，分兵入寇。徐海一支攻掠台宁、舟山，震动浙、闽；汪直一支分掠嘉湖、海宁等处；赵天王劫苏、松、崇、太，兵分数屯，互相连络五百余里，左击右应，十分猖獗。吴淞总兵王嘉桢屡战失利，现在抱病请休。嘉镇总兵褚飞熊与乍浦兵备道雷信协力剿守，只敌住汪直等寇，保护嘉湖、宁海一带。参将殷勇、耿自新协保松江、南汇、金山、奉贤等要地，相机剿杀，不能远离。因此，赵天王与格子里、混江鳅、就地滚等倭奴万余围攻苏门四昼夜；幸喜苏门坚固，急切攻打不下。副总陈奇文分兵出战数阵，只因众寡不敌，城外村镇居民杀掠一空。这日黄总制正欲令游击洪弼杀出重围，调常镇兵救援，忽见东北、西北两路尘头大起，火炮震天，城下倭奴俱有惊恐之状。原来是何其能、龙韬、吕岱、高卓四将领兵两路杀来。

黄总制见时救兵，即令陈奇文与众将分兵从葑、閘、盘、肴四门杀出接应。一时鼓声雷动，军威复振，里外夹攻，群倭措手不迭。赵天王招呼大队，风驰云散，且战且走，夺路奔翁埠、庙湾大屯而去。官兵正追赶间，只听前面炮声响处，鼓角连天，却是陈松岩领兵由川沙杀来当头截住，正遇赵天王，挺枪就刺。赵天王舞双刀架住，略斗数合，见各路追兵大至，无心恋战，逼开枪就走。陈松岩飞马赶来，却不防就地滚江五在队里暗发一箭，正中陈松岩左肩。陈松岩大怒，带箭挺枪直取江五。江五舞刀相迎，斗得数合，抵敌不住，拍马落荒而走。陈松岩即拔臂上之箭回射江五，正中后肩，几乎落马。幸赵天王复翻身与混江鳅江七敌住，且战且走，官军一齐掩杀之间，忽听四下螺声竟起，却是赤凤儿、郎赛花率大队杀来，将赵天王等救应而去。其时天色傍晚，官军鸣金，扎住不追。

这一阵，计斩倭奴五百余级，虽解了苏门之围，只可怜城外居民已杀戮无算，房屋尽成灰烬。其时岑御史、郭绍汾两路军马都到，黄总制方知是岑御史调兵解围，心下十分感愧道：“早是不曾轻慢了他。”及至会面，知岑御史年才二十有二，堂堂一表，望之俨然起畏。当时并马入城，已是薄暮，观瞻者夹道，见岑御史年正青春，莫不啧啧称赞，都道是圣天子洪福，万民有幸，出这等少年英杰。

当时岑御史马上传令，将兵马分为五营，驻扎城外。当与黄公同进总制衙

门，后堂叙礼毕，黄公再三致谢，因说：“倭寇近日猖狂更甚，江浙沿海一带竟无宁息。今幸旌节按临，便可计日剿灭。”岑御史道：“治晚年幼才疏，谬蒙圣恩委任，实不称职，还求宪公祖指示方略，庶克有济。”黄公连称不敢，道：“都台平倭之策、圣天子赏鉴不凡，定当剋日肃清海宇，不但百万生灵俱蒙覆载，即弟等亦叨庇无涯。”岑御史道：“深蒙过奖，未免增惭。”因说：“这倭奴与海寇结连并非实心相助，不过藉势掳掠以图互相救应，其实各贪利欲，及声势一败彼此不顾，此诚乌合之众，虽多勿虑。且倭奴凶狡而贪，往往争利，便自相残杀，并无纪律，此辈总有十万之众亦不足惧。其可虑者，此辈忽聚忽散，进退莫测，遁藏岛屿，出没海口；且善能伏匿林莽以避枪炮，异常诡谲，聚则可以计诛，散则不能尽歼。且对阵交锋倭奴驱使掳掠平民当先透敌，官兵不分清白，铙箭并施，所杀尽是平民，甚至割首请功，滥邀升赏，殊堪发指；真正倭奴并不曾伤损，及官军锐气已过彼方呼啸云集，以致官兵屡屡为其所败。大概倭寇所恃者有三：一则勾连内地奸徒暗通线索，熟悉路境；再则海口兵微，因得肆其出入；三则潜藏近岛，恣其劫掠，以为常计，官兵莫可伊何。今治晚见过公祖，明日即当遍阅各营将士强弱，悉访倭奴出没情形，再三请教剿除方略。”一席话说得黄公唯唯称善，当下盛席款待。饮酒间，岑御史问及将弁贤否，黄公道：“首推松郡城守参将殷勇，系武勇出身，少年英俊，屡立奇功，且闻令正亦智勇足备，所领绣旗军贼人不敢轻敌。再有杨舍参将耿自新、副将陈奇文俱老诚历练之将。惟吴淞总镇王嘉楨现在告病请代，其余贤否谅不能逃都台电察。”岑御史道：“吴淞一镇最关紧要，现在军务倥偬，届宜悬缺？宪公祖即当委员交代。今有御试武勇第一、特授御营副指挥使刘电奉命与治晚同来，交在铃轅差委。其人才勇俱优，委以偏裨，必不有负宪公祖之任用。”黄公道：“皇上亲试合式之人必然超群出类，弟明日即当委用。”

少间席罢，岑御史即辞归公馆，已是更余。当夜即作檄通饬各营，大略言：将弁各保汛地固属分内，若邻近被围即当迅速救援，岂得以保守本汛为由束手坐视？今常镇两营若非本院飞调竟尔坐视，倘苏门有失，岂得无罪？今除已往不究，嗣后凡有紧急之处，附近营汛即当互相救应，毋得坐视。如果本汛险要，有不能分兵之势，本院自当查察，决不使有屈抑。今本院即日按视各营，咸宜整肃以待，填勿怠忽取咎！这檄文凌晨即发。随传令常镇两营兵马仍撤回本汛整饬候调，京口兵三千内挑选一千协守吴门，其余发回本汛。一面先移会浙抚，商略机宜，协同进剿；并密差干弁访查浙直用兵情形。当日即辞别黄公起马往各营巡视。是日刘电参谒总制，黄公一见大喜，即令暂署中军副总将事务，仍随御史军营进剿，陈奇文即委署吴淞总镇，一面具题不表。

却说岑御史先巡阅苏、淞、常镇各营兵将，惟松江营行伍整肃。因相会殷勇，见其气概轩昂，果然名下无虚。原来殷勇已早得刘云由江浦转寄之信，已知雪妹未死，并与岑公子订婚之事。后又得成公子所传刘电口信并文进转寄之书，因尽知一切。近日又见京报，知刘电特授指挥职衔与岑御史一同到来，心中大喜；满拟相会，不料刘电又因公他往。及参见岑御史，因是钦差统辖上司，不敢言及私事，倒是岑御史说起山东之事：“……曾与许小姐有婚姻之订，只不知许丈意中何如？”殷勇道：“这便是继父，如今尚在江西，承刘氏昆仲相招，当早与小妹相会。婚姻之订，只恐不能仰扳，岂有不允之理？”岑御史亦不提起先娶之事，但笑道：“若得成全，便成至戚了。”殷勇只是唯唯而已，当因军务纷繁，匆匆言别，及阅至太湖营，见水军守备谢琪年力衰迈，勒令休致，即以龙韬补授。此番巡视各营，已审知倭奴出设要道、营汛远近情形。即日关会黄公，于崇明、留河、孟河、庙湾、金山等各海口，除旧有战船十只、额兵各一百五十名外，再名添设善水精兵一百五十名、管领水军把总一员——以十名驾船，余用鸟銃、钩镰枪各二十杆，凡遇倭奴潜遁出口，鸣金为号，远用鸟銃，近用钩镰枪，并力剿杀，得功倍赏。又调水军将弁挑选各营壮健水军在太湖操演，以备进剿，为捣巢绝穴之计。

这日，忽接嘉镇总兵褚飞熊申文飞报：“海贼汪直入寇平、海两县，贼党叶碧川入寇海宁，毛海峰攻打湖郡，十分紧急。瑞分兵救应，除飞报浙宪外，伏乞宪裁。”同日又据署吴淞总镇陈奇文飞报：倭寇入犯金山、上海等处甚紧。岑御史得报，即飞檄殷、耿二参将救应金山、上海二处，相机剿杀；复令高卓与吴镇左营守备辛尚忠各领兵五百前往救应：“倘我军不利，即往助剿。如我军已胜，倭奴必由庙湾、翁埠而走，可即间道绕出截其归路。”又檄吴镇陈奇文率大兵两路救应，却令刘电率精兵二千往援湖郡。自率大军即往平海进发。

却说文进自领家书，先往蒋宅投递后，即星夜往碧浪湖来。一路正听得倭寇大乱，逃离乡民沿途络绎，都说倭寇攻打湖郡甚紧。文进恐湖村有失，飞奔而来。原来正值毛海峰率贼兵数千攻打湖城，围得水泄不通，手下头目分掠，乡村大遭荼毒。这碧浪湖村正当湖口，如何不扰？幸亏严先生与把总洪福平日操练乡勇，协同官兵抵死守御，近又得嘉湖总镇褚飞熊知岑御史家属在此，因调守备一员、添兵三百名防守，因此贼兵几次到来攻劫俱被杀退，只是昼夜不得宁贴。此时王夫人已回，官项已缴，小夫人母女相商发仓供饷，并示杀贼一级赏银五两。因此，官兵、乡勇既图赏赍，又欲争功，竭力防御，十分严紧。凡遇外来之人，细加盘诘。这日文进到来，问知是岑府差人，才得放进村来。门首有许多兵丁守护。文进到内，岑忠一见甚喜，问是寄家书到来，随即

禀知。

两位老夫人出厅相见，文进叩毕，将书呈上，两夫人拆开观看，甚喜。王夫人知是途中救难之人，十分感谢。岑夫人道：“义士来得正好，如今这里海贼几次到来劫掠，官兵、乡勇竭力保全，恐将来有大队贼兵到来便难保守。烦义士不辞辛苦速往通知御史，调大兵来救湖郡地方要紧。”文进道：“太夫人不须忧虑，此时老爷岂有不知？况各路兵将俱听调遣，那有不救此处之理？如今太夫人写了回书，小人即便前去。”王夫人道：“天色已晚，一路辛苦，且安息一宵，明日起身。”

说话之间，只听得外面声嚷。岑忠出去看时，却是洪把总来报：“如今岑大老爷差制标中军副总刘爷领大军来了。”两夫人间报大喜。文进听说一“刘”字，未免关心，即出来动问队长：“这领兵的刘爷是那里人？”那队长道：“就是御史大老爷保举御试第一特授指挥的刘爷，如今署理制标中军副总的事务。”文进听了大喜，即进来对两夫人道：“原来领兵的就是刘三爷，如今已署了副总兵事务。太夫人速写回书，小人明日五鼓即赶往军前，也好出半臂之力。”两夫人大喜，吩咐岑忠丰盛款待，当晚和少夫人灯下写了一封回书，书中极道文进之功，封固交给。文进当即禀辞，至五鼓即起身去迎刘电大军。

却说刘电奉令，知碧浪湖紧要，因此统兵星飞而来。正欲先拨偏将一员，分兵五百往保碧浪，不料正迎着文进到来，相见大喜。因知湖村无恙，便一同催军直抵湖城。

却说这毛海峰正围攻湖郡，连胜两阵，悉力攻打，以为旦夕可破，不想有这支救兵到来，便在城下列成阵势，横大砍刀在皂旗下看望。早见官军阵中一将飞出，却是守备方潮，大喝：“无知贼寇，天兵到来，尚不下马受死！”毛海峰也不答话，举刀便砍，方潮使宣花斧急驾相迎。未及数合，方潮招架不住，拍马败回阵来。毛海峰哈哈大笑道：“这样东西也不值得污我宝刀。”此时刘电在旗门下观看毛海峰武艺高强，心中暗想：“怪不得官兵屡屡失利，原来海贼中却有这等手段。”正待出马，只见文进挺长枪大吼一声，步跃出阵，直奔海峰，更不打话，一步一骑，枪来刀架迸寒光，刀去枪迎飞烈焰。两个斗到二十余合上，刘电看文进步下终觉费力，惟恐有失，即纵马出阵，大喝：“不得无礼！”挺丈八蛇矛直刺过来，毛海峰举刀急架。文进却路离数武，看他两马相交，刀枪并举。斗至三十合上，海峰力怯，却待奔走，城上参将余充、守备韩成功率城守兵分东西两门杀出来夹攻。一时金鼓如雷，喊声动地，贼兵四下乱窜。毛海峰心慌，虚滚一刀，招呼贼兵拍马奔走。刘电传令尽力赶杀，只留西北一路逼他奔入湖滨，以便歼灭。谁知毛海峰深知路径，却从东南夺路而

走。刘电率兵四下赶杀，凡步下之贼，沿途杀戮不计其数。毛海峰回顾手下只有数百余骑，心胆皆裂。正在危急，忽听四下螺声大起，喊杀连天，却是分水牛、穿山甲、黎格、卢龙四屯贼兵杀出救应，与官兵浑战。贼将黎格正遇文进，措手不及，心窝里早中一枪，从后背透出而死，毛海峰无心恋战，招呼群贼夺路奔盘林而去。其时天色昏黑，雷雨暴作，官军鸣金扎住寨栅。这一阵计斩贼一千余级。自此海寇、倭奴不敢再犯湖境。次日刘电与余充各自收军，刘电亦不及进城相会各官，随一面往总制处报捷，一面整军同文进回行辕缴令。

且说岑御史领兵星夜至嘉郡，文武各官郊迎参见，因问：“近日贼势如何？”总兵褚飞熊道：“连战数场，互有胜负。前日都使万士雄军中获得贼线一名小张三，拷问贼情，据供贼中有江二、江四、卢龙俱系江南人，为贼中耳目，还有江五、江七现在倭首赵天王处为头目。必得除此数贼，倭奴便无主使。”岑御史便问：“这小张三何在？”褚总兵道：“现在囚禁。”岑御史道：“好生看守，我明日还要细细拷问。”又传谕诸将，凡遇贼目江二、江四，务须生擒，另有升赏。因又细问海寇现在屯聚出没情形。褚飞熊道：“海贼出没路道惟捍海、柳塘湾、沙洲为要，现今屯聚盘林、洲山等处，连络二百余里。近日又探得贼中来了一个妖道叫金钟道人，有一个金钟，摇动时便有风沙、烈火、鬼脸、神头之兵平空杀至，十分利害。因此昼夜提防，未敢轻进，只候大老爷按临察夺。”岑御史笑道：“从来邪不胜正，此等依附草木之徒不足为虑。”因令军中预备乌鸡黑狗血，凡遇妖法，箭弩渍筒悉蘸此血一齐喷射，便可立破。一面飞檄平海两营游击严兵把守捍海、柳塘湾等处要地，勿许一贼出口，凡有海寇奔逃，尽力剿杀；一面移文星飞关会浙抚，遣干将协助宁海进剿。此时刘副总已回行辕缴令，又见文进斩寇立功并带到家书，知老母眷属无恙，心下大喜。当将碧浪湖守备撤回，令文进以把总前往，与洪福协力防守，并作书致候严公深谢其保障之力。一面传令息军二日，各营严整甲兵听候调遣。伫见海寇潜消，官军踊跃。正是：

动地甲兵方耀武，连天海水不扬波。

正不知岑御史如何调兵遣将以破妖氛？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七回现仙容一剑截魔头奋神勇单骑擒积寇

却说岑御史休兵两日，至第三日平明擂鼓升帐，众将齐集听令。当令郭绍汾领马兵二百名、步兵六百名暗截捍海，但遇贼兵败奔，拦截剿杀，不许放一人出口；都同汪龙领马兵二百、步兵六百，暗截柳塘湾；游击林中玉领马兵二百、步兵六百，暗截川沙，一般截剿；都使万士雄领马兵三百、步兵八百为前锋；游击吴端领马兵二百、步兵三百为左军；挥金连城宝领马兵二百、步兵三百为右军；总兵褚飞熊统马步兵二千，四路救应。又檄兵备道雷信、副使朱有

光严兵谨守乍浦海口，勿放一贼逃逸。自与刘电、陈松岩为中军。三声大炮，催动众军杀奔盘林而来。

且说毛海峰自与分水牛、穿山甲、卢龙等从湖郡奔回，因与汪直商议道：“如今到了一个岑御史，善能用兵，非复前比。赵天王已被杀败，解了吴城之围。昨日又遇见一个少年白面将军十分猛勇，还有一个黑面长身步将也十分了得，黎格已被他所杀。如今褚总兵、万都使、雷兵备都是劲敌，难以取胜。不若招呼叶碧川且出口与徐海合兵进取台宁为上。”正商议间，只见那金钟道人出来哈哈大笑，道：“你们如此胆怯干得甚事？只恐那岑御史不来，若来时，管教杀得他全军覆没、片甲不留！”汪直大喜道：“全仗吾师道术，倘得成功，当与吾师富贵共之。”原来这毛海峰本是飘洋大客，极有胆勇，因遭台风坏了船只，逃得性命，流入贼中，原非本意，今见官军整肃，将士英雄，因劝汪直不听，想仗此妖术谅难成事，当夜扮作乡民悄悄逝去，竟不知所之。

次日汪直知走了毛海峰，心下大怒，仗着金钟妖法正要起兵进攻嘉郡，不料岑御史大兵忽到。群寇震惊。金钟道人令将兵马在平原旷野摆成长蛇阵势，两军相遇，官军阵里炮声响处前锋万士雄横刀出马，大喝：“逆贼知事，及早下马受缚，免得污我宝尺。”贼阵上卢龙飞马舞刀来敌，大战数十合，不分胜负。在队连城宝见万士雄敌不了此贼，即跃马横刀前来夹攻，贼阵上分水牛挥大斧杀出敌住。

正战间，岑御史中军已到。刘电在马上见卢龙刀法精熟，万士雄只杀得个对手，不能讨他半分便宜，便拈弓搭箭，觑得分明，一箭射去正中卢龙面门，早被万士雄连肩夹臂砍于马下，分水牛、江二见卢龙被杀吃了一惊，回马便走，岑御史见前军得胜，把鞭梢一指，四下官军大刀、阔斧、鸟铳、长枪并力杀去，真有天崩地塌之势。汪直与分水牛、穿山甲分头迎敌，哪里抵挡得住？正在危急，只见金钟道人大喝一声从阵中飞马而出，右手仗着宝剑，左手执着金钟，口中念动咒语，把剑一挥，霎时间四下里黑云笼罩，云中无限神头鬼脸各执兵刃漫空遍野杀将过来。岑御史急令各军中将箭弩渍筒蘸着秽污望四下里喷射，果见许多草人纸马纷纷落地。那道人见破了鬼兵，心下大怒，急将左手金钟摇动，顷刻间四下黑风捲起，风中有黄沙烈火漫天撒地而来。官军急发喷筒箭弩，全无应效。风沙火焰愈觉猛烈，贼兵呐喊，四下杀来。官军大乱，各自奔逃。刘电、陈松岩、褚飞熊、连城宝四将保护岑御史夺路而走，被贼兵乘势追赶二十余里，幸得兵备道雷信引一支精兵杀来救应，贼兵方退，当下鸣金收军，扎住营寨。计点将士，游击吴端阵亡，被杀守备一员、牙将二员，损兵三名，余外带伤者甚众。

岑御史就平原下寨，传令各营，不得卸甲，恐今夜贼人乘胜劫营。因调拨

众将四下埋伏，饱食以待。岑御史中军虚设灯火，令各营但听中军炮响，四下杀出。却令万士雄、连城宝二将各率精兵一千，若遇贼人前来劫寨便倒杀转去，攻他巢穴，截其归路，贼必自乱，然后夹攻，可以取胜；但恐彼仍施妖法，却不可恋战，且放他退去，别作计较；如不来劫寨便掣兵回来，不可轻进。分拨已定，退入后营，心中纳闷道：“贼兵易剿，妖法难当，如何抵敌？”愁思转辗，无计可施。待到三更以后不见动静，料无劫寨之事，身上乏倦，便隐几而卧，听军中已交四鼓。朦胧之间，只听耳边有人叫道：“岑郎不必忧虑，明日对阵我当遣白猿神助你破贼成功。且东南杀劫将终，汝雪月佳期不远，吾女贤淑，自能善待，勿须虑也！”岑御史分明听得，急起身看时，已无影响，心下大奇，回想其言，知是仙岳母指点，可惜不曾拜识一面。又想“雪月佳期不远”，心下暗喜，因即望空拜谢。此时觉愁闷全消，精神倍长，不思安寐。

待到平明时，即升帐擂鼓聚集众将，传令众军严装饱食，各带三日干糖进剿，今番务要歼灭此贼军。军令下来，各营将士只怕妖法利害，心怀疑忌。岑御史明知军中心怯，因遍谕各营：本都院已有破妖之策，尔等不必怀疑，只准备协力剿杀，建功升赏全在此举。因此一军共信，俱各踊跃争先。听中军炮声一响，仍分五军浩浩荡荡杀奔盘林而来。到得半路，却值贼兵已到，岑御史传令众军摆开阵势，鸟铳当先，长枪在后，藤牌、滚刀相继而进，把马军分两势下合围拢来以防贼逸，只听中军鼓声，悉为剿杀。

却说汪直见金钟道人法术精奇，以为泰山之靠，因统大队贼兵分四路杀来，意在必胜。当令分水牛、江二为先锋，正与万士雄相遇，各不打话，刀斧相交，战至十余合，官军阵上连城宝拍马挺枪前来夹攻。分水牛如何敌得二将、虚滚一斧，回马就走。这边中军鼓声雷震，大队人马掩杀过来，鸟铳箭弩一齐施发，贼兵抵挡不住分两下而走，又被马兵围裹将来，喊杀之声震动山岳。汪直见官军势大，急令金钟施法。这金钟道人方洋洋出阵，摇动金铃哈哈大笑，果见一霎时黑风骤起，卷着黄沙烈焰掀天腾地而来。官军看见惊慌，只望中军救解。岑御史见妖法已施却不见仙姥动静，心下惊疑，欲待奔走，恐众军耻笑。况中军一动，大势齐偃。正危急间，忽听得半空中一声雷震，细雨如雾，顷刻间黄沙尽灭，烈焰全消。只见阵中突出一将，浑身如雪练一般，手舞双剑如两道白虹飞绕，直奔金钟道人马前，光闪处道人首级坠地，夺取金钟杀出西队，倏然不见。众军却望见正西上一片彩云，隐隐见一仙姥冉冉而没。官军见妖法已破，勇气十倍，大刀阔斧横冲直撞，杀得贼兵星散云驰，七断八续。

汪直见大势已去，量难抵敌，招呼贼兵拼命夺路奔柳塘湾而逃。只听前面炮声响处，一彪军当头杀来，却是都同汪龙，大喝：“逆贼待往那里走！”汪

直此时已舍死忘生，大喝：“挡吾者死！”挥刀直砍过来。汪龙正举刀迎敌，不防分水牛暗发一流星锤来打中汪龙马首，那马直立起来，把汪龙掀翻在地，早被汪直一刀砍死，夺路径走。后面大队官军拍风相似的赶来，分水牛、穿山甲率领败兵保着汪直且战且走。天色傍晚，正奔走间前面喊声又起，火光烛灭，却是郭绍汾从捍海抄小路杀来。汪直等不敢迎敌，只顾夺路奔逃。将及天明，离海宁不远，指望叶碧川这支兵来救应。

谁知叶碧川攻打海宁时，蒋士奇已至浙省。胡巡抚先差中军参将陆渊领兵一千前来救应海宁，随又接着岑御史移文，即令蒋士奇率精骑二千前来会剿。这叶碧川是个武举出身，堂堂一表，勇力过人，因官司抱屈杀了仇家，亡命入海，原非有心为盗之人。今被官军前后夹攻连败二阵，又见蒋士奇神勇异常，因就马前拜服，诉说原由，求免一死，情愿执鞭坠镫立功赎罪。蒋士奇怜他是武举出身，准其投降。其所统之兵尚有千余都从贼目连夜奔投赵天王而去，从降者只亲随数十骑。陆渊见海宁已经平静，即引本部兵回辕缴令去了。蒋公即令叶碧川，为前锋往平海来会剿，却好正遇汪直败兵奔到。叶碧川大叫：“汪直及早投降，免得一死！”汪直听见吃了一惊，不敢答话，拍马往斜刺里就走。不想正遇蒋公马到，汪直见四下官军云集无路可奔，只得奋刀劈面砍来，却被蒋公左手把枪逼住，放他撞入怀来，右手抓住勒甲绦生擒过马，掷于地下，军士上前绑缚。分水牛、穿山甲吓得落荒而逃，只见四下里官兵重重叠叠围杀上来，料难逃脱。分水牛大吼一声，力砍数人自刎而死，众军赶上，砍作肉泥。穿山甲早被陈松岩撞见，生擒活捉去了。其余贼兵如砍瓜切菜，杀戮无算。当时岑御史大军齐到，与蒋公之兵会合。岑御史见贼首已擒，即传令：“有愿降者免死！”一声令下，伏地跪降者尚有八百余人。

岑御史就令在平原扎住大营。蒋公即带叶碧川来相见。岑御史接出营门笑道：“数年积寇，一旦被老叔大人擒，此功不小。”因同入中军帐来。蒋公未及行李，岑御史先跪拜在地，蒋公连忙跪扶道：“朝廷叙爵，岂可以私废公？”岑御史道：“名分所关，正应如此。”因相让坐下。刘电亦进帐来拜见蒋公，便坐在下首。蒋公遂叫叶碧川来叩见，因说他投诚来历，岑御史道：“明日且见了浙抚再作定奇。”因问：“老叔到浙时知征剿徐海情形若何？”蒋公道：“我至浙时，知徐海已降，又为总兵俞大猷袭杀，不知何故？”岑御史笑道：“胡巡抚怕我分功，因此全不关会，未免局量褊浅。”因向靴筒内取出一折递与蒋公展看，见上面载明何人得功、何人败绩、如何说降、如何袭杀，一一注明。蒋公道：“贤侄可为神机莫测。”岑御史因问起：“三月初旬文进从江南到府，知老叔已先两日进都，如何一路总不得相会？”蒋公笑道：“彼时贤侄奉命出京，恐于路相会有涉嫌疑，因此绕小道连夜过去，不想到京考试蒙

皇上特恩授了今职，如今却遂了贤侄昔日之言了。”岑御史道：“天既生老叔的神勇，必不肯教埋没。”蒋公因问：“殷将军近日如何？”岑御史道：“现为松江参府，屡立战功，将来尚要升转。最可喜者，前日报上见刘大兄补了奉贤，他弟兄已聚在一处。”蒋公又问刘电道：“如今哪文进怎样了？”刘电道：“小侄奉令往救湖郡，他随军立功，现今已署把总防守碧浪湖村去了。”蒋公笑道：“你们至亲至谊都相聚一方。惟我远隔金衢，将来相会甚难。且老母在堂，两地悬念。每一念及，坐卧不宁。”岑御史道：“如今海寇已平，正好迎养太母。”蒋公道：“迎养甚易，家下无人，亦是难事。将来还望贤侄疏内代为陈情，乞一就近地方便于迎养，则一家受庇不浅。”岑御史道：“此事小侄自当留心。”蒋公又问刘电道：“可知许丈曾到尊府不曾？”刘电道：“自去秋在南昌寄信往崇仁县去后，至今并无消息，报上又见崇仁金公告病休致，或者此时许伯到了家里亦未可知。”蒋公道：“何不差一人回去，若果许丈在府，便托他送家眷到奉贤，不但令妹可与殷兄相会，且岑贤侄姻事亦可就近完成，岂不一举两得？”岑御史笑而不言，刘电道：“老叔丈所见极是。”

当下军中已是传食，一同用毕。岑御史道：“老叔请先班师回省，小侄发落了各路兵马，随后来与胡公相会。”当时蒋公相辞，即带叶碧川，车囚汪直，回省缴令。岑御史随将投降之八百余人内老弱者一百余人放归田里，其余分发各营约束，凡有滋事者报明即斩。当令褚飞熊、万士雄率本部兵马各回本汛，连城宝升署挥同汪龙事务，郭绍汾暂署挥金事务，陈松岩暂任嘉镇中军游击吴端事务。将穿山甲严行监禁，听候拷问。林中玉在川沙未至，仍檄回本汛。分发各军讫，因与刘电道：“松郡一带倭奴未平，三哥即领本部兵前往，相机剿杀。我见过胡公即便回江，倘有紧要军情，务即驰报。”刘电应诺，当即引军投松郡而去。岑御史亦即起马。

却说这边徐海投降被杀一节，却与岑御史进剿汪直同时之事。这徐海原是西湖虎跑寺僧人，胆勇绝伦，结交群盗，事发亡命入海。群盗推其为首，招集亡命众至二万余，屡寇浙、闽沿海地方，肆其劫掠。其妻王翠翘原系钱塘旧家之女，美慧异常，素怀忠义，后为徐海所得，纳为正室，言听计从。此番大惊台宁，浙直震动。巡抚胡宗宪访得翠翘至戚，令其暗说翠翘劝徐海归降，不失高爵厚禄。因此翠翘一意劝令徐海率众赴军门投降。胡公分散其兵，令徐海只领亲随兵率数百人屯驻东沈庄候旨。此时因赵文华与胡公不协，忌其成功，密令总兵俞大猷率兵夜袭东沈庄。徐海不及提防，奔走梁庄。俞大猷率兵追逼，徐海料难脱逃，大呼：“翠翘误我！”即投入湖水。俞大猷着善泅者入水牵出斩首，王翠翘闻变，仗剑大恸道：“徐君因我而死，我何面目偷生耶！”即仗剑而死。余党悉平。胡巡抚已飞章具奏此事。后来因赵文华之谮朝廷只加了

胡公太子少保之衔，别无升奖。直到后来岑公奉命巡视浙、闽，才表题王翠翘功烈，敕赠义烈恭人，立祠祭祀。这是后话，表过不提。

且说岑御史起马不及三十里天色已晚，早有浙抚差官迎接，进了公馆安歇。次日五鼓，即起马往会城来。离郭十里，胡公率同城僚属接着，并辇入城。岑御史不进公馆就往拜胡公，遂一同进巡抚衙门来。让入后堂叙礼，坐定共相慰劳。胡公道：“闻贼中妖法利害，想都宪大人必有神助。”岑御史笑道：“此是圣天子洪福。天灭妖人，晚弟何功之有？今老宪台扫清巨寇，蒋都使降伏从党、生擒贼首，此皆老宪台调度得宜，其功不小。”胡公道：“说降徐海，实徼天幸。今汪直若非都宪运筹追剿，安得就擒？如今请教都宪大人此寇与叶碧川当作何处置？”岑御史道：“据晚弟愚意，当与老宪台联名具奏会剿情由，将汪直献俘阙下，叶碧川声明候旨，不知尊意如何？”胡公道：“都宪所见极是，意恳如椽主稿。”岑御史相让不过，只得应允，当时即请上席，席间说起王翠翘一片忠心，可惜埋没，胡公自觉抱惭，只把别话支吾而已。

少间席毕，岑御史辞归公馆。当晚即将本稿草完。次日平明，正欲往见胡公，却是胡公先来拜会，因即将本稿与胡公观看。见上面历叙会剿情由，其中应奖众将功绩、应恤阵亡将士，无不细述，末后又附陈都使蒋士奇母老乞恩请调近地迎养，以及献俘请旨等情，简切详明，并无丝毫遗漏。胡公看毕，惊喜道：“上马击贼，下马草露布，信不虚矣！”当即发本房缮写，随又面邀午席候教，相辞而去。岑御史送了胡公，随往拜蒋公，说明已经附疏乞恩的原委，又往拜司道各官毕。胡公已差官接过三次，随往赴席毕，辞回公馆，一宿无话。

次日平明即往巡抚衙门一同拜发本章，即差文武官各一员、壮兵二十名，沿途更替，管押汪直囚车北上。当日胡公还要相留，岑御史因倭奴未平坚辞起身，又往别蒋公，遂匆匆起马。胡公与文武各官送出郭外十里方回。

岑御史见浙省已宁，于路仍檄文进回营听用。当日行不及三十里，早有流星马飞报说：“近海有东沙、西沙二岛。东沙岛倭酋名野义杨仙蟾，有五把飞刀，能百步取人首级；西沙岛倭酋名黑煞神凌沧虬，能遣妖物摄人魂魄。向来各据一岛，不与赵天王同伙。今赵天王因汪直、徐海俱已败亡，孤立无援，因赍金帛子女前往聘请，约定时日半夜里从孟河入口，倭奴接应，抄出翁埠、庙湾之后将高、辛二将前后夹攻。幸亏陈总兵救应得脱，殷、耿二将敌住赵天王夫妻，连日大战，不分胜败。昨日殷参将忽然抱病，因此紧守，不敢进剿。只候大老爷定夺。”岑御史道：“正要这些倭奴一齐进来才好歼灭。”当赏报马去讫，又连接陈总兵并刘副总申报，大略相同，因此星飞前进。正是：

已看海寇才骈首，却见倭奴又插标。

不知岑御史此去如何调兵？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八回天缘合仙指迷途恶贯盈倭奴逢杀劫

却说岑御史星飞前往军营而来，离大营二十余里，陈总镇接着。岑御史马上便问：“倭奴近日情形如何？”陈总兵道：“只因新到二倭，一有飞刀，一使妖法；现今殷参将忽患昏迷，不省人事，军心惶惶，因此诸将坚守要害，不敢轻动。刘副将从浙回来，于路奉制宪飞檄委赴杨舍驻扎，当三路要冲，以防再犯吴会。顷又奉制宪檄饬各营严守，听候大老爷到来察夺。”岑御史听说心下踟蹰，又问：“倭奴现屯何处？”陈总兵道：“现屯青村、圖山、翁埠等处，连络二百余里。这两日内并无动静，想殷参将之病恐是倭奴试行妖法所害也不可。”岑御史点头道：“且去一看。”因此不进大营，只带数骑投殷勇营来看视。

到得营门，见旌旗整肃，队伍端严，鹿角密摆，寨栅坚固。问知皆华氏夫人的调度，十抵敬服。因令军校传入御史来看。华夫人退入后营。岑御史进到帐中，见殷勇仰卧在地，面如淡金，昏昏沉沉，叫之不答。岑御史道：“此必为邪术所迷，但邪不胜正，料无妨事。”吩咐军校好生看伺。岑御史出了营门，回到大寨即传谕众军：“妖魔小术，自有处治，不必疑惧。”当令陈总兵将人马四面屯守，以防倭奴暗袭。

岑御史独坐帐中，只令亲随数人伺候，待至一更已后，命对着正西方设一香案，盥手焚香叩齿，虔诚拜伏在地，默祷：“弟子奉命征倭，前蒙圣母法力剪除妖道，荡平积寇，感戴慈恩，涓埃未报。今又遇此妖术害我大将，并有飞刀肆毒，将士难当，伏乞圣母慈悲始终救护，不但弟子沾恩，即数万生灵咸蒙覆庇。成功之日当奏闻圣上，建祠崇礼，以报慈恩。”拜了又祷，祷了又拜，如此三遍，才归至帐中少歇。因坐在一张行椅上存神定想，惟愿圣母慈灵感格。默念之间，蓦见一个长髯使者向前躬身禀道：“仙姥奉请。”

岑御史不觉随出帐来，见那使者控过一骑骏马，搀扶岑生上了马，便觉四蹄腾空而起，耳边但听风涛奔激之声。顷刻间，落在一座山岩之下。那使者带住马，扶了岑生下来道：“请相公在此少待。”岑生定睛看时，好一座仙山：明月光中奇花馥郁，瑶草纷披，白鹤御芝，青猿献果，正不知是何境界！惊疑之间，只见两个丫髻仙童到来相请，岑生便随着转过碧岩，却显出一座巍峨甲第，金碧交辉，因问二童子“这是何处？”童子道：“这是玉虚夫人所居。”岑生不敢再问，敬凛而入。进得门来，但见碧梧、翠竹、古柏、乔松、清阴夹道。行过数箭之地，见一座玉石小桥，桥侧千寻峭壁，半空中飞下一道瀑布，喷珠漱玉，直入桥下。行过玉桥，见奇花异卉，不辨名色；仙鸟和鸣，无分昼夜。又进一层宫门，但见殿宇巍峨，直耸云汉。望见殿上不明灯烛，当中悬

着一颗斗大明珠，光华四射，照耀得如同白日。阶下列着两行黄巾力士，殿上两旁都是彩衣仙女捧炉执剑侍立。当中两柄翠羽遮着九龙沉香宝座上那位玉虚夫人，仙冠道服，妙相端严。岑生行到丹墀之下，闻殿上传“请”，两童子扶掖而上。进得殿门，便躬身下拜，两叩后，仙母即命二童扶起，移玉墩赐坐。岑生谦让至再，才告坐下。随命仙女赐玉液一杯，岑生又手接饮，但觉芳香满口，沁入心脾，饮毕离座叩谢，因启道：“下界小臣，奉命征倭，遭妖术肆害，不能平静。伏乞圣母大发慈悲，救民涂炭。平定之后当恭疏奏闻，建祠崇祀，以报洪恩。”仙母即命童子扶起道：“倭寇积年肆扰，亦是生民劫数难逃。今劫数已满，应待汝平定倭寇。赵氏夫妇与郎氏乃天降劫魔，自当退避。其余从孽，当替好生，不可尽歼。妖术害人，彼当自害。惟有飞刀甚毒，凡在劫者，皆不能逃。今赐汝仙散一瓶，非其劫者，食之即活，敷之即愈。”因命仙女赐与小金瓶一枚，岑生跪受藏于袖内，因又启问：“弟子发妻何氏生母不知可得见否？”玉虚夫人笑道：“即我便是。当年因遭谴劫，谪落凡世，以了尘缘，劫满后仍归本位。此乃天数使然，我亦不能自主。雪姐、月娥与汝妻皆披香殿伴侣，时至自然相聚。仙凡虽别，总当以忠、考、仁、恕为本，汝其勉之。功成之后，若能恬淡修省，则相会不难也。”说毕，仍命二童子相送。岑生原要再问自身来历。见二童子请行，不敢再问，只得拜谢出殿。随二童子仍从原路出得宫门，见前使控马相待，岑生谢别二童。这使者便相扶上马，只听耳边风响，顷刻已至营门，使者扶下雕鞍。岑御史心爱此马，欲恳使者暂留骑坐，忽见此马腾地一吼化为猛牙，使者跃上其背，凌空而去。

岑御史忽然惊醒，见自身独坐帐中椅上，听军中更漏正交五鼓，心中十分惊喜，回思所梦，历历分明，探验袖中金瓶尚在，因感仙母慈灵，重向香案望空拜谢。因向灯下打开瓶盖看时，丹散满瓶，异香扑鼻，敬谨收藏。因想仙母所言，“妖术害人，彼当自受”，今殷勇现在垂危不曾求得解救，追悔不已。又记仙母所言“倭劫已满，待汝平定”之言，心中暗喜。

且不说岑御史遇仙指示。却说那倭寇深惧绣旗军的利害，晓得黑煞神有法术摄人魂魄，要试他的灵验，因请他先害殷勇，再害岑秀，便好纵横无敌，因此按兵不动看他作法。原来这黑煞神凌沧虬得遇异人传授此术，百发百中。当日异人曾嘱咐他，不许妄害无辜，违之有祸。此番不合要卖弄他的本事，因在军中设坛作法，驱使妖魔往摄殷勇魂魄。凡五日内将魂魄摄尽，其人即死。此时已将殷勇摄到二魂四魄装入葫芦。赵天王令细作探知殷勇果然卧病不起，心下大喜。正欲乘间劫他营寨，却又闻岑御史已到，恐有准备，不敢擅动，且待害死了殷、岑二人然后大举。

却说黑煞神作法到第五天上，令牌击处，见妖魔摄取殷勇一魂三魄冉冉而

来，心中大喜。正待收入葫芦，猛地半空中起了一个霹雳震得遍地火光，光中现出一位金甲神将，手执钢鞭，照黑煞神顶门上一鞭，倒栽葱撞下坛来七窍流血而死。手中葫芦亦为雷火焚化。坛下众倭奴俱惊仆在地，半晌方苏。赵天王闻知，心胆俱裂，即请杨仙蟾商议，欲收兵潜遁。杨仙蟾道：“不必恐惧，我二人同来，不想他自遭其祸。想是那人命不该绝，以至如此。今表我伴侣，必泄其恨，且叫他看我飞刀的利害。”赵天王大喜道：“全仗大力！”次日，传令众倭严装饮食，令格子里领兵二千为前锋，就地滚领倭兵为左队，混江鳅领倭兵为右队，赤凤儿、郎赛花为后队，赵天王与杨仙蟾为中军，螺声四起，直杀奔大营而来。

却说岑御史自见仙姥饮了玉液，觉得精神百倍。次早即欲进兵，因为殷勇卧病未见动静，只得暂止。却先飞檄饬令常州参将何其能领本部兵就近埋伏庙湾，又檄都使吕岱领本部兵就近埋伏翁埠，截住倭奴归路。此二处兵符因路远先发。又令守备龙韬领水兵五百截住孟河海口，游击董槐领水军五百截住留河海口、游击洪弼领本部兵马截住金山海口。这三路伏兵迅即前往。又传命各营严装贯甲，以防袭劫；又令总兵陈奇文当住杨舍四路冲要，随便救应；星檄刘电回营听调。分遣已定，及到次日辰牌时候，青天白日忽听得平空里这一声霹雳震得山岳俱动。正不知是何缘故，却早见殷勇营中来报说：“殷参将被雷声惊醒，出了一身冷汗，已是好了。”岑御史闻报大喜。少刻，殷勇到营参谢。又见探马来报：“倭寇黑煞神被雷震死。”岑御史见仙姥之言已应，满心欢喜。次日刘电已星飞调回，才得与殷勇在大营一会。

当日岑御史升帐，传集众将听候调遣。先令殷勇、耿自新二将各率本部兵，一从左杀入倭奴右队，一从右杀入倭奴左队，但听中军鼓声，尽力剿杀；副总刘电领精甲二千、偏将二员为先锋；令高卓、辛尚忠各领火铳手五百名，听连珠炮响，从两肋尽力攻打。岑御史领文进诸将自领中军。俱令三更造饭、五鼓进兵。调遣已定、众将各自整顿。

至五鼓，听中军炮响，四路官兵齐往倭屯杀来，将及平明恰好与倭兵相遇。两下呐喊摆开阵势，先锋刘电挺枪直出，正遇格子里横刀相迎，更不打话，战到十余合上，格子里刀法虽精却敌不住刘电的神枪利害，虚滚一刀，回马就走，刘电拍马赶来。倭首赵天王中军杀到，杨仙蟾见刘电追过来，放过格子里，大吼一声，舞两口镔铁剑前来敌住。刘电见他背插飞刀，心下提防，因把手中枪一紧逼开他双剑，右手抽入棱镞照顶门打将下来，杨仙蟾急躲闪时早中左肩，几乎坠马，负痛而奔。刘电挺枪追来，杨仙蟾右手急飞起一口刀来，寒光闪处正向刘电顶门上落来。刘电躲闪不及，早中右膀，翻身落马。杨仙蟾、格子里两下一齐飞马回来要害刘电，却得陈奇文杀来敌住，手下偏裨将士已将

刘电救回中军。

岑御史见刘电为飞刀所伤，急取仙散水调，令刘电吞下，解开肩甲敷糝刀口，果然是仙家妙用，顷刻而愈。刘电起来，深恨此倭，复贯甲飞骑杀出，要报此一刀之仇。这杨仙蟾正与格子里双战陈奇文不下，正待祭起飞刀，忽见刘电怒目横眉重复杀到，不知是人是鬼，吃了一惊，回马就走。刘电大喝：“贼倭休走！”飞马赶来，却得赵天王挥双刀敌住厮杀，这格子里独挡陈奇文。正力战间，却值殷勇、耿自新两路兵马从左右杀入，鼓声震天。格子里料难抵敌，却待奔走，正遇殷勇一骑飞到，措手不及，被一铁铜打得脑浆迸裂而死。赵天王看见，无心恋战，撇了刘电拍马奔回，倭奴大乱。

杨仙蟾见官军势大，却将五口飞刀一齐祭起，但见五道寒光如风飘雪片一般，横挥直截，忽起忽落。官军队里，中刀落马者纷纷不一。赵天王复率就地滚、混江鳅两队倭兵一拥杀来，官兵畏惧飞刀不敢迎敌，望后齐退，倭兵乘势掩杀。忽听中军连珠炮响，高、辛二将率火铳兵从倭奴背后打来，声如雷震。倭兵惊慌，复分两下散去。此时杨仙蟾将五口飞刀祭在空中，如转轮一般盘旋起落不定，官军虽听中军鼓声甚紧却不敢与火铳兵合围进战；倭兵亦恐腹背受敌，不敢前逼。两下正相持间，忽见陈中突出一个道者，赤足蓬头，长绦大袖，高叫：“仙蟾休得无礼！”伸手向空中一招，只见那五口飞刀齐入道人袖内。仙蟾大怒，飞马仗剑来夺，那道者哈哈大笑，化一道金光过处猛然不见。官军见收去了飞刀，便四下呐喊如潮水般涌杀过来。赵天王与就地滚、混江鳅率倭兵抵死迎敌。杨仙蟾见势头不好急欲奔逃，恰恰遇见刘电飞马杀至，抵挡不及，早被一枪刺中心窝，翻身落马。刘电即枭了他首级悬于马项，复望倭奴大队杀来。

却说此时岑御史正在中军擂鼓督战，忽见一队倭兵如飞云掣电而至，当头两员女将，四口雪亮苗刀，直杀奔中军帅旗下来。此时文进也杀入阵中助战，岑御史左右只有几员牙将随从，见这两员女将来得势猛，一齐上前迎敌。原来这女将正是赤凤儿、郎赛花。好生利害！苗刀起处连砍二将。岑御史见势头凶恶，拍马便走。赤凤儿见岑御史红袍金甲知是主帅，撇却众将，与郎赛花飞马赶来。

且说文进杀入阵中，正遇就地滚江五敌住厮杀，未及数合，却听中军鼓声忽断，又望不见帅旗，恐中军有失，不敢恋战，虚晃一枪，拍马奔回。江五随后赶来，却得耿自新杀出截住。文进奔到中军不见岑御史，心下着忙，急问众军，有的指道：“被两个倭婆追往东南上去了。”文进大吼一声，直奔东南上来。

原来岑御史被赤凤儿、郎赛花追赶将近，正在危急只见斜侧里一将轮刀跃

马杀出，大喝：“那贼婆娘休得无礼。”岑御史回马看时，却是陈奇文截住，又见文进飞骑赶来，心下大喜，勒马观战。见四骑马如转轮儿一般厮杀，这赤凤儿、郎赛花四口刀直上直下如电光盘绕，力敌二将，全无惧怯。岑御史此时重整中军，擂鼓助战，却说这中军旗鼓乃诸将耳目。那时诸将正在鏖战忽听中军鼓歇，又不見帅旗，俱无心恋战，齐奔中军来护卫，反被倭奴乘势掩杀了一阵。其时郎赛花战文进不下，兜回马就走。文进赶来，不防郎赛花发连珠铁弹，打中文进肩窝手腕。文进大惊，急勒马不迫，不防一弹又打中项上，郎赛花复翻身杀来，文进负痛相敌。此时众官军见号旗挥动，鼓声如雷，知中军无恙，复一齐奋勇杀回。这一场两边混战直杀得天昏地惨，日色无光。原来定数难逃，这混江鳅江七在乱军中正遇殷勇马到，招架不及，被一铁铜打断左膀翻身落马。殷勇见是内地奸徒，喝令军士绑在马上回营请功。

其时赵天王见杨仙蟾已死、江七被擒，心胆皆碎，料不能敌，招呼赤凤儿与江五夫妻率领倭兵并力夺路往留河奔走。官军随后赶杀，陈奇文与文进又从两势下赶来，杀得倭奴七断八续。江五在乱军中为飞矢中颊落马，却被文进捉住。倭奴三停约死停半，有四下逃出口者，又被守口官兵杀戮殆尽。

且说赵天王与赤凤儿、郎赛花拼命杀出重围，回顾倭兵不满千数，又一半带伤，仰天大叹：“不料今日一败至此！”正奔到留河，只听前面炮声响处一彪人马当头截住，却是游击董槐，大喝：“倭奴还不下马受死，却待往那里走？”赵天王不敢答应，飞马落荒而逃。赤凤儿、郎赛花四口刀紧随冲杀，及至海口，并无倭兵接应。只见数十号战船一齐锣响，船内水军火铳齐发。赵天王杀得前无去路，后有追兵，慌急之际却见傍侧一座山崖有路可登，只得一同弃马爬山而逃，相随倭兵已只有数百。谁知此山名断鳌岛，却是个绝地。赵天王到得山上，日色已西，打一望时三面皆是峭壁，下临大海，回看山下官兵已是重重叠叠，围得铁桶一般，赵天王等抱头大哭，声震天地。

却说岑御史见将赵天王逼走上山，因问：“此山何名？可有出路？”游击董槐禀道：“小将巡警海口曾登此山，名断鳌岛，只有这一面可登，那三面皆临海峭壁，并无出路，因此无兵把守。”岑御史点头暗思仙母不可尽歼之言，遂传令：“天色已晚，不必穷追。”诸将俱择平原屯札，凡被飞刀所伤将士悉把瓶中仙散救之，其中死生各半。不说这边众将安营造饭。却说赵天王、赤凤儿、郎赛花等原是天降劫魔，生民该遭其劫，今劫数已满，自然平定。但群倭淫毒，原属性成，惟赵天王不犯此戒，况与赤凤儿十分恩爱，且又惧他悍妒非常，因此从无二色。今被岑御史围困断鳌绝地，插翅难逃。只因这数百人命不该绝，自有活路生出，所谓难中得救、绝处逢生。正是：

若非伸出拿云手，怎救逃来绝地倭？

究竟不知赵天王等如何得生？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九回渡残喘一剑化金桥建奇功九重锡蟒玉

却说赵天王等数百人在山顶痛哭，声彻霄汉。其时正值九天玄女娘娘经过，拨云观看已知就里，因按落云头，叫道：“尔等虽由劫数，但杀戮过重，难免一死。今念尔等不犯淫邪，救尔回岛，从此洗心忏罪以保残喘！”赵天王等正在垂危之际，忽听此言，一齐抬头观看，知是仙佛降临，都伏地磕头哀告：“若蒙慈悲救命，从此永不敢侵犯天朝。”当下玄女娘娘取背上宝剑一掷，化成一座金桥，望之无际。娘娘自立桥头，喝令速走。众倭欢呼踊跃，齐奔上桥，顷刻间已回故岛。玄女娘娘祥云已去，众倭望空顶礼，从此洗心，不敢擅离巢穴。郎氏入山修炼，亦得善终。后来此岛归属日本国王，年年朝贡，此是后话不提。

却说岑御史闻众倭哭声，心中不忍，因想此番虽幸成功，杀戮无算，彼若乞降，当保其残喘。及到起更时分哭声顿止。凌晨亦无动静，因令董槐率善走军士上山探看。回报：“四望并无踪迹。想必都投海死了。”岑御史叹道：“我本欲放其一线之生，不料他自寻其死。”因传令班师。此时倭寇悉平，众将士鞭敲金镫，齐唱凯歌。岑御史回至松郡，文武各官迎接进城，沿途百姓扶老挈幼焚香瞻看。进了公馆，即传令诸将各收兵回汛，听候奏闻升赏。当作家报，着王朴回家报喜。

这日，惟留刘、殷二位后堂叙话。原来刘电自到江以来，军务匆忙并无刻暇，直至今日方得与殷勇畅叙别来情节。殷勇因说起：“日前成公子道及三哥保全他家眷，合家感激不尽。”刘电道：“这是一桩冒险侥幸之事。”因将雪妹还魂并先严冥托蒋公成全婚姻之事细说一遍，殷勇道：“从前接到大哥与三哥来书已知其事，如今蒋公虽然不在，三哥料理也是一般。”刘电道：“不然，先严之话必有定数。如今大哥补授奉贤，不久就要到任，便好接取家眷。蒋公现在金衢，即可前往达知，必有主见。”岑御史笑道：“弟与胡抚台联章内已代其陈恳，乞调近地迎养，大约月尽月初旨意下来，必有升调。”又对殷勇道：“昨日所擒之贼恰恰姓江，并前获之江四又是弟兄，恐即是殷兄的仇人，已吩咐今晚提来一讯。如果是他，真是一桩快事。”刘电道：“只可惜妹子不在，不能识认此贼。”岑御史道：“这有何难，只消一问便知其的。”

此时三人杯酒叙谈亲谊，惟殷勇不敢忘分，只唯唯而已。刘电因问：“闻知弟妇脱子患难，勇略过人，绣旗军贼人畏惧，改日定当请见。”殷勇笑道：“这是理当拜见的，明日候伯母到了奉贤即去叩见。”因说：“弟妇被难之时，逢一何仙母指引与弟在军中相会，那时不便收留，随送回留河暂住。后来禀知总宪，即蒙赐婚，颇有胆略，同在军中甚得其益。”岑御史道：“前者弟

往军中看见殷兄，见壁垒整齐、队伍严肃，已知尊嫂的智略，将来定当奏闻，必邀恩锡。但不知彼时所遇的仙母怎知姓何？”殷勇道：“这是贱荆在路问知。那仙母还说‘祖居山东，有个女儿嫁在江南岑家，日后定得相会’的话。现今访求不得，只在署中朝夕焚香顶礼。”刘电听了，不禁大笑，对岑御史道：“这必是何家仙母无疑了。”岑御史因又问：“尊嫂家中还有何人？”殷勇道：“贱荆并无亲族，只有一个堂房姑娘嫁在浙江王家，已是多年不通音信了。”岑御史又问：“可知尊岳的讳号？”殷勇道：“单讳个宣字，原是太仓庠生。”岑御史惊喜道：“真是可喜可贺！如今尊嫂要见那仙母却难，要见仙母的女儿并他姑娘却甚容易。”殷勇听说，惊喜道：“原闻其详。”刘电接答道：“贤弟欲知其细，当满饮三大觥。”殷勇笑道：“当得。”因即满饮了三巨觥。刘电道：“这仙母的女儿，说来好教贤弟惊喜。”因将岑生奉母避仇投舅氏不遇，寄居蒋宅，后来从蒋宅移居湖郡，伯母得与内侄女在王宅相会，王公夫妇一力主婚，就与岑贤弟表兄妹先完了姻事的话，从头说了一遍：“……如今这位弟妇即是何仙姥所生，淑婉贤能，善识人贤愚贵贱，真是巾幗中丈夫。愚兄已经见过。雪妹一席他早已预知，虚左以待。明日两位弟妇自然要相见的了。只是弟妇与姑娘相会的话，我却不知。”岑御史道：“三哥不知弟妇的继母便是殷嫂的姑娘，因时常想念母家只有一个侄女不能寻访。今所说殷嫂父亲姓氏里居相对，尚有何疑？”刘电大笑道：“如此说，真是天缘会合，又是亲上加亲了！”殷勇听到此处，亦不禁笑逐颜开道：“明日妹子毕姻，即叫内人恭送，便好拜见姑娘，与姐妹们同相会了。”

当下三人畅饮谈心，已忘形迹。天将傍晚，家丁来禀：“小张三、江四等俱已提到。”岑御史道：“请二兄在穿堂听他口供。”当即便服升堂，先讯小张三，只供为盗通倭是实，余不知情。及讯江四，据供：与江五、江七原是弟兄，已分居多年，为盗是实。只因那年与兄弟江六在凉山地方劫一官船，不料被一客人将兄弟打死，又捉住了几个同伙，惟恐牵连，那时就同哥子江二投了海寇是实。又问：“可曾谋害妇女？”江四道：“打劫杀人已多，却没有谋害妇女。”岑御史喝令带过一边，因讯江五、江七，据供：“小的们违条犯法的事已记不得许多，只求早死”。岑御史道：“我有个相知的曹二府，他当年娶了一妾，甚是得意，说还要重重谢那媒人，你们可知道那人么？”江五一时不知就里，只道是好意，即答应道：“这事原是小的作合的。”岑御史笑道：“如今这女子在本院这里告你在江中谋害了他的干母也是真么？”江五、江七听见，吓得只是磕头道：“总是小的该死！”外边岑御史问出真情，里边殷勇咬牙切齿，恨不得即时剁得他碎尸万段。岑御史当下吩咐将小张三、江四委松江府刑厅连晚押出城外梟首示众，江五、江七牢固临禁，另候发落。当时退

进后堂与殷勇道：“且喜太夫人仇人已得，明日候令妹来时好一同沥血祭奠。”殷勇叩谢，流泪不已。刘电道：“贤弟大仇已报，老母亦必含笑于地下。”因复呼酒劝慰，三人直叙到起更时，殷勇告辞。岑、刘二同送至侧门。岑御史执着殷勇的手道：“体制所拘，幸勿见罪，”殷勇道：“礼当如此。”

是夜，岑御史与刘电相商，即于灯下草成联名奏捷本稿一通，其中将平倭始末、诸将功劳，备细叙述。又另自一疏，声叙总制黄炯、操江程宏太调遣兵马、守御要害、抚绥难民、筹办军需，并松郡知府纪良、太仓知州成昱、金山知县尚忠、崇明知县龙为霖等固守城池，办理军饷一切劳绩；但今倭寇虽平，尚需查阅江浙沿海各营汛兵马，应行善后事宜与制抚筹画妥协，另疏具奏，并陈寡母年高，现今寄籍浙江湖郡，乞于阅兵之后告假三月就近归肖等因。删改停妥，才各安寝。

次早，各官到来禀安，岑御史概行慰免。早饭后即起马回吴门。黄总制已差官在百里外叩接。将到苏门二十里，黄公率合属官员接见，满面堆笑道：“老都宪扫除积寇，不但上慰圣心之焦劳，下救生民之涂炭，这两省官僚皆受赐不浅。”岑御史道：“此皆圣天子洪福、宪公祖荫庇，治晚何功之有？”当下并辔回城。一路百姓门前俱设香花迎接。一直同到总宪衙门，让进后堂，施礼毕，因天气乍热即逊至花厅，宽去公服叙谈，外边各官俱请回署。黄公道：“屡接都宪捷音，不胜忻忭，此功当垂不朽！”岑御史道：“虽侥幸成功，然杀戮不少。残倭数百逼入绝岛，原欲网开一面，不料其尽自轻生，未免伤好生之德。”黄公道：“也是他恶贯盈满，自取之耳？”岑御史道：“此番若非宪公祖与操江老师筹办军需，转运粮饷，调度将弁，守御要害，岂能迅奏肤功。今治晚已草就两疏，呈请教正。”因向袖中取出送与黄公观看。黄公看了一遍大喜道：“老都宪胸藏韬略，笔走风雷，弟等得附其名已叨荣不浅，况邀过誉，实自抱惭。”当下即请上席。饮酒中间，叙说军中几为妖法所害，黄公道：“都宪不但武纬文经，抑且出神入化。古之名将，何以过之？”两下叙谈款洽。至傍晚席散，岑御史告辞。黄公亲送至公馆，又面请明日庆赏端阳佳节，当时茶罢而回。

次日各官都到公馆叩节毕，岑御史正要去与黄公贺节，却是黄公先到，随接进后堂道：“治晚正当恭贺，反劳先施。”方叙话间，堂官递进京报，却是内阁奉旨：据御史岑秀、浙抚胡宗宪具奏，积年巨寇，一旦荡平，朕心欣慰。岑秀加升都察院左都御史，赐蟒袍一袭、玉带一围，俟平倭之日再加升奖；胡宗宪加升太子太保；蒋士奇生擒巨寇，忠勇可嘉，加升锦衣卫都指挥衔，仍赴御史岑秀军营随征，俟倭寇荡平再行升赏；刘电、陈松岩、连城宝、郭绍汾、龙韬、文进俱准其实授；总兵褚飞熊、兵备道雷信、都使万士雄俱军功加二级

候升；其余办理军需文武各官俱加军功一级；阵亡游击吴端、挥同汪龙各赠副总兵，赏祭银二百两；凡阵亡将士俱从优议恤；汪直梟首传示江浙；叶碧川免死编氓，余如议行。当下一同看毕，黄公即为道喜。岑御史道：“圣上洪恩，实惭蚊负。只是指挥蒋公因为母老前已代其陈恳，乞移近地迎养，此番旨意着其到江随征，今倭寇已平，事可中止。治晚于自陈本上尚当为其声明，仍乞量移近地，并恭谢圣恩一节。”黄公道：“所见极是。弟且告辞在署恭候。”说毕起身。

岑御史送了黄公，即摆道答贺司道各官，就往制台衙门来拜贺。当将疏稿添改完妥与黄公看过，就交本房缮写，一面移女关会操江。黄公当下即留住叙谈，岑御史因说起刘电军功并殷参将获得害母仇人：“他二人俱在宪公祖樾荫之下，定邀推乌之爱。”黄公道：“弟亦深得其指臂之效，只恐他升迁在即，不能常聚。”宾主二人款洽畅谈，至日西才席罢。当日本章俱已缮就，一同阅毕，如式封将，派下资本人员，岑御史作谢辞回。次日凌晨即到衙门，一同拜发后，即面辞黄公，拟由上江入浙。黄公道：“只是老都宪太为公事贤劳了。”

当时岑御史回到公馆，因马牌早发，文武官僚俱在伺候，一来贺喜，二来送行。岑御史因请刘副总进内道：“恐蒋公得旨后即行来江，三哥便可留住在此，不必回浙。况大哥此月必然到任，三哥即可着人回家，若许丈在府，便可相托搬送宝眷到来。弟此番巡阅不过月余便回。”刘电应诺，即辞了出来。此时各官人役俱齐集伺候，即放炮起马，黄公率各官送至十里塘方回。今且按下岑御史巡阅之事。

且说蒋士奇自送岑御史起身后，即要禀辞胡公回金衢任所。胡公因蒋公是皇上特放之员，又是岑御史长亲，已经代陈乞移近地迎养，故当作客官，十分优待，就留他在省候旨。到五月初六日已接到旨意，知他升了锦衣卫都使，进剿倭寇，更加优礼，颁到钦赐岑御史袍带，即欲命蒋公顺便责送江南。次日又接到岑御史咨文，知倭寇已平，奏请到浙沿海看兵并商善后事宜，因此就留住蒋公在省等候。

此时天气乍热，蒋公在省无事，因往西湖游玩。这日从湖上回寓，蒋贵禀道：“刘姑老爷那边许太爷到了，着人来问，因老爷不在，他说明日来拜。”蒋公听了心下大喜道：“你可曾问他寓所？”蒋贵道：“说在吴山第一峰暂住。”蒋公即着蒋贵押着一乘凉轿便去请来，又着班役二名往搬行李。不及一时，许公已到。——原来许俊卿自四月二十四在吉水起程，一路顺风顺水到了吴镇地方。沿途听得客船上纷纷传说：如今海贼汪直被岑御史追到海宁，又被蒋指挥擒住，已囚解进京，浙江一带已是平静；只有倭寇尚在江南搅扰，说有

妖法利害，金陵、苏、松等处道路梗塞，长江一带都没人敢走，许公听得处处传闻一般，便留心打听蒋指挥正是御前打虎的蒋士奇，心下大喜，遂不走长江却从广信过山往金衢卫来。及到金华，知蒋公在省未回，因连夜往杭省来。访得蒋公在抚院衙门前作寓，因着旺儿前去打探，说到湖上去了。不期晚间蒋公打轿来接，随即到了公馆。

蒋公接进，叙礼坐定。许公道：“久仰大人盛德！老朽自去岁在崇仁接到刘家昆玉来信，晓得小女现在刘府，因此辞了金舍亲到吉水。父女重逢，都是大人的宏庇。小女在府极承骨肉之爱，因闻刘家亲母说小女姻事必得大人成全，故此特来敬访，今日却甚不恭。”蒋公大笑道：“老丈来得极好。令爱姻事虽未受聘，已是订定无移。今令婿荡平倭寇，奏请巡阅江浙，不过半月内便可到此，弟亦为抚宪留在此间等候。况刘大兄此时亦可到任，三相公已实授了制宪中军副总，殷兄现任松江参府，且喜他弟兄们同在一处。前在海宁会晤令婿并三相公，已说过要托老丈搬送家眷。今依愚见，老丈竟不必空往，请即仍回吉水搬送刘府家眷并令爱一同到奉贤衙门。一业可与刘氏昆仲并令郎相会，二来弟亦缴取便到彼，以完令爱姻事，岂非一举数便？弟明日即托本县拿一号快船，限日过山，我着家人蒋贵跟随老丈前往。计算往返不过月余可到奉贤，老丈以为何如？”一席话说得许公满心欢喜道：“悉依尊命，老朽即当起程。”当晚，饮酒叙谈往事，许公感激不尽。次日，一面款待许公，一面即着蒋贵持帖托钱塘县拿了一只快船直送常山。料理停妥，至晚与了蒋贵盘费。次日一早就同许公起程，蒋公送至河岸而别。且不说许公回吉水搬眷之事。

却说岑御史自辞黄公，由上江阅兵入浙，顺道往拜操江程公，以及南直各部衙门。其时徐老师已内升国子监司业，郑璞已推选了湖郡德清县教谕，同家眷上任去了，岑御史心中甚喜。及巡阅到浙，胡巡抚已差官在金衢远接。其时金严副总戚继光与都督刘显在福建剿平倭寇才回，已升了黄岩总兵。这金衢岩之兵皆戚继光所练，为浙省劲旅。后经岑御史又将戚公保奏，即升了山海关都督。此是后话不提。

及岑御史巡阅台宁等处已毕，到得浙省已是六月中旬。这日胡公出郭接着，岑御史随到衙门拜叙。胡公盛称平倭功绩当垂不朽。岑御史因将阅军册与胡公观看：上面有衰老病情之员分别休参地方，有移简就繁裁添兵马之处，有沿海应设炮台巡兵之所，一切善后事宜，请教裁夺。胡公展看了一遍道：“老都台所鉴至公极当，毋庸更易。拜烦主稿，弟得附名幸甚。”当日盛筵款待。席毕，岑御史告辞，胡公亲送到察院衙门，茶罢而回。

次日清晨，胡公即差官送御赐袍带到来，岑御史设香案望阙谢恩拜受毕，正欲往拜蒋公，却被文武各官来禀安道喜。除司道大员请见外，余俱不及会

晤。当日又答拜各官，整忙了一日。胡公又下了翌日请启，在湖心亭设席赏荷。

是晚，蒋公只跟一家人单骑来拜。岑御史迎入道：“小侄今早即要奉拜老叔，却被各官缠住了。”蒋公道：“我亦为此，因乘晚到来，好叙叙话。”因道：“贤侄此功不小，刘文所说东南半壁仰赖之言今已应矣！昨知倭寇已平，原欲回汛候旨，承抚宪相留，在此等候，还望贤侄于疏内代为声明。”岑御史道：“不须老叔挂心，前月小侄已经附书代陈，大约月内必有恩旨。”蒋公道：“深费贤侄清心。”因道：“有一喜事相闻：月初许丈到此相会，就为他令爱之事，我与他说明姻事已定，竟请他回吉水搬送刘府家眷与许小姐同往奉贤，因此只留住了一天，第二日即着蒋贵相随去了。未及数日，又接刘三侄来书，也是差人回家搬眷，谅此时家眷已在途中了。贤侄何不在此候旨意下来，倘愚得邀恩，改任近地，便可同贤侄回江料理完姻之事，岂不甚便？”岑御史道：“此承老叔骨肉之爱，只是小侄先遵母命与表妹完姻，雪妹姻事，心实抱歉。”蒋公笑道：“刘三侄曾与我说那何家侄女却是个女中丈夫，雪姑娘又早知不宜预占，安心相待，竟不须你作难的了。”岑御史笑道：“全仗老叔鼎言。”当下饮酒叙谈平倭之事，直到二鼓才别。

次日，胡公一连三请，邀同出城，下了画舫，只请司道相陪。此时千顷湖光，荷香不断，各处游玩，至午在湖心亭坐席，直到傍晚进城。过得一天，又是司道公请，都不在言表。

此时海氛已靖，史治官清，万民乐业。到得六月下旬，前具两疏旨意已下，部文到来，展看上面系内阁奉圣谕：“据都御史岑秀等所奏，倭寇悉平，朕心欣慰。都御史岑秀荡平积寇，功业伟然，升授太子少保兵部尚书衔，仍赐尚方剑兼都察院左都御史，暂管山东总督印务，准予阅兵善后事竣给假三月，就近省亲；总制黄炯老诚历练，屡奏军功，内升兵部尚书加太子太保；操江程宏达干才练达，即升江南总制，仍兼操江察院事务；总兵陈奇文内升五军都督；左府副将刘电即升吴淞总兵；参将殷勇赐总兵衔，管理制标中军副将事务，妻华氏封忠勇夫人；耿自新升淮扬城守；副将董愧升松江参将；文进升湖郡守备；高卓升平湖游击；辛尚忠升上海游击；嘉郡知府陶怡升盐运使司；金山县尚忠即升嘉郡知府；松郡知府纪良内升太仆寺少卿；崇明县龙为霖即升松郡知府；湖郡知府陆文山升嘉湖兵备道，所遗之缺，查太仓州成昱虽籍隶浙省，但屡经黄炯、程宏达保举，今又经岑秀奏其公忠干练，着即升湖郡知府；都指挥蒋士奇升锦衣卫都使衔，管理登、莱、青处挂印总兵印务，以遂其孝养之请。所奏效力文武各官俱军功加一级候升；阵亡将士查明造册，该部照例从优恤荫。蒋士奇、刘电、殷勇俟岑秀假满之日，一同来京陛见，以慰朕怀念功臣

至意。钦此。”此时通省官员俱来道喜。岑少保随修本谢恩，并与胡公将军政善后事宜联名具疏。拜发后，即择于六月二十六日回苏。又与蒋公修了一道谢恩本，恳恩给假顺道回籍省亲，俟总督岑秀假满一同陛见，恭请圣训后即赴总兵之任。因嘱蒋公从容起身，约于七月望前在碧浪湖相会。胡公率所属与岑少保公饯之后，又是私饯。至期各官出郭远送，不在言表。

却说蒋公送岑少保起身后，从容料理行装，制办了许多丝绸锦绣珍重之物，以备添补玉馨小姐妆奁，并许小姐填箱送礼之用。择于七月初十日起身，胡公同各官同盛饯送行。

不说蒋公往湖，且说岑少保至七月初三到苏。其时黄、程二公正在交代，探马报闻，二公率属迎着，同到总制衙门相叙，文武官员稟安者一概谢免。黄、程二公俱与岑少保致谢。此时黄公尚是主道，盛筵相待，座中三人意气相投，十分款洽。程公道：“今年少保才三八，位列三公，实所罕有，不知曾恭喜否？”岑少保道：“门生完姻月余，即奉命赴京授职。离家三载，如今才得准假归省。”黄公道：“王事贤劳，竟不遑计及室家之好！将来假满之日，正好与宝眷一同赴任了。”三人谈心畅饮，席罢后程公辞回察院衙门，岑少保仍回公馆。

当晚，刘、殷二总镇同来相见。岑少保将蒋公在浙相会许公，即托回府搬送宝眷的话说了一遍：“……约计此时必有信息到来。”刘总镇道：“贤弟起身后我即差人回家，大哥于六月初二到任，后来稟见各上台，在这里住了数日才去。”岑少保道：“弟已约蒋公望前在家相会，这边只须会稿后便可起身。”殷勇道：“不料旨意着我们相随陛见，回来时三哥正好顺接三嫂到来。”刘电对岑少保道：“贤弟不知殷贤弟前月已恭喜了一位侄儿，明日却好同去拜见外祖姑。”岑少保道：“可喜，可贺，改日补礼。”当下三人叙谈至更余方别。次日岑少保将巡阅过江省各营参休将弁、裁添兵马，并紧要海口添设战船、定立巡海章程，并沿海村镇着地方官设立堡楼、操练乡勇，一切善后事宜，并声明于七月十三日告假缘由，起稿与总制、操江联名具奏不提。

其时，黄公已交代清楚，于十一日起程。连日饯行宴会，直至送了黄公起身。十二日，程公又梯已与岑少保饯行，只请刘、殷二总镇相陪。席间，程公道：“曾记从前相会，少保极道蒋、刘二位，今日果然名下无虚。”岑少保道：“今刘、殷两舍亲俱在老师樾庇之下，诸凡尚祈指教，亦当在弟子之列。”程公笑道：“得此同城相助，何幸如之！”岑少保因说起前往山东许多情节，程公听了惊喜道：“天地间奇惨怪之事何所不有？总因人见闻不广，便以为怪，只是蒋公尚未识面，我已差官远探，想早晚必到。”岑少保道：“蒋舍亲迟门生数日起程，该必须道先到寒舍。他久钦山斗，若至苏门，必然专诚晋谒

。门生今日即禀辞过，明日凌晨起身，不再禀辞了。”程公道：“心交原不在形迹，明日只差官相送罢。待至吉期，再当申贺。”

当日筵席至晚。岑少保先拜辞起身，刘、殷二总镇亦辞谢出来，即同到公馆。刘电道：“蒋叔谅已到湖去见伯母，贤弟速回料理，愚兄俟家眷一到即当驰报，专候择定吉期当禀过程公，亲送妹子。”殷勇道：“只是妆奁一时不能齐备，只好与三哥随后补送。”岑少保笑道：“弟正要与蒋叔相商具礼，只是当送在那一边？”殷勇道：“婚事当以刘伯母为主，况继父、妹子现在那边，应该在三哥处为礼。”刘电道：“到吉期，贤弟过来一同料理便了。”当下商定。殷勇因说起：“近有一事，外边纷纷传说：自从平定以来，江浙沿海各地方被兵之处夜夜神号鬼哭，行人未晚相戒不前，且有白日为厉，种种怪异，省郭之外处处皆然。必得有道高僧方能超度。日前三哥所说的点石禅师不知可请得来么？”岑少保接答道：“这都是遭劫平民、阵亡士卒以及所杀倭寇无主可归，故为此厉。我于平倭之日即有此意，因公务匆匆不暇计及，曾记那禅师说日后还有一大胜会，未必非前知之见。今当与三哥会同蒋叔联名敦请，或者这禅师悯此三途之苦，不好推却，也未可知。”刘电道：“若得这位禅师到来，何愁冤孽不解？”大家叙话至深夜方别。

岑少保恐次日各官送行缠绕，因吩咐不许鸣金响炮，未及五鼓即起身扬帆而去，惟兵弁人役守夜站队，文武各官都不及相送。正是：

客里人归情缱绻，雪中花放月团圆。

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十回佛菩提慈灵普救度雪月梅封赠大团圆

却说刘总镇送岑少保起身后，次日傍午，堂官传报：“老太太官船已到太湖汛了。”刘电大喜，忙整冠带，大开辕门，只带亲随数骑先往河干迎接；一面吩咐摆齐职事，备大轿一乘，四轿、小轿各数乘到码头伺候。

原来许公自回江西，即搬送老夫人与少夫人、小姐于六月中旬起身，至七月初十日到了奉贤衙门。只住了数天，老夫人因为小姐婚事，知他弟兄们俱在苏省，随吩咐拿了三号大船：老夫人与小姐带梅嫂、仆妇、丫头们坐了一号，许公带了蒋贵、周旺坐了一号，家人、小厮、厨夫、衙役坐了一号，不日到了苏门。因船上没有旗号，老夫人又吩咐不许声张，因此直到到了太湖汛，守兵才打听是刘总镇的老太太，星飞传报。及刘总镇迎接出来，官船已在大码头停泊。

刘电遂下船叩见老母，兄妹们见过礼，便道：“大哥为何不先差人通知？”老夫人道：“这是我不叫声张。我们承许亲家送到你哥哥衙门，只住了五六日，因为你妹子婚事，晓得岑郎在此，故迅速赶来。许亲家也在那边船上。

”刘电道：“母亲却来迟了两日，可岑贤弟昨日起身回湖郡去了。”说毕，就过船来与许公相见。此时殷副总因阅附近营汛未回，不及迎接。同城各官俱先差人禀安。岸上兵丁戎装站队，执事整齐，闲人撵远。刘总镇吩咐亲随人役伺候许太爷在后起身，自己先扶老母上了大轿。老母吩咐：“不必垂帟响炮。”

”然后，仆妇们围着小姐上了四轿，众俱小轿跟随。刘总镇亲作顶马，职事前发，一路鸣金喝道，鼓吹之声不绝，沿途观看之人挨肩叠背，无不叹羨。

一直到了衙门，鼓乐齐作。刘总镇辕门下马，扶轿直入后堂，候老母与妹子下了轿，随后出来迎接许公，让入东厅。方叙礼毕，外边报：“殷总爷到！”原来殷勇闻报，飞马赶回，也不待通报，一直进暖阁来。刘电接着，遂先到东厅拜见继父，见许公须发尽白，不免悲喜交集，父子们一时也说不了许多别来情节。因请先到后堂拜见伯母，刘电遂一同进来对老母说知：“这是殷家贤弟。”当下殷勇口称“伯母”，倒身下拜。刘电一同回拜。老母被雪姐搀住，因只回了常礼。殷勇道：“小侄因公出外，有失远接。”老母道：“甚是起动。明日老身还要去会会夫人。”殷勇道：“侄媳明日即当过来与伯母磕头。”当时雪姐过来与两位哥哥见毕礼，又是梅嫂与仆妇们过来磕头，刘电即叫丫头扶住梅嫂道：“老人家莫行此礼。”因对殷勇道：“这是从山东送妹子到家的梅嫂。”殷勇道：“真难为你老人家了。”当下老母叫：“请坐下，你们兄妹们好说说话。”雪姐因说起那年遇害之事，泪随言落。殷勇道：“好叫妹子得知，这起凶徒俱已拿住。”雪姐惊问道：“怎得拿住？”殷勇遂将登获缘由说了一遍：“当时被岑贤弟一审便招，如今现在监禁，正等妹子到来，一同斩首祭奠。”雪姐道：“天网恢恢。我明日要见见这贼，叫他死而无怨！”因问：“干娘可曾安葬？”殷勇道：“已托叔父在北固山购下莹地，如今迁棺在彼，尚未安葬。”雪姐道：“不知离此多远？可能一去祭奠？”殷勇道：“为兄已曾计及，如今岑弟以少保尚书管理山东总督，只待妹子完了姻，三月假满，我们都奉旨一同进京陛见。那时岑弟少不得要携了家眷同往山东，路出京口，顺道便可与妹子同往一祭，此时是不及去了。”雪姐因问：“娶了嫂嫂，可曾恭喜？”刘电接说道：“你嫂嫂是个女中英杰，同在军中征倭杀贼。那倭寇见了绣旗军都是害怕的。前月已生了一个侄儿，我们都吃过喜酒了。”老母笑道：“女将军自古有之，只是不曾亲眼看见。明日老身却得眼见了。”雪姐因笑对殷勇道：“哥哥幼时便有志做官，如今似这般威显，却是遂愿了。”刘电笑道：“我们都是承妹夫的保举，虽然体面，论起官职来还要受他的节制哩！”说得雪姐面红羞涩。刘电又说起那何氏弟妇许多贤德：“前日还有寄与妹子的物件，因道路不便不曾带来。”老母笑道：“前日见你家书，才知道他先娶有这许多原故在内。如今可喜你弟兄们同在一处，实是难得。”

大家叙了半日话，殷勇才辞到外边，父子们相叙。殷勇道：“前月接到金舅来信，已知父亲往江西去了。”许公道：“如此说，他们也是平安到家了。”说话时，蒋贵过来与两位磕头。许公道：“一路俱亏他料理，十分周到。”刘电道：“你往返辛苦，且歇息几天。”蒋贵道：“小的禀过姑爷，明日就要到湖村去回覆老爷。”刘电道：“我正要差人去报信，如此甚好，我明日即差壬送你坐船同去。”当日内外筵席，父子、弟兄十分欢叙。殷勇要请许公回署，刘电道：“在此总是一船，改日老伯两边都可适意往返，不必拘此。”许公道：“你三哥这里也是无人，改日过去也罢。”殷勇遵命，到晚方回。刘电遂请许公写了两封书，当晚交与蒋贵，赏了他二十两银子，叫他拜上蒋太爷与岑爷：“说我这里立等回音。”蒋贵叩谢，领了书函，次日凌晨即带伴当如飞而去。这边刘电代母往各衙门谢步，华氏夫人即日过来拜见公公，与刘者太太姑嫂们相会，都表过不提。

却说蒋公在浙起身犹恐路上惊扰，不坐大船，十二日即到湖村。相见岑夫人婆媳，岑夫人说不尽殷勤致谢。至于少夫人，系自幼相依的，今日见面既悲且喜，亲亲之谊更不必言。蒋公因说起已托许公搬眷，计日可到：“趁我在此，便可完成雪姑娘的姻事。”因对少夫人笑道：“只恐侄女有些介意。”少夫人笑道：“伯父说那里话？如今还有一位姊姊也要请伯父为媒，便好同日合巹。”蒋公听了吃惊道：“这是何说？”少夫人因说：“向受王家姐姐大恩，已订终身永聚。去年母亲回来，我即将两位姊姊之事细底禀明，母亲甚是欢喜，今得伯父到此一言，便两全其美。”蒋公听了这些原委，不觉鼓掌大笑道：“这件事只怕你心中不悦，如今反倒赖你在从中委曲成全，直是大贤大德。怪不得刘贤侄在我面前十分敬重于你，今日何不就请你母亲出来一见？”少夫人点头，遂进来与母亲说知，王老夫人随一同出来相见。蒋公只行了常礼。蒋公因说起当年与雪姑娘订姻一事。王夫人道：“此事老身早已悉知，如今这边姐妹二人十分亲爱，可以放心，只不知那位雪姑娘性情如何？”蒋公道：“好叫老夫人得知，那位姑娘温柔贤淑，是岑大姊抛见过的，只怕明日老夫人见了还要更加亲爱。若不是闺中淑秀，老夫又岂肯一力成全？”王夫人道：“大人所谕谅必不差，老身无不遵命。”此时岑夫人已喜得心花齐放，便道：“这两边月老都要借重大弟了。”蒋公笑道：“当得，当得。只是再得一位，双襄其事才好。”岑夫人道：“这里有一位严老先生齿德并尊，他公子现任华亭儒学，通家往来，正可拜烦。”蒋公道：“我已久仰他的清望，明日即当往拜。”不说这边计议。

却说岑少保虽然半夜起身，一路营汛早已传知地方，文武迎接者沿途络绎。岑少保一概谢免。惟文守备与本汛洪把总带兵直接到交界，湖郡成公先委县

佐远接。十五日，岑少保到家，先拜见蒋公，然后进内。此时已将东院打开，岑老夫人婆媳居住。岑少保拜见岳母、母亲。此时月娥小姐因已许亲，不好出来相见。夫妻见过，略叙别情，随出来与蒋公叙话。家人等齐磕头毕，蒋公道：“我已到此三天，不知刘府家眷曾搬到否？”岑少保道：“昨日途中见塘报，说刘老伯母已到三哥衙门。”蒋公道：“如此早晚必有人到，正好同日完姻。”岑少保惊问何故，蒋公因将前事一一说知：“今已托严公与我作合，昨已选定八月十五吉期，无庸更择。”岑少保听了喜得做声不得，只道得一句：“小侄如何消受得起？”蒋公笑道：“一位年少三公，也必得这三位夫人内助。”

正说话间，岑忠引着蒋贵到来叩见。蒋公大喜，即问：“刘府家眷都到了么？”蒋贵道：“只二爷与二夫人不来。”因向怀中取出两封书来。大家拆开观看，俱是催促择吉之话，并说许公与刘老太太、殷夫俱作送亲。岑少保道：“这边姻事刘、殷二兄虽知无碍，只恐许丈与刘伯母闻知见罪，还求老叔一力周旋。”蒋公笑道：“贤侄不须过虑，我自有主意。”当即与岑少保各修书一封，蒋公书中就明言与王小姐结婚衷曲，并订定吉期，即专差同来人前往吴淞镇衙门投递，限三日往回。

这日，严先生来相会岑少保，就留住午饭。严公道：“翩翩公子，三年之间，擢登台鼎，古今罕有。今又得此三位贤内助，人间美事俱被少保占尽。”岑少保道：“侥幸成功谬蒙圣眷，年轻禄厚，深切悚惶。得时闻长者之教，庶免陨越。今又承老先生执柯，明日当专诚叩谢。”当下即摆上酒来。叙饮间，蒋公说起：“近日沿海被兵地方群厉为祟，大不宁静。前日胡抚台欲请天师设醮，我因言及点石禅师道高德重，一到东省便当敦请出山，起建水陆，普施超度。胡公正在望我回音。”岑少保道：“小侄正要禀知，前日在苏与刘、殷二兄计及此事，要与老叔联名敦请。事不宜迟，即当专差前往。”严公道：“前日小儿书来也说起此事，曾请僧道追荐。竟无灵验。”蒋公因说出禅师许多灵异，严公道：“必得如此方能齐拔幽沉。”三人叙至饭罢后，严公辞去。蒋公道：“贤侄久出才回，须在里面叙叙家常，不必陪我。”

岑少保才辞进内堂，见两位老夫人与少夫人都在上房闲叙。岑少保道：“有一简事禀知岳母。”王夫人笑问：“何事？”岑少保因说：“华氏夫人被难得遇何家仙姆指引，后来得配殷兄，随军征剿十分英勇。日前与殷兄叙及殷嫂家世、姓名，却竟是岳母的侄女，因此明日要与刘伯母同来拜认。”王夫人闻说，又悲又喜，道：“却不知他竟有如此才勇！”大家惊叹不已。王夫人又说起在任回家被盗之事：“多亏那文义士相救。”岑少保道：“岳父生前正直自然死后为神。岳母吉人天相。如今那文进我已保升他做了本郡守备，也不

枉他了。”岑夫人道：“如今岑义的女儿年已十九，长成得十分端秀。那文守备又未婚娶，何不与他成了这头姻事？便好当亲人往来。”岑少保道：“甚好，明日儿当一力成全，谅他决无推故。”岑老夫人又说：“春间倭寇猖狂，这里朝不保暮，亏严公操练乡勇，你媳妇又谕杀贼一人赏银五两，因此大家舍命相持，赶散了几次小寇，后得调一守备，添兵到来把守，人心略定。直到刘三相公大兵来剿才得平静。”叙话间，天已傍晚。王夫人因身体沉重，不能久坐，因说：“姑爷连日辛苦，早些安歇罢。”说罢回房。

岑少保又出来与蒋公相商，写了一封敦请禅师的联名请启，派令蒋贵前往，又拨能事随役二名，多带盘费以为水陆舟舆之用，于明日一早起身。料理毕，已是更深，才与蒋公道了“安置”，回到老母房中。少夫人也在，老母道：“你岳母已有了七个月身孕了。”岑少保道：“岳父阴功浩大，自然天降麟儿。”老母道：“只是如今时日匆促，这新房如何安置？”少夫人笑道：“后边大楼五间尽做得两处新房。前日已与母亲说过，只要趁早收拾出来。”老母因笑对公子道：“家事都亏你媳妇料理，不要做娘的费一点心，就是这两头亲事也是他一力成全，真是你的贤能内助。”岑公子听了只是笑。老母道：“夜已深了，你夫妻们也早些歇罢。”当下两口儿辞了老母回房，说不尽久渴情肠，如鱼似水，难以细述。

次日一早，岑少保盥洗毕，即到外书房来。蒋公道：“我已打发蒋贵五鼓起身去了，但愿请得来。须择一江浙总汇之地起建水陆，趁我们在此，还了这桩心事。再两下过礼之物也须及早端正。这凤冠、霞帔、蟒玉、朝裙是不可少的，其余在江浙省会亦易办理。”因即开单着岑忠、王朴各带亲随往江、浙两省，分头制办不提。到十八日，差役由苏贵到回书，拆看上面但云：许丈、老母甚是欢喜，无须过虑。岑少保已是放心。

却说次日蒋公与岑少保话至夜深，各回房安息，方才就枕，只见一个侍者到来，云：“点石大师在秀水灵鹫山万回禅院起建水陆道场济拔幽魂，檀越们可速去者。”说毕就走。蒋公惊醒，却是一梦，十分奇异。到得黎明，岑少保亦为夜来有梦出来与蒋公说起，却是一般。蒋公道：“若说是心想所至，那得两梦相同？如今只着人往万回禅院打听便见分晓。”岑少保当令家丁传问。原来这洪把总正是秀水人，进来禀道：“这万回禅院是敕建丛林，就在灵鹫山下，系江浙交界，离此水程一日夜可到。”岑少保道：“你可即差一人星飞前去探听，如有一位山东禅师到业，即速回报。”洪把总答应去了。到次日午间，该差回禀：果有一位山东禅师，是十九日到。蒋公与岑少保俱各惊讶道：“当日禅师曾说日后还有一大胜会，今日看来当日即已前知。我们可即速前往料理。”

岑少保即吩咐备下船只伺候，果然一呼百诺，即日齐全。廿一日凌晨，叔侄便服下船，只带亲随数人飞掉往灵鹫而来，及嘉、松两郡得知时，早已到了禅院。合院僧人香花迎接，问知禅师在方丈跌坐，遂一同进来参见。禅师合掌道：“擅越们大发慈悲，老僧特来完此善果。”蒋公道：“弟子们已专差去拜请，却蒙老禅师飞锡早降，不胜幸甚！今启请禅师，当于何处建立道场？”禅师道：“即此山前便好。檀越们速为齐备，明日刘擅越也待到也。”侍者献茶毕，两位辞了出来，各官俱在客堂禀见，岑少保即托嘉、松两郡守督理其事：择山前平原大地搭盖层台、设立棚厂，所需一切，许在公项报销；一面即星飞札知浙抚。两太守遵命，即日分派丞倅、县佐等官连夜督工赶办。果然风疾雷行，两日内一切齐备。原来刘总镇因阅松江营汛闻知其事，果于次日赶到。大家相会，共说禅师灵异，因同在寺中住下，俱断荤茹素。

至二十四日清晨，率各官拈香启请禅师一同礼佛登坛。预选二十四众禅僧礼忏，说不尽幡影缤纷，香云缭绕。江浙附近各州县城乡男妇来瞻仰者，人山人海。至第二日，浙抚差官到来拈香。金银冥镪，舍积如山，每夜焚化不尽。夜间轻云薄霭之中，隐隐闻喜笑欢呼之声不断。至三十日道场圆满，晚间禅师登坛施放瑜珈焰口，是夜战放数万盏荷灯，水陆相接。及至施食焚镪之时，但见漫山遍野磷火成团作滚，四散而去。各官拜谢禅师，请下法座，已将交五鼓。禅师道：“今已与檀越完成胜会，老僧即当归去了也。”蒋公道：“难得禅师降临，请驻锡数日，然后送回。”禅师道谢，即归方丈。

各官已是数日夜辛苦，俱各安歇。及到黎明，本院住持来报：“禅师今早不知去向。”蒋公惊起，即令四下访寻，竟无踪迹。刘电道：“或者怕我们相留，竟连夜走了？”岑少保道：“不然，此必是禅师具广大神通，日后自然知道。”当下两太守禀见，岑少保致谢道：“深费清心。所有费用先动公项给发，本院即札会大宪准销便了。”当日给了本寺香资百两。嘉镇褚公与两郡守要设宴相留，蒋、岑二人辞谢，即日回舟。刘总镇亦因公出日久，又要回署料理妆奁之事，不及再往湖郡，因送蒋、岑二位开船后亦即辞回吴郡去讫。

话分两头。却说蒋贵星夜赶到家中，叩见了老太太，说：“老爷现在岑爷家中，俟岑爷完了姻才得回来。如今特差小的回来启请点石禅师。”老太太道：“呵呀！这点石禅师已于本月十九日坐化了。”蒋贵吃了一惊，尚恐不的，即往庵中探问，果然，只得回来禀过老太太，星夜同伴当赶回。顺道至吴门来禀知刘姑爷，刘电大惊道：“这禅师正是十九日到秀水做了七昼夜水陆道场，圆满后就不见了，原来是现身罗汉！如今岑爷吉期已近，我前日已在那边当面商定，也不必写书，你可作速回去照料。”蒋贵答应，即星飞于八月初六日赶回湖村禀说禅师坐化之事。蒋公与岑少保俱惊叹不已。自此以后，果然各处

平宁，并无崇厉。

此时两边礼物俱已备齐，取了六号大船，彩舆执事件件鲜明，即着岑忠、蒋贵，派亲随十六名，押送礼物于初九日前往。此番两省通知其事，自督抚、都督、总镇、司道，送礼者络绎。岑少保只收两位老师礼物之外，余俱璧谢。郡守成公命侄子过来照料，又委佐贰各官到来督率人役，都不细述。

却说刘总镇那边诸事齐全。至十一日接了礼，厚赏来使。又添了四号大船装载回盘妆奁什物。十三日一早，鼓吹放炮，摆齐全副职事，许公大轿先行，刘老太太、华氏夫人与彩舆在后，梅嫂们共十数乘小轿，刘、殷二总镇亲送下船，放炮鸣金而发，要赶十五日子时花烛。

且说这边王夫人处已于十一日下礼，俱是蒋公与严老先生料理。到十三日，郑老夫人婆媳与成老夫人、大公子俱到来贺喜，这是姑娘、师母，分外亲敬，随请严老太太婆媳过来相会。到十四日下午，新人船只已到。本汛兵丁戎装站队，自码头直至大门。这边着家丁、仆妇披红叩接，全部鼓乐执事。先请刘老太太与殷夫人大轿到来，岑、王两老夫人与各位夫人俱迎出厅来，厅上红氍毹铺地，灯彩耀目，众仆妇挽扶簇拥，至后堂一一叙礼。此时也说不尽寒温礼数。惟殷夫人拜见姑娘既悲且喜，因在当众不便深叙离情。侍女们献过了三道茶，刘太太要往新房观看。此时王小姐已妆得如天仙一般，少夫人指点与刘太太、殷夫人见礼。刘太太道：“果然好一位姑娘。”因对王夫人道：“两位令爱与小女真是天生成的姐妹。”遂同上楼来，见两边新房收拾得花团锦簇，香气氤氲，都是一般铺设，心中甚喜。看毕下来又到东院内，见少夫人房中诸凡俭朴，因对少夫人道：“久闻姊姊贤德才能，老身今日敬佩。将来姊妹们有不到处还望包涵指教。”少夫人笑道：“承伯母过奖。”当下请到内堂茶点，华氏夫人因对少夫人说起仙姥救济之事：“果然今日得与妹妹相见！”因此分外亲热。

此时日已平西。岑老夫人就请郑、严两位少夫人到船与新人插戴，俱坐大轿，执事人役喝道而去。其时许公已请至东厅，有蒋、严二公陪待。这一夜，灯球火炮、笙箫鼓乐之声盈耳不断。满村男妇叠肩观看，俱吩咐不许禁止。

到得子时将近，郑、严两位夫人料理新人事毕，先起轿回来。然后，喜娘、侍女们簇拥新人上了彩舆，鼓乐执事前导，五色宫灯数十对并灯球火把照耀得一路如同白昼。彩舆到了大厅，傧相祝词，叩请三遍，乐奏三番，里边请严老太太与成老夫人出来起帘，喜娘们搀扶出轿，立于东首；傧相又如前祝请三次，两位老夫人又引王小姐出厅，喜娘们搀扶立于西首——都是凤冠、霞帔、蟒服、玉带，翠绕珠围，红巾盖。傧相又祝词跪请三回，笙箫三奏，两位成公子执花烛引岑少保出厅，立于正中，真是：乌纱衬白面三公，蟒玉挂青年少保

。宾相赞礼，先参天地，然后交拜毕。外边音乐送至后厅，便有一班女乐，凤管鸾箫，引入洞房。一切坐床撒帐，俱如古礼，不必细述。

饮过交杯之后，禀请新人出厅见礼。先拜谢两位大媒，次拜许公，然后两位成公子平见过礼。随退进后厅，先是刘老太太、成老夫人、严太太、郑老夫人、王老夫人五位一同见礼，岑老夫人叫侍女们扶住，各受了两礼。次是殷夫人、严夫人、郑夫人一同平拜。后即叩拜老母，却是刘、王两位太太扶住，受了全礼。然后，与少夫人一同交拜毕，仍送上新房，新人筵席。

三杯之后，岑少保即出厅来陪客。文守备与县佐、把总俱来叩喜，岑少保深谢烦劳，请在东厅筵席。大厅上，正中一席是许公，成大公子相陪；东席是蒋公，成公子相陪；西席是严公，岑少保一一安席毕，就在西席相陪。这日是成公送来的两部梨园、一班女乐。外厅许公点了《满床笏》全部，东厅唱《七千缘》全部，内厅四席女乐扮演《永团圆》全部。筵上山珍海味，五割三汤，备极丰盛。两位新人楼上惟少夫人相陪，姊妹三人一见如故，亲爱倍常，不须细叙。外边兵丁人役俱有羊酒犒劳，花红赏赐；江南到来家丁、仆妇俱有岑忠弟兄与王朴夫妻们内外陪待；连本村到来观看的男妇、儿童俱有喜饼、喜果分给。

当日筵席直至更余方散。外客辞去后，许公在内书房设榻，蒋公与两位成公子在东西书房安歇。内客惟严太太婆媳辞去，刘老太太、殷夫人俱在王老夫人内外间安歇，成老夫人、郑老夫人俱与岑夫人同房，郑大夫人就在少夫人房内。

当夜新郎内外道了“安置”，却是少夫人送他上楼，与两位新人交杯细叙。雪夫人因说起从前仙姥指迷缘由：“不想今日果得与姐姐相聚！”夫妻四人原无客气，说说笑笑有半个更次。少夫人笑对雪夫人道：“新郎渴念已久，今夜先请姐姐叙叙别情。”说得雪姐十分羞涩，当即送他两个进了东房，却又陪王小姐到西房，笑道：“姐姐如今好放心安寝，不用着急了！”王小姐啐了一声。又说笑了半晌，才待转身，又与王小姐俯耳说道：“姐姐不要关门，恐怕新郎还要过来应应好日哩！”王小姐也不回答，狠狠在肩臂上扭了一把，少夫人才下楼来与郑大夫人安歇。次夜便在西房，都是少夫人指点。

后来满了月，是少夫人主见，每夜轮两姊妹陪伴两位婆婆，定为常例。王夫人见雪姐与自己女儿一般温柔孝敬，不但放心，又甚怜爱。岑夫人的欢喜更不待言。

且说蒋公过了三朝，新人庙见后就要起身，岑老夫人婆媳再三留住。这第四日是三位少夫人的梯已筵席，五朝是王老夫人的特敬。至二十日蒋公起身，岑老夫人婆媳俱有送蒋老太太婆媳并苏小姐的礼物，岑少保另有厚谢大冰礼

物、赉仪，并厚赏蒋贵。蒋公相订在家等候，一同进京。岑少保预便了一号大船，亲送出湖境才回。这日成老夫人与两位公子也起身回郡，内外都有回送礼物。惟刘老太太、殷夫人与郑老夫人婆媳俱至满月后再留不住，因备大船相送。许公因刘、殷两弟兄将来都要进京，衙门无人，因一同回吴。岑老夫人又梯已送了郑大夫人许多礼物，王老夫人亦有梯已与侄女的东西，外边又各有公送的礼物，至期都出后墙门相送下船而别。岑少保又备全副祭礼，合家到王公坟上祭奠后，即往郡城拜谢成公；又一力主持备办妆奁，命洪把总为媒将端姐许配文进，完了婚事，后来也做到三品夫人；岑义的儿子也是少保扶持，做到通判之职。此是后话，叙过不提。

时光荏苒，不觉又至十月初旬，岑少保假限已满，料理起身之事，与老母商量：初意原要陛见后到了任，再接家眷；后因老夫人要同儿媳们顺往祖坟祭祀，雪夫人又要与干娘上祭，因此就议定家眷一同起身。其实王夫人已是临月，月夫人要在家侍奉，不肯同往。梅夫人道：“我早已计定，先请两位姐姐同往任所，以半年为期，请一位回家轮流料理家务。况东省道路不远，往来亦易。如此则两下俱有侍奉之人，家务又不至无人料理，岂不两全？”两位老夫人齐笑道：“这个主意甚好，只是太难为你些。”当下议定，择于十一日起马。备四号大船，行装等件料理齐备，派岑忠与王朴两个老总管轮流往来，此番先是岑忠夫妇同往。数日前，严公夫妇内外饯行。至期，成公率合郡文武俱送至交界。

岑少保十五日到吴门，程公接道。岑少保即先至衙门拜谢。其时许公又送刘老太太前往奉贤去了，衙内无人。刘、殷二镇一同到船与岑老夫人请安，殷夫人已着家人仆妇到船叩请。码头上兵丁排列，赶散闲人。刘、殷弟兄候岑太夫人婆媳升了大轿，然后乘骑，前呼后拥至协镇衙门。大轿直抬进后堂，殷夫人与方氏婶娘接着，更增一番亲亲之谊，殷勤款待，不在言表。岑少保因为程公留住，至晚才相辞出来，即至协镇衙门。弟兄们相会，说不尽许多情谊。大家商定于廿二日相同起身。

这数日内，辞行饯别竟无宁刻。至期，家眷船只凌晨先发。殷夫人因要同往祭奠公婆，就相陪岑太夫人同往山东，又当会亲，又好顺便陪苏氏夫人回来。岑少保与刘、殷三位随后起身，程公率属俱在码头送别。其实，江五箭疮发作早毙狱中。岑少保吩咐将江七沿途押赴北固山下发落，殷总镇已先差人在坟莹搭厂，准备祭奠。

这日，船至京口泊住，地方文武俱来请安。这北固山相去不远，当着家丁备办猪羊祭品，鼓乐一应齐备。次日一早，岑太夫人原要与媳妇同往，殷勇与夫人再三阻住，因只有姑嫂二人坐轿同往。岑、刘二两位，殷勇阻留不住，一

同乘骑到了坟堂。祭品俱已陈设，焚起香烛，鼓乐齐鸣。殷勇拜奠毕，放声大恸，姑娘二人一同哭拜罢，雪夫人恸至失声。然后，岑、刘两位一同展拜，殷勇与夫人、妹子在旁回礼。岑少保令将江七洗剥，反绑在坟前跪下。雪夫人一眼看见，正是当年谋害之贼，不觉柳眉直竖、杏眼圆睁，上前问道：“你可认得当年坐船的人么？”江七认得，不敢仰视，只求速死。殷勇仗剑在手，大呼：“今日与母亲报仇也！”剑起首落，沥血祭奠。岑少保吩咐将尸首推入千人坑讫，当下三献酒毕，焚化祝帛，将猪羊祭品分给坟邻，遂一同回船。

岑少保令把船即日放往三凤山停泊。次早岑少保只坐小轿，跟随二人，往拜邻里，谢其照料旧居房屋。众邻里都到船上来与太夫人请安。还有几个老婆婆、妇女们素常往来的，都相约来看望，岑太夫人俱留住款待，起身时都有所赠。当日，家丁们将祭事料理齐全。次早合船眷属一同坐轿都到坟堂，大设祭奠毕，将祭品表散坟邻父老们，来助祭者都有酒席款待，整整忙了一日。

次早，即开船进发。不日到了东省交界，总督晋公已内升部堂，因候交代未曾离任，与司道俱差官迎接。岑少保具回柬答谢，一面先差人往台庄雇备车辆、人夫、骡马，公平给价，不许骚扰民间。腊月初到了台庄，蒋公已着蒋贵早在伺候。地方官已将轿马、扛夫齐备，岑少保俱着发给价值。

初八日，一同起身至尚义村来，沿途俱有公馆伺候。这日蒋公出村二十里接着，此时比从前母子避仇时奚啻霄壤！合村男妇如看会一般十分热闹。蒋老太太婆媳与刘夫人迎门接着，欢喜异常。到内厅相见时，惟殷夫人与月夫人姊妹是初见面的，岑太夫人同雪夫人叙说别来纪念情怀，真是喜从眉上起，笑逐眼梢来，说不尽千种情肠、万分亲爱。当日内外筵席接风。此时小公子已是十二岁，聪慧过人，里外陪待十分亲热。席间蒋公因致谢殷勇：“在吴门深扰！”又道及：“程公十分厚待。回家后即接到吏、兵二部知会文书，已蒙圣恩准假。只候贤侄们到来，便好一同起身。况已岁暮，不宜再迟。”当即择定十五日起身，行装车马预为齐备。岑少保当日吩咐备办素供一席，往祭点石禅师；另备猪羊祭礼二付，往祭外祖并蒋公坟莹。

到次日，内眷们先起身往庄上相等。叔侄们先到慈云庵同祭了禅师，塔院布施百两香资，以供禅师香火。随即一同往两处坟莹上来，互相拜奠毕，就在庄上内外备席，快叙了一天，到晚才回。

十四日，行李整齐。内眷们都在蒋府住下过年。叔侄四位，带领亲随十余人十五日一早起程，冲寒前进。本府县官俱在前途预备尖宿公馆，武弁俱披执送至邻封交界，一路无话。

到得都门，已是腊月廿七。一早进城，吩咐家人就近觅下公寓，四人遂一同竟至午门恭请圣安。黄门官转奏，有旨宣入便殿朝见。四臣三呼九叩毕，御

目观看，殷勇亦在青年，建立大功，天颜甚喜，道：“卿等扫荡寇氛，肃清海宇，功绩伟然。岑卿所奏善后事宜俱依议准行，朕心欣慰。今委卿等封疆重任，定能不负朕托。”因问：“卿等家中还有何人？可悉为陈奏。”岑秀等因一一奏对。当即传旨着翰林院官撰文诰授母妻俱一品夫人，惟岑秀发妻何氏特加“慧贤孝义”四字。岑秀谢恩毕，又将玉虚夫人显圣除妖之事奏闻。圣心大悦道：“天地间果有此等奇事？”因改封玉虚夫人为玉虚慈惠圣母，发帑金立祠江浙，春秋动帑祭祀。当下蒋士奇又将点石和尚显灵超度之事奏闻，当即奏旨敕封点石为慈灵护国禅师，发帑改慈云庵为护国禅林，即着该地方官督工监造；命光禄寺陪御宴三日，为四卿解劳，四臣谢恩而退。

当日，岑少保即往拜相国程公、司成徐老师，并黄兵部、陈都督。蒋、刘、殷三位亦分头拜客，领了三日御宴，一同谢恩。到元旦，随班朝贺毕，又往各处贺年。至初三日，圣旨下来：加岑秀太子少傅军机尚书，总督山东印务。仍赐尚方剑兼江浙巡海都御史，每年巡阅海疆一次，考察官吏将弁秉公具奏；蒋士奇加前军都督衔，管理登、莱、青等处，挂印总兵；刘电加左都衔，仍管吴淞总兵；殷勇升嘉湖总兵；褚飞熊内升右军都督；万士雄升制标中军副将；着即赴任。四臣同日谢恩，于初四日早朝陛辞，一同出京。因为家眷，只得星夜兼程回沂水料理。

十二日到了蒋府，内外眷属同团聚过了元宵佳节。此时，总督衙门头接官吏人役已到，夫马车轿俱整齐伺候，不便迟延，因定于十八日起马，同家眷往济南赴任。蒋公先一日又内外戏席饯行。至期，岑少傅母子夫妻拜别蒋老太太、蒋公夫妇并刘、殷夫妇先行起程。蒋公与刘、殷二总镇远送回来后，两弟兄亦即料理行装，于二十日一同拜别南旋，此时惟苏氏夫人依依不舍，洒泪而别。蒋公送了刘、殷眷属起身后，登州将弁头接亦到，蒋公亦于二十二日起马，奉老母家眷赴任，家中一切交蒋贵夫妇照料。及四处到任后，俱接到诰命，各各具表谢恩。却喜地方附近，四下音问往来不断。

后来，岑秀官至少保武英殿大学士。蒋士奇因功加封靖远侯，小公子少年黄甲，累官至户部侍郎。刘电、殷勇俱升至五军都督。刘云亦官至湖北布政。成公屡升江南按察使司，两公子亦俱登仕版。郑、严二位皆得岑少傅之力，都做到五马黄堂。王公子少年科甲，官至光禄寺卿。文进亦官至副总。岑少傅在湖郡、金陵两边盖造府第，往来居住。许公在殷家终老。殷勇次子继续许氏一脉，娶金振玉孙女为妻，金家后嗣亦多振作。后来八姓往来，互为婚姻不断，各家后嗣俱有出类之才，另做一番事业以断《雪月梅》之后云尔。